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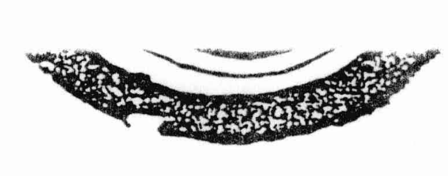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語録部二

（37）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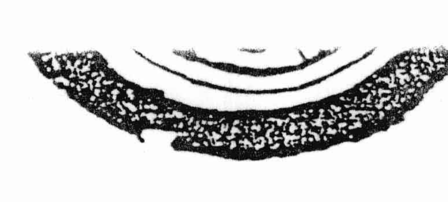


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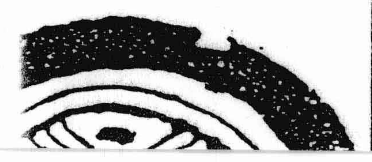


目次

3



一、「六祖壇經」研究論文集




學術上研究論文集

讀六祖「法寶壇經」

乃光

提到六祖惠能（六三八——七一三），誰都知道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的重要。禪宗自菩提達摩起，中經一二百年，傳到了惠能即以嶄新的姿態出現。那個時期，大唐帝國文物極盛，中國佛教也最發煌的時期，各宗派都已建立。禪宗的獨往獨來的風格和直下承當的教學法，都由惠能的努力趨於完成。他在禪宗的偉大業績，眞若「杲日麗天」。一面繼承從上諸祖家業；一面開拓「生趣盎然言思罔及」的壯濶局面，後來的「五家」都是得到他的法乳滋養，繼續作進一步的發展。

六祖惠能的法語，門人法海等記錄成帙，即今流傳的「法寶壇經」。壇經，師在時據云即有。但在師入寂後不久，即有妄人任意改換，師得法弟子南陽慧忠有云：「……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都載） 壇經是否出於荷澤派，這是一個問題。但壇經的刋本實多，在唐時的寫本恐也不少。明季憨山德清，自云在曹溪得古本壇經，並爲刋布。從明季到清末，海

內知名叢林刊印壇經者，實不下數十家。要是將各本壇經對照一下，那却不是個別的詞與字的出入而已，整句大段的不同都有。把壇經的記錄歷史和派系問題搞清楚，以及將壇經異本的考據校勘工作作好，這都是有意義的事。本文的寫出，不是爲給六祖作詳細的傳記，更不是爲了壇經的記錄派系問題，或壇經的異本考據校勘等事，而只是企圖比較全面的介紹六祖禪學的特點，和它給予後代禪宗的影響而已。筆者所用的壇經，係成都文殊院戊午（一九一八）年刊本。

本文敍述六祖禪要，在行文方面，有時是壓縮壇經原文略錄其概，有時是摘引壇經原文無損其旨，總之希望保持壇經中六祖心平行直的樸實風貌。至於筆者個人的觀點和說明，適當地在每段或前或後都系着一些。不敢說有所闡發，只是就個人對於六祖禪要的看法打些閒葛藤罷了。

一、大悟前後

這段敍述六祖大悟前後的境界，分五小節卽觸發、廊下書偈、大悟、本來面目、風幡話。具見壇經自敍品。

1. 觸發——師賣柴際，見客誦經，一聞經語心卽開悟。客云：「蘄州黃梅縣東山，有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勸持金剛般若卽自見性，直了成佛。」師安置老母，卽至黃梅禮五祖。祖問：「汝何方人？欲求何物？」師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祖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

曰：「嶺南獦獠若爲堪作佛？」師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師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師不識文字，因別人誦經，「一聞經語心卽開悟」，這卽是觸發了本分事。後來禪宗參學，都是先求知有向上事，奮起頓悟意樂，然後料理本分事，亦卽所謂向下事。師却是特例。這顯示了不從文字也可入道，明心見性勿假他求。這樣，足使村夫婆子不識文字的人，對向上事也會奮發起來。

2. 廊下書偈——五祖一日喚門人總來，謂曰：「生死事大，不求出離，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呈看。若悟，卽付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卽不中，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衆得處分，咸謂：「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等以後依止於他，何用作偈。」神秀果然於五祖堂前廊下壁間書寫一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知，僅云「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而已。這個偈子，當時傳徧東山。師於碓坊，聞一童子唱誦，知未見性。復求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時有江州張別駕者亦在廊下看偈，師云「惠能不識文字，請上人教讀」，並云「亦有一偈」。別駕驚訝，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師云：「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

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說偈吾爲汝書。」師說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偈亦書寫在廊下壁間。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祖知，恐人損害，將鞋擦偈，亦云「亦未見性」。衆以爲然。

親付衣法，是何等大事！能得的人，五祖早已識得了也。依偈子看，神秀不合得；惠能亦不合得，據款結案，得之者却不在偈子邊。有人道，最好一齊打掉，以免閑扯葛藤，却貴祖庭清淨。

3.大悟——五祖潛至碓坊，見師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也。」並囑夜半入室。祖爲說金剛般若，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師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又傳依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持！衣爲爭端，止汝勿傳。」祖恐人加害，令其速去，親送至九江驛。祖云：「合是吾度汝。」師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又云：「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祖歸，衆疑，詣問「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卽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得？」祖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

借教悟宗，達摩之所提倡。展轉傳來，師亦緣此大悟。金剛般若於諸部般若經中陳義幽奧，「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斯乃入處。師於五祖言下大悟，現證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此種悟境實難說明，只看大師向五祖一連呈述五個「何期自性」，這是何等見地，斬釘截鐵不移易一絲毫，大有「鯨呑海水露出珊瑚」之勢。五祖印證師之大悟，有「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之語，可知禪宗從五祖與師起，卽很公開的以「明心見性」爲宗旨了。

4.本來面目——師辭別五祖，發脚南行，至大庾嶺。惠明等衆，追及大師，欲奪衣鉢。師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卽隱草莽中。惠明轉念，曰：「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師遂出，坐磐石上，語惠明曰：「汝旣爲法來，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惠明良久。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還更有密意否？」「師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還照，密在汝邊。」」惠明又曰：「某雖在黃梅，實未省道，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

後來在禪修中自提話頭參看的「看話禪」，卽是淵源於此。「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我本來面目？」卽是一則最親切最便參看的好話頭。

5.風幡話——師隱遯十五年。一日思惟，時當宏法，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師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

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見師言簡理當，不由文字，知非常人。云：「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師曰：「不敢。」印宗復問：「黃梅付囑如何指受？」師曰：「指受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於是大師遂開東山法門，大宏頓教。

這個公案，後來拈頌的也有。若以常情而論，這兩僧豈不知風吹幡動、幡因風動的嗎？但他們各自堅持一邊，可煞作怪。師進語時，風幡固然在動，他却說不動。有的道，師了緣生不動理，但不動非事實，却又說個「仁者心動」。有的道，只「仁者心動」這一句，諸法性境現量，頓時顯現了也。話雖如此，似則也似，是則不是，究竟向甚處見祖師？

二、開示般若行

禪宗的思想中心，以般若爲主。並擷取楞伽、華嚴、法華、涅槃、淨名諸大乘經精義，以爲旁通一線。這些經典裏，有時敍述因緣，有時直說，有時議論，着着與禪有關，而禪宗的提倡也不能離經，在經教裏須有所依據，同時又說明禪宗的特點在經教裏亦高居上着。所以禪師們有時運用經教，信手來摘隻言片段頓使它通體靈活，如「拈毫點睛」，便能「破壁飛去」，並不是按着經義說禪，只是借來一用，顯自家殺活手段。

說到禪宗宗旨，那就是在「明心見性」行般若行。學術上的理論必須系統化，禪宗不是這麽

一回事，不能以研究學術的態度、方法來對待它。自六祖以及後來各家，一期方便施設的言句，正令全提，重在用功，作爲參學者的津梁罷了。不在文字上建立理論，而是在觀行上權示方隅，依之用功也可，用功有得以之印證亦無不可。初參的人，爲了得到禪宗見地，和培養頓悟意樂，明了各家言句宗旨也有好處，不是一向不許看經教，看語錄。

壇經中六祖開示的般若行，是記錄了一生禪學主要宗旨，明心見性當於此求。

師陞座告大衆曰：

「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善知識，菩提般若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刼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以上總說般若行的重要性，以下分釋摩訶般若波羅蜜：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

「世人妙性本空，無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莫著空。」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象，……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念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

「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偏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心，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是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大師這樣釋「摩訶」，特異乎教家。指出心量如虛空，卽是摩訶，不可全當做表詞。直指吾人見聞覺知之心量，或名自心、本心。切忌離却當前別求個心。心實無生，緣境故有，以緣境有，心實無生。一般經典說心乃虛妄義，喻如幻。禪宗說心，總指吾人當前心用，徧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去來自由，活潑無滯，卽是般若。般若趣心量而爲妙用，彰空性以顯實相，全體作用唯在頓悟而已。心量中具種種性德，起種種妙用，唯般若乃可照了，或名自性，或名本性。性不外心，心起用時處處顯性，總在一處也。是故禪宗於此有異方便，說心性也不落虛玄，宛轉與人相親，本地風光直示「現成」，唯其現成，卽有頓悟可能。無頓悟意樂者，雖同是學佛中人也不知有此事，當然也不願打點此事；此事，卽指人人本分中「明心見性」之事。禪

宗愛說本分事，不離體說用，說「全體作用」，佛意祖意，實不遠人，人自遠爾。於此明得，一語一默，一飲一啄，一切勞動作務都是佛事。人卽是佛，佛卽是人，更無餘事。須知全體作用不是故弄玄妙，更不是敎人起模畫樣窮追心性。敎下談心性總着點「玄妙」，似隔層羅縠看月，要人窮追。禪宗便不是這麼，把心性說成是尋常事，昭昭在人耳目，不離生活日用。當下明得卽是，窮追卽不是。窮追心性，被說成爲「手執夜明符，不覺天已曉」。

「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了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是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

「解義離生滅，着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

上兩段也與敎家釋法有異，不撥弄名相，專就着境與離境上說明「此岸」和「彼岸」，昭昭然揭出他自家悟入處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般若行。

般若觀智掌握在手，一切行無非般若行，以所觀察處都任運顯露眞性。所謂「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

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去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

禪宗在四祖道信前以楞伽印心，道信時初勸人持誦摩訶般若波羅蜜，五祖弘忍偏重金剛般若，到了六祖惠能大師金剛般若成爲禪宗的宗典。緣六祖初聞人誦金剛而觸發宿機，聞五祖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金剛經語而大悟，正說明六祖於金剛經的關係的深切了。他經常勸人持誦金剛經說：

「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若大乘人最上乘人，聞說金剛般若心開悟解，卽知本性自有般若，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若開悟頓敎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頓見眞如本性。……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敎法流行，令學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六祖的般若不是粘在境上而着重在對境無染着的，稱之爲「無念」，爲「般若三昧」。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六祖禪之所以是繼承達摩禪的正統心法，正是「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來去自由通用無滯」的全體作用的禪法，觸目遇緣在不染着的無念心中，無不卽是佛的境界。

三、接　機

現在敍述六祖接機大事。六祖在接機上，已開後來五家風範，這種教學法，看似活脫無定，實則却有所指，當之者自知。師之作風甚為平實，祖師禪偶露一鱗半爪，還沒有像後來諸家「劍刃上走、冰稜上行」的種種險道。險道接機，原出於不得已，因為後來大家都知道有祖師禪了，未能頓悟的竟流為口頭禪，知解宗徒多落似見，如不給他狠狠地一札，豈能剎根解縛，陷虎之機，險宕之句，於是成為教學內容。唯六祖在接機中處處所透露宗旨，大體上未離「借教悟宗」的達摩禪。

師開示學涅槃的計四人：一印宗，師爲說佛性常無常義。二尼無盡藏，師自說「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三志道，師爲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一偈要義，志道聞說大悟。四志徹，師爲說佛性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又說一切善惡有法皆是有常，正是佛說眞無常義，志徹因之豁然大悟。開示念誦法華三千遍的法達，爲說法華宗趣及三車區別，達言下大悟。開示念誦楞伽千餘遍的智通，爲說三身四智，通亦頓悟。這些接機因緣，都看得到師之悟境眞實，語言平實，既不是依經解義，也不是離經違義，主要的是教導學人掌握繩墨於己手，法達所謂「心悟法華轉」是也。

以下更鄭重地敍述幾則接機大事，這卻是五家鼎盛以前禪宗最重要的公案。機用上顯，事緣上悟，處處着一參，明確地開創了後代宗風。

1. 卽心卽佛　法海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法海言下大悟。

後來馬祖出世，全力提倡「卽心卽佛」，悟者極多。恐落窠臼，又云「非心非佛」，悟者亦不少。且道卽心卽佛是，非心非佛是，俱是，俱不是？如果只在語句上琢磨，饒你怎樣商量定奪，恐未夢見在。

2. 一念知非　智常先禮神秀，請示本心本性，秀云：「汝之本性猶若虛空，了無一物可見，

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但見本源清淨卽名見性成佛。」智常猶未決了，參禮大師。師示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卽隨說一偈：「不見一法存『无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智常聞偈，心意豁然。

若論此事，一念知非差能合拍，盡大地有幾人？寧可一念知非掉頭不顧，不可被「是」埋却脚跟。靈光顯現，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不是教你認得個靈光將爲自己，所謂光不透脫亦是病。

3.**不落階級**　行思禪師問祖曰：「當何所務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三賢十聖，落於階級漸乘之機，聖諦第一義，猶落於筌罤言敎之跡，般若無念，大象截流，青原行思、南嶽懷讓（見下）在六祖門下被頌爲「二株丹桂」，豈偶然哉。

4.**污染不得**　懷讓禪師，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參扣曹溪。讓至禮拜。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師曰：「卽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事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住南嶽，大闡禪宗。

以上兩則接機公案最爲著名，最極重要。後來五家傳燈演化，都源於青原、南嶽兩師。「不落階級」已揭洞上之旨（道吾、雲岩、石霜、洞山諸師），「汚染不得」創發濟北之宗（黃檗、溈山、睦州、臨濟諸佛）。一個是機貴回互，深心與你就路還鄉；一個是逼椤念頭，不惜爲你死中求活。這兩則公案，後來拈提唱頌的很多，有個古德的偈子大可以引發愛好祖師禪猛究力參者一助。偈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芙蓉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掌中扇。」

5. 不會佛法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麽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尙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這則公案，後來拈頌的也多，且不談它。傳付衣法天下名聞，這僧豈有不知？爲啥還問「黃梅意旨甚麽人得」？六祖早已深辨來風，且答他道「會佛法人得」。莫謂老實人說老實話，須知老實話也要老實人聽，這僧果然不顧危亡，敢向驪龍頷下探珠，再問一句：「和尙還得否？」（險！）若是別人便上了他繩索，六祖緩緩的道個「我不會佛法」。這僧只得飲氣呑聲無奈他何。一往觀之，似則也似，是則不是，請問祖師意究竟落在那裏？有的道「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佛法的也難得，會取不會的好」。且喜沒交涉。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飛鳥迷却林。

6. 汝試塑看　蜀僧方辨謁師，師曰：「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辨罔措。

這則公案拈頌的比較少。但見白骨流光，怎能熬出油來。蜀僧方辨謁師，大概爲了塑像，人有長技，豈得不顯。有像可塑，聽其塑像，師一「正色」，塑性卽失。可惜方辨當面錯過，狼籍不少，大師機不妄發，發卽必中。方辨雖罔措，無奈已中的也。此則公案，較之後來揚眉瞬目有個指踪者，實無二致。金碧輝煌，丹青藻飾，人人易入畫境。此一幅吳道子白描觀音，又遺落了線條，更顯得白描得妙。請問那裏是它白描妙處？且忌眼花！

7. **翻臥輪偈**　有僧擧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技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技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這則公案拈頌的也比較少。臥輪這個戇才算得個漢子，敢道「有技倆」；六祖智鏡朗照，照出他未明心地。且道那裏是臥輪未明心地處？心地又作麼生明？臥輪的帳，六祖與他了也，且不說他。只如六祖自說「沒技倆」，莫便是隨它去吧？百思想一任百思想，見色聞聲有個色心聲心乃至對境種種心，亦任它去者。管它菩提是什麼碗？對，對，這樣就叫第六代祖師得麼，恐有人不肯在。豈不知，悟了還是舊時人，悟了還是舊時行，悟了只不是舊時見地。

以上敍述了七則著名接機公案，於明心見性一端却大有指踪。假若未了般若何由悟得，亦復不知用功關鍵貴在頓悟，則大有隔碍。傳付衣法其尊在此。般若照了諸法實相，心性眞際，全體

作用惟在頓悟。般若經雖可通義解，但必遵龍樹中觀學，此卽達摩所說「南天竺一乘宗」。般若空義、無相義、無作義、顯實相境，若無頓悟則難與相應。何爲頓悟？直下照了，念念還卽無念，乃頓悟。般若卽含頓悟義，「豁然開朗，淨種跃如」（歐陽竟無語），此卽頓悟之活般若。般若須頓得，卽在佛說三句：「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於此要求於一刹那際悟得，卽是頓悟之般若。當前心量照了一切法，卽是般若起用，亦不離三句，亦是要求直下照了，卽於諸法而得自在，此卽頓悟之妙境，般若之能事也。諸部般若經處處彰頓，說諸法卽非處是名處卽是彰頓；說無所得，以無所得故，卽是彰頓。凡此種種擧不勝擧，若不頓悟則無由體現。讀般若經者應覺知也。達摩門下借教悟宗，貴在領宗得意，由楞伽轉而爲金剛般若，及至六祖，暢說般若行，明心見性揭頓悟爲大功。全體作用萬法皆如，此卽參究宗趣之所在。以此看禪宗公案及諸大師語錄言句，當有入處。握法王正印，佛佛點頭。源遠流長，誰不沾洽於無疆！

讀六祖壇經

錢穆

日本刊大正大藏所收六祖壇經凡兩部，一曰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乃據古寫燉煌本大英博物館藏本。又一爲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風幡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乃據增上寺報恩藏明本，及宮內省圖書寮藏寫本。此兩本詳略懸殊。然多顯有後人竄入，而非原始壇經之眞相。如法海本云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卽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遼疑當作撩）。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弟佛教（弟疑當作第）是非，豎立宗旨，卽是吾正法。衣不合轉（轉疑當作傳）。今按此條疑非原文，或係神會，或神會信徒所竄，神會聲勢傳於北方，故此竄亂之本，亦遂流傳於燉煌也。所以知是竄入者，壇經既是法海集記，不當自稱上座。上文云。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又云：拾僧得教授已，寫爲壇經，則法海顯是六祖門下弟子之上

座，然不特加上座字樣，故知問衣法當傳何人一條，法海上特加上座字，定非法海所編之原本，顯由後人竄入。又如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漈，道漈無常，付門人悟眞，悟眞在嶺南溪漕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云云，此顯係法海身後悟眞或悟眞同時人所加。此稱法海上座爲竄入，故知前稱上座法海亦竄入。然卽此又可知今傳燉煌本之祖本，卽壇經之編集，實出法海之手，而神會一條之竄入，則更在悟眞一條竄入之後。

宗寶改編之本，前有古筠比丘德異一序，亦云：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則壇經出於法海之集記，自來無異說。惟德異序又云：惜乎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云云，此卽指宗寶改編本。其序在至元二十七年，德異蓋不知其所謂全文者，其間實有宗寶所增入，而德異之所謂節略太多者，或正是較近壇經之祖本。今卽以上擧兩本合參，似燉煌寫本當較近祖本之原始體段也。

宗寶之多有增入，卽在附錄宗寶跋語中已明白自言之，曰：余初入道，有感於此，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法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則宗寶明明自承多有增入矣。惟宗寶謂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則在宗寶以前，至少有三種不同之壇經流傳，而據宗寶本，並無上引燉煌本吾滅後二十餘年，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

，豎立宗旨一段，此或宗寶所見不同之三本中本無此條，或可宗寶見有此條而將其删去，此已不可詳考，惟就宗寶跋文之字義言，宗寶明云訛者正之，若僅屬校正其訛字，不涉考辨删定之範圍，則燉煌寫本殆又在宗寶所見三本不同之外可知。

今若謂宗寶所見不同之三本中本無此條，則見神會之徒之竄入此條，其本僅傳於北方，僅存於燉煌，故爲宗寶所未見。若謂此一條由宗寶所删去，則因當宗寶時禪宗流衍情形已與神會時大不同，故宗寶認此一條不合存在，而徑自删去，不再提及也。兩說固皆可通，而似以前說所猜測爲尤近情理。

宗寶本另有一條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此條預言七十年後事，更見是後人加入，不煩詳論。惟其禪宗流衍，越後變化越大，故宗寶改編本，特於弟子請益機緣一門，有甚多之增入。宗寶本有機緣篇第七，記弟子請益機緣，首法海，次法達，又次智通智常智道，又次爲行思禪師、懷讓禪師、永嘉玄覺禪師、禪者智隍及方辯。法海乃六祖門下弟子之上座，又爲集記壇經之主要人，而考燉煌本則並無法海請益之特別記載。其次法達智通智常智道，此皆在燉煌本十弟子之列，然燉煌本記其請益語者則僅法達智常兩人。至於行思懷讓以下，則顯是宗寶所增入。宗寶之跋文有曰：此經非文字也。達摩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嶽靑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上明馬祖石頭之心，今之

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則宗寶之特意增入行思懷讓，乃據後以定前。緣禪宗自六祖以下，因得南嶽青原之兩大支而宗風大暢。其事略如論語下論有子張篇，所記如子張子夏子游有子諸人之語，此皆孔門後起之秀，而顏淵子路諸人轉不與，此必宗寶采自南嶽青原以後所傳述也。

宗寶本於懷讓一條云：懷讓禪師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今按此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顯指南嶽門下出一馬祖而言其爲後人竄入，自無可疑。一本或無自西天以下二十七字，卽是此二十七字爲隨後竄入之證。卽除去此二十七字不論，此條殆亦是後人竄入，非壇經祖本所有。

於此更堪注意者，宗寶本機緣篇旣多有增入，而獨不見有神會之請益。神會事見於宗寶本之頓漸篇，有一條云：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着顯宗記盛行於世，此一條亦爲燉煌古寫本所無，不僅祖師滅後數語顯係後人增竄，卽就全條論之，亦係後人所增。惟

同篇此一條前尚有一條云：神會問：和尚坐禪見與不見，師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按其疑當作於）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此一條燉煌本亦所同有，惟字語略有異同。若謂壇經係出神會或神會之徒所僞造，則神會與其徒又何必僞造如此條文乎？今宗寶本於此條之後又增入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一條，則見神會深爲六祖所呵。又列此兩條於頓漸篇，不入機緣篇，皆見此下宗門排拒神會，並不許其爲六祖之眞傳。而斥之爲知解宗徒四字，更値注意。蓋宗門主張不立文字，而神會造詣，則終是在知解一邊也。惟神會在京洛大弘頓敎一節，此下宗門終亦不能將此一筆抹殺，故仍附帶提及。此皆顯見竄亂之迹，而並可推說其所爲竄亂之意者。

又燉煌本所列十弟子，神會名居末，而宗寶本付囑篇，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名次升在第四，此殆由神會京洛弘宗，於禪門有大功，又其事爲學

世所知，故後人將其名轉提在前。然由此更可知壇經祖本，確有來歷，神會在六祖門下，尚是一小僧，故當時名列十弟子之最後。今傳燉煌本縱對祖本有所竄入，然此十弟子之名次則尚仍祖本之舊，而法海之褒然爲上座，壇經由其所編集，事更無疑。宗寶本於機緣篇特增行思懷讓諸人，然於付囑篇十弟子名字，亦終不能將思讓諸人竄入，可見壇經傳本，縱逐有增竄，逐有改動，而大節依然，可以想見。

抑且壇經之多有異本，卽在初期宗門，亦有指摘。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禪客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卽心是佛。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宅，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吾此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日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敎。苦哉！吾宗喪矣。慧忠與馬祖同在肅宗時，其時禪宗正大盛，却已有改換壇經之說。上擧燉煌古寫本有神會之徒竄亂之迹，當距馬祖慧忠時不遠，或竟出在同時前後，而宗寶本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云云，顯然尚在後。則壇經流傳，自始卽多有改換，豈不據慧忠之言而益資可信乎？

然慧忠所言，亦復有不可盡信者。余讀日本黑田亮所著朝鮮舊書考內有朝鮮流傳之壇經一篇

，引及高麗沙門知訥一跋文，論及慧忠語，謂南陽忠國師謂禪客曰：我此間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又曰把他壇經云是南方宗旨，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予今所得，正是本文，可免國師所訶。然細詳本文，亦身生滅心不生滅之義。如云：眞如性自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等，正是國師所訶之義。老僧曩者依此經心，翫味忘斁，得祖師善權之意。何者？祖師爲懷讓行思等密傳心印，外爲韋據等道俗千餘人說無相心地戒。故不可以一往談眞而逆俗，又不可一往順俗而違眞，故半隨他意，半稱自證。說眞如起念，非眼耳能念等語，要令道俗等先須返觀身中見聞之性，了達眞如，然後方見祖師身心一如之密意耳。若無如是善權，直說身心一如，則緣目覩身生滅故，出家修道者尙生疑惑，況千人俗士，如何信受。是乃祖師隨機誘引之說也。忠國師訶破南方佛法之病，可謂再整頹綱，扶現聖意。今按：知訥所謂予今所得正是本文，大體卽是宗寶所編之本，而知訥之所辨，則可謂極調解之苦心。然若就禪宗思想演進之史迹觀之，則知訥所言，實未可信。自達摩故事下至六祖壇經，其間已顯有分別距離，而唐代禪宗自經馬祖以後，又別開一新境界。若以神會上擬六祖，則神會不脫知解一邊，若以壇經下視馬祖，則壇經所提南方宗旨，實亦有難免慧忠之所訶者。自馬祖慧忠以下，宗風所煽，益復非六祖壇經所提宗旨之所能範圍，則無怪乎超佛越祖之談，呵佛罵祖之風，自此以下，遂一發而不可制矣。而溯其淵源所自，則要之由壇經啓之。慧忠因不

滿於壇經，乃謂壇經經人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其意固尚不至於呵佛罵祖，然已見此端倪。則慧忠之所謂把他壇經改換者，實未必是眞改換，然若非確有此壇經，壇經又確有人把他改換，異本雜出，想慧忠亦不爲此語。然則根據上述，壇經自有一祖本，其字句章節，確曾不斷經後人之竄改，而大體言之，可謂仍不遠違於其祖本之眞面目，此則應可大體推知也。

又按：宗寶所編本又附契嵩所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一文，其文略曰：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不得已沉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今按，契嵩此文，一面提示壇經內容主要所在，由其所舉，下窺馬祖石頭以下諸祖師之語錄，即可知馬祖石頭以下，宗門提示所重，已顯較壇經中所討論者有大不同。又據契嵩此讚，似可推知法寶壇經乃其簡名，而燉煌本於施法壇經之前又題稱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云云，契嵩此讚似乎已一一提及。又稱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云云，契嵩此讚似亦注意顧到。然前當時壇經本有詳略兩種題名，余謂燉煌本雖流傳不廣，而燉煌本壇

經之題名，則或不僅燉煌本如此，下及宋代，契嵩所見之壇經，亦可有同於如今所見燉煌本之詳題者，此亦可以微辨而推也。

六祖壇經大義

——惠能眞修眞悟的故事

錢穆

在後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兩大偉人，對中國文化有其極大之影響，一為唐代禪宗六祖惠能，一為南宋儒家朱熹。六祖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卒於玄宗先天二年，當西曆之七世紀到八世紀之初，距今已有一千兩百多年。朱子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於寧宗慶元六年，當西曆之十二世紀，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年。惠能實際上可說是唐代禪宗的開山祖師，朱子則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釋開出此下中國學術思想種種門路，亦可謂此下中國學術思想莫不由此兩人導源。言其同，則惠能是廣東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說是福建人，兩人皆崛起於南方，此乃中國文化由北向南之大顯例。言其異，惠能不識字，而朱子博極羣書，又恰成一兩極端之對比。

學術思想有兩大趨向互相循環，一曰積，一曰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存是

積，化是消。學術思想之前進，往往由積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積存。正猶人之飲食，一積一消，始能營養身軀。同樣，思想積久，要經過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滙貫通。觀察思想史的過程，便是一積一消之循環。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積能存。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融合，如乳投水，經惠能大消化之後，接着朱子能大積存，這二者對後世學術思想的貢獻，也是相輔相成的。

自佛教傳入中國，到唐代已歷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經，派別紛歧。積存多了，須有如惠能其人者出來完成一番極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張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當的當下直指。這一號召令人見性成佛，把過去學佛人對於文字書本那一重擔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簡易方法，使此下全體佛教徒，幾乎全向禪宗一門，整個社會幾乎全接受了禪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學路徑，把過去吃得太多太膩的全消化了。也可說，從惠能以下，乃能將外來佛教融入於中國文化中而正式成爲中國的佛教。也可說，惠能以前，四百多年間的佛教，犯了「實」病，經惠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學興起，諸大儒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諸人，他們這曾參究佛學，其實他們所參究的，也只以禪宗爲主。他們所講，雖已是一套新儒學，確乎與禪宗不同。但平心而論，他們也似當時的禪宗，同樣犯了一個虛病，乎似肚子喫不飽，要待朱子出來大大進補一番。此後陸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顧王諸大儒，在積的一面。而大體說來，朱子以下的中國學術界，七

八百年間，主要是偏在積。

佛教有三寶，一是佛，一是法，一是僧。佛是說法者，法是佛所說，但沒有了僧，則佛也沒了，法也沒了。佛學起於印度，而後來中斷了，正因爲他們沒有了僧，便亦沒有了佛所說之法。在中國則高僧大德，代代有之，綿延不絕，我們一讀歷代高僧傳可得其證，因此佛學終於成爲中國文化體系中之一大支。而惠能之貢獻，主要亦在能提高僧衆地位，擴大僧衆數量，使佛門三寶，眞能鼎足並峙，無所軒輊。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當前的社會，似乎在傳統方面，已是蕩焉無存，又犯了虛病。即對大家內心愛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圇吞棗，亂學一陣子，似乎又犯了一種雜病，其實則仍還是虛病。試問高唱西化的人，那幾人肯埋首繙譯，把西方學術思想，像惠能以前那些高僧們般的努力，既無積，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長久營養不良，虛病愈來愈重。此時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便該學朱子。把舊有的能好好積。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惠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進中國來。最少亦要能積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積存到中國社會來，自能有人出來做消化工作。到底則還需要有如惠能其人，他能在中國文化中消化佛學，自有惠能而佛學始在中國社會普遍流傳而發出異樣的光采。

講佛學，應分義解、修行兩大部門。其實其他學術思想，都該並重此兩部門。如特別着重在義解方面而不重修行，便像近世中國高呼西化，新文化運動氣焰方盛之時，一面說要全部西化，

一面又却要打倒宗教，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在此潮流下，又有人說佛教乃哲學，非宗教，此是僅重義解、思辨。却蔑視了信奉修行，兩者不調和，又成爲近代中國社會一大病痛。

稍進一層講，佛教來中國，中國的高僧們早已不斷在修行、義解兩面用力，又無意中不斷把中國傳統文化滲進佛教，而使佛法中國化。惠能以前，我且舉一竺道生爲例。竺道生是東晉南宋間人，他是第一個提倡頓悟的。所謂「頓悟」我可簡單把八個字來說，即是：「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一切義解，不在外面文字上求，都該由心中起。要把我心和佛所說法迎合會一，如是則法即是心，心即是法，但須悟後乃有此境界，亦可謂得此境界乃始謂之悟，悟到了此境界，則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信法人亦成了說法人。如竺道生說一闡提亦得成佛，明明違逆了當時已譯出之小品泥洹經之所云。但竺道生却說，若我錯了，死後應入拔舌地獄；若我說不錯，則死後仍將坐獅子座宣揚正義。此後惠能一派的禪宗，正是承此「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之八字而來。

此前佛門僧衆，只知着重文字，宣講經典，老在心外兜圈子，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顆心。直到不識一字的惠能出現，才將竺道生此一說法付之實現，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學僧人，和惠能不同，兩人所悟亦有不同，然正爲竺道生之博學，使人認爲其所悟乃由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惟其惠能不識一字，乃能使人懂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而實由心悟，而禪宗之頓悟法乃得正式形成。

今天我將偏重於惠能之「修」，不像一般人只來談他之悟。若少注意到他的修，無眞修，又豈能有眞悟？此義重要，應大家注意。惠能是廣東人，在他時代，佛法已在中國漸漸地普及民間，佛法從兩條路來中國：一從西域到長安，一從海道到廣州。當惠能出世，在廣州聽聞佛法已早有此機緣。

據六祖壇經記載，惠能是個早歲喪父的孤兒，以賣柴爲生，他亦是一個孝子，以賣柴供養母親。一日背柴到城裏賣，聽人念金剛經，心便開悟。此悟正是由心領會，不藉旁門。惠能便問此誦經人，這經從何而來，此人說：是從湖北黃梅縣東禪寺五祖那裏得來。但惠能身貧如洗、家有老母，要進一步前去聽經是不易之事，有人出錢助他安置了母親，獨自上路前往黃梅。我們可說，他聽到其人誦金剛經時是初悟，此後花了三十餘天光陰從廣東到黃梅，試問在此一路上，那時他心境到底如何？他自然是抱着滿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這種長途跋涉的艱苦情況，無疑是難能可貴的。我們可想知他在此三十餘天的路程中，實有他的一番修，此是眞實的心修。

到了黃梅，見到五祖弘忍，弘忍問他：「你何方人，前來欲求何物？」他說：「惟求作佛，不求餘事。」這眞是好大的口氣呀！請問一個不識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膽？當知這正與他三十餘天一路前來時的內心修行有大關係，不是臨時隨口能出此大言。他那時的心境，早和在廣東初聞誦金剛經時，又進了一大步，此是他進一步之悟。

當時弘忍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獠獦，若爲堪作佛？」他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獦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此一語眞是青天霹靂，前無古人，想見惠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沒有人說過，在他之後，雖然人人會說，然如鸚鵡學舌，却不能如惠能般之由心實悟。弘忍一聽之下，便知惠能不是泛泛之徒，爲使他不招意外，故將明珠暗藏，叫他到後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惠能眼巴巴自廣東遙遠來黃梅，一心爲求作佛，却使他去廚下打雜做粗工，這是所爲何來？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廚下劈柴舂米，此時他心境應與他到黃梅初見五祖心境又大不同，這些工作，好像與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干，其實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雜工，便正是叫他「修」，也便是做佛正法啊！

惠能在作坊苦作已歷八個月，一天，弘忍爲要考驗門下衆僧徒工夫境界，叫大家寫一偈子，自道心得，大家都不敢寫，只有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寫，在牆壁上寫一道偈說：「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偈却又不敢直陳五祖，但已立時傳遍了東山全寺，也傳到了惠能耳中，惠能一時耐不住，也想寫一偈，但不識字，不能寫，只好口念請人代筆寫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們又當知，此「本來無一物」五字，正是他在磨坊中八個月磨米中磨出來的，只此一顆清清淨淨的心，沒有不快樂，沒有雜念，沒有渣滓，沒有塵埃，何處再要拂拭？此正是惠能自道心境，却不是來講佛法。此時則已是惠

能到家之悟了。

五祖弘忍見了惠能題偈，對於他身後傳法之事，便有了決定，他到磨坊問惠能：「米熟了沒有？」答稱：「早已熟了。」弘忍便以杖擊碓三下，背手而去。有這老和尚這一番慈悲心與其一代宗師之機鋒隱語，配上惠能智慧大開，心下明白。叫他劈柴就劈柴，教他舂米就舂米，不折不扣，潛心暗修，時機一到，便知老和尚有事要他去，他便於三更時分，由後門進入老和尚禪房，弘忍便把宗門相傳衣鉢付給與惠能，囑他趕快離開黃梅以防不測，惠能說：深夜不熟路徑，五祖遂親自把他送到江邊，上了渡船，離開了黃梅。我們讀壇經看他們師弟間八個月來這一番經過，若不能直透兩人心下，只在經文上揣摩，我們將會是莫明其妙，一無所得。由上說來，我們固是非常佩服六祖，亦不能不佩服到五祖。但五祖也不是一個博學僧人呀！

兩個月後，六祖到了大庾嶺，但在黃梅方面，衣鉢南去的消息也走漏了，好多人想奪回衣鉢，其中一人脚力健快，趕到大庾嶺見到了惠能，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位曾經是將軍出身的陳慧明追趕六祖的目的，無非是在衣鉢上。即時六祖便把衣鉢放置石上，陳慧明拿不動衣鉢，轉而請教六祖，問：「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六祖說：「你既然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良久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這是壇經的記載，但以我個人粗淺想法，惠能本不該把五祖傳授衣鉢輕易交與慧明，可是逼

於形勢，又屬不能堅持，所以置之石上，意謂：我並無意把衣鉢給你，你如定要強搶，我也不作抗拒。另一方面的慧明，本意是在奪回衣鉢，待一見衣鉢置於石上，却心念一轉，想此衣鉢不好奪取，所以又轉向他自已本來面目，這正由要衣鉢與不要衣鉢這一心念轉變上來請問。若說衣鉢在石上，慧明拿不動，似乎是故神其辭，失去了當時實況，但亦同時喪失其中一番甚深義理，這也待我們心悟其意的人來善自體會了。我們當知，見衣不取，正是慧明心中本來面目，而惠能此一番話，則成爲第一番之初說教。

惠能承受衣鉢之後，又經歷了千辛萬苦，他自說那時眞是命如懸絲。他是一不識字人，他在東山禪寺，也未正式剃髮爲僧，他自知不得行化太早，所以他只是避名隱跡於四會獵人隊中，先後有十五年之久。每爲獵人守網，見到投網的生命，往往會爲牠們放出一條生路。又因他持戒不吃葷，只好吃些肉邊菜。惠能在此漫長歲月中，又增長了不少的潛修工夫。比之磨坊八月，又更不同。

後來到了廣州法性寺，聽到兩個僧人在那裏爭論風動抑是旛動，惠能想，我如此埋藏，終不是辦法，於是他上前開口說：「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而是仁者心動。」此語被該寺座主印宗聽到，印師也非常人，早已傳聞五祖衣鉢南來，如今一聽惠能出語，便疑他是受五祖衣鉢的人。一問之下，惠能也坦白承認了。諸位又當知，此「仁者心動」四字，也並不是憑空說的，既不如後

來一般禪師們之浪作機鋒，也不如近人所想，如一般哲學家們之輕肆言辨。此乃惠能在此十五年中之一番眞修實悟。風動旛動，時時有之，命如懸絲，而其心不動，這純是一摑一掌血的生派經驗凝鍊而來。惠能只說自己心情，只是如實說法，不關一切經典文字。自五祖傳法，直到見了印宗，在此十五年中，惠能始終還是一個俗人身分，還沒有比丘的具足戒。自見印宗後，才助他完成了出家人和尚身分。此下纔是他正設教度人的開始。

六祖不識字，在他一生中所說法，只是口講給人聽，今此一部「六祖壇經」之所有文字，乃是他門人之筆錄，他門人也把六祖當時的口語，盡量保持眞相，所以「六祖壇經」乃是中國第一部白話作品，宋明兩代理學家之語錄，也是受了此影響。依照佛門慣例，佛之金口說法始稱「經」，菩薩們的祖述則稱「論」。只有惠能壇經却稱「經」，此亦是佛門中一變例，而且是一大大變例，這一層，我們也不該忽略過。若說「壇經」稱「經」，不是惠能之意，這又是一種不必要的解說。

我們必要明白了禪能東山得法此一段前後十六年之經過，纔能來談惠能之壇經。壇經中要點固多，但在我認爲，所當注意的以下兩點最重要。

其一，是佛之自性化：竺道生已說，一切衆生都有佛性，此佛性問題不是惠能先提出，惠能講「心即是佛」，反轉來說則成爲佛即是心。此與竺道生所說也有些區別。惠能教我們見性成佛

，又說言下見性，又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人性中。能見性的是我此心。故說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他說：但於此心常起正念，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又說：能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他强調自修心、自修身，自性自度。又說自修自成佛道，此乃惠能之獨出前人處，亦是惠能所說中之最偉大最見精神處。

其二：是佛之世間化，他說「萬法皆由人興」，「三藏十二部皆因人置」。「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不識衆生，則萬刼覓佛難逢」。這樣講得何等直截痛快！

總而言之，惠能講佛法，主要只是兩句話，即是「人性」與「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屏棄一切事。所以他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所以他又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說：「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又說：「自性西方。」他說：「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國?」又說：「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禪。」這些却成爲佛門中極革命的意見，惠能講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屏棄世俗，只求心性塵埃不惹，又何礙在人生俗務上再講些孝弟仁義齊家治國。因此唐代之有禪宗，從上是佛學之革新，向後則成爲宋代理學之開先，而惠能則爲此一大轉捩中之關鍵人物。

現在我再講一則禪門寓言來作此文之結束。那寓言云：有一百無一失的賊王，年老預備洗手不幹了，他兒子請老賊傳授做賊技巧。某夜間，老賊帶他兒子到一富家行竊，命兒上樓入室，他却在外大叫捉賊，主人驚醒，兒子無法躲入櫃中，急中生智，故自作聲，待主人掀開櫃門，他便一衝逃走。回家後，埋怨老賊，這時賊王却向他說，你可以單獨自去作賊了。這是說法從從心生，眞修然後有直悟。牢記這兩點，却可幫助我們瞭解惠能以下禪門許多故事和其意義之所在。

六祖壇經管見

羅時憲

六祖壇經之爲世人所重視也久矣。今之談禪者多視爲金科玉律；其甚者以爲佛家精粹盡在於此，依之修行，人人可以見性成佛，其他經論之研尋實爲多事。夫利根上智，文字般若夙經熏習，一聞而千悟者，吾不謂世無其人；設有其人；則彼所證之境界，迥絕言思，壇經亦其注脚，復何有於經論之訓釋講求也哉?然此第就其自證方面言耳。至於悟他方面，則契經、論議，於境、行、果三，辨析毫芒，旣有規矩準繩；循序研求，絕無儱侗之弊；捨此不用，而高談直指本心，豈惟使中下之人無從悟入，抑且見笑於六祖矣。而寡學之徒，粗讀一二契經，不達論議，輒以壇經爲口實；於其所不知，則曰此「名言」也，無關見性；欲佛法之不晦，難矣。雖然，此非壇經

之罪，亦非纂集者之罪，更非六祖之罪；良由六祖智慧卓絕，就其所內證者，對機演說，「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付囑品第十，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六〇），初無意使其言爲金科玉律也；纂集者亦唯欲使六祖之言流傳於世，俾作修行者之參鏡，非欲世人將與契經等量齊觀也。吾不敢非薄先德，年來寄寓香江，數聞諸仁者講述壇經，或盛誇其道理究竟，獨一無二，因攄管見，略談四義，以供學人之參考。

一 教外別傳

禪宗人標榜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教外別傳。相傳佛於靈山會上以此法付囑摩訶迦葉，展轉囑累，至菩提達摩，泛海東來，爲東方初祖，又五傳而至慧能，爲第六祖，祖位止不復傳，而別傳之法由此大行。六祖爲此宗承先啓後之最大宗師，其生平行事與說法，皆載諸壇經；故欲觀教外別傳之旨，則於壇經可也。又壇經付囑第十歷述佛祖相傳之次第，則教外別傳之事實，在壇經中似亦有根據也。

然「教外別傳」，可從三方面看：一、教外別傳之旨，二、教外別傳之事，三、教外別傳之方法。

玆先言教外別傳之旨。「教」者，體卽言語文字。若謂大徹大悟之境界，語言道斷，心行處滅，非文字之所能詮，卽此爲教外別傳之旨。則宗宗之實證境界，皆離文字，宗宗皆得教外之旨，宗宗皆是教外別傳矣。

次言教外別傳之事。宋沙門紹宗禪宗無門關云：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學，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大正藏卷四八，頁二九三）

宋沙門智昭之人天眼目，釋道明之聯燈會要、李遵勖之天聖廣燈錄，沙門普濟之五燈會元等書亦記其事。此乃世人目禪宗爲教外別傳之根據，亦是禪宗人自許爲傳佛心印之口實。此說出自唐德宗貞元十七年沙門慧炬所編之寶林傳，（註一）現存大藏經中之經論皆不記此事，隋唐宗匠不言之，宋沙門道原之景德傳燈錄、契嵩之傳德正宗記亦不敢全襲其說。然寶林傳一書實不可靠。慧炬於其書中凡揑造二事：一爲七佛說偈，二爲世尊拈華。宋沙門宗鑑釋門正統四辯之云：

德宗之末，乃有金陵沙門慧炬，撰寶林傳，誇大其宗，至於僧傳所說如皀白冰炭之不相入。……鎧庵論之曰：寶林說詭，非特達摩，慧可事跡與僧傳不同，其最虛誕無稽而流俗至今猶以爲然者，七佛說偈，世尊拈華也。

故知直傳心印，敎外別傳云云，皆六祖卒後好事之徒所詭託也。然謂此故事毫無根據，憑空杜撰，則又不然。大般涅槃經二云：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爲諸衆生作依止處，摩訶迦葉亦復如是，當爲汝等作依止處。譬如大王多所統領，若巡遊時悉以國事付囑大臣，如來亦爾，所有正法亦以付囑摩訶迦葉。」（大正藏卷一二，頁三七七）

此段載佛於涅槃前，將住持敎法，領導僧團之責任，付囑摩訶迦葉，使爲佛之繼承人；既無敎外之傳，亦無微笑印心之事。而寶林傳等乃曲改其說，編成親傳心印之故事，以堅世人對彼宗之信仰。且當時台、賢、性、相各宗皆盛行判敎，是此非彼，尊自卑他，禪宗人以「敎外別傳」標榜，既可避免判敎之爭論，又收抵抑他宗之效；斯直以不判敎爲判敎耳。既自許爲敎外之傳，則於歷祖之禀承應有統貫之記載；於是又取付法藏因緣傳（註二）所載第一摩訶迦葉至第二十四師子比丘爲二十四位祖師，再補婆舍斯多等三人以至菩提達摩爲第二十八祖（在中國爲初祖），如是而宗門之系譜始備。然考付法藏因緣傳所載之二十四人，亦是禀承先代囑付，傳持敎法領導僧團耳，非傳敎外之心印也。至於壇經付囑第十中所叙歷代祖師之傳承，可作兩種解釋：一、壇經爲後人攙入或刪改處甚多（註三），此段爲寶林傳作者慧炬等好事之徒所添糅。二、縱非後人添入

，而係六祖自叙其學系之傳承，亦不得卽此便是心印相傳之正統。〔註四〕

復次當論教外別傳之方法，謂禪宗向上作略，能擺脫經教中言法相之拘束，故目其方法爲教外之傳，此誠是也。然「依義不依語」乃大乘諸宗之通義；般若等經及龍猛、提婆諸論破一切相；深密等經及慈氏、無着等論，說勝義諦相及一切法離言自性；此諸經論於名相知解絕不黏滯，其善巧處比之壇經實有過之（學者可自比較）。〔註五〕得魚忘荃，以指標月，固不讓禪家專美也。若卽此點而謂爲教外別傳，豈六祖之意乎！

綜上所言，則知「教外別傳」，乃六祖之後禪家方便之談耳。此意也，古人早已發之；玆借宋代天台宗學者釋志磐語，爲此公案作一結束。其言曰：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觀心之妙旨也。謂之教外別傳者，豈果外此爲教哉？誠由此道以心爲宗，離言說相，故强爲此方便之談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覽教照心耶？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耶？（佛祖統記二九，大正藏卷四九，頁二九一。）

二　衣鉢相傳

說者謂菩提達摩，將付法衣鉢東求，以付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是爲六祖，衣鉢遂止不傳，而教外別傳之法由此大行。關於衣鉢之傳，壇經中有如下之記叙：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六祖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四八。）

祖曰：「……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得入門，付汝衣法。」（六祖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四八。）

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六祖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四八。）

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六祖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四九。）

……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知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爲衆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即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六祖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卷四八，

頁三四九。）

……遂出廣州法性寺。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六祖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四九。）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迦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決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眞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福田。」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註六）（六祖壇經機緣第七，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八。）

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尙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授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六祖壇經付囑第十，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六一。）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奄然遷化。……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泊門人僧俗，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眞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入龕併所傳衣鉢而回。（六祖壇經付囑第十，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六二。）

菩提達摩究爲何人，至今未有確實之考據，以非本文範圍，姑不論。然唐沙門道宣續高僧傳十六有菩提達摩傳，而不言傳佛衣鉢。苟其人眞持佛衣鉢東來，博聞如道宣，焉有不知之理？如此大事，知之焉有不載之理？與道宣同時及前後之諸宗大德皆不論列其事，又何以故？是達摩所傳來者之非佛衣佛鉢，可斷言也。壇經中亦不言所傳者是佛之衣鉢。則達摩傳佛衣之說當起於六祖卒後。後劉禹錫撰大鑒禪師碑，始有「達摩與佛衣俱來」之語。六祖卒於玄宗先天二年（註七）劉禹錫碑撰於憲宗元和十年，相距一百零三年，此期間正是禪家高唱教外別傳及寶林傳等出世之時。故可推知達摩傳佛衣鉢之說亦是慧炬等好事之徒所詭構也。

然則謂達摩將來之衣爲迦葉尊者之衣可乎？曰：不可。按壇經機緣第七載僧方辯述達摩語有

「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云云。〔註八〕此段記載神怪不經，通行本亦無此數句，未可信也。

今爲之假定曰：其衣鉢是達摩所用，特傳慧可以爲信物，使世人知持此信物者卽爲達摩一派之嫡傳，其初之意義不過如是；及後宗葉漸繁，互爭正統，加以六祖門下龍象衆多，衣鉢之傳反無意義，遂止不傳；逮其末流，始以衣鉢爲傳佛心印之象徵耳。

三　自性

自性一名，凡有多義，通常用法有五：一、印度古代數論派(Samkhya)，立自性(prakrti)、神我(purusa)二原理，以說明宇宙之起緣；神我爲精神的本體，而自性則物質的本體也。二、佛家大乘中觀宗說一切法皆由衆緣所生，都無自性；如云「衆緣所生法，是卽無自性」〔註九〕；此中之自性，謂獨立不變的實體也。三、佛家大乘瑜伽目諸法之當前相狀爲自性，如云「依眼了別色」爲眼識之自性，「依耳了別聲」爲耳識之自性，〔註一〇〕乃至目妄情所執之妄相爲遍計所執自性，因緣和合所構成之事象爲依他起自性，遠離偏執直觀事象所證之境爲圓成實自性等是也。〔註一一〕四、諸論中有與他性相對而言自性者，如云「無常法與他性爲因，復與後念自性爲因，是因緣義」。此中他性作他類解，自性作自類解也。〔註一二〕五、因明論中稱宗之主詞

爲自性，如立「聲是無常」宗，「聲」是自性。五、六祖壇經所說之自性；此與前四義截然不同，學者先辨乎此而後再讀壇經，庶免於迷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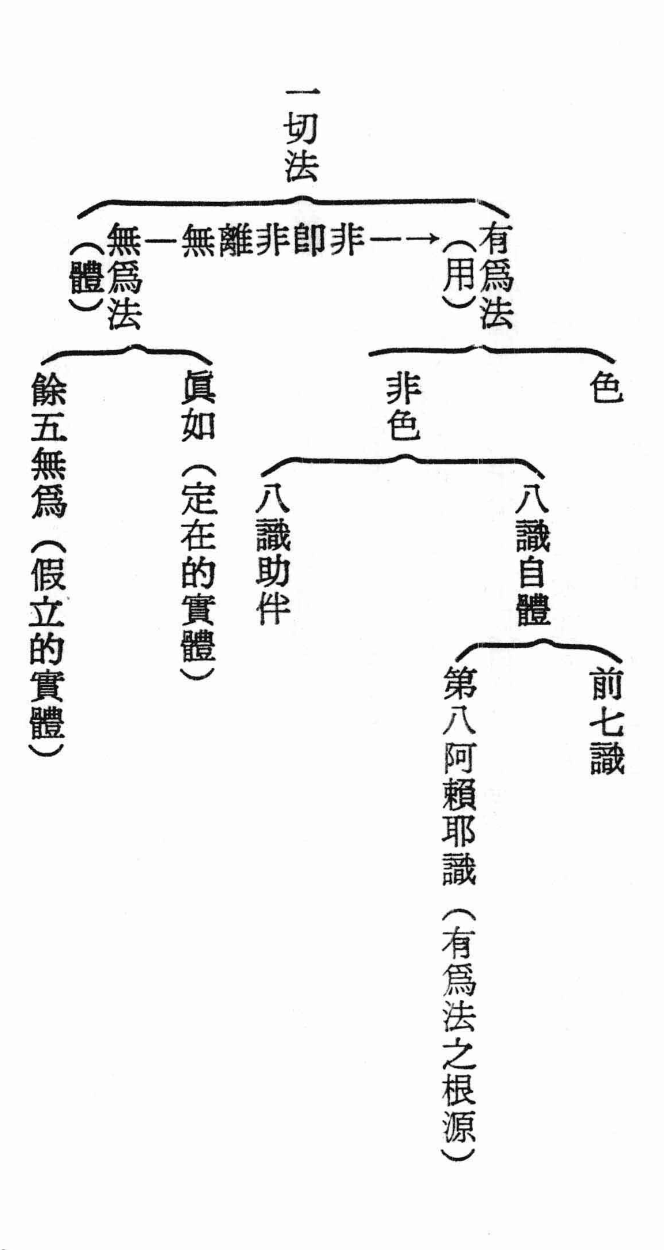
兹請言壇經中之自性義。爲言說便利計，頗應用世俗名詞，非敢故賣高深，不得已也。

吾人翻閱內典，常見「一切法」三字。何等一切法耶？謂有爲法與無爲法。有爲法即現象界，無爲法則一切現象之實體也。「爲」者造作之義。現象由因緣和合造作而生，故名有爲；實體不待因緣造作，故名無爲。前者亦名世俗諦，亦名盡所有性；後者亦名勝義諦，亦名如所有性。前者爲後者之用，後者爲前者之體，如波與水，非即非離。有如左表：

一切法
- 有爲法——世俗諦，盡所有性，用
- 非即 非離（有爲法←——→無爲法）
- 無爲法——勝義諦，如所有性，體

有爲法可開爲二，謂色（物質現象）與非色（精神現象）。佛家謂前者爲後者所現之影象，後者爲能現之根源。非色之中又分爲二：一、八識自體，二、八識助伴（亦名心所）。此二之中又以八識爲主（以主該伴故）。八識之中又以第八阿賴耶識爲其根源（以前七識及其助伴皆由第

八識中之功能所現起故)。故擧一阿賴耶識卽統攝一切有爲法矣。無爲法，雖由說明之觀點不同而假立爲六種〔註一二〕，而一以眞如（六種無爲之一）爲體。「眞」謂眞實，「如」謂如常；實體有眞實如常之相，故名眞如也。擧一眞如則亦可以攝一切無爲法矣。以上理趣，顯如左表：



壇經中所言之自性蓋攬阿賴耶識及眞如二者而言。以阿賴耶識統一切有爲法；而眞如爲一切有爲法之實體，亦卽是阿賴耶之實體。就用邊言，阿賴耶識能生萬法；就體邊言，眞如不生不滅

。體與用不卽不離，故得以自性一名而兼攬體用也。義如左表：

一切法 { 用——有爲法——統以阿賴耶 / 體——無爲法——統以眞如 } 自性

自性一名既該體用，故壇經中說自性，有時指阿賴耶，有時却指眞如無爲。

壇經中言自性處甚多，然有處或稱本性，或略稱性，皆如眼目之異名也。玆錄其重要者如後：

(1)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六祖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七四。)

(2) 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同右頁三四八。)

(3) 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同右。)

(4) 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同右。)

(5)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眞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同右。)

(6)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同右。)

(7) 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同右，頁三四九。)

(8)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法不離自性。(同右。)

(9)何期自性本自清淨！(同右。)

(10)何期自性本不生滅！(同右。)

(11)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同右。)

(12)何期自性本無動搖！(同右。)

(13)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同右。)

(14)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同右。)

(15)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同右。)

(16)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同右般若第二，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

(17)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同右。)

(18)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同右。)

(19)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同右。)

(20)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同右。)

(21)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同右。)

(22)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同右。)

(23)……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譬如雨水，不從天有……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同右。)

(24)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敎，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同右。)

(25)……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淸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

，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緣因，所謂化導，令得見性。……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同右，頁三五一。）

(26) 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菩提本自性，起心卽是妄。……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卽是自性現。（同右。）

(27) 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德。（同右疑問第三，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二。）

(28) 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同右。）

(29)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同右。）

(30)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同右。）

(31) 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大衆聞說，了然見性。……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同右。）

(32)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眞成佛道。(同右。)

(33)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同右定慧第四，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三。)

(34)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寃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同右。)

(35)自性本無一法可得。(同右。)

(36)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當時卽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同右。)

(37)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念，性自淸淨。起心著淨，却起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同右坐禪第五，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三。)

(38)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同右。)

(39)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如也。……菩薩戒經云

：我本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同右。）

(40) 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名慧香。（同右。）

(41) 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宏願。……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衆生無邊誓願度……善智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道。……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同右，頁三五四。）

(42) 今發四宏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善。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也。（同右。）

(43)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

，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多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同右。）

(44) 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現皆現。世人性常浮遊，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同右。）

(45)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同右。）

(46)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同右。）

(47) 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歸依。（同右。）

(48)但悟自性三身，卽識自性佛。（同右。）

(49)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同右機緣第七，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六。）

(50)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常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同右頓漸第八，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六〇）

(51)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需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同右付囑第十，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六〇）

(52)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卽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卽衆生用；善用卽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同右。）

(53)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同右，頁三六一。）

(54)性中邪見三毒生，卽是魔王來住舍。……法身報身及化良，三身本來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見，卽是成佛菩提因。……性使化身成正道，當來圓滿眞無窮。……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刹那卽是眞。今生若遇頓教門，勿悟自性見世尊。……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同右，頁三六二。）

(55)……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同右。)

上舉壇經言及自性者五十五條中，「自性」一語，有應作「眞如」解者，有應作第八阿賴耶識解者，(註一四)有兼有以二者解之於理皆可通者。玆逐條說明之如下：

(1)條：本來淸淨之菩提自性卽是眞如，第八賴耶含藏有漏種子，不可言本來淸淨故。(註一五)

(2)條：自性兼指賴耶及眞如，以一切法不離賴耶，亦不離眞如故。

(3)條：自性兼指二者卽言，體用俱迷故。

(4)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體用俱不見故。

(5)條：本性卽不生不滅，處萬法中而無滯之無上菩提自性，亦卽眞如；第八賴耶刹那生滅，無不生不滅義故。

(6)條：本性義同前條。

(7)條：性卽可前兩條之本性。

(8)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與(2)條意同。

(9)條：本來淸淨之自性指眞如言，卽(1)條之若提自性及(5)、(6)、(7)三

條之本性及性。

(10)條：自性指眞如，義如前說。

(11)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賴耶遍一切所知境，變似有情及世界故；眞如遍一切法，是一切法之實體故。

(12)條：自性指眞如言。眞實如常，故無動搖。

(13)條：能生萬法之自性卽是阿賴耶識。眞如是無爲法，無爲無作用，如何能生起萬法？眞如性無變易，既無變易，如何能生起事物？能生事物者必變易故。若言眞如能生萬法，則同眞如緣起之說，與婆羅門教梵能生萬物，及我國道家之言宇宙緣起者相差無幾矣。然眞如緣起說，近人歐陽漸等已辨其非〔註一六〕；空理（眞如卽二空所顯理）爲諸法因，成唯識論早明其過〔註一七〕，不可從也。

(14)條：由前第（5）、（6）條例知本性卽指眞如。

(15)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多聞熏習，如理作意，在有爲法上用功，乃得證入無爲法故。

(16)條：菩提般若之智，指根本無分別智；故其所見之性，卽是眞如。

(17)條：性義同前條。

(18)條：本性指眞如，佛自性身以眞如爲體故。此就因位言。若在果位，兼指淨無垢識。

(19)條：妙性之性指眞如法性，以「無一法可得」故。自性指第八賴耶，以能含萬法故。

(20)條：自性指第八賴耶，以寄存般若智種子故。〔註一八〕

(21)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以一切法不離賴耶，亦不離如故。見性之性，則指眞如，義如前說。

(22)條：性指眞如，金剛經所顯發者卽非有非空之勝義諦故。

(23)條：本性指賴耶，義同第(20)條。

(24)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異生不惟迷體，亦迷用故。見性之性，義如前說。

(25)條：本性、自性及性皆指眞如，以本來清淨故。

(26)條：性與本性皆指眞如。自性則可兼指二者而言。

(27)條：依前例，見性之性及本性皆指眞如，自性則兼指眞如與賴耶二者而言。

(28)條：虛妄不實不實之自性，乃賴耶也，眞如非虛妄故。

(29)條：性及自性皆兼指二者而言，隨一代入理皆順故。

(30)條：自性指第八識言，此識內變根身外變器界故。見性之性，依前例亦指眞如。

(31)條：性及自性皆指賴耶，承上文，是能變身、土之心故。惟「大衆聞說，了然見性」

八字乃本書編者按語，誇大而無當。

(32)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修行者不惟明用，亦須明體故。

(33)條：本性一語在此雖亦可解作賴耶，但宜作眞如解，以有前例可據故。

(34)條：本性指眞如，空「善惡、好醜」、「寃」「親」等分別後所顯境故。然本條文義曖昧。

(35)條：自性指眞如；無分別智於所緣境都無所得，此境本無可名，强名眞如故。

(36)條：本性及自性皆指眞如，本文自言故。然文中有「眞如自性起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及「眞如有性起念，……而眞性常自在」數句，直是眞如緣起論之思想。按眞如緣起說出於大乘起信論，然此書近人多疑僞撰〔註一九〕，設眞爲馬鳴論師所作，亦僅足以代表由小乘至大乘中間之過渡時期學說，〔註二〇〕，立義多不當理。此說自賢首作大乘起信論義記以後，頗行於世，其時約當武后執政之時，六祖正宏頓教於南方。此種類似眞如緣起之思想，若非六祖所接受，則必爲後人所攙入。關於此點，異日有暇，當別爲文論之。

(37)條：性及本性皆指眞如，以「本淨」故。自性則指賴耶，「自性不動」者，謂賴耶中第六意識之煩惱種子不起現行也。

(38)條：自性指賴耶，不動義見前條。

(39)條：本性卽眞如，以本淨故。

(40)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以賴耶或眞如代入，義理皆順故。

(41)條：自性指賴耶，眞如無一法可得，不可度故。見性之性，宜依前例眞如解。

(42)條：自性指賴耶，自性三寶卽自第八賓所變三寶也。「內調心性」之性，亦指賴耶，以眞如無爲法，不可調故。

(43)條：自性指兼指二者而言。法身體卽眞如，報化二身皆識所變故。

(44)條：性本清淨之性及見性之性皆指眞如；義如前說。自性指賴耶，以能生萬法故。

(45)條：自性指賴耶，於中有不善、嫉妒、諂曲等心可除故。

(46)條：性及自性皆指賴耶，以能變生萬法故。

(47)條：自性指賴耶；以有功德可修，卽是有爲法故。

(48)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義準第(43)條。

(49)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義準第(43)條。

(50)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體絕言思，用則執受，處了俱不可知，〔註二一〕行相深細，一切種子猶如暴流，〔註二二〕故無可名名。

(51)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義準第（2）條。

(52)條：自性指賴耶，文中自言「名含藏識」故。

(53)條：前兩自性，兼指二者；迷則體用俱迷，悟亦體用兼悟故。後二者自性，則指賴耶；以有平等與邪險之差別作用故。

(54)條：自性兼指二者而言；以賴耶或眞如代入，義理皆無違故。見性之性指眞如，文中自言「卽是眞」故。餘性字指賴耶，中有邪見三毒等故。

(55)條：本性指眞如，以無動靜、生滅等故。

再將前述五十五條綜合觀察，可得如下結論：（一）壇經中所言自性，多攬眞如、賴耶二者而言，間亦有偏指眞如或賴耶者；（二）本性一語多指眞如法性，有時亦指賴耶（五十五條中衹(23)條指賴耶，餘皆目眞如也）；（三）單言性字亦多指眞如法性，有時指賴耶；（四）自性一名得總攬體用，亦得偏指體或用，本性及性二名惟偏指體，或偏指用不同時兼指也。

四　三身四智

三身之義，爲大乘諸宗所共許，而瑜宗說之則特別明了而詳盡。壇經說三身雖稍嫌簡略，然有合於瑜伽宗之旨趣。玆試一比較。

壇經中說三身義最精者爲機緣第七中答僧智通一段。文云：

三身者，清靜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六。）

此中法身者，瑜伽宗所依經論中亦名爲自性身。護法等成唯識論十云：

自性身，謂諸如來眞淨法界……是一切法平等實性。卽此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止故。（大正藏卷三一，頁五七。）

親光佛地經論七云：

法身清淨眞如爲體。眞如卽是諸法實性。（大正藏卷二六，頁三二六。）

壇經中「性」字多作眞如實性解。故壇經解法身義，與瑜伽宗之成唯識佛地等論相合也。

圓滿報身在餘經論中亦名受用身，分自受用身與他受用身二種。佛地經論七明三身與眞如法性等五法相攝中列擧兩說，其第一說云：

有義；前二攝自性身，中間二種攝受用身，成所作智攝變化身。經說眞如是法身故；論說轉去阿賴耶識得自性身，大圓鏡智轉第八得；故知前二攝自性身。此經中說，成作所智化諸化業，莊嚴論說，成所作智於一切界發起種種無量難思諸變化事；故知後一攝變化身。平等性智，如餘論說，能於淨土隨諸菩薩所樂，示現種種佛身；妙觀察智，亦如論說，於大集

會能觀一切自在作用，說法斷疑；又說轉去諸轉識故得受用身；故知中二攝受用身。又佛三身皆十義中智殊勝攝，故知三身皆得有智。（大正藏二六，頁三二六。）

依此說，三身與眞如相攝如次表：

- 自性身
  - 眞如
  - 大圓鏡智
- 受用身
  - 平等性智
  - 妙觀察智
- 變化身
  - 成作所智

其第二說云：

有義，初一攝自性身。四智自性相應共有，及爲地上菩薩所現，一分細相攝受用身。若爲地前諸菩薩等所現，一分麤相化用攝變化身。諸經皆說清淨眞如爲法身故；讚佛論說如來法身無生滅故；莊嚴論說佛自性身本性常故；能斷金剛般若論說，受持演說彼經功德於佛法身爲證得因，於餘二身爲生因故。諸經論說究竟轉依以爲法身，轉依卽是清淨眞如，非對治道；故知法身唯淨法界眞如爲性。莊嚴說論大圓鏡智是受用佛，攝大乘說轉諸轉識得受用身。然說轉去阿賴耶識得法身者，此說轉去第八識中二障種子，顯得清淨轉依法身；非說鏡智

；以說鏡智是受用故。又受用身略有二種：一、自受用，三無數劫所修成故；二、他受用，爲諸菩薩受法樂故。是故四智相應共有，及一分化爲受用身。經論皆說化身爲化地前衆生現種種相；既是地前衆生境界，故知非是眞實功德，但是化用。經論唯說成所作智能起化業，非卽化身。雖三種身智殊勝攝，法身是智所依證故，化身是智所起用故，似智現故，假說爲智，亦無有過。（大正藏卷二六，頁三二六。）

依此說，三身與眞如等五法相攝如次表：

- 自性身——眞如
- 受用身 ｛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四智眞實功德
- 變化身……四智麤相化身

按佛地經論所擧兩說之中，第二說體用分明，妙符經論，故最爲了義。壇經謂「圓滿報身，汝之智也」，意卽受用身攝四智眞實功德也。又云「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意卽變化身攝四智所起化業，化業卽「行」也。佛地經論以千百字始克說明者，六祖竟能以三個單句說明，斯其所以爲慧能六祖歟！

壇經言四智處亦深符瑜伽正理。機緣第七云：

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誹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因名言無實性。若今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大正藏卷四八，頁三五六。）

「大圓鏡智性淸淨」者，謂其離諸分別，性相淸淨，永離一切有漏雜染種子，一切無漏淸淨種子圓滿也。如成唯識論十云：

大圓鏡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離諸分別，所緣行相。微細難知，不忘，不愚一切境相，性相淸淨，離諸雜染，純淨圓德現種依持，能現能生身土智影，無間無斷，窮未來際，如大圓鏡現象色相。（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平等性智心無病」者，謂其無復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四種煩惱相隨，亦不與掉擧，惛沉等八大隨惑相應，反與大慈悲等善法相應，常觀一切有情悉皆平等也。如成唯識論十云：

平等性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觀一切法自他有情悉皆平等；大慈悲等恒共相應；隨諸有情所樂，示現受用身土影像差別；妙觀察智不共所依；無住涅槃之所建立，一味相續，窮未來際。（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妙觀察智見非功」者：妙觀察智善觀一切法自法共相，無所障礙；於無量總持之門及諸妙定，隨其所欲，作意思惟，不須功力，此智皆得現起也。成唯識論十云：

妙觀察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善觀諸法自相，共相，無礙而轉；攝觀無量數總持之門及

所發生功德珍寶；於大衆會，能現無邊作用差別，皆得自在兩大法雨，斷爲一切疑，今諸有情皆獲利樂。（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成所作智同圓鏡」者：成所作智能遍於一切世界，示現種種三業化用。然此三業化用，乃由此智作增上緣，擊發大圓鏡智相應淨識令現；鏡智相應淨識現此三業化用時，此智相應心品亦託彼爲質而現爲相分。「同圓鏡」一語，謂擊發鏡智相應淨識，使現化用本質，而自託質變起相分也。如成唯識論十云：

成所作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爲欲利樂諸有情故，普於十方示現種種變化三業，成本願力所應作事。（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佛地經論六云：

成所作智能起如是三業化用。此化三業卽是化身。應知此中以用顯體，非此三業卽是智體，但是智上所現相分。成所作智增上緣力，擊發鏡智相應淨識，令現如是三業化用；自亦不能現。（大正藏卷二六，頁三一八。）

「五八六七果因轉」者：瑜伽宗謂轉前五識得成所作智相應心品，轉第八識得大圓鏡智相應心品，轉第六識得妙觀察智相應心品，轉第七識得平等性智相應心品：所謂轉八識而成四智也。然轉識成智在修行階段中何時實現耶？瑜伽宗皆有詳晳之說明。關於前五識之轉變，成唯識論十列舉

兩說。其第一說云：

成所作智相應心品，有義菩薩修道位中，後得引故，亦得初起。（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是說也，謂不待成佛果位，在菩薩修道因位中，亦得現起成所作智相應心品；卽因中轉也。

第二說云：

有義，成佛方得初起；以十地中依異熟識所變眼等非無漏故；有漏不共必俱同境根發無漏識，理不相應故；此二於境，明昧異故。由斯此品，要得成佛，依無漏根，方容現起。（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若依此說，則前五識果中轉也。壇經謂「五八六七果因轉」，意卽前五識及第八識在果位中轉，第六及第七識在因位中轉。於前五識之轉變，蓋有取於第二說也。關於第八識之轉變，成唯識論十云：

大圓鏡智相應心品，有義，菩薩金剛喻定現在前時，卽初現起；異熟識種與極微細所知障種俱時捨故：若圓鏡智爾時未起，便無能持淨種識故。有義，此品解脫道時，初成佛故，乃得初起。異熟識種，金剛喻定現在前時猶未頓捨；與無間道不相違故；非障有漏劣無漏法，但與佛果定相違故。金剛喻定，無所熏識，無漏不增，應成佛故。由斯此品，從初成佛，盡未來際，相續不斷；持無漏法，令不失故。（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成唯識論共擧兩說，一說金剛喩定時轉，一說初成佛時轉。然金剛喩定已近果邊，雖謂二說皆屬果位中轉可也。關於第六意識之轉變，瑜伽宗謂妙觀察智相應心品，屬於生空觀者，小乘人見道時即得初起；屬於法空觀者，大乘人見道時亦初現起，是即因中得暫轉也。成唯識論十云：

妙觀察智相應心品，生空觀品二乘見位亦得初起。此後展轉至無學位，或至菩薩解行地終，或至上位，若非有漏或無心時，皆容現起。法空觀品，菩薩見位方得現起。此後展轉乃至上位，若非有漏，生空智果或無心時，皆容現起。（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關於第七末那識之轉變，瑜伽宗謂大乘人初見道時即得現起平等性智相應心品；是亦因位中得暫轉也。成唯識論十云：

平等性智相應心品，菩薩見道初現前位，違二執故，方得現起。後十地中，執未斷故，有漏等位或有間斷。法雲地後，與淨第八相依相續，盡未來際。（大正藏卷三一，頁五六。）

「但用名言無實性」一句，壇經此偈後夾注中自有解釋，亦合瑜伽宗義。後二句是指導勉勵語，不釋。

〔註一〕　見元沙門覺岸「釋氏稽古略」，大正藏卷四九。

〔註二〕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見大正藏卷五十。

〔註三〕 宋沙門德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云：「……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大正藏卷四八，頁三四七。）下文雖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云云，然亦較古較詳之本耳，未必不徑後人改竄。又宋沙門道原「景德傳燈錄」二十八載南陽慧忠國師語云：「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慧宗乃六祖弟子，身歷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可見六祖卒後壇經即被改換，而德異所見之「全本」，亦不十分可靠也。又胡適之先生發現敦煌本神會和尚語錄，其中數處與壇經文字略同。則壇經或曾爲神會門人所增補亦未可知。

〔註四〕 傳佛心印之不可信，已如前述；衣鉢相傳亦無典據。

〔註五〕 近人太虛法師「曹溪禪之新擊節」一文，於此點有所啓發。見太虛全書三十。

〔註六〕 「師仍以衣酬之」以下係夾注，通行本寫作正文。

〔註七〕 是年十二月改元門元。

〔註八〕 大正藏本有此語，餘本皆無。見卷四八，頁三五八。

〔註九〕 見龍樹十二門論一，大正藏卷三十。

〔註一〇〕 俱見慈氏瑜伽師地論一，大正藏卷三十。

〔註一一〕 參考護法等之「成唯識論」卷八，大正藏卷三一。

〔註一二〕 見「成唯識論」四等。

〔註一三〕 見成唯識論二，大正藏卷三一。

〔註一四〕 在異生、有學位名阿賴耶識，二乘無學位及大乘八地以後不名阿賴耶識。成唯識論三云：「……然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色根令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為依止故；或名種子識，能遍任持世、出世間諸種子故；此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攝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愛等執藏以為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有；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如契經說：『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大正藏卷三一，頁一三。）

〔註一五〕 果位第八可云清淨，但不得言「本來」。參考注十四。

〔註一六〕 見歐陽漸「唯識抉擇談」，及王恩洋「起信論料簡」；並支那內學院本。

〔註一七〕 見護法等之「成唯識論」卷二，破分別論一段，大正藏卷三一，頁八。

〔註一八〕 言「寄存」者，護法等之「成唯識論」卷二云：「無漏法種雖依附此識，而非此性攝……。」此中「依附」即寄存義，「此識謂第八賴耶也。」

〔註一九〕 見梁啓超「大乘起信論考證」，商務印書館本。

〔註二〇〕 見歐陽漸「唯識抉擇談」，支那內學院本。

〔註二一〕 世親唯識三十頌「不可知執受，處，了」，言其用之深細周普，難可測量也。

〔註二二〕 解深密經四云：「阿那陀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亦言其用之難思難名也。

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

胡　適

曹溪大師別傳一卷，中國已無傳本。此本是日本所傳，收在續藏經二編乙，十九套，第五冊，頁四八三——四八八。有日本僧祖芳的書後云：

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曩古傳教大師從李唐手寫齎歸，鎮藏叡嶽。……傳末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箇，刻「比叡寺印」四字。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大師（慧能）遷寂乃唐先天二年，至于貞元十九年，得九十一年。謂壇經古本湮滅已久；世流布本，宋後編修；諸傳亦非當時撰。唯此傳去大師謝世不遠，可謂實錄也，而與諸傳及壇經異也。……惜乎失編者之名。考請來進官錄曰「曹溪大師傳一卷」是也。

寶曆十二年壬午。（乾隆二十七年，西曆一七六二年。）

祖芳此序頗有小錯誤。貞元十九（八〇三）當日本延曆二十二年癸未，乙酉乃延曆二十四年。先

天二年（七一三）至貞元十九年，得九十年。此皆計算上的小誤。最可怪者，據傳教大師全集別卷所收的叡山大師傳，最澄入唐，在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其年九月上旬始往天台。如何能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的題記？

祖芳又引最澄「請來進官錄」有曹溪大師傳一卷。今檢傳教大師將來目錄（全集卷四）有兩錄，一爲台州錄，一爲越州錄。曹溪大師傳一卷乃在越州錄之中，越州錄中經卷皆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所抄寫，更不會有「天台最澄」的題記。

然祖芳之跋似非有心作僞。按台州錄之末有題記，年月爲

大唐貞元貳拾壹年歲次乙酉貳月朔辛丑拾玖日乙未

大概祖芳一時記憶有誤，因「二月十九日」而誤寫二十一年爲「十九年」，又誤記「天台」二字，遂使人生疑了。

我們可以相信此傳是最澄於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抄寫同日本的本子。以下考證此傳的著作時代及其內容。

此傳作者不知是誰，然可以考定他是江東或浙中的一個和尚，其著作年代爲唐建中二年（七八一），在慧能死後六十八年。傳中有云：

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

年。

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只有六十八年。但作者忽用建中二年爲計算年數的本位，却很可注意。日本忽滑谷快天先生（禪學思想史上，三八二）說此句可以暗示別傳脫稿在此年。忽滑谷先生的話甚可信，我可以代他添一個證據。此傳說慧能臨死時，對門人說一則「懸記」（預言）：

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

七十年後的預言，與後文所記「至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正相照應。作傳的人要這預言驗在自己身上，却不料因此暗示成書的年代了。大概作者卽是預言中的那位「出家菩薩」，可惜他的姓氏不可考了。

何以說作者是江東或浙中的和尚呢？因爲預言中說是「東來菩薩」，而此本作於建中二年，到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八〇五）最澄在浙中抄得此傳時不過二十四年，當時寫本書流傳不易，抄書之地離作書之地未必甚遠；且越州、台州也都在東方，正是東來菩薩的家鄉。最可注意的是壇經明藏本（縮刷藏經騰四）也有東來菩薩的懸記，其文如下：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此條懸記，今本皆已删去，惟明藏本有此文。明藏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的改本。契嵩的鐔津文集

中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寶記敍，說契嵩得曹溪古本壇經校改俗本，勒成三卷。契嵩居杭州，也在浙中，他所得的「曹溪古本」大概卽是這部曹溪大師別傳，故有七十年的懸記。

近年壇經的敦煌寫本出現於倫敦，於是我們始知道契嵩所見的「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的俗本乃是眞正古本，而契高所得古本決不是眞古本。試卽舉慧能臨終時的「七十年」懸記爲例，敦煌寫本卽無此文，而另有一種懸記，其文如下：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卽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敎是非，豎立宗旨，卽是吾正法。衣不合轉。」

此懸記甚明白，所指卽是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及洛陽荷澤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會滑臺之會在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此條懸記可證敦煌本壇經爲最古本，出於神會或神會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神會建立南宗，其功績最偉大。但九世紀以下，禪宗大師多出於懷讓、行思兩支，漸漸都把神會忘了。契嵩之時，神會之名已在若有若無之間，故二十年的懸記已不能懂了。所以契嵩採取曹溪大師傳中的七十年懸記來替代此說。但七十年之記更不好懂，後來遂有種種猜測，終無定論，故今世通行本又把這七十年懸記全删去了。

然而敦煌本的二十年後的懸記可以證壇經最古本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曹溪大師別傳的七十

年後的懸記，和建中二年的年代，可以證此傳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而契嵩改本的收入七十年的懸記，又可以證明他所依據的「曹溪古本」正是這部曹溪大師別傳。

我們試取敦煌本壇經和明藏本相比較，可以知道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我另有壇經敦煌本考證。）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內中有一部分是宋以後陸續加進去的。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採自曹溪大師別傳的。今依明藏本的次第，列表如下：

（1）行由第一　自「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以下至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惠能說風幡不動是心動，以至印宗爲惠能剃髮，惠能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此一大段，約四百餘字，敦煌本沒有，是採自曹溪大師別傳的。

（2）機緣第七　劉志略及其姑無盡藏一段，敦煌本無，出於別傳。又智隍一段，約三百五十字，也出於別傳的瑝禪師一段，但改瑝爲智隍，改大榮爲玄策而已。

（3）頓漸第八　神會一條，其中有一段，「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約六十字，也出於別傳。

（4）宣詔第九　全章出於別傳，約六百多字，敦煌本無。但此章刪改最多，因爲別傳原文

出於一個陋僧之手，謬誤百出，如說「神龍元年（七〇三）高宗大帝敕曰」，不知高宗此時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等處契嵩皆改正，高宗詔改爲「則天中宗詔」，詔文也完全改作。此詔今收在全唐文（卷十七），即是契嵩改本，若與別傳中的原文對勘，便知此是僞造的詔書。

（5）付囑第十　七十年後東來二菩薩的懸記，出於別傳，說詳上文。

又別傳有「曹溪大師頭頸先以鐵鍱封裹，全身膠漆」一語，契嵩採入壇經。敦煌本無。

又此章末總敍慧能一生，「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載，」也是根據別傳，而稍有修正。別傳記慧能一生的大事如下：

三十四歲，到黃梅山弘忍處得法傳衣。

三十四至三十九，在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凡五年。

三十九歲，遇印宗法師，始剃髮開法。但下文又說開法受戒時「年登四十」。

七十六歲死，開法度人三十六年。

契嵩改三十四傳衣爲「二十四傳衣」，大概是根據王維的碑文中「懷寶迷邦，銷聲異域，……**如此積十六載**」之文。又改說法三十六爲三十七年，則因三十九至七十六，應是三十七年。

以上所記，可以說明曹溪大師別傳和壇經明藏本的關係。我曾細細校勘壇經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的演變史：

壇經古本（敦煌寫本）——┐
曹溪大師別傳 ——————┴—— 契嵩三卷本（一〇五六）宋至和三年 —— 宗寶增改本（一二九一）元至元辛卯 —— 明藏本

但曹溪大師別傳實在是一個無識陋僧妄作的一部僞書，其書本身毫無歷史價值，而有許多荒謬的錯誤。其中所記慧能的一生，大體用王維的能禪師碑（全唐文三二七），如印宗法師之事雖不見於壇經古本，而王維碑文中有之，又碑文中也說：

　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

別傳敷衍此等事，揑造出許多文件。如印宗一段，則造出說法問答之辭；詔徵不起一段，則造出詔敕表文及薛簡問法的一大段。試一考證，便可發現許多作僞的痕跡。如神龍元年高宗大帝（高宗早已死了）敕中有云：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摩衣鉢，以爲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付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至於達摩，教被東土，

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既稟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

如果此敕是眞的，則是傳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載在朝廷詔敕之中了，更何用後來的爭論？更何用神會兩度定宗旨，四次遭貶謫的奮鬪呢？卽此一端便可證明此書作僞的性質了。

傳中記弘忍臨終付袈裟與慧能，並說：

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住，卽了法身。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眞解脫。汝可持衣去。

此一段全抄神會的顯宗記（敦煌有殘本，題爲「頓悟無生般若頌」）的末段，而改爲弘忍付法的話。這也是作僞的證據。

至於較小的錯誤，更是不可勝數。如傳中說慧能死於先天二年（七一三），年七十六，則咸亨五年（六七四），慧能應是三十七歲，而傳中說：

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三十有四。

此一誤也。推上去，咸亨元年應是三十三歲，而傳作三十，此二誤也。神龍元年（七〇五），高宗已死二十二年，而傳中有高宗之敕，此三誤也。神龍三年（七〇七），武后已死二年了，而傳中仍有高宗敕，此四誤也。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七八一），應是六十八年，而傳中作七十一年，此五

誤也。傳中又說：

其年（先天二年）衆請上足弟子行滔守傳衣。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璩爲大師立碑。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開元七年（七一九）磨却韋璩碑文，自著武平一文。先天二年卽開元元年，至開元七年只有六年，那有三十五年？此六誤也。傳中又云：

上元二年（七六一）十二月……敕曹溪山六祖傳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乾元二年（七五九）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傳法袈裟入內。……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

乾元在上元之前，今先後倒置，此七誤也。我疑心原文或作「乾元元年」下敕，重元字，寫作「元二年」，而誤作「二年」；但又無二年十二月敕召而同年正月表辭之理，故又改乾字爲「上元二年」，遂更誤了。下文說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從乾元二年（七五九）袈裟至京，到永泰元年（七六五），正是七年。此可證「上元二年」之當作「乾元元年」。此或是原文不誤，而寫者誤改了的。

又按王維碑文說：

「忍大師」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

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氓。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弘忍死于咸亨五年（六七四），是年慧能三十七歲。別傳說他是年三十四歲，固是錯誤。但別傳說他咸亨五年三十四歲傳衣得法，儀鳳元年（六七六）三十九歲剃髮受戒，中間相隔只有兩年，那能長五歲呢？此八誤也。契嵩拘守十六年隱遯的碑文，故說慧能二十四歲傳衣，三十九歲開法，中間隱遯十六年。但弘忍死于咸亨五年，若慧能二十四歲傳衣，則碑文不應說弘忍「臨終」傳法了。若依王維碑文，則慧能開法已在五十二三歲，開法二十三四年而死，則別傳說他說法三十六年，壇經改本說他說法三十七年，又都是虛造的了。

總之，別傳的作者是一個無學問的陋僧，他閉門虛造曹溪大師的故事，裝上許多年月，儼然像一部有根據的傳記了。可惜他沒有最淺近的算學知識，下筆便錯，處處露出作僞的痕跡。不幸契嵩上了他的當，把此傳認作「曹溪古本」，採取了不少材料到壇經裏去，遂使此書欺騙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師留下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們可以考證契嵩改本的根據。我們對於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師，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謝意。

民國十九年一月七日稿。

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

（跋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藏北宋惠昕本壇經影印本）

胡　適

去年十月我過日本橫濱，會見鈴木大拙先生，他說及日本有新發現的北宋本六祖壇經。後來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鈴木先生寄贈的京都堀川興聖寺藏的六祖壇經的影印本一部。此本爲昭和八年安宅彌吉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鈴木大拙先生的「解說」一小册。

興聖寺本爲翻刻宋本，已改原來每半頁七行之摺帖式爲每全頁二十一行之方册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過合併三個半頁爲一全頁而已。每行二十二字。全書分二卷，上卷六門，下卷五門，共十一門，

末頁有興聖寺僧了然墨筆兩行跋，第一跋云：

慶長四年五月上中旬初拜誦此經伺南宗奧義了次爲新學加朱點而已　了然誌之

第二跋云：

慶長八年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讀之次加和點了　記者同前

鈴木先生說，慶長四年到今年（去年，一九三四），已有三百三十四年了。

此本前面有手鈔「六祖壇經序」，看其筆跡，似是了然所補鈔。序文二十七行半，不分段，首行云：

依眞小師邕劦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述。

而序末題云：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右奉議郎權通判蘄州軍州晁子健記。

細分析之，這裏本是兩篇序，了然誤合爲一。

第一篇爲惠昕序，共一百六十一字：

原夫眞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則諸境難侵，心邪則衆塵易染。能止心念，衆惡自亡。衆惡既亡，諸善皆備。諸善要備，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間，一切無礙。見性之人，雖處人倫，其心自在，无所惑亂矣。故我六祖大師廣爲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自曰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爲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云。

第二篇是晁子健的後記，共二百八十二字：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荊南，於族叔公祖位見七世祖文元公所觀寫本六祖壇經，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以至點句標題，手澤具存。公歷事太宗、眞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職，以太子少保致仕，享年八十四。道德文章具載國史。冠歲過道士劉惟一，訪以生死之事。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形死性不死。」公始寤其說。自是留意禪觀，老而愈篤。公生平所學，三教俱通。文集外，著昭德編三卷，法藏碎金十卷，道院集十五卷，耄智餘書三卷，皆明理性。晚年尚看壇經孜孜如此。子健來佐蘄春郡，遇太守高公世叟，篤信好佛，一日語及先文元公所觀壇經，欣然曰，「此乃六祖傳衣之地，是經安可闕乎?」乃用其句讀，鏤版刊行，以廣其傳。壇經曰，「後人得遇壇經，如親承吾教。若看壇經，必當見性。」咸願衆生，同證此道。

據此兩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昕所改定的兩卷十一門的本子。惠昕自記改定此書的年月爲「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鈴木先生推想此「丁卯」應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曆九六七），但他不能證實此說。按蕤賓爲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則此月朔爲己丑。我檢查陳垣的廿史朔閏表，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己丑朔，故可斷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門是乾德丁卯的事（九六七）。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紀的寫本，距離那敦煌寫本應該不很遠了。

晁子健序中所說「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子止）郡齋讀書志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

公來以翰墨爲業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迥，是北宋前期的大文豪，他死後謚「文元」，宋史(卷三〇五)有傳。宋史所記與晁子健所述略同。(耄智餘書，宋史耄作耆。)宋史所記也有可供此本考證的。本傳說：

> 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
>
> 子宗慤爲知制誥，侍從，同預宴。

據畢沅續通鑑卷三十八，晁宗慤知制誥是在天聖九年(一〇三一)正月；太清樓賜宴在同年閏十月。據此可知他八十一歲正是天聖九年。此本的原寫本有晁迥自題「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的話，題字之年(一〇三一)和惠昕改訂之年(九六七)相隔只有六十四年，也可以說是十世紀的寫本。

我們現在可以稱此本的原刻本爲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蘄州刻本；刻本所據的寫本爲北宋天聖九年(一〇三一)晁迥八十一歲時第十六次看過的十世紀寫本；而其祖本爲北宋乾德五年(九六七)惠昕改訂爲兩卷十一門的寫本。

※　※　※　※

這個惠昕改訂爲兩卷十一門的本子，是晁迥看過又題過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紹興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本刻印的前兩年—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晁迥的另一個七世

孫，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寫成他的郡齋讀書志的自序。在郡齋讀書志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這樣的記載：

六祖壇經三卷（王先謙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復有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五十四，轉錄此條如下：

六祖壇經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昐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通考之惠昐是惠昕之譌，周希後是周希復之譌。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門」兩項，可證衢州本讀書志所記不誤。依此看來，在蘄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門本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門的惠昕本在社會上流通了。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止沒有看見他的從堂弟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公句讀題記的兩卷十一門的惠昕眞本。

晁公武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一件重要事實，就是：在一〇三一年到一一五一年，在這一百二十年之間，惠昕的二卷十一門壇經，已被人改換過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門了。

那部三卷十六門的惠昕本，我們沒有見過，不能下確定的推論。但我們可以推測那個本子也許是北宋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契嵩和尙的改本。契嵩的鐔津文集裏有郎侍郞的六祖法寶記敍，——

此序當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說契嵩得了一部「曹溪古本」，用來校改俗本壇經，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幾年已證明即是「曹溪大師別傳」。他所用的「俗本」也許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本，他改定之後，仍用惠昕之名。幸有晁迥句讀本保存到十二世紀中葉，被晁子健刻出來，流傳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們知道惠昕的原本是只有十一門分兩卷的。

壇經的普通傳本都是契嵩以後又經後人增改過的。現今只有兩個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古本：

（1）敦煌的不分卷寫本。

（2）北宋初年惠昕改訂二卷十一門本。

這個惠昕眞本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

※　※　※　※

今檢此惠昕本的臨終懸記，與敦煌本還相同。今抄此本的懸記，而校註敦煌本異文如下：

我在壇經考裏，曾指出敦煌本慧能臨終的「懸記」被契嵩用曹溪大師別傳的懸記來改換了。

法海上座問曰：（敦煌本作「上座法海向前言：」）

「和尙（敦煌本作『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法寶壇經記，汝等守護，度諸衆生，但依此說，是眞正法。」（此段話，凡三十七字，敦煌本無。）師言：「法海向前。（敦煌本無此六字；此處重提法海，可見添插的痕跡。敦煌本在下

文懸記之前，有『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八字。吾滅度後二十年間，邪法撩亂，惑我正宗，（敦煌本『年間』作『餘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來，不惜身命，定於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正』字）法，弘於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十二字，敦煌本無。）衣不合傳。」

此條懸記，明指神會獨力攻擊北宗，豎立南宗宗旨的故事。（看荷澤大師神會傳，頁二五〇—二五五，又頁二七三—二七九。）此本添「弘於河、洛，此教大行」，原意更明顯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歷史，妄依曹溪大師別傳，改作如下的懸記：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删去此條懸記了。）

此惠昕本還保存那明指神會的懸記，可證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經契嵩妄改的古本。

試再舉一個證據。敦煌本法海問：

此頓教法傳受，從上以來，至今幾代？

六祖答詞，列舉七佛以來四十代傳法世系。今將敦煌本，惠昕此本，及明藏本的傳法世系表示如下：

敦煌本	惠昕本	明藏本	附唐僧宗密所記世系
六佛	六佛	六佛	
7 釋迦牟尼(第七)	釋迦(第七)	釋迦文佛	
8 大迦葉	迦葉	(1) 迦葉	(1) 迦葉
9 阿難	阿難	(2) 阿難	(2) 阿難
10 末田地	末田地		
11 商那和修	商那和修	(3) 商那和修	(3) 商那和修
12 優婆掬多	優婆掬多	(4) 優波毱多	(4) 優波毱多
13 提多迦	提多迦	(5) 提多迦	(5) 提多迦
		(6) 彌遮迦	(6) 彌遮迦
		(7) 婆須蜜多	
14 佛陀難提	佛陀難提	(8) 佛馱難提	(7) 佛陀難提
15 佛陀蜜多	佛陀蜜多	(9) 伏馱蜜多	(8) 佛陀蜜多
16 脅比丘	脅比丘	(10) 脅比丘	(9) 脅比丘
17 富那奢	富那奢	(11) 富那夜奢	(10) 富那奢
18 馬鳴	馬鳴	(12) 馬鳴	(11) 馬鳴

19 毗羅長者	毗羅尊者	(13) 迦毗摩羅	(12) 毗羅尊者
20 龍樹	龍樹	(14) 龍樹	(13) 龍樹
21 迦那提婆	迦那提多	(15) 迦那提婆	(14) 迦那提婆
22 羅睺羅	羅睺羅多	(16) 羅睺羅多	(15) 羅睺羅
23 僧伽那提	僧伽那提	(17) 僧伽難提	(16) 僧伽難提
24 僧伽耶舍	僧伽耶舍	(18) 伽耶舍多	(17) 僧伽耶舍
25 鳩摩羅馱	鳩摩羅馱	(19) 鳩摩羅多	(18) 鳩摩羅多
26 闍耶多	闍夜多	(20) 闍夜多	(19) 闍夜多
27 婆修盤多	婆修槃頭	(21) 婆修槃頭	(20) 婆修槃陀
28 摩拏羅	摩拏羅	(22) 摩拏羅	(21) 摩奴羅
29 鶴勒那	鶴勒那	(23) 鶴勒那	(22) 鶴勒那夜遮
30 師子比丘	師子比丘	(24) 師子比丘	(23) 師子比丘
31 舍那婆斯	婆舍斯多	(25) 婆舍斯多	(24) 舍那婆斯
32 優婆掘	優波掘多	(26) 不如蜜多	(25) 優婆掘
33 僧迦羅〔叉〕	婆須蜜多	(27) 般若多羅	(26) 婆修密
34 婆須蜜多	僧迦羅叉		(27) 僧伽羅叉
35 菩提達摩	菩提達摩	(28) 菩提達摩	(20) 達摩多羅

36 惠可	同	(29) 同	(29) 同
37 僧璨	同	(30) 同	(30) 同
38 道信	同	(31) 同	(31) 同
39 弘忍	同	(32) 同	(32) 同
40 惠能	同	(33) 同	(33) 同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諸祖與惠昕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兩點：

（1）敦煌本的舍那婆斯（31）此本作婆舍斯多。

（2）敦煌本僧伽羅叉（33）與婆須密多（34），此本兩人的次第互倒。證以宗密所記，敦煌本是誤倒的。此本不誤。

此可證此本尚未經契嵩的改竄。契嵩作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及傳法正宗定祖圖，於嘉祐六年（一〇六一）進上；次年（一〇六二），奉仁宗旨，收入藏經內。他的重要改定，是

（1）改舊世系的第三十三人婆須蜜多爲第七祖。

（2）刪去舊世系的第三十二人優波掘多，因爲他知道優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十二代優婆掬多。

（3）刪去舊世系的第三十四人僧伽羅叉，因爲僧伽羅叉（即僧伽羅剎）的年代分明了，不容

易接上菩提達摩。契嵩自稱根據僧佑的出三藏記所收的薩婆多部世系，而僧祐所記僧伽羅叉在第二十九，而弗若蜜多（契嵩的不若蜜多）在第四十九。所以他不能不刪去僧伽羅叉了。（僧伽羅叉的年代，我曾考定爲西曆紀元二世紀的人；看胡適文存三集頁二六八以下。）

（4）他刪去了師子下面的四個人，改定爲三人：

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昕本改的）

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記的弗若蜜多）

般若多羅（此即出三藏記的不若多蜜）

（5）敦煌本與惠昕本皆無彌遮迦一人，而中唐宗密所傳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傳世系，或有末田地而無彌遮迦，或有彌遮迦而無末田地，不是契嵩添入的。

我從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爲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幹的事。今見惠昕本已這樣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祐出三藏記的薩婆多部世系表裏，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優婆掬多之上，正當舊表之商那和修。故惠昕本已改爲婆舍斯多。此名不見于唐人所傳各表中，亦不見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昕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這更可證我上文說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本。

惠昕本雖已改換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餘各祖都與敦煌本相同，這又可見此本之近古了。

※　※　※　※

但用此本與敦煌本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惠昕已有很大的改動，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臨終的懸記，已可見惠昕增添了許多字句。惠昕自序說：

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

可見他不滿意於古本。但他不曾說明他如何改動，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話，好像他的改定是删繁爲簡。試比較敦煌本與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後來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還不很多，不過兩千字罷了。今試表壇經各本的字數，作一個比較：

（1）敦煌本　一二、〇〇〇字
（2）惠昕本　一四、〇〇〇字
（3）明藏本　二一、〇〇〇字

這可見惠昕加了不過二千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九千字了。這個比較表雖是約略的計算，已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膽眞可令人駭怪了。

我們試取一段，用這三本的文字作一個對勘表：

敦煌本	惠昕本	明藏本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衆作務。	大師更欲共惠能久語，且見徒衆總在身邊，乃令隨衆作務。惠能啓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五祖言：「這常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且去後院。」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番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常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
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個餘月。	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個餘月。五祖一日忽見惠能，言「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惠能言：「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我們看這種對勘，可知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而契嵩以後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寶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們不見敦煌古本與惠昕本，這種後世增改的痕跡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

惠昕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刪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偈，敦煌本有兩首，惠昕本刪併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臨終時，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自達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頌，又續作二頌，共八頌，都是很惡劣的偈頌。惠昕本只存達摩一頌，惠能一頌，共刪去了六頌。這些地方，雖然都是改變古本面目，在文字技術上卻是一進步。

他改變原本各部分的次第，是在惠能說法的部分。他論坐禪兩段之後的各部分，此本與敦煌的次第不同。比較如下：

敦煌本	惠昕本
（1）說自性三身佛	（1）增添「傳自性五分法身香」一段，凡二百十一字，為敦煌本所無。
（2）發四弘誓願	

（3）說無相懺悔	（2）無相懺悔
（4）說無相三歸依戒	（3）四弘誓願
	（4）無相三歸依戒
	（5）一體三身自性佛

這種改動，大概是因爲惠昕添入了「傳香」一大段，故移「懺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傳香，次懺悔，次發願，次傳無相戒，次說自性三身佛。這個順序確是稍勝于原來的次第。後來各本都依惠昕改本。此又可證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昕的改本。

※　※　※　※

最後，我們要指出惠昕本與敦煌本的跋尾的異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學道琛；道琛无常，付門人悟眞。悟眞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如付此法，須德（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爲衣（依）承，於今不絕。

惠昕本跋尾云：

洎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眞，悟眞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現也。

兩本的傳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
　　　　　↓
　　　　道際→悟眞

（惠昕本）法海→志道→彼岸→悟眞→圓會

我們看了這兩個不同的跋尾，可以作怎麼樣的解釋呢？我想，我們可以得這樣的結論：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這個祖本大概成於神會和尚未死之前。神會在滑臺大雲寺開始攻擊神秀門下的大師，宣傳慧能的「頓宗」敎義，豎立「南宗」宗旨，是在慧能死（七一三）後二十餘年內的事。此經內有此事的預言，故其製作至早當在開元（七一三—七四一）晚年，或天寶（七四二—七五五）初年。我們假定此經作於天寶年間神會在東京（洛陽）最活動的時代，（神會在東京當天寶四年至十二年，七四五—七五三。）約當西歷七四五年。此經大概是神會做的，（詳考見荷澤大師神會傳，頁二七九—二八八）他自已不便出名，只好假托於一個已死了的同學法海，又說此本由法海傳給同學道際，道際付門人悟眞，「悟眞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這就是說，當此祖本傳寫時，悟眞還活著。法海與道際爲同學，爲慧能下一代；悟眞爲第二代。慧能死在七一三年，神會死在七六〇年。神會活了九十三歲，他儘可以和他的師姪悟眞同時，——假定眞有法海、道際、悟眞三個和尚的話。敦煌本所記此本的傳授不過兩代三人，可見此本的祖本傳寫時還在神會的時代，可以算

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記傳授，也有悟眞，但排在第四；悟眞之下還有一個圓會；悟眞之上兩個傳人與敦煌本不同；這一點應該如何解釋呢？我想，這也許是因爲惠昕本的壇經傳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維的碑銘，又提到「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詔追謚曰大鑒禪師，事具劉禹錫碑。」這些事實都不是壇經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維作能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會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托。……

「猶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證此碑作在神會被御史盧弈彈劾，或已被貶逐的時候，（天寶十二年，七五三。）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壇經已寫成之後，所以敦煌本只說「韶州刺史韋璩立碑，至今供養」，──其實並無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維的碑文：這是一證。王維碑內提起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慧能和他辨論，而壇經敦煌本不提此事：這是二證。碑文中說「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這是三證。但惠昕改本卻不但用了王維的碑文，並且提到劉禹錫的碑文了，元和追謚已在慧能死後一百零幾年，所以舊本裏的兩代三個壇經傳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昕改了這個傳經世系，從兩代三人改爲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幾

年了。我們可以推斷惠昕所見的原本，其跋尾的傳經人也只是法海、道際、悟眞三個，悟眞一名還可以保存他當時增改的痕跡。

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爲「去古未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的那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那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後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

神會與壇經

錢穆

胡適之先生論學近著第一集，有好幾篇關於考論中國初期禪宗史料的文章，根據敦煌寫卷，頗有發現。但亦多持論過偏處，尤其是關於神會和壇經一節，此在中國思想史上，極屬重要。胡先生書出版以來，國內學人，對此尚少論及。病中無俚，偶事繙閱，聊獻所疑，以備商榷。

胡先生不僅認為六祖壇經的重要部分是神會作的，抑且認為壇經論的思想，亦即是神會的思想，故謂神會乃「新禪學的建立者」。又說，「凡言禪皆本曹溪，其實皆本於荷澤。」這個斷案，實在很大膽，可惜沒證據。

胡先生根據韋處厚興福寺大義禪師銘，以為是「一個更無可疑的證據」，其實是胡先生誤解文義。韋文云：

「在高祖時，有道信叶昌運。在太宗時，有弘忍示元珠。在高宗時，有惠能筌月指。自脈散絲分，或遁秦，或居洛。秦者曰秀，以方便顯，普寂其胤也。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

獨耀瑩珠。習徒迷眞，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

胡先生云：「韋處厚明說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可見此書出於神會一派。」又云：「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今按韋文所謂壇經傳宗，猶云壇經嗣法。韓愈送王秀才序云：「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卽用此傳宗二字。明人周海門著聖學宗傳，宗傳猶傳宗也。今俗語云猶傳宗接代，莊周之論墨徒，所謂「冀得爲其後世」，此卽傳宗也。傳宗亦稱紹祖，元僧德異壇經序云：「受衣紹祖，開闢正宗。」韋文之意，只謂習徒迷眞，橘枳變體，而神會獨成壇經之傳宗，卽謂其獨得壇經之眞傳也。胡先生謂壇經成於神會之習徒，似是誤解韋文。而且韋文又說：「惠能筌月指，神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明說神會承襲惠能，並未說惠能壇經乃神會假託揑造。韋文在神會死後五十八年，他所說却正站在胡先生所猜想的反面。

胡先生除却上述一條「更無可疑的證據」外，又有兩條「最明顯及很明顯的證據。」壇經云：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卽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繚亂，惑吾宗旨，有人出來，不惜生命，第佛教是非。堅立宗旨，卽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按此引壇經乃古寫敦煌本，大英博物館藏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第四十八卷諸宗部五。下不別注者均同。）

胡先生說：「這是最明顯的證據，可爲此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因爲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在滑臺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今按此一段，自然不是慧能生前之懸記，然亦儘可能是曹溪僧人所私屬。是時「曹溪了義大播於洛陽，荷澤頓門派流於天下。」（宗密語）一時學人，羣推神會爲壇經傳宗。（見上引韋處厚碑）並有立荷澤大師爲七祖者（見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曹溪僧人，何嘗不可於他們世相傳習的壇經裏私加此飾，用相誇耀，藉增神秘。當知「有嫣之後將育於姜」的占辭，固可爲陳氏所僞造，亦可爲卜人所假託。定說此爲慧能生前預言，固屬怪誕，必謂是神會自炫，亦屬無據。古本壇經開首即有「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一行十三字，臨末又云：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眞，悟眞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

我們據此明文，何妨說此條懸記乃由道際悟眞之流所爲，豈不同樣明顯？

壇經又云：

「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法海等衆僧聞已，涕淚悲泣，惟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

胡先生說：「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這也是壇經爲

神會傑作一個很明顯的證據。」今按此說，更可商榷。論語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屢嘆「賢哉回也」，又云，「惟我與爾有是夫」。但後人並不疑論語乃顏回傑作。壇經記慧能臨滅稱贊神會，安知非確有其事，若說此即神會偽造顯證，不僅太輕視了神會，抑且又輕視了慧能與法海。似乎慧能決不能先見神會之特出，而法海也決不肯記載他的老和尚欣賞同門，以此衡量古德，似太無情。

上述胡先生所謂「更無可疑的」「最顯明的」「很顯明的」幾條證據，其實都靠不住。胡先生爲何定要作此大膽的翻案文章？我想其間最大動機，恐是胡先生發見了壇經和神會語錄裏有許多相同處。胡先生說：「我相信壇經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謂內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見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又說：「至少壇經的重要部分是神會作的，如果不是神會作，便是神會弟子採取他的語錄裏的材料作成的。但後一說不如前一說近情理，因爲壇經中確有很精到的部分，不是門下小師所能造作。」對此問題，讓我們先試檢討神會語錄的作者。今按胡先生所編神會和尙遺集語錄第二殘卷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獨孤沛序文云：

「弟子於會和上法席下見與崇遠法師論義便修。從開元十八、十九、二十年，其論本並不定。爲修未成，言論不同。今取二十一載本爲定。後有師資血脈傳，亦在世流行。」

此段文字據胡先生解釋，以爲「獨孤沛的意思，似是要說他先後共有三部記錄神會的書。一是記錄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和崇遠法師辯論的，二是開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的神會語錄，三是師資血脈傳。」今按：若照胡先生此釋，正見神會語錄，並不由神會親手寫成。至少此卷開元二十二年滑臺大雲寺大會席上定南北宗旨一番辯論，無疑爲獨孤沛所撰集。並據獨孤沛說：「從開元十八、十九、二十年，其論本並不定。爲修未成，言論不同。」可見當時已有幾種言論不同的神會語錄，使獨孤沛有無所適從之苦。若神會當時早有親手編撰的語錄行世，獨孤沛不至如此爲難。獨孤沛又說：「今取二十一載本爲定」，可見其未能當面取決於神會。是否因獨孤沛修集神會語錄時神會已死，今亦無從懸決。我們試再看神會語錄第一殘卷，其開始殘脫的幾行，所記便與第二殘卷南宗定是非記大略相同；又卷中另有與崇遠法師問答語，可見第一殘卷之編集，亦在滑臺定宗旨後，又決非出於獨孤沛，否則卷首便不必複載滑臺定宗旨的問答。而第一殘卷亦決非神會自記，如卷中有「荷澤和尙與拓拔開府書」等字樣，又如「和尙云神會今說與忠禪師又別」之類可知。至第三殘卷，胡先生說他「或許卽是南宗定是非論的一部分」，今雖無從判定，但玩其文體與語氣，知亦非神會自撰。根據上論，我們可以說，今所得神會語錄，尙無一種可斷定爲神會所自撰。然則如何又說現在壇經的幾部分，却「大致是神會雜採他的語錄湊成的」呢？

而且神會語錄與六祖壇經，其中還有顯相衝突處，最著者如關於菩提達摩以前傳世法系的說

法。語錄第三殘卷云：

「遠師問『唐國菩提達摩既稱其始，菩提達摩西國復承誰後？又經幾代？』和尚曰：『唐國以菩提達摩爲第八代，自如來付西方與唐國，總經有一十三代。』」

但古本壇經却說達摩第三十五代。慧能爲四十代。胡先生既主「壇經出於神會一系」，因此又說「壇經的四十代說，大概也是神會所倡，起於神會的晚年，用來代替他在滑臺所倡的八代說。」又云：「南宗定是非論作於開元二十二年，外間已有流傳，無法改正了，故敦煌石室裏還保存此最古之八代說。」但如我們回看獨孤沛的序文，若果南宗定是非論作於開元二十二年，親經神會之手或眼，何以又說：「從開元十八到二十年，其論並不定，爲修未成言論不同」呢？在此却不能說獨孤沛的序文，又是神會的傑作。假使胡先生因此否認他所疑第三殘卷乃是第二殘卷之一部分，則我們不妨再問，爲何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早已親手寫定了一本南宗是非論，而且外間已有流傳，甚至使他無法改正，而獨孤沛却不憚煩勞，再要求修一遍南宗定是非論呢？這又難於自圓其說。

現在我們試再回到語錄與壇經，有內容相同的問題上來。兩書內容相同，苟非其他證據，本來無法確定誰抄誰。若說神會語錄，由他親手撰成，在他及身，早已流傳，而在他晚年，忽又把此流傳在外的語錄「七拼八湊」地來塡進壇經裏去，試問此事所爲何來？神會當時是如何的一種

心情？但胡先生偏要如此說，此亦有他一番理由。據神會語錄：

「遠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禪師，此二大德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爲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何名爲坐禪？』和尚答曰：『若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尚有幾節大意相似不再錄）

此處神會駁普寂、降魔的一番話，大體又見於壇經。壇經云：

「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顚。」

又云：

「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是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爲妄念故，蓋覆眞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心起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看，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

胡先生說：「我們必須先看神會的話，然後可以了解壇經裏所謂看心看淨是何物。如果看心看淨之說是普寂和降魔藏的學說，則慧能生時不會有那樣嚴重的駁論。因慧能死時，普寂領衆不

過幾年，他又是後輩，慧能還會用力批評？但若把壇經中這些話看作神會駁普寂的話，一切困難便可解釋了。」胡先生此一證據，似較堅明，只有此一話，够得上他自己所謂的內證。但我們不妨再問，看心看淨工夫，固然是普寂、降魔等人的主張，但是不是普寂、降魔諸人首創的主張呢？儻便普寂以前，早有人主張看心看淨工夫，則壇經裏的話，不妨說是批評他們，而神會則不過承襲慧能來批評普寂，這又何嘗不可呢？今卽據楞伽本宗言之。楞伽經卷一大慧菩薩問：「世尊，云何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爲頓爲漸耶？佛告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此卽是楞伽宗心淨雙提之遠源。又師資記慧可有云：

「一切衆生，清淨之性，亦復如是，只爲攀緣妄念諸見，煩惱重雲，覆障聖道，不能顯了。若妄念不生，默然淨坐，大涅槃日，自然明淨。……妄盡而眞現，卽心海澄清，法身空淨也。……若了心源清淨，一切願足，一切行滿。」

此卽近是一種看心看淨法了。又第四祖道信云：

「離心無別有佛，離佛無別有心。念佛卽是念心，求心卽是求佛。所以者何，識無形，佛無相貌。若知此道理，卽是安心，當憶念佛，攀緣不起，則泯然無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憶佛心謝，更不須徵，卽看此等心，卽是如來眞實法性之身。……亦名淨土，……名雖

無量，皆同一體，亦無能貌相所觀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清淨，常現在前，一切諸緣，不能干亂。」（按一切諸緣，不能干亂，即不動也。）

又曰：

「如來法性之身，淨清圓滿，一切像類悉於中現，而法性身無心起作，如頗棃鏡懸在高空，一切像悉於中現，鏡亦無心，能現種種。」

又曰：

「云何能悟解法相，心得明淨，信曰，亦不捉心，亦不看心。直任運，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獨一清淨。究竟處心自明淨，或可諦看，心即得明淨。……衆生不悟心性本來常清淨，故爲學者取悟不同。」

又曰：

「以此空淨眼，注意看一物，無問晝夜時，專精常不動，其心欲馳散，急乎還攝來。……終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按心定即是不動不起）。維摩經云：「攝心是道場，此是攝心法。」法華經云：「從無數刼來，除睡常攝心。」

「若初學坐禪時，於一淨處，直觀身心，……從本以來空寂。（按此即看心看淨法）不生不滅，平等無二，……從本以來清淨解脫，不問晝夜，行住坐臥，常作此觀。」

又云：

「初學坐禪看心，獨坐一處……身心調適……徐徐歛心……心地明淨，照察分明，內外空淨，卽心性寂滅。」

「凡捨身之法先定。空空心，使心境寂靜……凝淨心虛，則夷泊恬平。……初起心失念，不免受生也。」

如右諸條，正是禪門坐法，亦卽是禪門有心法也。

五祖弘忍，據玄賾楞伽人法志（卽見楞伽師資記中）稱其「緘口於是非之場」。淨覺楞伽師資記說他「蕭然靜坐，不出文記，口說玄理，默授與人。」因此他的思想，現在無從推測。但又據賾傳，說他七歲卽奉事道信，役力以資供養，又說他「生不矚文而義符玄旨」。則五祖與慧能同樣是一位很少文字基礎的人，他又親對玄賾宣示楞伽義，說：「此經惟心證了知，非文疏能解。」此等處早是慧能路子，故弘忍很能欣賞惠能，只似不如慧能銳利，故慧能遂開禪宗新學，而弘忍只是新舊禪中間的過渡人。神秀、普寂從弘忍處直接舊統，慧能則從弘忍處另茁新芽。因此兩家對弘忍同樣尊崇。我們根據所言，可知壇經裏批評的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正指的是道信以來的舊禪。壇經又云：「此法門中坐禪，元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言不動。」所反對者，亦正是道信以來的舊禪，慧能之所以爲南宗頓教開山，爲新禪學之建立者正在此。

淨覺楞伽師資記，又述及普寂、敬賢、義福、惠福諸人，說他說「宴坐名山，澄神邃谷。」可見淨覺作記時，普寂尚生存，記中所載道信諸說，縱謂或出後人傳述，亦如何證成他定出於慧能之後?今再退一步，縱謂師資記道信傳後出不足信，但我們還有別的證據來說看心看淨之說，決非到普寂時始有。更顯著的可以看天臺宗的典籍。佛門禪學，本不止達摩一宗，天臺尤顯赫，此在慧能以前，早已盛行。他們的止觀法門，正講的是看心看淨法。智者大師的六妙法門，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淨是禪學最深最後的一級，智顗說：

「淨爲妙門者，行者若能體識諸法本性清淨，即使獲得自性禪也。」

又曰：

「淨亦有二，一者修淨，二者證淨。擧要言之，若能心如本淨，是名修淨，三界垢淨，故名證淨。」

又曰：

「觀衆生空名爲觀，觀實法空名爲還，觀平等空，故名爲淨。一切外觀名爲觀，一切內觀名爲還，一切非內非外，觀名爲淨。」

「還禪既進，便發淨禪，此禪念想觀已除，言語法皆滅，無量衆罪除，清淨心常一，是名淨禪，淨若不進，當去垢，心體眞寂，虛心如虛空，無所倚依，爾時淨禪漸深寂，豁然

明朗，發眞無漏。」

又曰：

「行者當觀心時，雖不得心及諸法，而能了了分別一切諸法。雖分別一切法，不著一切法。成就一切法，不染一切法。以自性清淨，從本以來，不爲無明惑倒之所染故。故經云：心不染煩惱，煩惱不染心，行者通達自性清淨心，故入於垢法而不爲垢法所染，故名爲淨，當知心者卽是淨名。」

又觀心論云：

「問觀自生心，云何四不說，離戲論執靜，心淨如虛空。」

又曰：

「問觀自生心，云何知此心，法界如虛空，畢竟無所念。」

「問觀自生心，云何無文字，一切言語斷，寂然無言說。」

又四念處云：

「今諦觀心中三句，實不縱不橫，不前不後，畢竟清淨廣大法界，究竟虛空，觀心實性；無有微塵知覺，卽是法名不覺，煩惱是道場，斷煩惱名涅槃，不生煩惱，乃名涅槃，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

此等理論與方法，尚當溯之南岳慧思，續高僧傳記思禪師於夏：

　　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惟清淨，所苦消除。

又其所著諸法無淨三昧法門云：

　　復次欲坐禪時，應先觀身本，身本者如來藏也。亦名自性清淨心。是名眞實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不斷不常，亦非中道。無名無字，無相貌，無自無他，無生無滅，無來無去，無住處，無愚無智，無縛無解，生死涅槃，無一無二，無前無後，無中間，從昔已來無名字，如是觀察眞身竟。

可見觀心觀淨之理論與方法，原本天臺。

　　如來禪與祖師禪，理論上本無大區別。六祖雖爲佛學中革命人物，其思想理論亦有依據，並非特然而起（若遠溯自然可以上推及於達摩與竺道生）。當天臺一宗禪法既極盛行，六祖必已熟聞此等理論，惟天臺諸大德到底不脫學究氣，不脫文字障，六祖正因文字纏縛少，不走向學究路，故能擺脫淨盡，直吐胸臆，明白簡捷，遂若絕然與天臺不同。今壇經中屢屢言心言淨，正當從

天臺著眼尋其根源，看心看淨，正是觀，不動不起，正是止，只一輩俗僧尋不到天臺宗旨，故遭六祖呵斥，又豈得謂六祖當時僧界沒有做看心看淨工夫的，用不著六祖用氣力駁？

至普寂降魔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只是承襲禪法舊統，說不上新創。但他們對舊說似亦稍有變動，故於凝心住心之外，忽來一做「起心外照」，此恐早已受了慧能南宗的影響。至於神會駁普寂，有些是直鈔壇經，如「若以坐爲是，合利弗晏坐林間，不應被維摩詰訶」等語是也。有些是把壇經裏的話再加以凝鍊而成，如：

壇經敦煌本：「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起）爲坐，見本性不亂爲禪。」

壇經明藏本：「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

神會語錄：「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

又如：

壇經敦煌本：「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爲妄念故，蓋覆眞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心起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

神會語錄：「問何不看心，答看卽是妄，無妄卽無看。問何不看淨，答無垢卽無淨，淨亦是相，是以不看。」

何以神會寫語錄時，下筆如此凝鍊，待他晚年，再「七拼八湊」塡入壇經時，下筆又如此繚繞呢？

又按神會語錄卷一有一條云：

「今言佛法不同者，爲有凝心取定，或有住心看淨，或有起心外照，或有攝心內證，或有起心觀心而取於空，或有取覺滅妄，妄滅住覺爲究竟，或有起心而同於空，或覺妄俱滅，不了本性，住無託空，如此之輩，不可俱說。」

據此則凝心取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乃是神會述說當時人種種不同的見解與工夫，與第三卷謂普寂降魔以此四項教人看根本不同，此正獨孤沛所謂言論不同之一證。第一卷又一條云：

「若有學者，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障菩提。」

此條亦不見是說普寂等人教人如此，又却不說是種種人主張不同，此又是一言論不同。據此等處均可證明今傳神會語錄並非神會手定。（又如第一卷記王維澄慧與神會共論定慧等義，連有兩則，文字略異。又相州別駕馬擇問僧道自然之辨，同卷亦有兩處，語亦略異。此均證今語錄非

神會手定也。）抑且將神會語錄與壇經通體比較，尤有大不同處。如壇經云：

「自性迷，佛卽衆生，自性語，衆生卽佛，俱識衆生，卽能見佛，若不識衆生，覓佛，萬劫不得見也。」

又曰：

「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若悟，卽衆生是佛。」

「前念迷卽凡，後念悟卽佛。」

「自心自性眞佛。」

「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眞如本性。」

「各自觀心，令自本性卽現。」

此等語皆是壇經最明白最直捷處，此最見六祖開山精神，今神會語錄中則尋不到此等語。神會語錄與壇經相同處，如論定慧等義，皆見經典氣，皆見文字障，全部神會語錄之精神更如此，處處都討論經典，剖析文字，神會究竟是一個學僧，與慧能不同，我們只細讀壇經與神會語錄，使知此兩書雖非慧能與神會手筆，抑且均由許多人纂集，並各經歷一段相當時期，但由此兩書，還可依稀辨出慧能與神會當日的精神意境皎然不同處。如何却隨便說壇經是神會晚年用他的語錄拼湊而成的呢？

杜詩有云：「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史料記載，正復如是。六祖是南宗開山，神會是壇經傳宗，此本當時人所共知，但流傳在書册上的則不能盡。若我們只根據此一些書籍上的材料，偶爾見到一些小破綻，便輕生疑猜，正如凝視毫芒而疑泰山。泰山究竟怎般大，自然難說，但如我們肯承認人所共認的事，則泰山大而毫芒小，亦可不辨自明。壇經裏文句還有好多與神會語錄相同的，如：

壇經敦煌本：「定慧體一不二，卽定是慧體，卽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

壇經明藏本：「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

神會語錄：「卽定之時是慧體，卽慧之時是定用，卽定之時不見慧，卽慧之時不異定。卽定之時卽是慧，卽慧之時卽是定。」

此等處只是嗣法傳宗的後學承用祖師論句，事體平常，毫不足怪。卽如壇經煩惱卽菩提，便是承用智頭語。又如朱子語類裏多有性卽理，心包性情諸語，都是承襲北宋諸賢；至陽明門下，關於卽知卽行知行合一等，他們承用師說的，更是指不勝屈了。

因此我們儘不妨再回到歷史傳統與歷史常識方面來，慧能到底是南宗開山，到底是新禪宗的

創立者，神會到底不過是壇經傳宗，他不過到北方去放了一大炮，把南宗頓義在北方宣揚開來，這正如陽明門下有一泰州，泰州到北方去傳教的成績沒有神會大，但泰州後來自成一學派的成績却勝過神會。神會在當時雖則放了一大炮，究因他太大驚小怪地，轉爲有些人所不滿，亦如泰州當時爲一般人所不滿一樣。而後來神會不能如泰州自成一學統，因此漸漸爲人所遺忘，直到最近，敦煌古物出現，神會當時一大炮的聲威，始再爲世所知，這是胡先生的功績，只可惜胡先生又爲他太過渲染了，譬如我們驟見王心齋集，却說陽明傳習錄乃王艮揑造，這到底是一種戲論。

我們再根據常識推想，六祖既有其人，「壇經這書也有一部分是慧能在時的記載，而且他裏面幾個重要部分，也許是有幾許歷史根據的。」這些都是胡先生承認的話。現在我們試想一個「不識字的盧行者」，忽然在嶺南曹溪大開宗門，哄動一時，我們那位「南宗急先鋒」「在中國佛敎史上沒有第二人有這樣偉大功勛永久影響」的神會和尚，也遠從襄陽前來受法，可見慧能當時一定有些吸引人的地方。雖說古本壇經裏沒有懷讓行思的事，但當時曹溪寶林寺，一定集有十方僧衆，法門廣大，儻便「壇經只是神會的傑作，壇經存在一日，便是神會思想的努力存在一日」（胡先生語），試問除却壇經外，慧能的思想又在那裏？神會儘可無忌憚地把自己思想倒裝成慧能的思想，那時在嶺南曹溪一帶不是沒有僧衆的，難道亦可說「死人無對證」，對神會的僞師說，亦肯全部默認嗎？而且懷讓、行思諸人的名字，雖則古本壇經裏沒有，但他們曾在六祖門下，亦

無可否認。試問他們的思想學說還是親炙於六祖的呢？還是間接從「神會的傑作」僞師說壇經裏襲取的呢？胡先生硬要把慧能的思想地位奪給神會，這實在是到處難過。

現在再談到傳衣傳法的事，胡先生說此等全是「神會自由捏造」。神會說：

「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

又說：

「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袈裟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爲第六代。」

胡先生云：「其時慧能神秀都久已死，死人無可對證，故神會之說無人可以否證。」又更進一步說：「傳法袈裟在惠能處，普寂的同學廣濟曾於景龍三年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此時普寂尚生存，但此等事也無人可以否證，只好聽神會自由捏造。」今按袈裟傳法，已見於古本壇經，壇經決非「神會傑作」，上文已說過。胡先生謂「行由品等是神會用氣力撰著的，也許有幾分歷史根據。」但神會在六祖門下只是一「小僧」（胡先生考神會年歲均誤，詳後）。壇經明載由法海上座所集記，豈能無端說由神會「用氣力撰著」。當知「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功勛之大影響之深的」「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至少在他內心精神方面也應有幾條支撐他自己人格信心的規律，宗教精神，並非江湖撞騙，他將不能容許他自己因死人無對得證而信口胡說，自由捏造

。怎麼說「袈裟傳法說，完全是神會揑造出來的假歷史」呢？依據常識判斷，一定當日曹溪僧衆裏面，早有袈裟傳法故事的傳說了，因此神會遂得有此信心與勇氣，來鼓勵他做「北伐急先鋒」。他原先本在神秀門下三年之久，但他現在却北上申辨，說神秀「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又說：「我今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衆生知聞，豈惜生命。」胡先生說他是一種「大膽的挑戰」。我則說他是一種誠懇的爭辨。

到此更牽連到是否有弘忍傳法慧能的一問題上去。胡先生說「神秀與慧能，同敎過弘忍的弟子，當日旣無袈裟傳法的事，也沒有旁嫡的分別。」這又如何說呢？無論如何，慧能旣到過弘忍門下，弘忍是東山法門一代大師，不是一個平常俗僧，對此「嶺南獦獠」「不識字的盧行者」，至少亦應特具隻眼，有所賞識。因此在玄賾傳裏記載弘忍談話，豈把惠能列爲傳道十大弟子之列。我們現在若認玄賾傳話全部可靠，我們亦儘可設想，那位不識字的盧行者，以他那樣的富於革命性，在五祖門下，自然不能久居，一旦辭祖南旋，弘忍對此行者，自無可有一番惜別之情，自然可以送他一些紀念的信物和袈裟之類，（很可能此袈裟，還是道信傳下的一件紀念品），將來慧能在南方剃度，在曹溪寺開山，自然要時時提到這件袈裟，一面是他紀念老和尙，一面證明他「東山得法」一段因緣。當知慧能頓義雖則是南宗開山，新禪學之建立，但他自己說「我於弘忍和尙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眞如本性。」到底慧能是於弘忍言下悟入，又經弘忍印可認許，那袈裟卽是信物

，不容慧能不鄭重提及。但以後他門下僧衆，却漸漸將弘忍慧能一段故事莊嚴化，神秘化，而且傳奇化了，遂成爲壇經上所云云。慧能當時自然也說他自己「東山得法」，正如弘忍也說他傳法十大弟子中有韶州惠能。弘忍固沒有說東山淨法只慧能一人得，但慧能也沒有說這等話，此在古本壇經裏有極顯明的證據，壇經說：

「世人盡傳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荊府堂陽縣玉泉寺住，惠能大師於韶州城南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卽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卽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卽漸，見疾卽頓，法無漸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亦見明藏本頓漸第八，古本此下卽接敍神秀喚門人僧志誠去曹溪山一節，明藏本又深入吾師五祖又傳衣法云云，由此可以反證古本此節必爲神會南北宗定是非論以前之記載，並未經神會一派人所改動。）

此一段話明見在久視元年武則天詔請神秀到東京之前，那時神會尚未到曹溪，或已在神秀門下，直到神秀去東京，神會才南遊。可見神會未見惠能以前，曹溪僧衆已有後來壇經的集錄了。而神會初見慧能還只十四歲，所以王維說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這亦是壇經非神會僞作之一證。又可見雖則弘忍生前，自說有傳法十大弟子，但他死後二十年間，南能北秀對抗之勢已成，那時除却爲南京法主三帝法師的神秀以外，便只有嶺南慧能聲名勢力足以相敵。因此那時在神秀門下的，往往喜到慧能這裏來聽一個究竟，這正如南宋朱陸門人常通往來一般。壇經裏記載

的志誠卽是一例，神會亦在這個南能北秀頓漸分宗的風聲與形勢之下，自神秀赴京，卽轉來曹溪。當時神會心中對此南北頓漸問題，必特受刺激，甚感興趣，因此他後來忍不住要做北伐急先鋒，要在滑臺大雲寺開無遮大會，定南北宗旨。這是神會幼年早在他心中常常激動的問題，却不能說他晚年來忽然「自由揑造」「大膽挑戰」。

但在慧能生時，却並不與神秀自分宗派，故他說：「法本一宗，人有南北。」又說：「法無漸頓，人有利鈍。」可見他並不說「東山得法」只他一人，又決不說神秀「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據神會語錄，神秀被召入京，告門徒云：「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囑，佛法盡在彼處，汝等諸人如有不能自決了者，自彼決疑，必是不可思議，卽知佛法宗旨。」此番話未必不可信，正如朱晦翁說：「八字立脚，只有我與象山兩人也。」神會所以轉往曹溪，未必不是這番話的影響。可見當時南能北秀，雖則漸頓教法各自不同，在他們自己都沒有自分宗派，自別門戶。直到神秀死後，普寂義福諸人，漸漸接不上神秀的氣魄，而南方曹溪宗風却愈來愈盛，慧能的門徒未免要認爲只有他們能大師才是「東山法門」的唯一傳人，那件袈裟則是唯一信物，唯一表記。這樣的空氣早已扇揚到北方去，因此始有普寂同學僧廣濟在景龍三年到韶州去察看那傳法袈裟的故事。（今神會語錄並不是神會手筆，中間自然也有渲染，遂成廣濟夜偷袈裟，慧能說此袈裟在弘大師處三度被偷，在信大師處，一度被偷之故事，當知此非神會的普寂當面誣衊，信口

胡謅，自由造謠，而是壇經與語錄各各有經後人羼入處。）而神會則終於做了北伐急先鋒親到北方，公開地說：

「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爲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爲第七代，妄豎和尙爲第六代，所以不許。」

這裏我們便可看出，禪宗世系說，本來創自此宗普寂諸人，在此以前，南能北秀，一則說「法本一宗，人有南北」，一則說「東山佛法，盡在彼處，」大家推尊東山師傳，却沒有分誰嫡誰傍。只因神秀成了兩法主，三帝國師，而他門下普寂、義福、玄賾諸人，又繼續領衆受宮庭尊崇，由是遂推逆而上，造成他們的七葉世系。亦因此激起南方曹溪一派之不平。神會和尙滑臺大雲寺無遮大會定南北宗旨的軒然大波，竟把神秀第六代祖師資格，奪歸南宗，至於弘忍以上五代世系，則仍照北宗成說，並未牽動。神會的理論，便是所謂頓漸之別，神會的證據，便是那件傳法袈裟。著論頓漸，六祖本已說過「法無頓漸，人有利鈍。」又說「迷人漸修，悟人頓契」（此二語古本誤作「明卽漸勸，悟人頓修」），自識本性，自見本性，卽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古本此節多誤字，今從明藏本）。可見慧能並不爭頓漸是非，還是頓漸兼顧。至神會則意在爭傳統，便顧不得兩面，竟斥神秀「法門是漸」了。這又是壇經與語錄理論上不同處，若壇經是神會傑作，對頓漸理論便不如此持平。再說到傳法袈裟，慧能本只說他的頓義亦從「東山得法」，那件袈裟便是物證。但

到神會手裏，則轉成東山法門只有頓義，那件惟一的袈裟，便是東山嫡嗣惟一之信據。在理論上，頓教本爲利根人設，人又誰不願做利根人？正如後來陽明門下天泉橋證道，龍溪的四無論到底占了勝利，神會在當時也自然戰勝了普寂。在物證上，則慧能那件袈裟也確實是獨一無二的袈裟，因爲弘忍並未同樣贈一件袈裟與神秀或別人。因此普寂也無可辨難。以上所說，自然夾雜了許多猜想，然與其說壇經是神會傑作，傳法袈裟是神會自由捏造，似還不如上所云云「較近情理」。

關於袈裟傳法，還有一個小異同，據王維能禪師碑云：

忍大師臨終，遂密授出師祖袈裟，而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如此積十六歲。

今按三種碑文受神會之託而作，此處言袈裟傳法，便與壇經不同，而與神會顯宗記相符，此亦可證古本壇經行由品一部分並非「神會氣力撰著」，亦非出於神會一系。

又古本壇經有「韶州刺史韋璩立碑，至今供養」云云，而未說到王維碑文，王維碑文中有「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勑書勸諭，徵赴京師」云云，而古本壇經不載，此皆古本壇經早於王維碑文之證，亦即古本壇經不出神會及其一系之證。

胡先生書中對於慧能神會行事年歷考釋亦多誤，玆再略加比緝，以爲此文之佐助。

貞觀十二年（西元六三八）**慧能生**。

永徽二年（六五一）道信卒（年七十二）。

龍朔元年（六六一）慧能年二十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弘忍。宗密圓覺大疏鈔作二十二蓋字譌。又按是神秀亦在黃梅。據張說神秀碑文，神龍二年神秀卒，僧臘八十，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又云：「逮知天命之年，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法胤，不遠遐阻，翻飛謁詣，服勤六年，不捨晝夜。」今按若以神秀卒時年百歲計，則隋末時神秀年十三，顯慶元年年五十，至是適六年，大致相差不甚遠，疑神秀俗壽或尚不足百齡，而張說誤說之也。又按是年慧能卽南歸，神秀稍後不久當亦離去。

咸亨元年（六七〇）玄賾至雙峯山謁弘忍。按是時神秀、慧能俱已離去，據玄賾弘忍傳可知。

咸亨五年（六七四）弘忍卒，年七十四。宋僧傳作上元二年，蓋上元元年之譌，上元元年卽咸亨五年也。又按王維能禪師碑文，忍大師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云云，蓋誤據神會之說，其時慧能正避難四會懷集兩縣界，不在黃梅也。宋高僧傳亦謂咸亨中至黃梅俱誤。

儀鳳元年（六七六）慧能年三十九。値印宗，爲師說法。明藏本壇經云：惠能至曹溪，又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是也。

儀鳳二年（六七七），慧能年四十，至曹溪，按曹溪大師別傳（續藏經二編乙）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卽自此起算，明藏本壇經云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則自上年祝髮起算。又按張說大通禪師碑銘「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是神秀至玉泉，正與慧能曹溪開山略同時也。

久視元年（七〇〇）武后詔召神秀，神會南遷，謁慧能於曹溪。按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神會先事神秀三年，秀奉勅追入，神會遂往嶺南，謁慧能，時年十四。」又云：「神會卒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七十五，今計僅獲七十三，疑五乃誤字，景德傳燈錄作乾元元年卒，蓋據七十五之文移後兩年也。宋高僧傳作乾元元年卒，年九十三，蓋不足憑。又明藏本壇經云，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差一歲。

大足元年（七〇一）神秀至東京，今按宋之問爲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云：「玉泉寺僧道秀，年過九十，形彩日茂。」當以今年神秀年九十三四爲近是。

神龍二年（七〇六）神秀卒。按今年神秀當壽九十八九爲近是。

景龍二年（七〇八）玄賾勅召入京。

景龍三年（七〇九）廣濟到韶州偷傳法袈裟。按此事見神會語錄，未知信否。據宗密圓覺大疏鈔「神會旣謁慧能，嗣又北遊於西京受戒，景龍中，却歸曹溪。」則是時神會固在南方也。

先天二年（七一五）慧能卒，年七十六。按慧能卒在八月，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又按是年神

會年二十七，王維能禪師碑銘，謂其開道於中年，而壇經慧能臨卒，稱神會爲小僧，論其年事俱合。

開元七年（七一九）韋璩碑文被磨改別造。此據曹溪大師別傳謂北宗俗弟子武平一磨却自箸。又歷代法寶記亦云：「太常寺承韋璩造碑文，至開元七年被人磨改，別造碑文，近代報修，侍郎宋鼎撰碑文。」惟古本壇經則云：「韶州刺史韋璩立碑，至今供養。」可證敦煌本壇經當在開元七年以前成書，又未經此後神會一系改動也。

開元八年（七二〇）神會勅配南陽龍興寺，時年三十四歲。今按此數年內似曹溪佛法頗受此宗逼害，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有云：「能和尙滅度後，北宗衞教大行，因成頓門弘傳之障，曹溪傳授碑文，已被磨換，故二十年中，宗教沈隱。」又圓覺大疏鈔卷三下「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皆其證。未知神會勅配南陽，與此有關否。

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定南北宗旨，是年神會年四十八歲。

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義福卒。

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普寂卒。

天寶四年（七四五）兵部侍郞宋鼎請神會入東都。按是年神會五十九。歷代法寶記，曹溪碑文，韋璩之後有宋鼎續撰，當在此時。

天寶八年（七四九）神會在荷澤續定南北宗旨，時年六十三。

天寶十二年（七五三）御史盧奕劾奏神會，勅召赴京，尋勅黜弋陽，又移武當。按是年神會年六十七。宗密圓覺大疏鈔有云：「法信衣服，數被潛謀，傳授碑文兩遇磨換。」此指韋璩與宋鼎曹溪碑文也。宋鼎碑文磨換，當在此時。

天寶十三年（七五四）神會量移襄州又勅移荊州開元寺。按王維能禪碑銘，有云：「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應在此時。

至德二年（七五七）郭子儀收復南京，神會主洛陽度僧租潛事。時年七十二。

乾元元年（七五八）神會卒，年七十三。又按是年郭子儀請賜達摩謚號，蓋出神會生前主張。

又曹溪大師別傳云：「上元二年（此應爲乾元元年之譌）十二月，勅曹溪山六祖傳法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乾元二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道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傳法袈裟入內，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此事應亦由神會生前主之（或如景德傳燈錄神會卒在上元元年）。別傳又云：「六祖卒，衆請上足弟子行滔守所傳衣。經三十五年。」若自開元二年下迄至德二年應爲四十五年。越年卽勅召行滔與袈裟之年也，則行滔守此袈裟實歷四十七年矣。別傳係傳寫本，多有誤字，然正可見其非僞。

神會與壇經

——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印順

（一）

前年，中央日報副刊，曾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論。錢穆先生發表一篇有關六祖「壇經」思想的講稿。一位僑居日本的楊君，對錢稿有所批評，楊君引用胡適先生的話，以「壇經」為神會（部分為神會門下）所作。於是引起了論諍的熱潮，參加的人不少。我認為這個大問題，值得好好的研究一下。當時我「有參加討論，只有佩服法師居士們護法的熱忱。

胡適在巴黎、倫敦，發見了燉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在東京，知道了燉煌本「壇經」。他加以整理、比對，而論斷為：「燉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

之手筆。」（「神會和尙遺集」一）胡適的考據，是否可信呢？考據是治學的方法之一，對於歷史紀錄（或是實物）的確實性，是有特別價值的。然考據爲正確的方法，而考據的結論，却並不等於正確。我曾不止一次的表示過：考據與法律一樣：人與人間的糾紛解決，法律是可遵循的正當途徑。法律是尊嚴的，但法官考察人證、物證，引用法律所作的判決，不一定是公平的，可能是寃屈的。明知是寃屈或不公平的，但不能憑「天理良心」的理論來糾正，更不能咆哮公堂，或對法官作人身攻訐。因爲這不但不能平反寃屈，反而是觸犯刑法的。唯一可用的方法，是進行法律的申訴。對法官所採用的人證、物證，駁斥其誤解、曲解；提出更多有利於被告者的證據與理由，這才是平反寃獄，獲得公平判斷的最佳途徑。例如胡適所作的論斷，是應用考證的，有所依據的。我們不同意他的結論，但不能用禪理的如何高深，對中國文化如何貢獻（這等於在法官面前講天理良心），更不能作人身攻訐。唯一可以糾正胡適論斷的，是考據。檢查他引用的一切證據，有沒有誤解、曲解；更應從燉煌本「壇經」自身，舉出不是神會所作的充分證明。唯有這樣，才能將「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造的結論，根本推翻。否則，卽使大徹大悟，也於事無補。寫中國文化史、哲學史、佛教史的作家們（除了玄學家），還是會採取胡適的論斷（因爲他是經過考證來的）。所以，我雖不能同意胡適的論斷，但對部分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所用的方法，也覺得值得研究。

「壇經」代表六祖，還是代表神會的思想？這是個大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壇經」燉煌本，從禪宗發展的歷史中去認識、考證。神會是曹溪慧能的弟子，慧能是東山宏忍的門下，所以我擴大了視野：一方面，從東山門下——北宗、淨衆宗、宣什宗的禪風去觀察「壇經」（與神會）；從南宗、北宗、宣什宗、淨衆宗——東山門下，探求到東山宏忍、雙峯道信的禪風，再進一步的研究到達摩。一方面，從「壇經」來看曹溪門下——荷澤宗、保唐宗、洪州宗、石頭宗的禪風。因爲注意石頭，也就引起了牛頭宗的研究。這樣的觀察一番，得到了從達摩到曹溪禪的發展，以及禪入南方而引起的蛻變情況。一年來的研究，寫成一部「中國初期禪宗史」。對我來說，這是意外的，爲我從來不曾想要這樣做的。因爲，我不是達摩、曹溪兒孫，也素無揣摸公案，空談禪理的興趣。而我竟那樣做了，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

經過這樣的觀察，「壇經」及神會在禪宗中的意義，有了一番理解。我覺得應該寫一篇專文，對胡適禪宗史中那個重要問題——燉煌本「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論斷，作一番徹底的糾正，以免「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胡適的這一論斷，見於「荷澤大師神會傳」第六段「神會與六祖壇經」（現依據胡適紀念館單刊第三種「神會和尚遺集」，以下引文，簡稱「神會集」）。他以「明顯的證據」，「更無可疑的證據」，「最重要的證據」，而得出那樣的結論。現在

先對這些證據，一一的加以檢討。

（二）

先從「更無可疑的證據」說起。

韋處厚（死於八二八）爲道一（俗稱馬祖）門下大義禪師（死於八一八）作「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七一五）說：

「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眞，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

這幾句話，胡適論斷爲（神會集七六）：

「韋處厚明說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可見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

韋處厚所說的「壇經傳宗」，確實說明了燉煌「壇經」與神會門下的關係。但到底什麼是「竟成壇經傳宗」？如沒有明確的理解，論斷就難免錯誤！不幸的是，胡適從來就沒有弄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原文在壇經及傳宗旁邊，加上﹏﹏符號，這是以傳宗爲書名的，所以小注說：「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但出版後,他將「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九字塗抹了,另在原書八頁眉批說：

「祖宗傳記，似即是韋處厚說的壇經傳宗之傳宗。亦即是獨孤沛所說的師資血脈傳。適之。」

這樣，「傳宗」不是「顯宗記」，而有點像「祖宗傳記」了。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用紅筆將原書（七五）「傳宗」旁邊的號畫掉了。這樣，「傳宗」不是一部書名，那又是什麼呢？「竟成壇經傳宗」，一直沒有確定的了解，謎一般的在東猜西猜。根本沒有弄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怎麼就說：「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呢！

「竟成壇經傳宗」，到底是什麼意思？燉煌本「壇經」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解說，如：

「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法處、年月日、姓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承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我親授。」

「大師言：今日已得，遞相傳授，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燉煌本明確的說到：「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不稟承壇經，非我宗旨」；「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所以「壇經傳宗」，是一種制度，是在傳法的時候，傳付一卷「壇經」。壇

經不只是代表慧能的禪宗，又是師弟授受之間的「依約」——依據，信約。憑一卷「壇經」的傳授，證明爲「南宗弟子」。如沒有「壇經」爲憑信，即使他宣說「頓教法」，也不是「南宗弟子」。「壇經」是傳授南宗的「依約」，所以名爲「壇經傳宗」。

韋處厚的「大義禪師碑」，代表了道一門下的意見。依碑文說：神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對神會存有崇高的敬意。即使神會不是「獨」得慧能的正傳，也是能得大法的一人（會昌法難以前，洪州門下還不會譏毀神會）。但神會的「習徒」「迷眞」向俗，如「橘逾淮而變枳」一樣，「竟」然變「成」用「壇經」來作爲「傳宗」的依約。失去傳法——「默傳心印」的實質，而換來傳授「壇經」的形式。所以神會是「優」越的，神會的門下是低「劣」的。這是道一門下對神會門下的批評。神會門下應用「壇經」爲付法的依約（信物），所以在當時手寫秘本的「壇經」上，加上些法統、禀承、傳宗依約的文句。對「壇經」有所補充，但並不是造一部壇經。「壇經」的原本，改訂本，都早已存在了。

神會門下爲什麼要用「壇經」來作傳宗的依約？也可說有他的苦衷。起初，神會對抗神秀，以慧能爲六祖，當時最有力的一著，就是傳衣。如「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二八一——二八二，二八四——二八五）說：

「經今六代，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從上相傳，一一皆與達摩袈裟爲

信。其袈裟今見在韶州，更不與人。餘物相傳者，即是謬言。」

「法雖不在衣上，表代代相傳，以傳衣爲信，令弘法者得有禀承，學道者得知宗旨不錯謬故。」

神會以宏忍傳衣給慧能，證明慧能爲六祖。袈裟是「信衣」，是證明「得有禀承」，「定其宗旨」的。然而神會自己，慧能並沒有傳衣給他。神會沒有傳衣爲禀承，那怎能證明是代代相傳的正宗？四川的淨衆、保唐門下，看透了這一問題，所以提出了：神會沒有傳承慧能的正宗。如（七五五——撰）「曆代法寶記」（大正五一・一八五中——下）說：

「會和上云：若更有一人說，會終不敢說也。爲會和上不得袈裟。」

「遠法師問（神會）禪師：上代袈裟傳不？會答：傳。若不傳時，法有斷絕。又問：禪師得不？答：不在會處。」

「有西國人迦葉、賢者安樹提等二十餘人，向會和上說法處。問：上代信袈裟，和上得不？答：不在會處。」

神會在動亂中成功（天寶戰亂以前，神會還沒有開法）；沒有幾年，又在動亂中去世。到了神會門下，沒有信袈裟，那與神秀門下有什麼差別？而四川方面淨衆與保唐門下，正傳說信袈裟在四川，這應該是神會門下最感困擾的事了。在這種情形下，成立了「壇經傳宗」的制度。當時，

「壇經」是手寫秘本，從南方（曹溪方面）傳來。神會門下利用「壇經」的秘密傳授（原本是曹溪方面的傳授，與神會無關），在傳法時，附傳一卷「壇經」，「以此爲依約」。對外宣稱：六祖說，衣不再傳了。以後傳法，傳授一卷「壇經」以定宗旨。「壇經」代替了信袈裟，負起「得有禀承」，「定其宗旨」的作用。這就是「竟成壇經傳宗」。這是神會門下而不是神會，是在「壇經」中補充一些法統，禀承（惟有這小部分，與神會門下的思想相合），而不是造一部「壇經」。引用韋處厚「大義禪師碑」，以證明「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作，是完全的誤解了！

（三）

爲了證明「壇經」爲神會或神會門下所作，胡適首先擧出了「很明顯的證據」，他（神會集七五）說：

「上文（見原書九一—一二）已指出壇經最古本中，有『吾滅後二十餘年……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原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懸記，可爲此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在滑臺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這是最明顯的證據。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

燉煌本「壇經」，確有「神會小僧，能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的讚許話，暗示二十年後，神會定宗旨的預記。然以此為「很明顯的證據」，論斷燉煌本「壇經」為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是有問題的。問題在：「燉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

假定，燉煌本「壇經」，眞如胡適所說的「最古本」，那裏面既有懸記神會定宗旨，神會得道的話，也許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但依我們所知，燉煌本是現存「壇經」各本中的最古本，而不是「壇經」的最古本。從「壇經」成立到燉煌本，至少已是第二次的補充了。燉煌本「壇經」，可稱為「壇經傳宗」本，約成於七八〇——八〇〇年間，由神會門下，增補法統、稟承等部分而成。在「壇經傳宗」以前，南陽慧忠已見到南方宗旨的添糅本，如「景德傳燈錄」卷二八（大正五一·四三八上）說：

「吾（慧忠自稱）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

慧忠卒於大曆十年（七七五）。在他遊方時（應在七五〇頃），已經見到將「壇經」添糅鄙談的「南方宗旨」本。南方宗旨，在現存的燉煌本中，明顯的保存下來（南方宗旨，與神會所說不同），可見燉煌本是以「南方宗旨」本為底本，增補些法統、稟承而成。慧忠知道「南方宗旨」本是添糅本，可見慧忠在先已見過「壇經」原本。從「壇經」的「曹溪原本」，添糅而成「南方

宗旨」本；再由神會門下，增補爲「壇經傳宗」本。(說詳拙作「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 胡適認定的「壇經」最古本，其實至少已增補兩次了。

傳寫中的古代書籍，每每爲人增補（或者刪削），禪書也不例外。胡適作「陶宏景的眞誥考」(見「胡適文存」第四集)，考得「甄命授」第二卷，將「四十二章經」的一部分抄襲進去了。我們不能見到增補的「四十二章經」部分，論斷「眞誥」全部從佛經中來。這正如燉煌本「壇經」，有神會門下增補的「壇經傳宗」一部分，我們不能就此說「壇經」全部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所以胡適的「很明顯的證據」，犯了以少分而概全部的錯誤。錯誤的根源，在不知燉煌本「壇經」成立的過程，而誤認燉煌寫本爲「壇經」最古之本。

（四）

胡適的「重要的證據」，舉了五個例證，是：「定慧等」、「坐禪」、「闢當時的禪學」、「論金剛經」、「無念」。爲什麼最重要？原書（神會集七六——七七）說：

「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謂內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見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

「壇經」的部分文句，的確與「神會語錄」相近，這也難怪要看作「最重要的證據」了。在

沒有分別考察以前，先要說到：慧能是老師，神會是弟子，這是胡適所承認的。慧能自己沒有著作，由弟子們記集出來。神會當然是繼承慧能的，那末神會語錄中的語句，部分與「壇經」相同，為什麼不說神會採用慧能的成就，要倒過來說「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造呢？如說：神會沒有說明是老師所說，所以是他自己說的。但這種理由，至少在佛教著作中，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嘉祥吉藏的「三論玄義」開端（大正四五・一上）說：

「夫涌化無化，陶誘非一。考聖心以息患為主，統教意以通理為宗。但九十六街栖火宅為淨道，五百異部縈見網為泥洹。遂使鹿苑坵墟，鷲山荊棘，善逝以之流慟，薩埵所以大悲。」

前四句是吉藏的老師與皇朗「中論玄」的開端話。下面這幾句，是套用羅什弟子壽春僧導的話而略改數字。好像自己說的，其實是引用舊說。在佛書中，這種風氣極為普遍。有關神會的著作中（神會集二五〇——二五一，二二七——二二八），發見有：

「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敬禮初發心。初發已為天人師，勝出聲聞及緣覺，如是發心過三界，是故得名最無上。」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四重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前八句，見於「壇語」及「南宗定是非論」，一再引用，都沒有說明來處。其實這是引用

（北本）「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九的（大正一二・五九〇上）。次四句是懺悔偈，有「四重」、「五逆」、「七逆」、「十惡」、「障重」、「一切罪」——六偈。與神秀所傳「大乘無生方便門」的懺悔偈相同。「大乘無生方便門」僅「十惡罪」、「五逆罪」、「障重罪」——三偈（大正八五・一二七三中），這應該是東山門下的舊說（東山門下都是戒禪相結合的），神會引用而敷衍爲六偈，也沒有說明來源。有關神會的作品，大抵引用舊說而不加說明，好像自己說的一樣。所以以「神會語錄」所說，來證明「壇經」由此拼湊而成，就難免錯誤了！

再來分別考察。爲了說明的方便，先評第三例「闢當時的禪學」（神會集七九——八四）。胡適引「壇經」的批評：「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原誤爲一眞心座」，依明本改）不動，除妄不起心」；及「敎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比對「神會語錄」等，而論斷爲：

「可知此種禪，出自北宗門下的普寂。又可知此種駁議，不會出於慧能生時，乃是神會駁斥普寂的話。」

「慧能生時，不會有那樣嚴重的駁論。因爲慧能生時，普寂領衆不過幾年，他又是後輩，慧能怎會那樣用力批評？但若把壇經中這些話，看作神會駁普寂的話，一切困難都可以解釋了。」

普寂是慧能的後輩，慧能當然不會批評普寂的。然「壇經」所批評的，是普寂所創立的嗎？

如普寂有所禀承，在慧能生前，或者比慧能更早，這種「看心、看淨、不動、不起」的禪風已經存在，那爲什麼不可能是慧能的批評呢？胡適一口咬定，「壇經」所批評的是普寂，只是憑一部「神會語錄」，其實禪宗史的發展，是不能憑一部「神會語錄」而可以充分了解的。如「一行三昧」出於「文殊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梁曼陀羅仙所譯）。四祖道信在雙峯（六二〇——六五一），引用了「一行三昧」，與「楞伽經」的「諸佛心」相統一。智者在玉泉寺說「摩訶止觀」，早就以「一行三昧」爲常坐三昧。道信引用一行三昧，也是重於坐的，如杜朏（約七一三頃作）「傳法寶記」說：

「道信每勸諸門人曰：努力勤坐，坐爲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莫讀經，莫共人語。能如此者，久久堪用。」

從道信修學的荊州玄爽，也是長坐不臥的，如「續高僧傳」卷二〇（大正五〇・六〇〇上）說：

「往蘄州信禪師所，伏請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坐不臥，繫念在前。」

坐，原是禪的好方便，道信是重視一行三昧而常坐的。禪有常行的「般若三昧」，常坐的「一行三昧」，又行又坐的「方等三昧」，在行住坐臥一切生活中修的「覺意三昧」；坐只是學禪的一種形式而已。但一經道信提倡，門下翕然成風，終於東山門下，極大多數以爲禪非坐不可，

這就是慧能所要批評的。「不動不起」，就是迷執一行三昧法相的：「直言坐不動，除妄不起心」，這那裏是「出自北宗門下的普寂」！

什麼是「看心」、「看淨」？這也是淵源於道信，經五祖宏忍而大爲發展起來。如杜胐「傳法寶紀」說：

「自忍、如、大通之世，則法門大啓，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淨心。」

忍是宏忍，宏禪於六五二——六七五年。如是宏忍弟子潞州法如，宏禪於六八五——六八九年。大通是玉泉神秀，宏禪於六九〇——七〇六年。自宏忍以來，「念佛」、「淨心」——「看心」、「看淨」，成爲東山門下最一般的禪法。如傳爲宏忍所說的「修心要論」；傳爲神秀所制的「五方便」（第一「離念門」），都是這樣，這都是慧能生前的事。到了神秀弟子普寂、降魔藏手裏，精簡爲「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四句訣，這是見於「神會語錄」的。神會一再反對的，以四句訣爲主，但「壇經」却沒有批評這四句。慧能與法如、神秀同門，不可能批評普寂，難道不可以批評法如與神秀時代的禪風嗎？其實，東山門下「念佛」、「淨心」，流於形式的事相的禪風，北宗學者杜胐，也在慨歎批評了。如「傳法寶記」說：

「今之學者，將（「齊念佛，令淨心」）爲委巷之談，不知爲知，未得爲得。……悲夫！豈悟念性本空，焉有念處？淨性已寂，夫何淨心？念淨都亡，自然滿照。於戲！僧可有言

曰：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信矣。」

這位北宗學者，在慧能生前，就對當時的「淨心」方便，加以批評，慧能爲什麼不能批評呢？了解禪宗的當時史實，確信，「壇經」所批評的，是東山門下最一般的禪風（慧能也出於東山門下，但是深一層的禪）。神會繼承慧能，也就批評當時的禪學（所以部分與「壇經」相同），而主要是批評神秀門下普寂的禪學。慧能批評神秀（其實是東山門下的一般禪風），神會批評普寂，師資相承，與歷史是完全符合的。不知道黃梅（四祖、五祖）以來的一般禪風，但憑一部「神會語錄」，以「關當時的禪學」爲例，想證明「壇經」爲從「神會語錄」中抄出湊成，這怎麼成立呢！

再評第四例「論金剛經」。原書引「壇經」及「神會語錄」，以表明「論金剛經」部分，文義大同。神會是慧能弟子，繼承師說，可說是當然的事，然胡適却引用來證明「壇經」是出於神會的，這就不能不略加說明。「壇經」所說的，主體是「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並分別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淵源於道信（四祖）所傳的「文殊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壇經」說到「持金剛經一卷、卽得見性」，並多次說到，但這只是學當時佛教界，禪宗所通行的「般若經」，使人受持，而並非以「金剛般若波羅密」爲主體的。慧能以「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爲主，而勸人持「金剛經」；到神會就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爲主，並

把「摩訶般若」都改爲「金剛般若」了。如「壇經」說：

「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往無去無來，三世諸佛於中出。」

這四句，似乎是成語。慧能引用了，更一句句的分別解說。神會極力讚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造了一部「頓悟最上乘論」，編入「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二九七——三一一）。這部論引用「壇經」的四句，却改爲：

「金剛般若波羅蜜，最尊最勝最第一，無生無滅無去來，一切諸佛從中出。」

又如「頓悟最上乘論」，廣引「金剛般若」，「勝天王般若」，「小品般若」，而一切功德都歸於「金剛般若」，如引經說：

「是故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用一切珍寶造七寶塔，高於梵天，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這一段，顯然是引用「大品」或「小品」的帝釋問部分，並非「金剛經」，而神會又把「摩訶般若」改爲「金剛般若」了。慧能以「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爲主，而勸大家持誦易於奉持的「金剛經」。到神會，專提「金剛般若波羅蜜」，而把「摩訶般若」都改了。比對「壇經」與神會所說，只覺得由壇經而發展到神會，看不出從神會而到「壇經」的任何迹象。如眞的是由「神會語錄」，七拚八湊而成「壇經」，那爲什麽「壇經」保持古傳的「摩訶般若」，而不如神會那樣

的一切改爲「金剛般若」呢？

評第五例「無念」：「壇經」立「無念爲宗」，神會也立「無念爲宗」，正可見法門是有所承襲的。然關於「無念」，曹溪慧能的原義，可能近於神會，但燉煌本的「無念」，却是「近於南方宗旨」的，與神會說多少有點距離。神會說「無念」，略有兩個意義：一、稱悟證的境地爲無念（燉煌本也有此義）；二、以「不作意」爲無念。無念是不起心，沒有念的意思。神會大大應用了「不作意」一詞，這是「壇經」燉煌本所從來沒有的。燉煌本反對不念不思，如說：

「莫（若？）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斷卽死，別處受生。」

「若百物不思，當會念絕，卽是法縛，是名邊見。」

依燉煌本的見解：「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卽是離色身」（死了）。燉煌本肯定我們當前的一念（念念），念念不住，也就是本來是無住無著，解脫自在的。念是不可能沒有，沒有就是死了。這不是悟者的境地，是凡聖一如的。由於隨境而轉，念便住著了，不得解脫。只要「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爲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就得了。直指人類當前的一念，本來解脫，「無念」是肯定的，近於洪州門下的「觸類是道」。神會的「無念」，着重於「不作意」（否定的），不是有點貌合神離嗎？這樣，燉煌本的無念，與神會說的差別，被發現出來了。燉煌本（胡適也引用此文）說：

「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勞。眞如是念之體，念是眞如之用。」

燉煌本說「念是何物」？念是名詞，是問「念是什麽」？所以回答說：「念是眞如之用」。這就是說：念是自性所起的作用；是自性（或「本性」）的用，所以本來就是念念不住的。「神會語錄」所說不同，如說：

「問：无者无何法？念者念何法？答：无者无有云然，念者唯念眞如。……言其念者，眞如之用。眞如者，念之體。」

「神會語錄」的「念者念何法」？念是動詞，是問念的是什麽。所以回答說：「念者唯念眞如。」神會說無念，偏重於遮遣的「不作意」，不像燉煌本那樣，肯定當下的一念。這是禪者的偏重與派別問題。胡適依明藏本，爲敦煌本補上一句「念者念眞如本性」，也許合於慧能的原意，但與燉煌本的體例不合。慧能、神會，與燉煌本的「無念」說有關，這是不會錯的。說燉煌本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決定是不對的。胡適在幾個名字上看來都是差不多，但在我看來，內容的差別大著呢！

這樣，第二例「坐禪」，也可以解說明白了。燉煌本說：

「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爲坐。見本性不亂，爲禪。」

「神會語錄」是說：「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

燉煌本是肯定當前一念的，看作自性的作用，不可能沒有的。所以說「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爲坐」，是說「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神會但說「念不起」，還是「不作意」的意思。念是不可能沒有的，不可能不起的。但說「念不起」，依燉煌本來說，這句話是有語病的。

第一例「定慧等」：所引燉煌本及「神會語錄」，句義都是一致的，這應該怎樣解說呢？從上面以來，對胡適所列擧的證據，已一一的加以論證。「更無可疑的證據」——「竟成壇經傳宗」，是誤解了。不知「壇經傳宗」是一項付法制度，而誤解爲造一部「壇經」與「傳宗」。「很明顯的證據」，確是神會門下，爲了「壇經傳宗」而增補一部分。如就此而說「壇經」爲神會所造，就犯了以少分而概全體的謬誤！「最重要的證據」中，「闢當時的禪學」與「論金剛經」，證明了「壇經」所說在前而神會在後；「無念」與「坐禪」，證明了燉煌本的見解與神會不完全相同；剩下這最後的一則——「定慧等」，文句意義都相同，應該說神會繼承慧能的成就呢？還是說從「神會語錄」中七拼八湊出來的呢？我想胡適如健在人間，也不能不說是神會繼承慧能的了！總之，胡適所擧的種種證據，經審細的硏討，沒有一條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神會或神會門下造「壇經」的論斷，不能成立，不足採信！

（五）

現在還要進一步的，提出我的「最重要的證據」，來推翻胡適的主張。「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謂內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見的神會語錄完全不同」，足以證明壇經不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的。燉煌本「壇經」而與神會門下所說相合的，只是「壇經傳宗」的小部分而已。

一、有關慧能的：

1 慧能的隱遁與弘法年代：

如「壇經」(以下都是燉煌本)說：

「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

「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

五祖宏忍告訴慧能：「三年勿弘此法」，是說得法以後，回到南方，要過三年的隱遁，然後可以出來宏法。「三年」，與聖寺本作「五年」，這或是傳寫的錯誤。弘法的時間，是四十多年。「壇經」所說極簡，意義却很明白。這在「神會語錄」(石井光雄本)中，說慧能是二十二歲去黃梅得法的。沒有說到多少年不弘法，只是說：

「能禪師過嶺至韶州，居曹溪山，來往四十年。」

與「壇經」說不合，但距離還不太遠。在神會晚年，及神會門下的傳說，就與「壇經」完全不合

了。神會晚年，託王維撰「曹溪能禪師碑記」（全唐文卷三一七）說：

「宏忍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碑中有兩個傳說：一、臨終密授說：五祖宏忍將去世（六七五頃），將法付給慧能。後來神會門下別派——「曹溪大師別傳」，是以此說爲主的。二、十六年隱遁說：慧能得法以後，過了十六年的隱遁生活（與「壇經」的「三年」或「五年」說不合），才出家宏法，這是神會門下主流所採用的。這兩說，是矛盾而不能並存的；傳說在神會門下，而王維都記錄下來。不但這二說是自看矛盾的，無論那一說，都是與「壇經」「行化四十餘年」說不合。

2十弟子分化一方：

「壇經」曾這樣說：

「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爲一方頭。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

法海爲首（「壇經」的記集者）的十弟子，與別人不同，都是分化一方的首領，這就是傳法

。在中國禪宗的開展中，黃梅四祖以來，有兩種傳法說，互相對立。一、一代付一人的付法說，這是印度舊有的付法說。二、多頭分化，如認爲徹悟了的，就付法，給予分化的責任。「壇經」的十弟子說，是傳法，所以說「已後傳法」，不失本宗。但神會與法海的見解不同，神會是主張一代付囑一人的，如「神會集」（二八二——二八三、二八六）說：

「從上已來六代，一代只許一人，終無有二。」

「能禪師是的的相傳付囑人。已下門徒道俗近有數（此處應脫一字）餘人，無有一人敢濫開禪門。縱有一人得付囑者，至今未說。」

「能禪師已後，有傳授人否？答：有。又問：傳授者是誰？和上答：已後應自知。」

這是神會的一代付囑一人說。不但六代相傳，一代一人。六祖慧能以後，也是「一人得付囑」，這就是神會自己。所以法海等十弟子說，與神會及門下（門下以神會爲第七祖）的見解相反，這怎麼會是神會或門下所造呢！

3 六祖不傳衣：

宏忍傳慧能，是「傳頓法及衣」。在傳法以外，又傳一領祖衣爲憑信的：這是曹溪門下的一致傳說。到了慧能，衣却沒有再傳下去。不傳衣的理由，「壇經」是這樣說的：

「衣不合傳。汝不信，吾與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若據第一祖達摩頌意，卽不合傳衣

……頌曰：吾來大唐國，傳敎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據「壇經」說：從達摩傳到慧能，已經五代（達摩不計在內）——五葉了。從此禪法大興，果實纍纍，不再是一代一人的付囑，所以衣是不用傳了，這是達摩頌的懸記。這一解說，與傳法給法海等十弟子相合。所傳的不止一人，衣止一件，所以是不用傳了。然神會及神會門下，是一代一人制，慧能只付囑神會一人，那爲什麼不再傳衣呢？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續一四、二七七）說：

「能大師知其（指神會）純熟，遂默授密語（付法）。緣達摩懸記，六代之後，命如懸絲，遂不將法衣出山。」

據宗密「師資承襲圖」，這一解說是出於「祖宗傳記」的。然據賈餗（八二五撰）「楊州華林大悲禪師碑銘」（唐文粹卷六四）說：

「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秘之於師之塔廟，以息心競。傳衣由是遂絕。」

大悲禪師是神會弟子靈坦。據神會門下所傳，所以不再將衣傳下去，是爲了避免諍執。依賈餗碑，這還是神會的意思。神會門下所得的不傳衣的理由，與慧能付囑神會說相結合，與「壇經」的傳說不合。

4 韋璩爲慧能立碑：

「壇經」末了說到韋璩的立碑：

「韶州刺史韋璩立碑，至今供養。」

「壇經」末已說到法海傳同學道璨，道璨傳門人曹溪山悟眞。到了慧能再傳弟子，至少也是慧能去世後三十年頃，還只說到立碑，沒有說別的。神會及神會門下的傳說，就大爲不同了。如「神會語錄」（石井本）說：

「至開元七年，被人磨改，別造文報鐫。略述六代師資授受，及傳袈裟所由，其碑今在曹溪。」

「神會語錄」以韋璩爲「殿中丞」，不是刺史。「語錄」只說碑文被人磨改，將六代的傳授，傳袈裟等事除去。雖說「別造文報鐫」，而碑還是韋璩的碑，還是立在曹溪。這是神會所傳的早期傳說，大概因爲韋璩碑文，沒有說到六代相傳及傳袈裟的話，所以說是被人磨改了。但到了神會晚年改定的「南宗定是非論」，說得更不同了，如（神會集二八九）說：

「盛續（依「圓覺經疏鈔」，這是「傳授」二字）碑文，經磨兩遍。又使門徒武一平等，磨却韶州大德碑銘，別造文報，鐫向能禪師碑。（別）立秀禪師爲第六代，××××及傳袈裟所由。」

這不但說磨改，而且是「經磨兩遍」。不但除去六代相承，還別立神秀爲第六代。神會下別系的（七八一作）「曹溪別傳」，也說到磨碑，韋璩的官職是「太常寺丞」。從韋璩官職的傳說不同，磨碑說的不同，可論斷「壇經」不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的。

二、有關神會的：

1 神會的原籍：

「壇經」說：

「神會，南陽人也。」

神會於開元八年（七二〇），奉勅配住南陽的龍興寺，被尊稱爲「南陽和上」。其實，神會（門下一致的傳說）是襄州（今湖北襄陽縣）人。「壇經」的集成者，不知神會的原藉，因長住南陽而就說是南陽人。這最足以證明「壇經」不是神會及神會門下所造的了。

2 神會參見慧能的問答：

「壇經」記當時的問答是：

「問：『和尚坐禪，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杖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

。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更不言。」

這一段問答，對神會來說，沒有暗示神會的偉大，也沒有蓄意的譏諷，只是禪師平實接人的一則範例。神會是聰明人，可是不去「自知自見」，却向外作弄聰明，要問慧能禪心見還是不見。杖打三下，正要他向自己身心去自知自覺。所以慧能責備他：「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慧能見否？……何不自修，問我見否？」神會這才向慧能禮謝，死心塌地在曹溪修學。

神會門下的傳說，與「壇經」不同，如「曹溪別傳」說：

「慧能開示：『我有法，無名無字……無頭無尾，無內無外……此是何物？』神會答：『此佛性之本源。……是諸佛之本性。』慧能打了神會幾下。到夜間，問神會：『吾打汝，佛性受否？』神會答：『佛性不受。……雖不受，豈同木石？雖痛，心性不受。』」

慧能讚許他，就付了法。

神會門下主流的傳說，又不同，如「中華禪門師資承襲圖」，引「祖宗傳記」說：

「和尚問：『善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神會）答：『將來。』問：『若有本，卽合識主。』答：『神會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大師云：『遮沙彌爭敢取次語！』遂以杖亂打。師於杖下思惟，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

「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也說：「因答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原誤作「性」），杖試諸難，夜喚審問，兩心旣契，師資道合。」宗密所傳的問答，「無住傳本，見卽是主」，爲神會所傳禪法的特色。這是將神會禪學的要義，作爲初相見時的問答了。這種問答，都表示了神會的偉大，利根頓悟。「曹溪別傳」與「祖宗傳記」，都說神會受到六祖的讚許，成爲曹溪門下的密受正法者。這裏面，慧能打神會幾下，是共同的，而神會門下的表示神會的利根頓悟，是「壇經」所沒有的。如「壇經」而是神會門下所作，那神會初見六祖的問答，是不會如「壇經」那樣的平實了！

三、有關禪法內容的

論到禪法的內容，論證是不大容易的，這裏從容易了解的說。如「無念」，「壇經」重於念是自性所起的作用：神會重於「不作意」的無念。壇經以「摩訶般若」爲主，而神會一律改爲「金剛般若」。這兩點，已如上面所說。現在就胡適自己所知道的，略加評論。「神會集」（八九）說：

「大概壇經中幾個重要部分，如明藏本的『行由』品，『懺悔』品，是神會用氣力撰著的，也許是有幾分的歷史的根據的；尤其是懺悔品，神會語錄裏沒有這樣有力動人的說法，

也許眞是慧能在時的記載。此外，如『般若』、『疑問』、『定慧』、『坐禪』諸品，都是七拚八湊的文字，大致是神會雜採他的語錄湊成的。付囑品的一部分大概也是神會原本所有。其餘大概是後人增加的了。」

爲什麼知道「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造？主要是因爲「般若」、「坐禪」等品，部分與神會語錄有近似的文句。那末，懺悔品——見自性（三身）佛，自性懺悔，自性歸依等，就是「受無相戒」部分，不但「神會語錄」裏沒有這樣有力動人的說法，而是在現存有關神會的作品中，幾乎沒有這一類思想。神會在「壇語」中所說的戒，是一般的「齋戒」；懺悔偈與北宗相同。「語錄」中部分的文句相近，被作爲從「語錄」中七拚八湊所成。而「語錄」中沒有這類思想，沒有這種有力的文字，那胡適憑什麼證據，不說這與神會無關，而說這是神會用氣力寫成的？到這裏，胡適的考據法——「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的信條，顯然已拋到九霄雲外，滑進了愛這麼說就這麼說的境界。而且，既覺到「也許是有幾分歷史根據的，也許眞是慧能在時的記載」，爲什麼還要說沒有根據的話，一定要說是神會用氣力撰著的呢？

胡適所列舉的證據，早已一一證明其誤解。而從「壇經」自身——有關慧能與神會的事迹，與神會及神會門下的傳說不合。所以，問題可以總結的宣告：

一、「壇經」決非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

二、神會門下補充了一部分——壇經傳宗。

（六）

胡適爲了中國哲學史，接觸到中國禪宗史。在巴黎、倫敦，發見了有關神會的作品，比對敦煌本「壇經」，而作出神會造「壇經」的結論。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神會集七三——七四）這不能說不是實話！憑他的努力，神會北上努力於南宗的事蹟，被發掘出來，這不能不說是難得的！尤其是有關神會的作品，他一再搜求，校正發表，對禪學及禪宗史的研究，給以參考的方便。考據，原不是以絕對的姿態來表示自己，任何大學者，也可能有錯誤的。在研究的立場，卽使是錯誤的，能引出問題，或搜集資料，對後來的研究者，也還是有所幫助的。所以，我並不以胡適論斷的錯誤而輕視，覺得在禪宗史的某一環節上，胡適是有了良好的貢獻！

他的論斷錯誤，是不幸的。一個主觀的因素，引他踏上錯誤的歧途。他在海外發現有關神會的作品，如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一樣的使他狂喜。他在「荷澤大師神會遺集」的「自序」中說：

「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裏，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還保存二萬字之多，到今日

海外歸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僞史，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

他是怎樣的歡喜！他不是佛教徒（還是十足的非宗教者），但就是這點古籍重光的收穫，使他欣慰。使他佩服神會精神的偉大，不滿神會的功績被埋沒，而立意要爲他表揚一下。對於神會，他是多少有點感情了。然而，他雖然找到了有關神會的作品，（民國十九年前）還沒有見到東山門下與雙峯的禪書，對南嶽、青原門下，也沒有認眞的去認識一下。這樣孤立的、片面的研究，使他過高的估計了神會。神會在他的心目中，越來越大，再也沒有記得禪宗裏還有別人，使他落入神會造「壇經」的歧途（大有非神會就沒有人會寫的樣子）。他的：「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毁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這種革命時期的宣傳標語，與實際距離太遠。而「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更是吹得離了譜。我想，假定神會讀到他的文章，也會表現得哭笑不得的！

我讀胡適有關禪宗史的文章，有一點難以理解，就是他筆下的刻薄，有時刻薄得出乎常情。例如說到天寶安祿山兵起，他說：「當日備受恩寵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神會集六八）後來又在上眉批，加上一筆：「也許靠攏了。」這是用心刻薄的流露，與考據無關。他不是說和尚「揑

造」，就說「作僞」。在古代，禪宗在傳說中，傳說是有流動性的。附會與作僞，都不能說沒有。然作僞與附會不同；附會與傳說的變化不同。沒有確實的證明，是不宜籠統的，任意的看作揑造與作僞的。我總覺得，胡適的心是有問題的。最近，讀到他給浩徐先生的信（「胡適文存」第三集一二五——一二六），才恍然明白。他在信上說：

「浩徐先生……我自己自信，雖然不能殺菌，却頗能捉妖、打鬼。這回到巴黎、倫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據款結案的證據，可以把達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給打出來。據款結案，就是打鬼。打出原形，就是捉妖。這是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這是整理國故的好結果。」

整理國故（中國固有文化），研究禪宗史，原來只是爲了捉妖、打鬼。對禪宗史來說，只是想到禪宗史捉蝨子，找縫罅，以發現揑造與作僞爲目的。這是什麼治學態度！存着這樣的心理，考據也好，歷史學也好，都如戴凹凸鏡，非弄得滿眼都是凹凸歪曲不可。這也難怪胡適禪宗史的離奇，以及到處流露惡意了。古書中有老妖、老鬼會嚇人，我也相信是有的。但近代人的作品，不也一樣是妖鬼亂竄？不也會嚇人而使人盲從嗎？讓我順手列擧幾則出來：

胡適於四十一年九月，寫了一篇「六祖壇經原作檀經考」（「胡適手稿」第七集九一——一〇〇）。考據了一回，抄了幾段經文，認爲「檀經」是「以淸淨心爲人演說名爲法施」的意思。文中說：

「那位不懂得檀經原意的和尚，妄改作土的壇。」到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他又批着：「後來我看了神會壇經的兩個敦煌本，我也不堅持壇經的說法了。」話說得那麼輕鬆，橫豎那位不懂得檀經原意的和尚，駡已被駡完了。

四十九年一月六日夜，胡適寫了一篇「能禪師與韶州廣果寺」（「胡適手稿」第七集一〇三——一一〇）。引唐宋之問「自衡陽至韶州謁能禪師」，及「韶州廣界（果）寺」詩，日本從唐國取去的「大唐韶州廣果寺悟佛知見能禪師之碑文」，「舊唐書」「方伎傳」：「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這些證據，只能證明慧能住過廣果寺，而胡適一心要打鬼、捉妖，竟否定佛教所傳的大梵寺、法興寺、寶林寺，都是僞造的。他說：

「這些和尚們，作僞書是用不着考據的。揑造地名、寺名、人名，豈不更方便、更省事嗎？」

胡適的「考據」多嚇人！我同意，古代的和尚，是不像胡適那樣考據的，他們是自身的經驗，聽人的傳說。慧能住在廣果寺，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的韶州，只有一個廣果寺嗎？慧能一生只住在廣果寺嗎？我敢斷定：胡適也是用不着考據的。別的我不知道，寶林寺是慧能住過的地方。寶林寺是古名，中宗初改爲中興寺；神龍三年（七〇七），下勅要當地爲慧能修造寺院，並賜額「法泉寺」。這是傳說極爲紛亂的「曹溪別傳」的傳說。傳說雖然紛亂，而慧能住寶林寺也

就是法泉寺，却非常確實。現存「唐大和尚東征傳」，是鑒眞東渡日本的行程實錄。如「傳」（大正五一、九九二下）說：

「乘江七百里，至韶州禪居寺，留住三日。韶州官人又迎引入法泉寺，乃是則天爲慧能禪師造也，禪師影像今見在。後移住開元寺。……是歲天寶九載也。……後遊靈鷲寺，廣果寺，登壇受戒。至貞昌縣，過大庾嶺。」

天寶九年（七五〇）鑒眞在韶州遊歷的寺院中，法泉寺是則天爲慧能造的，與「別傳」所說相合。法泉寺以外，別有廣果寺，可見慧能的住處，是不止一處的（舊傳有十三處）。和尚的寺院多，書也不少。見到少分，就武斷的抹煞一切，就考據而論，已經是偏激、武斷，何況還大罵和尚不要考據，揑造、作僞。當時韶州有多少寺院，慧能住過幾處寺院，胡適又何嘗考證過！考據而心裏有鬼，與法官問案而胸有成見一樣，是難得公平正確的。

我以爲，歷史的考據，是爲了明瞭事實的眞相。文獻既不一定充分，而誰也不能遍讀一切書。所以在考據論斷時，先要不預存成見（心裏沒有鬼），客觀的，平實的表示自己的意見。誰能保證自己不會錯呢！無論是對古人，對現代人，落筆不要過分的肆無忌憚，大吹大罵，說話要爲自己留點餘地才得！

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

陳寅恪

神秀、慧能傳法偈，壇經諸本及傳燈錄等書所載，其字句雖間有歧異之處，而意旨則皆相符會。玆依敦煌本壇經之文，分析說明之。

神秀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身爲明鏡臺。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敦煌本壇經偈文較通行本卽後來所修改者語句拙質，意義重複，尙略存原始形式。至惠能第二偈中「心」「身」二字應須互易，當是傳寫之誤。諸如此類，皆顯而易見，不待贅言。玆所欲

討論者，卽古今讀此傳法偈者衆矣，似皆未甚注意二事：

（一）此偈之譬喩不適當。

（二）此偈之意義未完備。

請分別言之於下：

（一）

何謂譬喩不適當？考印度禪學，其觀身之法，往往比人身於芭蕉等易於解剖之植物，以說明陰蘊俱空，肉體可厭之意。此類敎義爲佛藏中所習見者，無取博徵。請引一二佛典原文，以見其例：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二十四「善達品」第七十九云：

行如芭蕉葉，除去不得堅實。

又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百七十二第二分「善達品」第七十七之二（卽前經同本異譯。）云：

如實知如芭蕉樹，葉葉析除，實不可得。

又鳩摩羅什等譯禪秘要法經中云：

先自觀身，使皮皮相裹，猶如芭蕉，然後安心。

又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秘要經云：

次觀厚皮九十九重，猶如芭蕉。（中略。）次復觀肉，亦九十九重，如芭蕉葉。中間有蟲，細於秋毫。蟲各四頭四口九十九尾。次當觀骨，見骨皎白，如白瑠璃。九十八重，四百四脈入其骨間，流注上下，猶如芭蕉。

據此，可知天竺禪學觀身取譬之例。至於傳法偈中所謂菩提樹者，乃一樹之專稱，釋迦牟尼曾坐其下，而成正覺者。依佛陀耶舍共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一第一分初大本緣經所載，先後七佛自毗婆尸至釋迦牟尼，皆坐於一定之樹下，成最正覺。其關於釋迦牟尼之文句，玆迻錄於下：

我今如來至眞坐鉢多樹下，成最正覺。佛時頌曰：

我今釋迦文。坐於鉢多樹。

玄奘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上云：

金剛坐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

據此，可知菩提樹爲永久堅牢之寶樹，決不能取以比譬變滅無常之肉身，致反乎重心神而輕肉體之教義。此所謂譬喻不適當者也。

(二)

何謂意義未完備？細繹偈文，其意在身心對舉。言身則如樹，分析皆空。心則如鏡，光明普照。今偈文關於心之一方面，既已將譬喻及其本體作用敘說詳盡，詞顯而意該。身之一方面，僅言及譬喻。無論其取譬不倫，即使比擬適當，亦缺少繼續之下文，是僅得文意之一半。此所謂意義不完備者也。

然則此偈文義何以致如是之乖舛及不具足乎？應之曰：此蓋襲用前人之舊文，集合爲一偈，而作者藝術未精，空疏不學，遂令傳心之語，成爲半通之文。請略考禪家故事，以資說明。

此偈中關於心之部分，其比喻及其體用之說明，佛藏之文相與類似者不少。茲僅舉其直接關繫此偈者一事，即神秀弟子淨覺所著楞伽師資記中宋朝三藏求那跋陀之「安心法」。其原文云：

亦如磨鏡。鏡上面塵落盡，心自明淨。

案：此即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二敘禪宗之息妄修心宗，所謂

故須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如鏡昏塵，須時時拂拭，塵盡明現，即無所不照。

者是也。凡教義之傳播衍繹，必有其漸次變易之蹟象，故可依據之，以推測其淵源之所從出，及

其成立之所以然。考續高僧傳卷二十五習禪六曇倫傳（江北刻經處本。）云：

釋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誡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中略。）異時（端禪師）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一一重重剝卻，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本來無葱，何所剝也。」

據續高僧傳，曇倫卒於武德末年，年八十餘。則其生年必在魏末世。故以時代先後論，神秀、慧能之偈必從此脫胎，可無疑義。芭蕉爲南方繁茂之植物，而北地不恆見。端禪師因易以北地日常服食之葱，可謂能近取譬者也。若復易以「冷夏不凋，光鮮無變」之菩提寶樹，則比於不倫，失其本旨矣。蓋曇倫學禪故事，原謂本來無葱，故無可剝。本來無心，故無可繫。身心並學，比擬既切，語意亦完。今神秀、慧能之偈僅得關於心者之一半。其關於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然古今傳誦，以爲絕妙好詞，更無有疑之者，豈不異哉！予因分析偈文內容，證以禪門舊載，爲之說明。使參究禪那之人得知今日所傳唐世曹溪頓派，匪獨其教義宗風溯源於先代，卽文詞故實亦莫不掇拾前脩之緒餘，而此半通半不通之偈文是其一例也。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四。

[illegible]

[illegible]兼[illegible]

[illegible]

壇經之筆受者問題

羅香林

一、六祖法寶壇經爲禪宗重要經典，自來言禪宗南派思想者皆首於此書求之。吾人不言唐代哲學思想則已，欲言唐代哲學思想，則不能不於此書作一相當研究。惟壇經之筆受者問題，又爲研究該書或禪宗史乘所不宜忽視者。玆就壇經之筆受者問題，作一簡單考述。

按壇經雖非六祖盧慧能所自作，然自來皆謂蓋六祖所說之法也。慧能自謂不識文字，生平當無著作可言，今所見壇經，大率皆署名法海記述，法海爲廣東韶州曲江人，六祖入室弟子，其曾記錄壇經，自來鮮人懷疑，惟數年前胡適之先生作荷澤大師神會傳，則謂「後世所奉爲禪宗唯一經典的六祖壇經，便是神會作的」。此與壇經之筆受者問題及慧能教義之傳授問題關係甚鉅，不可不究其虛實。

二、胡先生神會傳云：「……壇經最古本中有『吾滅後廿餘年……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敎是非，豎立宗旨』的懸記，可爲此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在滑

台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這是最明顯的證據，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又云：「韋處厚（死于八二八）作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有一段很重要的史料，『在高祖時有道信叶昌運……在高宗時有慧能筌目指。自脉散絲分，或遁秦，或居洛，或之吳，或在楚。秦者秀也，以方便顯。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眞，橘柘變體，竟成檀經傳宗，優劣詳矣。……楚者道一，以大乘攝，大師其黨也。……韋處厚明說檀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可見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但究竟檀經是否神會本人所作呢？我說，是的，至少壇經的重要部分是神會作的。……因爲壇經中確有很精到的部分，不是門下小師所能造作的。我信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謂『內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

胡先生於上述二段要語下更擧「定慧等」，「坐禪」，「闢當時的禪學」，「論金剛經」，及「無念」等五例，以實其論。其說誠爲一時創見，然吾細考敦煌新出現唐寫本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卷端明署「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而開卷二三行，即言法海與六祖關係，文云：「慧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據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

士餘人，同諸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卷末亦云：大師言：『今日以後，迎相傳授，須有依約，莫作宗旨。』法海又曰：『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今後代人，如何學佛？』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象生，即能見如來……』，『法海願代代流傳，世世不絕』……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漈，道漈無常，付呪人悟眞，悟眞在嶺南曹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

是敦煌新發現舊寫本大梵寺施法壇經，固法海所記集也。

按此舊寫本壇經，其編次與內容，均與明以後餘本違異，其和神秀傳法偈第三句作「佛性常清淨」，偈下接云：「又偈曰：心是菩提樹，身爲明鏡臺，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類此之點，不一而足。其最足令人注意者，爲卷末所述禪宗傳法世次，文云：「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維，即知大師不久生世，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善位座，吾今共與等別。』法海聞言：『此頓敎法傳授，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佛釋迦牟尼佛第七，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優婆毱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難提第十四，佛陀密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毗羅長者第十九，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羅睺羅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僧迦那舍第二十四，鳩摩羅馱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六，婆修盤多第二十七，摩拏羅第二十八，鶴勒那

第二十九，師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優婆崛第三十二，僧迦羅第三十三，婆須密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國第三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唐國僧慧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宏忍第三十九，慧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四十。』」

此於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下所記二十八代說頗有差異，於今本壇經出入尤多，其勉強比湊之迹亦較今本爲顯露，蓋卽未經宗密契嵩等改竄之古本也。觀此本卷末，附識「法海付同學道漈，道漈付門人悟眞，悟眞現今傳授此法」。是唐宗密以前，嶺南流傳本壇經，固咸認爲法海記集也。法海事蹟，諸書皆不甚詳，傳燈錄五，五燈會元二，指月錄四，皆僅錄今本壇經機緣品一則備數，全唐文卷九百十五法海文小傳則謂「法海字文允，俗姓張氏，丹陽人，一云曲江人，出家鶴林寺，爲六祖弟子，天寶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席」。按法海爲廣東韶關人，諸書無異說，此云，丹陽人，當誤引另一法海入傳。考贊寧宋高僧傳卷六義解三，有唐吳興法海傳，當卽全唐文小傳所本，其云曲江人爲六祖弟子句，爲編者所加，從此傳所云天寶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席一點觀之，其人似爲律宗中人，當與韶州法海無涉。韶州法海名位不顯，其門下亦無甚高僧，脫非彼曾記集慧能說法言論，吾意禪宗中人必不妄以彼名附益。觀敦煌發現本檀經，及今本檀經，均稱法海爲上座，知其人實頗具辭辯，其曾記集慧能言行，竊謂無可疑也。

三、而胡先生神會傳所辯證各點，亦似有須省察者；韋處厚大義禪師碑雖有「竟成壇經傳宗」

之語，然細審韋氏文句，本自可疑，慧能謁宏忍雖在高宗咸亨二年，然其成名實在武后稱制以後，神秀晚年，雖嘗奉召入京，然未幾卽之洛陽天宮寺，今韋碑一則曰「高宗時有慧能筌月指」，一則曰「秦者曰秀」，其未嘗深勘史實，而但據傳說入文，顯而易見，其所述事端未足深據；而所謂「竟成壇經傳宗」者，覈其文義，又似爲「習徒迷眞，橘枳變體」之結果，換言之，苟習徒不迷眞，不變體，卽無壇經傳宗之「竟成」，「壇經傳宗」，已爲「變」，爲「迷」，則韋氏心目中不變不迷者，其未作壇經尋可知矣。此可省察者一。宗密爲神會四傳弟子，亦爲荷澤門中唯一高僧，於神會事蹟頗有纘述，平生重舊典，喜著述，苟神會會結撰壇經，宗密必能知之，亦必能道之，乃今考宗密著述，從未提及神會撰壇經事，是宗密以前，尙無神會竟成壇經之傳說，亦可知也，此可省察者二。秀會語錄，雖與敦煌發現本壇經多相同者，然此僅足證明二者有轉錄關係，必不能卽斷定壇經確爲神會所作；蓋非神會作品，神會亦得受其影響，取資參考，爲撰語錄，吾人固可疑青原南嶽篡取神會壇經，然未嘗不可疑神會語錄或亦曾模仿法海本壇經也。此可省察者三，且此亦非余之私言，前人亦有作是類想者，明釋眞一刪訂壇經，附辨謬僞云：「神會雖智解聰慧，而法海志誠等皆大弟子，………但見祖師欲離世間，悲泣雨淚………獨神會情不動，亦無涕泣，祖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祖師亦未必便將此語定弟子高下，如釋迦佛滅度時，舍利佛等諸大弟，皆號泣流淚，豈舍利佛亦劣下耶？余疑此語爲圭峯門人所增益者。」

此雖純屬主觀之論，無足提示荷澤中人亦可改竄別系中人著作也，吾意壇經爲記集慧能言行之叢錄，記錄或不一其人，多寡或不一其字，法海記集固無可疑，法海以外當亦另有記錄也。傳燈錄慧能傳所述壇經，卽未言及撰人，文云：「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受無相心地戒，門人記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又同書卷二十八南陽慧忠國師語云：「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

按慧忠爲慧能弟子，受心印後，居南陽白崖山，肅宗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召居京師待以師禮，大歷十二年（西元七七七）卒，諡大證禪師。慧忠至京師前一年（卽上元元年），神會於洛陽寂滅，二人在北，雖未嘗面値，然時代至近，觀慧忠所論，則神會在日，所謂壇經也者，已經人改換矣，內容多寡不一，當無待論，神會會錄壇經之說，胡先生固以言之成理，然不能因此遂謂原無法海本也。唐本壇經之不一其類，意亦如儒門論語之有魯論齊論乎！

四、今世通行本壇經爲法海所記錄，因是無可疑者。神會曾否另爲記錄壇經，今日仍未能作最後判定，惟神會爲禪宗南派之宏法大師，亦爲無可疑者。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理國張勝溫繪「梵畫長卷」，其所繪釋迦佛會右側，爲十六阿羅漢，左側自迦葉阿難二尊者以下，爲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次爲神會，又次爲和尚張惟中。以神會繼慧能，可知其心目中，以

神會爲第七祖矣。按禪宗南派，經神會傳入中原後，五代至宋，又自四川等地而盛行於大理一帶，張惟中和尙，殆卽其中宏法之最得力者，救張勝溫梵畫直以惟中列於神會之次。惟中事蹟，世罕知者，惟宋文與可（同），丹淵集卷二十二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曾略述其宏法關係。某文云：「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曰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歲，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曆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囊中，得八萬錢，諉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爲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拔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爲是功德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元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元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祕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閣芳洲亭書。」

張惟中和尙，雖與壇經之筆受無涉，然與禪宗南派在四川雲南等地之發展有關，且爲神會等與壇經之關係，故並及之。

西夏語譯的六祖壇經

川上天山 著
依 觀 譯

(一)

關於六祖壇經的各種異本，學者間常有所論證，但對於六祖壇經的西夏語譯，一般人却不大重視。當然，現存的西夏譯本並不是壇經的全譯；事實上，現存的僅僅是五片殘闕不全的斷片而已——相當於現行流布本（依明藏本所刊行者）的「行由第一」、「般若第二」與「疑問第三」。然而，不論如何，曾經有過經文首尾完整的西夏文壇經，是很顯然的。

西夏譯壇經出土於內蒙古的居延（Khara khoto）（註一）。原本為羅福成先生所藏，無法窺見，但羅先生曾將此經重譯回漢文，而發表在北平圖書館館刊的西夏文專號中。

羅先生在後記中曾說：

「朱印在帋縫間與尋常所見西夏官印無異」

由這一句話，可知本經與其他經典一樣，是在朝廷護持之下所譯出的。（註二）

在翻譯的年代方面，由於在西夏譯壇經第一葉背面的公文末署有：

「天賜禮盛國慶二年二月日」

第四葉、第五葉的背面也都有：

「天賜禮盛國慶二年六月日」

因此，其譯出年代應是在西夏惠宗李秉常即位後第四年（1071A.D.），相當於北宋熙寧四年。西夏，是一個信仰非常篤切的佛教國，在毅宗諒祚（惠宗的前代）的時代，曾三度向宋朝乞請藏經，而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三年（壇經夏譯的翌年），又有：

「十二月遣使如宋進馬贖大藏經」（宋史夏國傳、西夏記事本末）

以及仁宗時（惠宗的下一代），幾乎譯出了現存西夏譯大藏經的大部分。從以上種種史例看來，這一時期，西夏輸入或翻譯佛典的風氣是非常興盛的。

其次，由於夏譯壇經背面的公文中，屢屢有「瓜州」二字，因此，此經的翻譯地點應是在瓜州附近。此「瓜州」一地，即今之敦煌，原是回鶻的故地。宋景祐年初，此地隸屬西夏，所以，本經是在敦煌被譯成西夏語的。

附註

註一：居延（Khara-khoto），在蒙古語中，意為黑城。位於北緯四十一度，東經百一度。即阿拉善旗定遠營西北三百六十哩，額濟納河（Etsin Gol黑水）的下游迭爾達的東端。是西夏故地。

註二：參閱龍谷大學論叢第二八七號石濱教授「西夏語大藏經考」。

(二)

茲將羅福成先生的壇經重譯本與鈴木大拙博士的校訂活字版敦煌本（昭和九年森江書店發行），依次對照如次：

第一葉

夏譯壇經重譯	敦煌本鈴木版 （五頁九行—六頁三行）
偈曰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塵拭　塵惹使勿着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上座神秀此偈書了歸房中入別人未見五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
第大師明出時盧供奉呼喚到來南廊間壁　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相
繪圖相畫欲五祖大師此偈見（以下殘闕　。五祖忽見此偈。
）其一（行由第一）

由於羅先生是從西夏文再譯回漢文的，因此，兩者文字多少有些出入，但文意大抵相符。羅先生之所以在後記中說：

「文亦與藏本繁簡不同、錯亂顛倒」

是因為根據譯文末尾①所附記的（行由第一），顯然無法與明藏現行本、敦煌本相對照。

此外，從譯文的文體看來，西夏語與西藏語的文法是同一類的。在語言學上，西夏語屬烏拉爾阿爾泰語系「藏緬語群」（Tibeto-Burman Group）。雖與西藏語不同，但卻是一種類似西藏語的獨立語。其文法結構大體與日本語類似，但是形容詞則放在名詞之後。

第二集

夏譯壇經重譯	敦煌本鈴木版（八頁七行—九頁七行）
則法學利益無也若自心性見則知大意了	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悟大意。惠能偈曰

惠能偈曰

菩提本樹無　明鏡臺亦非

佛法常清淨　如何塵埃有

心是菩提樹　身即明鏡如

明鏡本清淨　如何塵埃惹

大衆此偈了見皆惠能爲驚訝惠能歸碓房入五祖大師若惠能偈見以惠能大意知無識衆人畏五祖大師衆向言曰此亦鮮眞非也五祖大師夜三鼓（以下殘闕）其二（行由第一）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身爲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院內徒衆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却入碓房。五祖忽見惠能但即善知識大意。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至三更。

此第二葉的前一部分，是有名的惠能見性偈，但諸本中的此偈並不一致②，茲將諸本中此偈的第三句列之如次：

敦煌本	「佛性常清淨」原本性作姓
西夏文重譯	「佛法常清淨」
興聖寺本	「本來無一物」
元延祐高麗刻本	「本來無一物」
明藏現行本	「本來無一物」

西夏本中的「佛法」二字，顯然是「佛性」。因此，西夏譯壇經之此偈與敦煌本可以說完全一致。也就是西夏本與敦煌本都是「佛性常清淨」，而興聖寺本等三本則是宗乘色彩鮮明、膾炙人口的「本來無一物」。此外，列在此偈之後的「心是菩提樹」一偈，只見於敦煌本與夏譯壇經中。由此可見，西夏譯壇經完全沒有受到敦煌本以外的影響。

第三葉	敦煌本鈴木版
夏譯壇經重譯	（二三頁七行—二四頁三行）
日月星宿山海河江泉源叢林一切人惡法	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
惡人善法善天堂地獄總在空中世人空性	。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
亦復是如自性萬法中含者大也萬法性在	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

若人一切惡作善作法一切見惡法善法悉　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
皆不捨不著不染虛空此如故大名爲是曰　。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之爲
摩訶野也愚人口誦智人心行更迷人有心　大。此是摩訶。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
空不思大自稱曰（以下殘闕）其三（般若　迷人。空心不思名之爲大。
第二）

這一段，在明藏現行本中，屬「般若第二」，但在興聖寺本中，它屬於「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門」的前一部分。

譯文中的「摩訶野」，在原文是「[西夏文]」（Ma-ha-ya），應是梵文Maha-yana的音譯。敦煌本鈴木版中有「摩訶。（原本『訶』字之下有『行』字）」的附註③，矢吹博士「鳴沙餘韻」④所收的原抄本的影印版也是寫成「摩訶行」。到底是西夏語的譯者認爲它應是「摩訶衍」而音譯成前文中的「[西夏文]」？或是應該寫作「摩訶衍」而在敦煌本誤寫成「行」？這一點我們仍無法確定。但是，若從前後文的關係來看，則應如鈴木版及興聖本那樣：只有「摩訶」二字。由此可知敦煌本與夏譯壇經有相同的錯誤。

第四葉

夏譯壇經重譯	敦煌本鈴木版 （二四頁四行—二四頁十行）
此行不修我弟子非何故名爲般若般若者	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般若是智
智惠也住所時一切中念念不惡智惠常行	惠。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卽名
是卽般若曰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	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
般若生若心中常愚自般若修言者般若形	。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無形
相無智惠者般若也西國梵語也番文彼岸	相。智惠性卽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
到此義解言生離永滅若境著心著是名煩	音。唐言彼岸到。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
惱發也如水波浪如故此岸是境離生滅無	。如水有波浪。卽是爲此岸。離境無生滅。
則水如常漂流（以下殘闕）其四（般若第	如水承長流。

二）

重譯文中的「番文彼岸到」，相當於敦煌本的「唐言彼岸到」，但此中的「番」[5]，在夏譯壇經是「𗼇」（mi），這是西夏人的自稱，因此，這一句應是「西夏語是彼岸到」。

第五葉

夏譯壇經重譯

大師流轉此頓法
信教人是同一體
若欲後來自身覔
三種惡緣心重洗
道修力當莫悠悠
空時空念一世休
若値大師頓法教
合掌恭敬皈依當
大師法說畢城中官吏一衆道修凡人等讚
嘆不盡前聞未及
城主大師向敬禮曰問大師法說是實思議
可不弟子心中稍疑有問欲願大師大慈大

敦煌本鈴木版

（三二頁七行—三三頁六行）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覔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至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
無盡。昔所未聞。
使君禮拜。白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
弟子今有少疑。欲問和尚。望意和尚大慈

悲特我爲解說大師曰疑有卽可問我城主曰問大師所說法是昔西天第一達磨大師所說法語乎大師曰是也城主言曰我前聞彼達磨大師者初梁武皇帝化時皇帝大師之曰問朕一（以下殘闕）其五（疑問第三）

大悲。爲弟子說。大師言。有疑卽問。何須再三。使君問。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乎。大師言。是。使君問。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武帝。帝問達磨。朕一（生已來。）

這一段經文在興聖本中，是「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門」的後面部分到「八問答功德及西方相狀門」的前一部分；而在元⑥延祐高麗刻本中，此文的後半段（「使君禮拜白言」以下），是在「釋功德淨土第二」（相當於興聖寺本「八問答功德及西方相狀門」）的前面。又，在明藏現行本中，這後半段是在「疑問第三」的前面。羅先生在重譯壇經時，曾對照現行本，而在第五葉的末尾加上（疑問第三）。但是其前半的偈，不是出現在前面一章（高麗本是「悟法傳衣第一」，明藏本是「般若第二」）的末尾，而是出現在高麗本的「傳香懺悔第五」，明藏本的「懺悔第六」的末尾。甚至在應有此偈的地方，明、高兩本都列出了「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的偈頌。這種章節的配列與偈頌的變更，是元．延祐年間編纂高麗本時所進行的大修改；而明藏本大體上是承繼高麗本的形式，另外將

「悟法傳衣第一」二分爲「行由第一」與「般若第二」，在文字上又作若干的修正。

在譯文中，頌的末尾有「若值大師頓法教」，此中的「大師」，在其他諸本是「大乘」。但在夏譯壇經的原本中，「[illegible]」正是「大師」之意。然而，就意義而言，大體沒有太大的差別。

附註

註一：興聖寺本是「二、悟法傳衣門」昭和九年森江書店發行）

註二：參閱禪學研究第十七號－第十八號松本博士「六祖壇經の書志學的研究」。

註三：正藏四八卷三四〇頁a敦煌本「摩訶行」。

註四：同書第百二～三紙。

註五：參閱龍谷學報第三〇五號，石濱教授「西夏國名考補正」。

註六：禪學研究第二三號復刻「元・延祐高麗刻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三)

從西夏語譯壇經與敦煌本完全一致，尤其翻譯地是在瓜州（現在的敦煌）等事看來，西夏譯壇經顯然譯自敦煌本。像這樣，從唐末五代到北宋中期，在韶州成立的壇經傳到了敦煌，在當地，它被譯成西夏語，其後更傳入東北方的居延。六祖壇經的流布範圍如此廣泛，可以說在禪宗史上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譯自「六祖壇經諸本集成」（柳田聖山主編）附錄(二)



附錄：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

——錄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二十八冊「佛典研究續編」

附錄・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

—錄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二十八冊「佛典研究續編」

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

楊曾文

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領域，在中國禪宗文獻的研究和整理上，是有顯著的成績，本世紀初以來從敦煌遺書中陸續發現若干禪宗文獻，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學者開始對此進行研究。迄今爲止，日本的佛教學者對敦煌遺書中冠以菩提達摩之名的早期禪宗文獻、禪宗北宗文獻以及牛頭禪派、南宗荷澤禪派神會的著述，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校釋工作。他們還對《六祖壇經》的敦煌本及其他版本（包括幾個新發現的版本）進行比較研究和校釋。此外，在研究和校編、翻譯傳統的禪宗文獻（主要是禪宗南宗的著作）的方面也發表了很多論文和著作。

下面進行概要介紹。

一、日本學者的敦煌禪籍研究

本世紀初敦煌發現大量的古文書，有很大一部份被外國所謂「探險家」掠取而走。一九〇七年英國人斯坦因（M. Aurel Stein）將衆多佛像繪畫和佛典、文書裝入二百三十包帶回國，收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第二年法國人伯希和（Paul Pulliot）又取走了五千種古文書，收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此後日本大谷探險隊又從敦煌拿走一部份文書，主要收藏於龍谷大學和大谷大學。俄國人奧登堡（Oldenburg）也取走了一部份敦煌文書，現藏於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當時清政府僅收繳殘存的八千餘卷，由北京圖書館保存。其間不少文獻散落民間，有的流散到國外。這些文書在內容上涉及面很廣，但以手抄卷子本的佛教文獻爲最多，語種也十分豐富，除漢語外，還有藏語、于闐語以及梵語、粟特語等。這些文書以唐宋寫本爲主，也有一部份是六朝文書。

日本的佛教學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在一九一六和一九二二年兩次到倫敦大英博物館查閱敦煌古文書，發現大量早已失傳的佛典。他將這些抄本攝影帶回國內研究，除發表《三階教之研究》（一九二七年，岩波書店）之外，又發表了《鳴沙餘韻》（一九三〇年，岩波書店）及《鳴沙餘韻解說》（一九三七，同上）。《鳴沙餘韻》是手抄佛典的影印本，收有八種禪宗文獻。《鳴沙餘韻解說》中的「敦煌出土中國古禪史及古禪

籍方面的文獻」對所說禪宗史書、禪籍九種文獻作了詳細的論證，是日本研究敦煌禪籍的最早的著作。此時《大正新修大藏經》(一九二四—一九三四)的編修尚未結束，矢吹所帶回的絕大部份敦煌禪籍皆收編於《大正藏》卷五十一、48、85「古逸部」之中，主要是：《南天竺菩提達摩禪師觀門》、《無心論》、《大乘無生方便門》、《六祖壇經》、《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眞宗論》、《贊禪門詩》、《大乘北宗論》、《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歷代法寶記》等。其中有的著作在校刋時也利用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

此後有更多的學者有興趣研究敦煌禪籍。鈴木大拙(又名鈴木貞太郎，一八七〇——一九六六)在一九三二年爲刋行石井光雄所藏的敦煌本《神會錄》撰寫解說，一九三四年又與公田連太郎把這本《神會錄》及敦煌本、興聖寺本《六祖壇經》校訂爲三册，並加上一册解說目次出版(森江書店刋)。同年秋，鈴木到北京圖書館查閱禪宗文獻，把所發現的六種禪籍於一九三五年影印出版，書名爲《敦煌出土少室遺書》，收有《二入四行論》、《修心要論》、《證心論》、《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神會著)、《觀行法》、《無名上士集》(《絕觀論》異本)、《慧達和上頓悟大乘秘密心契禪門法》。第二年

又出版了《校刋少室遺書及解說》二卷（安宅佛教文庫刋），校編鉛印前書所收文書，並加以解說，在附錄「達摩的禪法、思想及其他」中收有〈達摩禪及其思想背景〉、〈龍谷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敦煌本〈菩提達摩觀門法大乘法論〉特別是其中的《修心要論》〉、〈《修心要論》三本對校〉、〈達摩《觀心論》（破相論）五本對校〉四篇論文。在戰後的一九五一年，鈴本搜集有關從達摩到慧能的禪思想發展的論文，以「從達摩到六祖慧能」爲副題，作爲《禪思想史研究第二》（岩波書店，現收入《鈴木大拙全集》第二卷）出版，實際是前書的修正和擴充，對《四行論》、《絕觀論》、《無心論》、《修心要論》及書後所附《澄心論》、《法性論》等七種禪宗文獻作了多本對校，並加以解說。一九六八年又發表了《禪思想史研究第三》（岩波書店，後收入《鈴木大拙全集》第三卷）。全書分兩篇，第一篇題爲「慧能寂後的禪思想」，介紹慧能死後（七一三）禪宗派系（南宗、北宗以及牛頭宗）的思想，詳細的論證研究所依據的資料。第二篇「研究文獻」中收有七種敦煌文獻，即：《北宗五方便》、《神會錄》、《頓悟無生般若頌》、《和尙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眞宗論》、《禪門經》，鈴木根據最新成果一一加了校刋，有的加上題解。其中《神會錄》是石井光雄本與胡適本的對刋，二者之異同遂一

目了然。鈴木著作中所收的敦煌禪籍是研究早期禪宗思想的基本文獻，大體上反映了日本學者研究和校勘敦煌禪籍的水平。

宇井伯壽（一八八二～一九五三）是研究印度哲學和佛教的著名學者，也從事中國禪宗的研究。他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了《禪宗史研究》（岩波書店），詳細地論證菩提達摩及其弟子、牛頭法融禪派、弘忍的法嗣及北宗禪、荷澤神會、馬祖道一與石頭希遷等，把佛教史傳資料、新發現的《祖堂集》、《寶林傳》及碑銘資料、敦煌資料融爲一體使用，別有特色。書後所附「北宗殘簡」收有北宗系的敦煌禪籍和傳統史料數種，即：《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大乘北宗論》、《大乘無生方便門》、《大乘五方便北宗》等，皆加以校訂，爲研究者提供方便。一九四一年又出版了《第二禪宗史研究》（岩波書店），其中第一篇是〈壇經考〉，進行比較研究敦煌本、興聖寺本、大聖寺本及諸本《壇經》。此外幾篇是論證六祖慧能及其弟子、南岳與青原的法系、牛頭法融與三論宗的關係。

敦煌出土的早期禪籍，多冠以菩提達摩之名，如《達摩大師四行論》、《菩提達摩觀心論》等等，此簡稱爲「達摩論」。關口眞大以研究天台禪觀著稱，同時也對敦煌禪籍進行研究。他認爲作爲歷史人物的「達摩」，和作禪宗祖師、悟性象徵的「達摩」是不能混同

的，但在禪宗研究中，兩者都應進行研究。一九五七年他出版了多年研究的成果《達摩大師的研究》（彰國社出版），以在日本新發現的敦煌本《達摩禪師論》的解說爲中心，對多種冠以達摩之名的資料，如敦煌本《絕觀論》、《無心論》、《觀心論》、《證心論》、《四行論》、《信心銘》等進行論證。《達摩禪師論》寫本的時間最早，在唐開耀元年（六八一），當時神秀、慧能還在世。此對研究早期禪宗思想很有價值。關口認爲，許多所謂的「達磨論」是後人僞托達摩之名而造的，如《觀心論》爲神秀撰，《絕觀論》和《無心論》爲牛頭法融撰，《澄（或證）心論》爲天台智顗撰等等，並作了詳細的論證。書後附有「達摩大師研究新資料」四種：《達摩禪師論》（敦煌出土）、《詳玄傳》（《詳玄賦》對照）、《行路難》（敦煌出土）、《達摩大師住世留形內眞妙用訣》。一九六〇年出版了此書的姊妹篇《禪宗思想史》（山喜房佛書林刊），結合各種資料，進行論述有關達摩的傳記和撰述、楞伽宗及東山宗的形成與發展、禪宗的產生等。在達摩撰述部分，幾乎介紹了迄今所發展的一切重要資料。一九六七年發表的《達摩的研究》（岩波書店刊），通過十七種達摩傳記的研究，考察了作爲歷史人物菩提達摩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演變成爲傳說中的「達磨」的。

柳田聖山是當前日本佛學界以研究禪宗文獻而著稱的學者。他吸收日本多年來研究禪宗史書的重要成果，在一九五四年發表了〈燈史的系譜〉一文（一九五四年《日本佛教學會年報》十九號），探討早期禪宗的史書。此後又加以修訂補充，增加了許多資料，一九六七年發表了《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一書（法藏館版），系統的考察早期禪宗史書的形成與發展，認爲在道信、弘忍之後，法如在禪宗的發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嵩山會善寺所存《法如禪師行狀》記述了早期禪宗的傳法世系，是以後撰寫禪宗史書（燈史）的基礎。全書詳細的探討論證敦煌禪籍中北宗系的《傳法寶紀》和《楞伽師資記》、南宗神會的《南宗定是非論》以及《六祖壇經》、《曹溪大師別傳》、四川淨衆、保唐禪派的《歷代法寶記》、《寶林傳》。作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和見解，概要的介紹和評論以往國內外的有關研究，注釋詳盡，爲本世紀早期禪籍的研究情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線索。書後附錄「資料的校注」收有八篇禪宗文獻，都加上校注，並有解題。其中敦煌禪籍有三篇：唐杜朏《傳法寶紀並序》（全本）、唐淨覺《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楞伽師資記序》（迄今最全本）。柳田還把一些敦煌禪籍譯成日文並加上注釋出版。筑摩書房組織編印二十卷《禪的語錄》的計劃正在進行中。柳田在一九六九年完成《達摩的語錄（二入四行論）

》（語錄①）；一九七一年完成《初期的禪史Ⅰ（傳法寶紀、楞伽師資記）》（語錄③）；一九八五年完成《語錄的歷史》（預定爲語錄⑳，已在《東方學報》第五十七册發表）。在這些著作的後面，都附有「解說」部份，介紹時代背景、作者經歷、書的內容及國內外研究成果和版本。柳田與西谷啓治還主編了《禪家語錄》Ⅰ、Ⅱ（《世界古典文學全集》第三十六卷A・B），其中的敦煌禪籍《二入四行論》、《六祖壇經》的譯注和各篇解題是由柳田作的。書後所附〈中國禪宗史系圖〉、《禪籍解題》也是他作的。《禪籍解題》分門別類的提要介紹三二九種禪宗典籍，其中「叢書三」、「敦煌的禪籍四」，對所發現的敦煌禪宗文獻作了解題，指明卷子編號、著者（有的從闕）內容及研究整理情況。此外，柳田一九七四年在《禪語錄》《世界名著》（續3）中譯注《無心論》和敦煌本《六祖壇經》。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敦煌佛典和禪》（《講座敦煌》八，筱原壽雄、田中良昭編，大東出版社版）中，柳田寫了〈總說〉部分，概要的總結了從矢吹慶輝以來日本的敦煌禪書研究情況，並對敦煌本《壇經》和研究情況作了評述。他新發表的《語錄的歷史》，詳細地考察了從達摩《二入四行論》到《神會論》、《壇經》以及後諸禪祖語錄形成發展的歷史，其中很大的篇幅分析論述敦煌禪籍。

篠原壽雄和田中良昭編的《敦煌佛典和禪》是一部由十二人集體分門撰寫的著作，對敦煌禪宗文獻的內容及其在中國禪宗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的論述，並介紹南宗、北宗史書（燈史）的成立、早期禪宗的語錄、牛頭宗與保唐宗（禪派）以及敦煌出土的西藏文禪籍（如藏文本《楞伽師資記》、《二入四行論》及有關摩訶衍的禪籍）的內容及其意義。

田中良昭《敦煌禪宗文獻的研究》（一九八三年，大東出版社版），是他二十年來從事敦煌禪籍研究成果的集編。序論部分概述日本研究敦煌禪籍的成果。第一章〈關於傳燈、嗣承的諸文獻〉，介紹敦煌出土的禪宗史書《楞伽師資記》等；第二章〈關於禪法、修道的諸文獻〉，介紹敦煌出土中的語錄《二入四行論》等；第三章是《銘、箴、贊、偈類》；第四章是〈其他諸文獻〉，其中第五節是〈禪源諸詮集都序〉，對此書的敦煌本殘卷進行了考察，並用明版重刊本進行校對，指出敦煌本〈都序〉的特色和系統，並列舉此本卷末所附的宗密著作目錄的新資料。田中還著有《敦煌禪宗資料分類目錄初稿》（《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27、29號）、《敦煌禪宗資料項目別一覽》《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生研究紀要》一）。

二、「達摩論」、禪宗北宗和牛頭禪派文獻禪

這裡所說的「達摩論」是指敦煌禪籍中冠以菩提達摩之名的文獻，實際上可以斷定相當部分是達摩口述的著作，只有《二入四行論》，此外大部分是禪宗北宗著述或牛頭禪派及其他禪派的著述。敦煌禪籍的作者問題，是敦煌禪籍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文獻作者問至今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下面介紹的只是敦煌禪籍中最有代表性的幾部文獻，在介紹時首先標示寫本的編號，（註）或所在，並介紹其校印本發表的地方。

㈠《二入四行論》一卷　寫本有：北宿99（鈴木大拙《少室遺書》收有影印本）、S_{2715}（鈴木大拙《禪宗思想史第二》收有這兩種本的對校全文）、S_{3375}、P_{3018}、P_{4634}（皆存中間部分）此外有朝鮮刋本《四行論》（《禪門撮要》上），缺卷首的縣林之序及末尾的諸禪師回答部分，全書分四十四門，各加章題。《少室六門》中的《安心法門》實爲此論的摘要本。〈二入〉是理入、行入；二行是報怨、隨緣、無所求、稱法四種修行，爲修禪行道的宗旨。鈴木的校本將此文分爲三個部分，共一〇一段，前十一段爲〈

達摩大師二入四行論及略序等〉；十二至六十七段為〈雜錄第一〉；六十八至一〇一段為〈雜錄第二〉。第一部分前八段，詳略不同地見於《續高僧傳》〈達摩傳〉及《傳燈錄》卷三十〈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縣林序〉及《楞伽師資記》所引。第十一段為《續高僧傳》卷十六〈僧可傳〉中的向居士的信。鈴木認為第五十六段之前基本為達摩所述，後來又認為第一、二兩大部分皆為達摩所說；第三部分為慧可所述。宇井伯壽在《禪宗史研究》中認為一至八段為達摩弟子縣林所記，第九節以後皆非達摩著，大部分為慧可述。關口眞大《達摩大師的研究》認為只有第一部分為達摩所述，第二部分中有的是法聰（五八六—六五六）的《大乘安心法》。柳田聖山《達摩的語錄》（二入四行論）認為，這是初期禪宗修持者（如縣林、慧可、道育、向居士等）的傳承禪法的紀錄，並非一人編著。柳田將此論按內容重新分段，加上標題、注釋，並全部譯成日文。柳田《語錄的歷史》認為第一、二部分與《禪門撮要》本一致，皆為縣林所傳，與慧可無關；第三部分（雜錄2）為達摩、慧可禪系的師徒間的問答，與第二部分是禪宗語錄的「祖先」。有關此論的文獻還可參考《少室六門》、延壽的《宗鏡錄》卷九十八和《心賦注》卷三、最澄《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

(二)《達摩禪師論》一卷　日本藥師寺所藏敦煌本。關口眞大《達摩大師的研究》首次發表，約一〇七行，首部缺。寫於唐開耀元年（六八一）六月，時神秀（六〇二—七〇六）、惠能（六八三—七一三）尚在世。主張「事中徐緩」、「唯淨」、「唯善」三種「安樂法門」，強調戒嗔、自責、精進，雖是後人的僞托之作，但對研究早期禪宗很有價值。

(三)《修心要論》一卷　全稱《蘄州忍和上導凡趣聖悟解脫修心要論》（《最上乘論》、《一乘顯心論》）。雖題弘忍著，實當爲其弟子集記。寫本有：S2669、S3558、S4064、P3434、P3559、P3777、北宇04、龍谷大學圖書館藏本。刊本有《禪門撮要》卷上和朝鮮安心寺本。鈴木大拙《少室遺書》有影印本，此書的《解說》收有校印本，《禪思想史研究第二》（《鈴木大拙全集》卷二）所收的是五本校勘本。此論由十四段問答組成，記載弘忍「東山法門」的禪法主張：「守心第一」，「若了心源者，一切義無窮」，「但了然守眞心，妄念云盡……譬如磨鏡，塵盡自然見性」。

(四)《觀心論》一卷　《少室六門》稱之爲《破相論》，神秀著，寫本有：S646、2595、（載《鳴沙餘韻》、《大正藏》卷八十八）、5532、P2460、2657、4646、龍谷大學圖書館本。刊本有《禪門撮要》卷上和安心寺本（金久經《姜園叢書》卷一）。一九三二年

日本《宗教研究》新九卷五號神尾壹春〈觀心論私考〉，據所發現的異本對校和《一切經音義》所載：「《觀心論》，大通神秀作」，論證此論爲神秀撰，此後得到學術界大部分學者承認。一九三六年鈴木發表此論的五本對校本（載於《鈴木大拙全集》別卷七），但在論文中反對撰者神秀的看法，認爲此論也是達摩述，由弟子記錄的。此論主張「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以三界爲「三毒」，一切諸法，唯心所生，強調坐禪觀心，說若觀「本若無心」，即超出三界。此與宗密《圓覺經大疏抄》卷三之下所說神秀的北宗「拂塵看淨」；《神會錄》所批評的「凝心取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是相符合的。

(五)《大乘五方便北宗》一卷　有的寫本名《大乘無生方便門》。寫本有：北生24、S735，2503（《大正藏》卷85），7961、P2058（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北宗殘卷〉），2270、2836。一般認爲是神秀弟子的記述。宗密《圓覺經大疏抄》卷三之下說神秀北宗之禪風爲「拂塵看淨，方便通經」。此「方便通經」即指依據《大乘起信論》、《法華經》、《思益經》、《華嚴經》，發揮所謂「總彰佛體」、「開智慧」、「顯不思益」、「明諸法正性」、「了無異」五門，爲北宗禪的綱要書之一。主張「淨心」、「離念」、「看心若淨，名淨心地」、「一念淨心，頓超佛地」。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三》

所收《北宗五方便》是四本校訂本，前有目次，並分段排列。

(六)《絕觀論》一卷　全名《三藏法師菩提達摩絕觀論》，牛頭法融著。寫本有：北聞84、P2045、2074、2732、2885、日本積翠軒石井光雄藏本。一九三五年鈴木大拙在北京圖書館發現第一種，以《觀行法無名上士集》的題目編入《少室逸書》（影印）及《解說》，認爲是神會禪系的無名法師編集。一九三七年一月久野芳隆在《宗教研究》新十四—一發表〈富於流動性的唐代禪宗典籍——敦煌出土的南禪北宗的代表作品〉爲題的論文，介紹了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的伯希和本《絕觀論》三種（P2074、2732、2885）。鈴木大拙在同年五月的《佛教研究》一—一上發表〈關於敦煌出土達摩和尚絕觀論〉，也介紹這三種巴黎本《觀心論》，並發表用三本校對的全文。一九四五年鈴木與古田昭欽又發表了以石井藏本《絕觀論》爲底本，用其他四本校訂的《絕觀論》（京都宏文堂版）。此後，柳田聖山在一九七〇年發表了〈觀心論的本文研究〉（《禪學研究》五十八），介紹了以上五本之外的另一種敦煌本《絕觀論》，探討此六本形成的前後關係，並發表用此六本互校的全文，文後附有校注。一九七六年他又與帝盤義伸等人合作，出版了禪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報告《絕觀論》（英文譯注、校定、日譯）。關於《絕觀論》的作者，久野芳隆與關口眞

大據《宗鏡錄》卷九、三十、七十七、九十七、《祖堂集》卷三以及《圓覺經大疏抄》卷十一等所引，撰文論證此論是牛頭法融（五九四—六五七）的著作。關口《達摩大師的研究》中對此又詳加論證。柳田《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認爲《觀心論》有數種異本，敦煌本《絕觀論》當爲法融承達摩《二入四行論》之意而撰。鈴木《禪思想史第二》收有用巴黎本校訂的石井本和北京本，在前面的論證中，堅持此論爲達摩所述。本論顯受般若、三論影響，設「理入」先生與「緣門」弟子之間的回答，說「空爲道本」，「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實相者，即是空無相也」；又講，「絕觀」，「無念即是無心，無心即是眞道」等，與所傳法融所著《心銘》之「絕觀忘守」有相通之處。

三、早期禪宗史書《傳寶法紀》、《楞伽師資記》和《歷代法寶記》

過去的中國禪宗史主要講的是唐末之後的南宗史，所據資料，也多是南宗編撰的。從敦煌遺書中發現《傳法寶紀》、《楞伽師資記》以及《歷代法寶記》，提供了研究禪宗初創期和禪宗北宗、其他禪派的最新資料。

(一)《傳法寶紀並序》一卷，唐杜朏撰　寫本有：P 2634（《大正藏》卷八十五）、3858、3559（柳田聖山《初期的禪史Ｉ》）。第一種在矢吹慶輝的《鳴沙餘韻》及《解說》中，有照片及介紹。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北宗殘簡〉中有此校本。此本缺後部的三分之一。一九三六年神喜一郎發現第二種本之後曾撰文介紹，一九四三年將其校本作爲白石虎月《續禪宗編年史》的附錄發表，但遺漏後面的神秀的塔文。柳田在《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一九六六）中對此詳加介紹，並在書前發表此本的完整照片，在書後〈資料的校注〉中發表了他重加校訂、注釋的全文。一九七一年又將此書與《楞伽師資記》排印並譯爲日文，題爲《初期的禪史Ｉ》（《禪的語錄》2出版）。《傳法寶紀》的作者「京兆杜朏字方明」，據嚴挺之爲義福寫的《大智禪師碑銘》，他是義福曾經師事過的，並且後來他當是與神秀弟子有密切關係的長安人杜朏。此書當撰於開元初年（七一三）。書中記述相傳爲禪宗七祖：菩提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神秀的略傳及禪法主張。關於法如（六三八—六八九），現存除《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金石續編》卷六）外，在《宋高僧傳》、《祖堂集》、《景德傳錄燈》中皆無載。此書承《法如禪師行狀》的祖統說（印度：如來——末田地——舍那婆斯；達摩「紹隆北宗」、「入魏傳可，

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如」），以神秀上承法如，並立傳介紹這七人的生平和禪法，爲此書顯著特色。《續高僧傳》中僅有達摩、慧可、道信之傳，雖有慧可傳《楞伽經》於「璨法師」之說（《法冲傳》），但並沒有爲僧璨立傳。此書明記從達摩至僧璨以《楞伽經》相傳授，並在達摩傳的注文中批評「壁觀及四行」。此爲本書另一特色。《傳法寶紀》是中國禪宗史書（燈史）的早期著作。

(二)《楞伽師資記》一卷，唐淨覺撰　寫本有：S2054、S4272、P3294、P3496、P3537、P3703、P4564，皆不完整。著者淨覺（六八三－七五〇）是唐中宗時韋后之弟，從他所著《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敦煌遺書）所載李知非之序、王維《淨覺師碑銘》（《全唐文》卷三二七）可知其生平。此書當撰於唐開元四年（七一六）。一九二六年胡適從敦煌遺書中發現此三種抄本（S2054、S4272、P3436），交朝鮮使者金久經校訂出版，後金又重加校訂，收入一九三四年於瀋陽出版的《姜園叢書》內。矢吹慶輝一九三〇年發現第一種，於《鳴沙餘韻》中影印介紹，後來《大正藏》卷八十五以此本爲底本，以金氏刊本校之。田中良昭發現P3294、3537，於一九六二年著文介紹。P3703、P4564兩種，見於商務印書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內容不詳。除前面提到的校本之外，還有：宇

井伯壽《禪宗史研究》〈北宗殘簡〉收有《楞伽師資記》之序及弘忍、神秀二人之傳（皆據《大正藏》本）；鈴木大拙《禪思想研究第二》收有道信、弘忍二傳，用金氏刊本加以校訂；一九五四年筱原壽雄在《內野台嶺先生追悼論文集》中發表了〈楞伽師資記校注〉，是將《大正藏》本與金氏刊本重加校對的結果，但仍缺序文卷首部分。一九六六年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書後所附的資料中，補上了卷首的部分（從文義來看，仍不全）。此後，一九七一年柳田出版《初期的禪史I》，將他新校訂的《楞伽師資記》印出，並譯爲日文。此外，上山大峻發現此書的西藏文譯本（不全），一九六八年在《佛教文獻的研究》中介紹。此書撰寫以《楞伽經》爲禪法宗旨究祖師：求那跋陀羅、菩提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和神秀、玄賾、慧安以及普寂、敬賢、義福、惠福的八代十三人詳略不同的傳記。求那跋陀羅是《楞伽經》的譯著，把他作爲初祖是表明以作者爲代表的禪派對《楞伽經》在禪法中地位的重視。此書在記述列祖對禪法的主張時，引用經典很多，除《楞伽經》外，尚有《華嚴》、《般若》、《金光明》、《維摩》、《法華》、《涅槃》、《無量壽》及《大智度論》等，並全文引用《續高僧傳》所載達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縣林序》。此外，有些語句實引自弘忍《修心要論》等。主張衆生皆有佛性，

並且「理卽是心」，「心理平等，名之爲佛」；認爲佛與衆生本來平等；應「默然靜坐」，使「妄盡而眞現」。〈道信章〉最長，占全書五分之二篇幅，主要引用其所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講「諸佛心第一」，要求一心念佛名字，謂：「念佛卽是念心，求心卽是求佛」，強調「守一不移」，「明見佛性」。在弘忍、神秀二章，主要引用玄賾《楞伽人法志》（約撰於七〇七年以後，記從弘忍及其弟子神秀、慧安的楞伽禪系統），稱弘忍法系爲「東山法門」，弘忍付法於神秀、玄賾，謂他日「當以佛日再暉，心燈重照」。本書並不重視法如、慧能，僅把他們列於傳教於一方的弘忍十大弟子之中而已。

(三)《歷代法寶記》一卷　在敦煌遺書中有此書首尾完備的寫本。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大正藏》第五十一卷中所收的此書是以S516寫本爲底本，與P2125校對的本子。此後矢吹慶輝《鳴沙餘韻》及《解說》中收有此書影印本及介紹文章。一九三五年金久經又據《大正藏》本與前二本校訂，收在《姜園叢書》之中。另外日本石井光雄藏有此書的另一種敦煌寫本（《石井積翠軒文庫善本書目》）及另外五種寫本（P3717、3727、S1611、1776、5916，見商務印書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此書是唐代四川成都保唐寺無住（七一四—七七四）死後不久，由他弟子編撰的，宣傳以保唐寺爲中心的禪系爲正統的禪宗

史書。保唐禪派是相對於南、北二宗的另一禪系，安史之亂後，由於與流亡劍南的唐皇室發生密切關係，肅代二宗時的宰相杜鴻漸（七〇九—七六九）從無住受法，故此禪派在四川一帶曾盛行一時。保唐禪派以五祖弘忍十大弟子之一的劍南淨衆寺智詵（六〇九—七〇二）爲初祖，卽：智詵—處寂—無相—無住。本書在標題下注有《師資血脈傳》、《定是非摧邪顯正破壞一切心傳》、《最上乘頓悟法門》的異稱。此明顯是受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是非論》的影響。書中繼承《神會錄》（石井本）中達摩至慧能的六代祖傳，又引《定是非論》中神會在滑台與北宗僧人崇遠的問答。此書所寫從迦葉至達摩的二十九祖師是繼承了李華（？—七六六）所撰《左溪大師碑》的二十九祖說，但把二十九祖菩提達摩稱爲菩提達摩多羅。此書利用神會《南宗定是非論》中從達摩、慧可直至慧能的六代傳承袈裟爲「法信」的說法，編造此衣在則天武后時被詔送朝廷授於智詵，經處寂、無相，傳於無住。以此證明保唐禪派的正統性。無住的禪法，上承淨衆寺無相（金和尚）《以強調無憶、無念、莫忘爲特色，說「一切衆生，本來淸淨」、「圓滿，衆生因一念之妄心而流傳三界，只要堅持「無念」、無是無非、無愛無憎，卽可達到解脫。此與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所說無住「但貴無心爲妙極」、「滅識」是一致的。

四、神會遺著

弘忍死後，禪宗北宗在以長安、洛陽爲中心的北方廣大地區，相當流傳，神秀曾爲「兩京法主，三帝（武后、中宗、睿宗）門師」。他死後，其弟子普寂（六五一—七三九）、義福（六五八—七三六）也很有影響。此時慧能弟子神會（六七〇—七六二）代表南宗出來與北宗辯論爭正統，最後取得勝利。從敦煌遺書中發現的神會遺著，便是神會當時與北宗爭論和從事傳教的記錄。在研究和整理神會遺著方面，胡適曾作出很大的貢獻。他在這個過程中與日本學者有密切的交往和協作，故下面也順便介紹。

㈠《神會語錄》一卷　有三種寫本：㈠、P 3047，缺首尾，一九二六年由胡適發現，校訂本發表在《神會和尚遺著》（一九三〇年亞東圖書館）卷一。記神會從開元（七一三—七四一）初年住在南陽開元寺至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於滑台批判北宗之前，與教徒之間關於禪法、修行的問答。此殘篇由五十問答組成。㈡、石井光雄所藏敦煌本《神會錄》。首部缺，大部存，尾部有從達摩至慧能的六代相承略傳及《大乘頓教頌並序》，最後題

記中有「唐貞元八年歲在未，沙門寶珠共判官趙看琳於北庭奉張大夫處分，令勘訖。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記。」一九三二年石井光雄將此本影印，題爲《敦煌出土神會錄》，附鈴木大拙所著《敦煌出土神會錄解說》的小册子。一九三四年鈴木與公田連太郎重加校訂，題爲《敦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並加上（解說及目次），由森江書店出版。㈢S 6557。一九五七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學家矢入義高在審核斯坦因文書的微縮膠卷時發現此寫本，內容和文章與石井本相近，尾部殘缺，僅有石井本的三分之一。矢入寫信告訴胡適。胡適即用上述二本進行校訂，一九六〇年發表於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篇第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册，後又收入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附錄之中。此寫本卷首有「唐山主簿劉澄」的序，題目爲《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此與日本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一卷，劉澄集》一致，咸認是三種寫本中的最早的本子。

一九六八年鈴木出版《禪思想研究第三》，在其「研究文獻」中發表《神會錄》石井本與胡適的對刊本。筑摩書房《禪的語錄》之五，將是由筱原壽雄譯注的《神會語錄》。

㈡《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 寫本有：P 3047、3488、2045。胡適把第一寫本

校訂編入《神會和尚遺集》卷二，作爲《神會語錄第二殘卷》；第二寫本編入該書卷三，作爲《第三殘卷》。第三寫本由鈴木大拙發現，內容包括第二寫本的全部，又有此論最後部分及造論者的駢文論贊和韻文頌贊，最後有「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一行。胡適將三本重加校訂，分爲上下兩卷，一九五八年發表於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二十九本《慶祝趙元任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後收入新版《神會和尚遺集》附錄之中。此論由神會弟子獨孤沛集錄，記載神會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於滑台大雲寺批判北宗，與北宗僧人崇遠（山東遠）辯論情形。論前有獨孤沛加的序。

㈢《**南陽和上頓教解說禪門直了性壇語**》一卷　寫本有：北寒 81、S 2492、6977、P 2045。鈴木大拙一九三四年在北京圖書館發現第一種寫本，後分別在《少室遺書》及此書《解說》，中發表了其影印本及分爲三十九章的校印本，又作了介紹，認爲此書思想接近神會。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 P 2045 寫本題目完整，胡適以此爲底本，用鈴木本校勘，與新校本《南宗定是非論》同時發表，在他死後被編入新版《胡適校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附錄之中。鈴木大拙《禪思想研究第三》的「研究文獻」中收有他重新校訂的本子。此爲神會在開元六年（七一八）以後，在南陽龍興寺所舉行的授戒會上宣講佛法的紀錄。

此外，敦煌本中發現的神會遺著尚有《頓悟無生般若頌》（S 296、468 即《荷澤大師顯宗記》，見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卷四、矢吹慶輝《鳴沙餘韻》）、《南陽和上南宗定是非五更轉》（北露 6、咸 18、P 2045，新版《神會和尚遺集》附錄），都是宣傳神會禪派主張的歌詞。

神會遺著的主要內容是：宣傳慧能上承從達摩以來五祖傳襲的袈裟爲「法信」，主張「頓悟解說」、「只顯頓門」，又說「以無念爲宗，無住爲本」，認爲無念即是正定，見無念和空無所有爲慧，定慧雙修，不一不異。提倡《金剛般若經》，謂般若「攝一切法」。批評以神秀，普寂爲首的北宗主漸，說他們的「凝心入定，住心會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的禪法是「愚人法」，不是「頓悟」法門；又說他們沒有得到達摩傳法袈裟，因此不是正統。神會在滑台宣言：「爲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這些著作主要就是爲此目的而撰述的。後世宗密以繼承神會自許，其《禪門師資承襲圖》貶稱北宗「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正是承此而來。

五、《壇經》諸本的研究和校訂

現在日本除有中國明代以後流行的元代宗寶本《六祖壇經》以外，還有近六十年來陸續發現的敦煌本《壇經》以及源於宋本的興聖寺本、大乘寺本、眞福寺《壇經》、從朝鮮發現的元代的德異本《壇經》等。日本學者對這些不同版本的《壇經》，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㈠敦煌本《壇經》一卷（寫本：S 5475）原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一九二六年矢吹慶輝最早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遺書中發現，一九二八年在《大正藏》卷四十八中編入了此書的校印本，此後矢吹又把他的影印本收入《鳴沙餘韻》。鈴木大拙對此進行研究，一九三四年刋行了由他校訂的《敦煌出土六祖壇經》（森江書店版），全書分爲五十七節，皆加標題，並撰文解說。宇井伯壽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第二禪宗史研究》中發表了《壇經考》，後面附有他校訂的敦煌本《壇經》。他將全文分爲三十七段，凡認爲是僞造的部分，一律加上括弧用小字印出，把其餘部分皆譯爲日文。這樣他實際砍掉敦煌本《壇經》五分之二。敦煌本《壇經》的日譯本有：柳田聖山《六祖壇經》（《世界的名著》續三，一九七四年中央公論社）；中川孝《六祖壇經》（《禪的語錄》④，一九七六

年筑摩書房）。

敦煌本《壇經》是現存最古的《壇經》本子。日本圓仁在公元八四七年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錄有與敦煌本《壇經》題目大致相同的《壇經》：江戶時代無著道忠所著《六祖法寶壇經生苕帚》中提到朝鮮古刋本《壇經》，也是這倘標題，並說：「法海集，卷末云大師俗姓盧，先天二年（七一三）壬子歲滅度，至寶歷二年（丙）午歲（八二六）得一百二十七年矣。」寶歷二年是圓珍入唐前十三年。敦煌本《壇經》說此書是法海——道漈——悟眞三代相承，時間當爲九世紀中葉以前。這三個本子的《壇經》，很可能大體相同。

㈡興聖寺本《壇經》（惠昕本）卷二　在京都興聖寺發現，內分十二門，版心有《千字文》中的「軍」字，是翻刻宋版《大藏經》的本子，繼敦煌本之後，內載此書傳承世系是法海、志道、彼岸、悟眞、圓會五代。卷首有江戶時期興聖寺僧了然，從別本抄來的唐宋之際惠昕的序和宋晁子健的後記。據此，惠昕於太歲丁卯（胡適考證爲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將一部「文繁」的《壇經》，改成兩卷十一門。此本是晁子健在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所刻，原是他的七世祖文元公（晁迥）所讀的《壇經》。鈴木大拙在

一九三四年將此本校訂刋印（森江書店），並著文介紹。

㈢**大乘寺《壇經》** 是日本加賀大乘寺所傳本，題爲《韶州曹溪六祖師壇經》，後題「道元書」。前面有宋致和六年（一一一六）福唐將軍山的隆慶庵比丘存中寫的序，正文與興聖寺本一樣，也分上下兩卷十一門。上卷結尾部有「寧」字，也當是宋版《大藏經》的字號。鈴木大拙在一九四二年出版了此書的核訂本，並附錄兩篇研究論文以及索引。

㈣**眞福寺《壇經》** 此爲惠昕本《壇經》的早期刋本，原本爲鎌倉末期到南北朝時期的寫本，也是承宋版而來。原本末尾有後敍：「大中祥符五年歲次壬子（按一〇一二年）十月八日，傳敎弟子宣德郞守尙書屯田員外郞騎都尉賜緋魚袋周希古敍，都勸緣廣敎院主僧保昌，金花山人嚴方外書，瀧西卓海刋。」是折子本，與宋初版一樣。石井修道《伊藤隆壽氏所發現的眞福寺文庫所藏《六祖壇經》介紹——與惠昕本《六祖壇經》祖本的關係》（《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十號、一九七九），對此本作了介紹，文後附有此本的校訂本。

此外，屬於惠昕本系統的還有京都天寧寺本、金澤文庫本（斷片）。

㈤**高麗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德異本）一卷** 此爲元代古筠比丘德異於至元二十

七年（一二九〇）校訂的《壇經》，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在高麗出版者。卷首有德異的序，標題下有「門人法海集」一行，有略序，正文從〈悟法傳衣第一〉至〈付囑流通〉分爲十章，尾題之後有「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守塔沙門令韜錄」的一段，和「宋太祖開國之初……至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得五百七十八年矣」的後記。黑田亮《朝鮮舊書考》對此本有介紹，並說朝鮮流通本皆屬此系統。

㈥**明藏本《六祖壇經》一卷**　元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南海風幡光孝寺宗寶的改編本。〈行由〉以下分十章，附〈緣起東紀〉、〈歷朝崇奉事迹〉、〈賜謚大鑒禪師碑〉（柳宗元、劉禹錫）、《佛衣銘》，後有編者跋。《大正藏》卷四十八、《縮刷藏經》騰四收有此本。

關於《六祖壇經》的研究方面，除上面順便提到的外，這裡再作些介紹。松本文三郎（一八六九—一九四四）是最早從事《壇經》研究的學者之一，他的《金剛經和六祖壇經的研究》（一九一三年，貝葉書院）認爲《金剛經》對初期禪宗和《壇經》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他利用《壇經》的各種序、跋和宗密的著作，以及《全唐文》等有關資料，對慧能傳記和說法集原型進行考察，探究哪些是流行本所增加的部分。在發現敦煌本《壇經》

以後，一九三二年他寫了《六祖壇經的書志學研究》的論文（後收入一九四四年《佛教史雜考》）對明本、敦煌本、興聖寺本《壇經》進行對比研究，認爲敦煌本是唐末《壇經》，但不是最早的《壇經》，也不是善本，興聖寺本在此本基礎上有修正，爲現存一切本的基礎。宇井伯壽《壇經考》（第二禪宗史研究》）對十幾種本的《壇經》進行考證，認爲敦煌本雖不是最早本，但是現存本中最古的，是各本《壇經》的基礎。在現存《壇經》中有：①敦煌本；②惠昕本；③德異本和宗寶本這三個系統。明洪武本（一三七三）有朗簡的序，契嵩的《壇經贊》，但正文與流通本不同，此或爲契嵩本的翻刻。大乘寺本與興聖寺本都是由惠昕本修編本的異本，德異所尋的古本者，或即指此本。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詳細的考察敦煌本《壇經》的作者、形成等，認爲《壇經》是牛頭禪派與神會禪派相互影響的結果，其內容的最古部分，是無相授戒儀與般若三昧、七佛二十八祖等記述。這些原是牛頭禪派之說，編者當爲牛頭禪派鶴林玄素（六六八—七五二）的門徒法海，而在神會晚年或死後，牛頭禪派遭受到禪宗內部批評之時，法海才被說成是慧能的弟子。此後的《壇經》又增入慧能自傳及十大弟子機緣部分。現本敦煌本《壇經》形成於《曹溪大師別傳》與《寶林傳》之間。柳田在《語錄的歷史》中又明確地講，敦煌本《壇經

》最初是師徒間傳授的本子，而到慧能的第三代弟子悟眞時重加編撰，在編寫中依據了神會的《壇語》，又吸取了《金剛經》，特別是《梵網經》的思想。中川孝在《六祖壇經》譯注本的《解說》中，同意胡適的見解，認爲《壇經》是神會或其弟子所編，並爲此進行了論證，主要是引證韋處厚（？—八二八）《興聖寺大義禪師碑銘》所說「洛者曰會……習徒迷眞，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以及敦煌《壇經》本中有不少地方與神會著作思想及語句一致。

在慧能與《壇經》的研究方面，駒澤大學禪宗史研究會於一九七八年發表了《慧能研究》一書（大修館書店版），這是他們八年的研究成果。對《曹溪大師傳》及其他各種傳記的十八種資料、《六祖壇經》、《金剛經解義》（傳爲慧能解義）進行研究，並用五本校訂和訓注《曹溪大師傳》，對《壇經》作五本對校。此書在研究慧能與《壇經》上，很有參考價値。

六、傳統禪宗文獻

這裡所說傳統禪宗文獻，主要是指以往最流行的禪宗南宗所撰述的史書、語錄等。關於這方面僅作提要介紹。

(一)目錄

一、《禪籍志》二卷，聖僕義諦編，原刊於一七一六年，後載於《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册。錄目中日禪籍二四四部，加以解說。二、《禪籍目錄》一卷，駒澤大學圖書館編，一九二八年由該館出版，爲日本公私大學圖書館所藏中日禪籍綜合目錄，一九六二年進行增補修訂，改稱《新纂禪籍目錄》出版。

此外，小野玄妙《佛書解說大辭典》（十二卷）、中村元等《新佛典解題事典》中也介紹很多禪籍。

(二)叢書

一、《大正藏》八十五卷，一九二四—一九三四年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編印，第四十七卷收禪籍二十部，第四十八卷收二十八部，第四十九卷收一部，第五十一卷收六部，第五十二卷收三部，第八十五卷收十一部。

二、《續藏經》一百五十一套七百五十一册，一九〇五—一九一二年由前田慧雲、中

野達慧編，藏經書院刊。第二編十五至三十二套「諸宗部」和第二編第三至二十一套「史傳部」，共收禪宗語錄、史書三百多部。

三、《禪學大系》（祖錄部）五卷，久內大賢編，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一喝社出版。共收中國禪籍和注釋書約二十部，除《黃龍書尺集》外，多爲《大正藏》、《續藏經》所收本。

四、《國譯禪學叢書》兩輯二十二卷，宮下軍平編，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年由國譯禪宗叢書刊行會出版。收中日禪籍六十四部，日譯和原文並收，重要的還加上注釋。其中有不少是《大正藏》未收的宗門隨筆。

五、《國譯禪學大成》二十五卷，宮里祖泰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二松堂書店出版。爲上書的縮印改編分本，只是新加《黃龍尺牘》一卷。

六、《禪學叢書（唐代資料編）》，柳田聖山主編，近年由台灣中文出版社分期刊行，影印中、韓、日所藏珍貴禪宗典籍（古版或抄本）。全書擬出十二冊，已出十冊。題目是：《宋本古尊宿語要》（江戶時代無著校寫）、《禪門撮要、禪源諸詮集都序、法集別行錄節要》（高麗本）、《四家語錄、五家語錄》、《祖堂集》、《寶林傳》、《傳燈玉

英集》（宋藏遺珍）、《景德傳燈錄》（宋版與高麗本）、《六祖壇經諸本集成》、《敕修百丈清規左觽，庯峭餘錄》、《臨濟錄抄書成集》、《禪林象器箋二十卷、葛藤語箋十卷》。其中《祖堂集》是五代南唐保大十年（九五〇）由雪峰下四代靜、筠二僧編，是中國最早的禪宗南宗史書，在宋初《景德傳燈錄》流行後失傳，此爲《高麗藏》再雕本的附錄刻本。《六祖壇經諸本集成》收有《壇經》的敦煌本、興聖寺本、金山天寧寺本、大乘寺本、高麗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統本、清代眞樸重刻本、曹溪原本、流行本、金陵刻經處本，對研究唐代禪宗、《壇經》發展很有參考價值。

㈢禪書譯註

《禪的語錄》全二十卷，從一九六九年以來由筑摩書房陸續出版。譯註中國禪宗的代表著作，各書包括新校訂的原文、日本訓讀，現代日語譯文、注釋和解說。《解說》部分介紹各書的作者、編書的時代背景、書的內容和特色、在禪宗史上的地位、各種版本及研究情況等。現已出十七卷，即：《達摩的語錄》、《初期禪宗史Ⅰ（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初期禪宗史Ⅱ（歷代法寶記）》、《六祖壇經》、《頓悟要門》、《龐居士語錄》、《傳心法要、宛陵集》、《禪源諸詮集都序》、《臨濟錄》、《趙州錄》、《寒山詩》、《輔教篇》、《雪竇頌古》、《十牛圖等（四部錄）》、《大慧書》、

《無門關》、《禪關策進》。

由西谷啓治、柳田聖山編的《禪的語錄》I、II（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筑摩書房版）收有十七種禪宗語錄，皆有題解、原文、譯文及注釋。最後所附柳田的《禪籍解題》吸收了中外研究禪宗文獻的結果，是日本迄今最好的禪籍目錄和解題。

㈣禪宗專題資料滙編　鎌田茂雄所編《禪典籍內華嚴資料集成》（一九八四年，大藏出版社版）是一部專題資料匯編。作者從《續藏經》所收禪宗文獻中，抄錄出有關《華嚴經》及華嚴宗著作、思想的資料，按「合刻」（各家禪宗語錄合編書）、「五家以前」、「五家七宗」（潙仰、法眼、雲門、臨濟、黃龍、楊岐……曹洞及其他分派）、「其他」等項目分編而成。對研究禪宗及其他各分派如何引用、理解《華嚴經》及華嚴宗教義，考察華嚴宗教義「六相圓融」在禪宗思中的地位，以及禪宗與華嚴宗的關係，本書很有參考的價值。

以上介紹一定有不充分或不妥當的地方，望讀者指正。

附註：

註一：敦煌文書編號：「北」代表北京圖書館，文書用千字文編號；「S」代表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文書；「P」代表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文書。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377

S. 5475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万餘人韶
州刺史等據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
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於約以為稟
承說此壇經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大師不語自心淨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慈
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小早亡
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買柴
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卻向門前
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名便悟乃聞客曰從何處
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

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今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
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礼拜五祖弘〻忍〻和
尚〻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邊復
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領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
礼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汝
是領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
北佛姓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
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
个餘月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
向與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

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姓迷福門何可救汝汝惣[illegible]
且歸房自看有知惠者自取本姓般若知之各作一偈
呈吾〻看汝偈若吾大意者付汝衣法禀為六代火
急〻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呈
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
得法後自可於止請不用作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
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〻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并
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玲看壁
了明日下手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
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
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
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終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難〻

甚々難々難々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
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
若訪覓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
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
作偈人盡不知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佛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喚
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
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
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流此偈令迷人誦
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大師遂喚門
人盡來焚香偈前人眾入見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

偈者方得見性於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
敬心喚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
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
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識
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只到門前尚未得
入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无上
菩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來思
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衣法秀
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
偈惠能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
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是大
欲傳於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即

付衣法稟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
書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
姓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
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礼拜亦
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
能即礼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能聞已即識
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
提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无益識心見姓即悟大意

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佛姓常青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内從衆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却入碓坊五祖
忽見惠能偈即善知識大意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
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知三更喚惠能堂内說金剛經
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
及衣汝為六代祖衣將為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
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
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
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悟祖處分汝去努
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去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
得心開汝悟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兩月中間至
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惠能奪於
法來至半路盡總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

先是三品將軍性行麤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
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
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
順即却向北化人來惠能來衣此地與諸官寮
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性所傳不是惠能自
知願聞先性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於先
代悟下是法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
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
善知識遇悟即成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
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
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
此義即是惠定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

惠先惠等定之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
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惠即等自悟
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人不斷勝負却生法
我不離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座臥常真
真心是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莫心行
諂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佛弟子但
行真心於一切法无上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
一行三昧真心座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
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道順通流何以却滯
心住在即通流住即彼縛若座不動是維摩詰不合
呵舍利弗宴座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座看心
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

蘇即有數百盤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善知識定
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无燈即无光燈是
光知體光是燈之用即有二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
如是善知識法无頓漸人有利鈍明即漸勸悟人頓
脩識自本是見本性悟即元无差別不悟即長劫
輪迴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无念
无宗无相无體无住无為本何明為相无相於相而離
相无念者於念而不念无住者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
念念後念念念相讀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
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
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縛也以无住為本善知識外
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是以无相

為躰於一切鏡上不染名為无念於自念上離鏡不於
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断即无别處受
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息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
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以立无念為宗即緣迷人於鏡
上有念念上便去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
門立无念為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无念亦
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勞真
如是念之躰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雖即見聞覺之不染
萬鏡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弟
一義而不動善知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
淨亦不言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
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

念本姓淨不見自姓本淨心起看淨却生淨妄妄无處所
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淨无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
者障自本姓却被淨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
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与道違背看心
看淨却是障道因緣今記汝是此法門中何名坐禪
此法門中一切无㝵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為坐見本姓
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
相內姓不亂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
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
禪定維摩經云即是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須自
姓清淨善知識見自姓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法身自行
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善知識總須自體与受无

相弍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
歸衣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衣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
身歸衣當來圓滿報身佛已上三唱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
三身在自法性世人盡有為名不見外覓三如來不見自色身中
三性佛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令善知識衣自色身見自
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佛善知識
世人性本自淨万法在自姓思量一切事即行衣惡思量
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姓自姓常清
淨日月常名只為雲覆蓋上名下暗不能了見日月西辰忽
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万像森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
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名於外著境妄念浮雲蓋覆
自姓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名妄內外名徹於
自姓中万法皆見一切法自在姓名為清淨法身自歸衣者
除不善行是名歸衣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不思量性

即是眾眾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
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慈悲化為菩薩智惠化為
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知惠
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
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念惡報卻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卻千年惡滅
无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
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依也但悟三
身即識大意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
知識一時逐惠能道眾生无邊誓願度煩惱无邊誓願斷
法門无邊誓願學无上佛道誓願成三唱善知識眾生无邊誓
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何名
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將
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卻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
邪見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薩度
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无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

法門无邊誓願學學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願成常下
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
道成行誓願力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无相懺
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
染從前惡行一時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
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却從前矯誑心永斷名為自性懺
前念後念及念念不被疽疾染除却從前疾垢心自性若
除即是懺已上三唱善知識何名懺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
於前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佛前口說无益我此法門中永
斷不作名為懺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无相三歸依
戒大師言善知識歸衣覺兩足尊歸衣正離欲尊歸衣淨
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衣餘邪名外道願
自三寶慈悲證名善知識惠能勸善知識歸衣三寶
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名

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正念念无
邪故即无愛著以无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淨一切塵勞
妄念雖在自〻性〻不染著名衆中尊凡夫解從日至日受
三歸衣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无所歸既
无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
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他佛自性不歸无所處今既自歸
衣三寶總各各至心与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与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
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彼岸到山法須行不在口口念不行如
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何名摩〻訶〻者是大心量廣〻
大猶如虛空莫定心座即落无既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
何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
空亦復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
惡知与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

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名人空心不思名之
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時中念々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
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我修般若
无形相智惠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言彼岸到解
義離生滅著竟生滅去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无生
滅如水永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
當念時有々妄々即非真有念々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
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
菩提捉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仏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
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來三世諸仏從中出將大知惠到
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々上々乘法修行
定成佛无去无住无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仏從
中變三毒為戒定惠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
故為世有八万四千塵勞若無々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

姓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億无着莫去誑妄即自是真如性
用知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姓成仏道善知識若
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
知此人功德无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
為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
善下大雨雨衣閻浮提如漂草葉善下大雨雨放大海
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
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惠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
不從無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
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像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
海納衆水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
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
一沃悉皆自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

之智之與大智之人亦无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
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
之智亦无大小為一切眾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來悟自性即是
小根人聞其頓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
惱塵勞眾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眾流小水大水合為一體
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无㝵心修此行即
與般若波羅蜜經本无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
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我若無智人一切萬法本无
不有故知萬法本因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
愚為少故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令使愚者
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與大智人无別故知不悟即是佛是眾
生一念若悟即眾生不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
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識心見
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
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汝教法流行後代令學道
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須覓

大善知識示道見性何名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直是正[illegible]
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
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云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姓
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
求善知識望得解脫无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
善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
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
一悟即知佛也自性心地以智惠觀照內外名徹識自本心若
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
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
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
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无念行莫百物
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无念法者万法

盡通悟无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无念頓法者至佛位地善
知識後代得悟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
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
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從上已來嘿然而付於法發大
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无有志願在々
處々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謗此
法門百劫万劫千生斷佛種性大師言善知識聽悟說无相
頌令汝名者罪滅亦名滅罪頌々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而是道　布施供養福无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无造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世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造无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々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眾道俗讚言无盡，昔所未聞。使君礼
拜，自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當有少疑，欲問和尚。望意和
尚大慈大悲，為弟子說。大師言：有議即問，何須再三。使君問：法可
不々是西國第一祖達摩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摩
大師代梁武，諦問達摩：朕一生未來造寺布施供養，有

有功德否？達摩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摩出
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言：實无功德，使君勿疑達摩
大師言。武帝着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无功德？和尚言：
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
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仏性外行恭敬。若
輕一切人，悟我不斷，即自无功德，自性虛妄，法身无功

德念念德行平等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
身即功自修身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
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礼拜又問弟子
見僧道俗常念阿彌大佛願往生西方請和尚說
德生彼否望為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與說世尊
在舍衛國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為下根
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兩重法无不名悟有殊見
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言佛隨
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无罪西方心不淨有
愆迷人願生東方西者所在處並皆一種心但无不淨
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惡即
行十万无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禪指使

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
迎請若悟无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乘
念佛往生路遙如何得達 六祖言惠能與使君移
西方剎那間目前便見使君願見否使君礼拜若此
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
言唐見西方无疑即散大衆愕然莫知何是大師曰
大々衆々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
門外有六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
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
自性迷佛即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
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直是彌勒人我是須
彌邪心是大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塵勞是魚鼈

虛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illegible]
天堂我无人須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无波浪滅毒
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惠光明照曜
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
内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聞說讚聲
徹天應是迷人人然便見使君礼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界
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
由在寺〻〻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
願自家修清淨即是惠方使君問和〻在家如何修願為指授
大師言善知識惠能与道俗作无相頌盡誦取依此修行常
与惠能說　一處无別　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至虛空
惟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頓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教法
愚人不可迷　說即雖万般　合離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煩惱　正來煩惱除　邪正悉不用　清淨至无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見在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若欲貪覓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正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愚　若見世間非　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有罪
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　是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菩提見　法元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出世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悉打卻　此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來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大師言善智識汝等
盡誦取此偈依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此不修對面千
里各々自修法不相待眾人且散惠能歸漕溪山眾生若有大疑來彼
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佛世合座官寮道俗禮拜和尚無不嗟歎善
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智一時盡散大師
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
盡若論宗指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
法處年月日性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亦非南宗之子也未得
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但得法者只勸修
行諍是勝負之心與道違背世人盡傳南宗能比秀未知根本

事由旦秀禪師於南荊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時修行惠
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
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
疾即頓法无漸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
說惠能法疾直旨路秀師遂喚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
智汝与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礼拜但聽莫言吾使汝
來所聽意旨記取却來与吾說看惠能見解与吾
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怪志誠奉使歡喜遂半月中
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礼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
聞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礼拜自言和尚弟子從玉
泉寺來秀師處不得契悟聞和尚說便契本心和尚慈悲
願當教示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細作志誠曰

未說時即是說乃了即是六祖言頓性即是菩提亦復如是
大师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师教人唯傳戒定惠汝和尚教
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志誠曰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
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
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
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
惠能答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大师言
如汝聽悟說看悟所見處心地无疑非自性戒心地無乱
是自性定心地无癡自性是惠能大师言汝戒定惠勸小
根諸人吾戒定惠勸上人得吾自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請
大师說不立如何大师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癡念念般若
觀照當離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頓修立有漸此契以不

立志誠礼拜便不離漕溪山 即為門人不離大师左右 又
有一僧名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
疑大师智惠廣大願為時疑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
不達經上无癡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
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
吾讀一遍吾聞即之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
遍六祖聞已即識仏意便汝法達說法華經六
祖言法達法華經无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因緣
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聞公明无有餘乘
唯一佛乘大師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仏乘迷却
汝聖經中何處是一仏乘汝向說經六 諸仏世尊

經汝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法如何解此法
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
即一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者相內迷
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悟此法一念
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佛猶如覺也分為四
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
悟入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
法達悟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衆生
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
觀照自開佛智見莫開衆生智見開佛智見即出世大
師言法達此是法達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迷人故汝但
於一佛乘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

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仏智見轉法華開衆生
智見被法華轉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法達一聞々々言下大悟涕淚悲泣自言和尚實未曾轉
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々修行佛行
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人无不悟者時有一僧
名智常來漕溪山礼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常
問和尚曰仏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
教示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无
四乘法人心不量四等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
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盡通万行
俱備一切无離但離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々是
最上行義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問吾也又有一僧名

神會南陽人也至漕溪山礼拜問言和尚禪座
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
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
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
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
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
會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即起
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是生滅
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礼拜礼拜更不言大師
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以心悟自見依法修
行汝自名不見自心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
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問吾

否神會作礼便為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

有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

志道法珎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

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吾教汝說法不失

本宗舉科法門動三十六對出没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

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

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

是五蔭界十八界是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蔭相蔭行

蔭識蔭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

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未觸法是何名六門

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万法名為含

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是三六
由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善用
即佛用油何等油自性對外境无情對有五天与地對
日与月對暗与明對陰与陽對水与大對語与言對
法与相對有十二對有為无為有色无色對有相无
相對有漏无漏對色与空對動与淨對清与濁對
凡与性對僧与俗對老与少對大大与少少對長与
短對高与下對自性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与正
對癡与惠對愚与智對乱与定對戒与非對直
与典對實与虛對嶮与平對煩惱与菩提對慈
与空對喜与嗔對捨与慳對進与退對生与滅對
常与无常對法身与色身對化身与報身對

躰用對性用相有清无親對言語與法相有十二
內外境有無五對三身有三對都合成三十六對法也
此三十六對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
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內於空離空著空
即惟長无名著相惟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
用文字人不合言々語々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
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
々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
如是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
本宗不禀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
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
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

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天元年於新州
國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吾別大師言汝衆近前吾
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外破疑當令
迷者盡使汝安樂吾若去後无人教汝法海等衆僧
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
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除者不得數年山
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
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處若知去
處即不悲泣性體无生无滅无去无來汝等盡坐吾
與汝一偈真假動淨偈汝等盡誦取見此偈意汝吾
同於此修行不失宗旨僧衆礼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
持偈曰

一切无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无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　无性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无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无情无佛衆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佛語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勸善
此教本无諍　无諍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　識大師意　更不敢諍　依法修行　一時礼拜　即知大
師不永住世　上座法海向前言　大〻師〻去後　衣法當
付何人　大師言　法即付了　汝不須問　吾滅後二十餘年
邪法遼乱　惑我宗旨　有人出來　不惜身命　第佛教
是非　竪立宗旨　即是吾正法　衣不合轉　汝不信　吾與誦
先代五祖傳衣付法誦　若據第一祖達摩頌意　即不

合傳衣聴五句汝頌〻曰

第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大来唐國　傳教救名清　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第二祖慧可和尚頌曰

本来緣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本元无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雖因地　地上種化生　花種无性生　於地亦无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无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来種下　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種　心地亦无生

第六祖慧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即花生　自吾花情種　菩提菓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摩和尚頌意汝迷
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 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无明葉 見被葉風吹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師
不久住世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善
位座吾今共汝等別法海問言此頓教法傳受從上
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仏釋迦牟尼佛第七
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
優婆毱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仏陀難提第十四仏
陀蜜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

八毗羅長者第十九龍樹第廿迦那提婆第廿一
羅睺羅第廿二僧迦那提第廿三僧迦耶舍第廿四鳩
摩羅馱第廿五闍耶多第廿六婆修盤多第廿七摩
拏羅第廿八鶴勒那第廿九師子比丘第卅舍那婆
斯第卅一優婆堀第卅二僧迦羅第三十三須婆蜜多
第三十四南天竺國王子第三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唐
國僧惠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
三十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弟子大師言今日已後遞
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法海又白大師今去留付何
法今後代人如何見佛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衆
生即能見仏若不識衆生覓仏万劫不得見也五今
教汝識衆生見仏更留見真仏解脫頌迷即不見

修行者即見法海 願聞代代流傳世世不絕 六祖言
聽吾汝與說 後代世人若欲覓佛 但識佛心眾生 即能識
佛 即緣有眾生 離眾生無佛心
迷即佛眾生 悟即眾生佛 愚癡佛眾生 智惠眾生佛
心險佛眾生 平等眾生佛 一生心若險 佛在眾生中
一念吾若平 即眾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 向何處求佛 大師言 汝等門人好住 吾
留一頌 名自性真佛解脫頌 後代迷門此頌意 意即見自心自
性真佛 與汝此頌 吾共汝別 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真魔 邪見之人魔在舍 正見知人佛則過
性衆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忽則三毒生 魔變成佛真無假
化身報身及淨身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即是佛菩提因

姪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
婬性本身清淨因　除即婬無淨性身　性中但自離吾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吾頓教門　悟即眼前見性尊
若欲修行云覓佛　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覓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求度世人須自修
今保世間學道者　不於此是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　遂告門人曰　汝等好住　今共汝
別　吾去已後　莫作世情悲泣　而受人弔問錢帛　著
孝衣　即非聖法　非我弟子　如吾在日一種　一時端

坐但无動无淨无生无滅无去无来无是[illegible]主
无住但然寐淨即是大道吾去已後但依法
脩行共吾在日一種吾若在世汝違教法吾住
无益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奄然遷花大
師春秋七十有六大師滅度諸寺内異香
氳氳經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
无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
神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内白光出現
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刺使韋據立碑至今
供養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

道ゝ漈ゝ无常付門人悟ゝ真ゝ在嶺南曹
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山法須德座上
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爲衣承於今
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如來入涅槃
法教流東土共傳无住即我心无住此真菩
薩說真示行實喻唯教大智人是旨衣凡
度誓修ゝ行ゝ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
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林量不得須求此法
違立不德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識
密意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

業志三十 大聖志四十 大道志五十 大寶志

大法志七十 大德志八十 清之藏志三十 清精藏志四十

清齊藏志五十 清蓮藏志六十 清海藏志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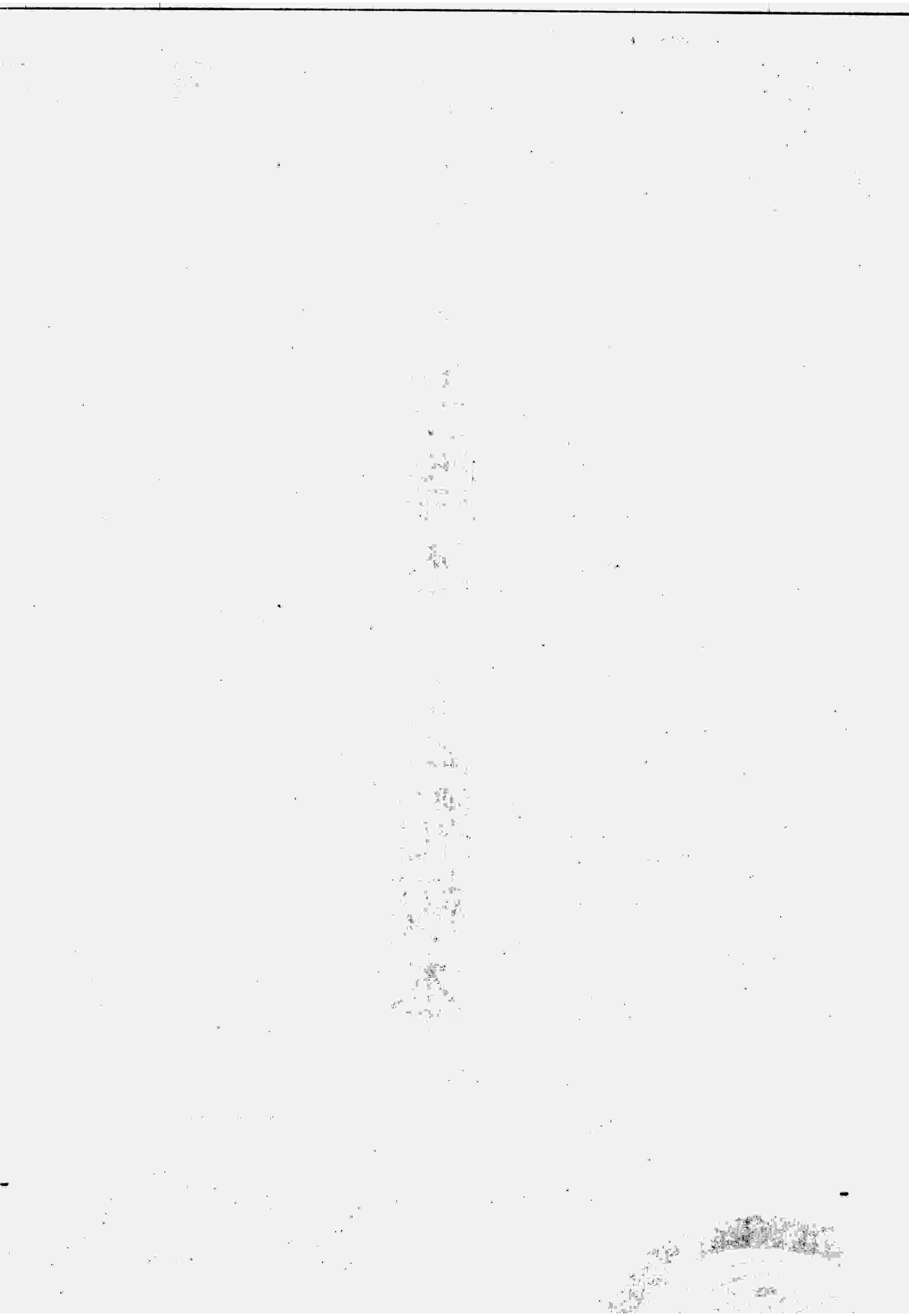
大法藏志八十

山是之菩薩法号



二、敦煌本・・⑵點校本





燉煌出土六祖壇經目錄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一、序文品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原本大正本授作受。)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璩。(原本大正本韋璩作等據。)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原本大正本無三十字。)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法海集記。(大正本人下有僧字。)流行後代。(原本代作伐。)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原本大正本依作於。)以爲稟承。說此壇經。

二、惠能說法

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語。自身淨心神。(大正本身淨心作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慈父。本貫范陽。(原本大正本貫作官。)左降遷流嶺南。(原本大正本無嶺字。)作新州百姓。(原本大正本無作字。)惠能幼少。(大正本少作小。)父又早亡。(原本大正本又作小。)老母

孤遺。移來南海。（原本大正本無南字。）艱辛貧乏。（原本乏作之。）於市賣柴。（原本大正本賣作買。）忽有一客買柴。遂令惠能送至於官店。（原本大正本令作領。無送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原本大正本明作名。）乃問客曰。（原本大正本問作聞。）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新州。（大正本新作斳。）黃梅縣東，馮墓山。（原本大正本縣作懸。大正本馮作憑。）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今在彼。（原本大正本今作令。）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原本持作特。）卽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卽辭親。往黃梅馮墓山。（大正本馮作憑。）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三、弘忍惠能問答

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原本大正本嶺作領。）新州百姓。今故遠求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法。（原本大正本作佛法作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原本大正本嶺作領。）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卽有南北。佛性卽無南北。（原本大正本性作姓。）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原本大正本性作姓。）大師欲更共議。（議恐當作語。）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房。踏碓八箇餘月。

四、五祖集門人索偈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已集。（原本大正本已集作集記。）五祖曰。吾向汝說。（原本大正本汝作與。）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若迷。（原本大正本性作姓。無若字。）福何可救。（原本大正本福下有門字。衍。）汝等總且歸房自看。（原本大正本等作汝。大正本無等字。總作惣。）有智惠者。（大正本智作知。）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原本大正本性作姓。之知作知之。）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原本大正本悟作吾。）付汝衣法。禀為六代。（原本代作伐。）火急急。

五、諸門人不敢呈偈

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原本澄作登。）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原本大正本依作於。）偈不用作。（原本大正本偈作請。）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相。（原本大正本無相字。）並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珍看壁了。（大正本珍作玲。）明日下手。

六、神秀書偈

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爲敎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卽善。（原本大正本求法卽善作卽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偈。（原本大正本無偈字。）終不得法。（原本大正本終作修。）良久思惟。甚難甚難。（原本作甚甚難難甚甚難難。大正本下再重甚難甚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若五祖見偈言云云。有脫文。興聖寺本曰。神秀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出見和尚卽言秀作。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原本自作白。）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大正本知作和，）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大正本拂作佛。）莫使有塵埃。

七、五祖見偈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原本大正本喚作換。）南廊下畫楞伽變相。（原本大正本無相字。）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原本大正本留作流。）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道。（原本大正本無道字。）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

。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令衆人見。(原本大正本令作人。大正本人作入。)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悟此偈者。(原本大正本無悟此二字。)方得見性。(大正本性作姓。)依此修行。(原本大正本依作於。)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原本祖作禍。)問是汝作偈否。(原本大正本問作門)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惠識大意否。五祖曰。(原本大正本祖作禍。)汝作此偈。見即未到。(原本大正本未作來。)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原本大正本依作於。)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性。(原本自作白。原本大正本性作姓。)汝且去。(大正本且作旦。)一兩日來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原本自作白。原本大正本性作姓。)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

八、惠能作偈

有一童。(大正本童下有子字。)於碓房邊過。唱誦此偈。惠能一聞。知未見性。(大正本性作姓。)即識大意。能問童子言。(原本大正本無言字。)適來誦者是何偈。(原本大正本何下有言字。)童子答能曰。儞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原本大正本事作是。)欲傳於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稟爲六代祖。(原本大正本祖作禍。)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

門人盡誦。（原本祖作禍。）悟此偈者。卽見自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依此修行。卽得出離。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卽禮拜此偈。爲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能聞已。（原本大正本無能字。聞作閒。）卽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提著。（大正本著作着。）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卽悟大意。（原本大正本悟作吾。）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清淨。（原本大正本性作姓。）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爲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徒衆。（原本大正本徒作從。）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却入碓房。五祖忽見惠能但卽善知識大意。（原本大正本祖作禍。）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未了得。

九、惠能受法

五祖夜至三更。（原本大正本至作知。）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原本大正本悟作伍。）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及衣。汝爲六代祖。（原本代作伐。）衣將爲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興聖寺本通行本並氣作命。）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卽須速去。

一〇、惠能向南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悟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原本大正本起作去。）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原本大正本與吾作汝悟。）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一一、惠順求法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惠能奪於法。（頭字可疑。恐誤。）來至半路。盡總却廻。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麁惡。直至嶺上。來趁犯著。惠能卽還法衣。又不肯取。言。（原本大正本無言字。）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卽却向北化人來。

一二、般若智自有之

惠能來依此地。(原本大正本依作衣。)與諸官寮道俗。(原本大正本寮作奪。)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原本大正本聖作性。)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原本大正本聖作性。)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於先代悟。(下是法)(原本自除作白余。大正本除作餘。)　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原本自作白。)卽緣心迷。不能自悟。(原本自作白。)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遇悟卽成智。(大正無卽字。)

一三、定慧體一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爲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別。(原本大正本定惠作惠定。)定惠體一不二。卽定是惠體。卽惠是定用。卽惠之時定在惠。卽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卽是定惠等。(原本大正本無定字。)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定惠不等。(原本大正本定惠作惠定。)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原本大正本一種有衆字。)定惠卽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卽是迷人。(原本大正本無迷字。)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

一四、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原本大正本坐作座。常行直心是。原本大正本行直作真真。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原本大正本直作真。直心是淨土。原本大正本直作真。莫心行諂曲。原本大正本曲作典。口說法直。口說法直興聖寺本通行本並作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原本大正本直作真。非佛弟子。但行直心。原本大正本直作真。於一切法。無有執著。大正本法下有上字。原本無下有上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原本大正本直言作真心。坐作座。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原本一行作一切。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原本大正本情作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原本大正本須作順。何以却滯。心不住法。即通流。原本大正本不住法作住在。住即被縛。原本大正本被作彼。若坐不動是。原本大正本坐作座。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原本大正本坐作座。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原本大正本坐作座。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般以如此教道者。大正本般以作盤。故知大錯。原本大正本知作之。

一五、定惠如燈光

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體。原本無燈字。原本大正本之作知。光是燈之用。名即有二。原本大正本無名字。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

一六、法無頓漸

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契。原本大正本迷作明。契作勸。悟人頓修。自識本心

。（原本此句作識自本。大正本識自本。）自見本性。（原本大正本自作是。）悟卽元無差別，不悟卽長劫輪迴。

一七、無念爲宗亦不立

善知識。我此法門。（原本大正本此作自。）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爲宗。（原本大正本為作無。）無相爲體。（原本大正本為作無。）無住爲本。（原本大正本住下有無字。）何名爲相。（原本大正本名作明。）無相者於相而離相。（原本大正本無者字。）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原本大正本今作念。）念念相續。（原本大正本續作讀。）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卽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卽住。名繫縛。於一切上。（大正本切下有法字。）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原本大正本無此是二字。）善知識。但離一切相。是無相。（大正本但作外。）但能離相。性體淸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原本大正本此作是。）於一切境上不染。（原本大正本境作鏡。）名爲無念。於自念上離境。（原本大正本境作鏡。）不於法上生念。（原本大正本重不字生念作念生。）若百物不思。（原本大正本若作莫。）念盡除却。一念斷卽死。（原本大正本死作無。）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思法意。（原本大正本思作息。）自錯尙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原本自作白。）又謗經法。是以立無念爲宗。卽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原本大正本迷作名。境作鏡。）念上便起邪見。（原本大正本起作去。）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敎門立無念爲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

念者念何者。（原本大正本無何上之念字。大正本者作物。）無者離二相諸塵勞。念者念眞如本性。（原本大正本無念者念眞如本性七字。）眞如是念之體。念是眞如之用。自性起念。（原本大正本無自字。性作姓。）雖卽見聞覺知。（原本大正本知作之。）不染萬境。（原本大正本境作鏡。）而常自在。（原本自作白。）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

一八、坐禪不著心不看淨

善知識。（原本大正本知作諸。）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原本坐作座。）亦不著淨。亦不言不動。（原本大正本言下無不字。）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原本大正本性作姓。）爲妄念故。蓋覆眞如。離妄念本性淨。（原本大正本性作姓。）不見自性本淨。起心看淨。（原本大正本起心作心起。）却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原本大正本者下有看字。）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原本大正本障作章。）却被淨縛。若修不動者。（原本大正本無修字。）不見一切人過患。（原本大正本無不字。）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卽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

一九、坐禪一切無碍

今既如是。（原本大正本既如作記汝。）此法門中。何名坐禪。（原本大正本坐作座。）此法門中。一切無碍。

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爲坐。（原本大正本起作去。）見本性不亂爲禪。（原本大正本性作姓。）何名爲禪定。外離相曰禪。（大正本離作離。）內不亂曰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內性不亂。（外若著相云云十六字原本作外若有相。內性不亂。大正本作外若有相。內姓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原本大正本無性字。）只緣境觸。觸卽亂。離相不亂卽定，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原本大正本內下有外字。）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卽時豁然。（原本大正本時作是。）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原本大正本無經字。）我本元自性清淨。（原本大正本無我字。元作須。）（性作姓。）善知識。見自性自淨。（原本大正本性作姓。）自修自作自性法身。（原本大正本性作姓。）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二〇、見自三身佛

善知識。總須自體。與授無相戒。（原本大正本授作受。）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原本大正本依作衣。）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原本大正本依作衣。）於自色身歸依當來圓滿報身佛。（已上三唱）（原本大正本依作衣。）色身者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世人盡有。爲迷不見。（原本大正本迷作名。）外覓三身如來。（原本大正本無身字。）不見自色身三身佛。（原本大正本身作性。）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今善知識於自色身。（原本大正本於作衣。）見自法性有三身佛。（原本大正本身作世。）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法身佛。（原本大正本無法字。）善知識。世人

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原本大正本自性作自姓。）思量一切惡事。（原本大正本無惡字。）卽行於惡。（原本大正本於作衣。）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如是一切法。（原本大正本如上有知字。）盡在自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自性常清淨。（原本大正本性作姓。）日月常明。（原本大正本明作名。）只爲雲覆蓋。上明下暗。（原本大正本明作名。）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原本大正本星作西。）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像森羅。（原本大正本森作参。）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知惠常明。（原本大正本明作名。）於外著境。（原本大正本著境作看敬。）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原本大正本性作姓。）故遇善知識開眞法吹却迷妄。（原本大正本迷作名。）內外明徹。（原本大正本明作名，）於自性中。（原本大正本性作姓。）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名爲清淨法身。自歸依者。（原本大正本依作衣。）除不善行。是名歸依。（原本大正本依作衣。）何名千百億化身。（大正本名下有爲字身下有佛字。）不思量性卽空寂。思量卽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爲地獄。思量善法化爲天堂。毒害化爲畜生。慈悲化爲菩薩。知惠化爲上界。（大正知作智。）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原本大正本性作姓。多作名。）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知惠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何名圓滿報身。（原本大正本無此名自性化身。何名圓滿報身十二字。今據興聖寺本補之。）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惠能滅萬年愚。（大正本無愚字。）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爲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亡。（原本大正本亡作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無常已來後念善。名爲報身。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念念善卽是報身。自悟自修。卽名歸依也。（原本大正本依作衣。）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原本大正本無色身二字。）不言

歸依也。（原本大正本言作在。）但悟三身。即識大意。（原本大正本意作億。）

二一、四弘大願

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三唱）善知識。衆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原本大正本性作姓。）何名自性自度。（原本大正本性作姓。）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原本大正本迷作名。）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原本大正本來作見。）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原本大正本提作薩。）如是度者。是名眞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

二二、無相懺悔

今既發四弘誓願。說與善知識無相懺悔。滅三世罪障。（原本大正本無滅字。）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原本大正本不重念字。）從前惡行。一時自性若

除。（原本大正本性作姓。）卽是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原本大正本無不字。）除却從前詔誑心（大正本訁作嬌。）永斷。名爲自性懺。（大正本永作承。）前念後念及今念。（原本大正本無今念二字。）念念不被疽疾染。除却從前嫉妬心。（原本大正本妬作垢。）自性若除卽是懺。（已上三唱）善知識。何名懺悔。懺者終身不爲。（原本大正本無懺字。大正本爲作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恆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爲懺悔。

二三、無相三歸依戒

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原本大正本授作受。）大師言。善知識。（原本大正本知作智。）歸依覺兩足尊。（原本大正本依作衣。）歸依正離欲尊。（原本大正本依作衣。無尊字。）歸依淨衆中尊。（原本大正本依作衣。）從今已後。稱佛爲師。更不歸依餘邪迷外道。（原本大正本依作衣迷作名。）願自三寶慈悲證明。（原本大正本證明作燈名。）善知識。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原本大正本重善字。依作衣。）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原本大正本迷作名。）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正。念念無邪故。卽無愛著。（原本無作元。）以無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自性不染著。（原本大正本性作姓。）名衆中尊。凡夫不解。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原本大正本無不字。大正本依作衣。）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卽無所歸。既無所歸

。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卽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原本大正本無依字。)自性不歸。(原本大正本性作姓。)無所依處。(原本大正本無依字。)

二四、大智惠到彼岸

今既自歸依三寶。(原本大正本依作衣。)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到彼岸。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原本大正本重口字。)不行如幻如化。(原本大正本無幻字。)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若空心坐。(原本大正本若空作莫定坐作座。)卽落無記空。(原本大正本記作旣。)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原本大正本無虛空二字。河作何。)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二五、摩訶解義

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原本大正本之作知。)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之爲大。此是摩訶。(原本大正本訶下有行字)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原本大正本無行字。)又有迷人。(原本大正本迷作名。)空心不思。名之爲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二六、般若波羅蜜解義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切時中。(原本大正本無切字。)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原本重若字。)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原本大正本無世人二字。)自言我修般若。(原本大正本無自言二字。)般若無形相。(原本大正本無般若二字。)智惠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原本大正本無唐字。)解義離生滅。著境起生滅。(原本大正本境作竟。起作去。)如水有波浪。即是爲此岸。(原本大正本爲作於。)離境無生滅。如水承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原本波作般。)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眞有。念念若行。是名眞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原本大正本自作法。)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原本大正本提下有提字。)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惠到彼岸。(原本大正本智作知。)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無去無住無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爲戒定惠。

二七、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惠。(原本大正本無一般若生四字。)何以故。爲世有

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大正本憶作億。）莫起誑妄。（原本大正本起誑作去誰。）卽自是眞如性。（原本大正本性作姓。）用智惠觀照。（大正本智作知。）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見性成佛道。（大正本性作姓。）

二八、持金剛經卽見性入般若三昧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卽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歎。（原本大正本明作名。）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爲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於閻浮提。（原本大正本於作衣。）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原本大正本無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八字。）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於大海。（原本大正本於作放。）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觀照。（原本大正本智作知。）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原本大正本天作無。）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原本元作無。）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悉皆蒙潤。（原本大正本蒙作像。）諸水衆流。却入大海。海納衆水。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二九、小根不悟大智能修

少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原本大正本小作少。）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原本大正本倒作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卽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未悟自性。（原本大正本未作來。）卽是小根人。聞其頓教。不假外修。（原本大正本假作信。）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爲一體。卽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碍。能修此行。（原本大正本能作心。）卽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

三〇、一切法盡在自身中

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原本大正本無諸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原本大正本無人字。）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若無世人。（原本大正本若上有我字。世作智。）一切萬法。本元不有。（原本元作無。）故知萬法本因人興。（大正本因作從。）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原本愚上重有字。）愚爲小人。（原本大正本小人作少故。）智爲大人。迷人問於智者。（原本大正本迷人問作聞迷人。）智人與愚人說法。令彼愚者悟解心解。（原本大正本彼作使。原本心作染。大正本心解作深開。）迷人若悟解心開。（大正本無解字。）與大智人無別。故知不悟卽

是佛是衆生。一念若悟。卽衆生是佛。(原本大正本生下有不字。)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眞如本性。(原本大正本身下有心字性作姓。)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淸淨。(原本大正本元作願。性作姓。)識心見性。自成佛道。維摩經云。(原本大正本無維摩經云四字。)卽時豁然。還得本心。

三一、自心善知識三昧解脫

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大悟。(原本大正本悟作伍。)頓見眞如本性。是故將此教法流行後代。(原本大正本將此作汝。原本代作伐。)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原本大正本令作今。原本悟作伍。大正本悟作俉下有各自觀心四字。)令自本性頓悟。若不能自悟者。(原本大正本無不字。)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大正本須作頻。原本大正本示作亦。性作姓。)何名大善知識。(原本大正本無識字。)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原本大正本示作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謂化道令得見性。(原本大正本謂作爲。性作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大正本亦作云。)不能自悟。(原本大正本自下有姓字。)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原本大正本脫作說。)無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卽得解脫。(原本大正本無脫字。)若自心邪迷。妄念顚倒。外善知識。卽有教授。救不可得。(原本大正本無救不可得四字。)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卽是自眞正善知識。一悟卽知佛也。自性心地。以智惠觀照。內外明徹。(原本大正本明作名。)

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是解脫。既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識從六門走出。（原本大正本識作賊。）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原本大正本若作莫。）當令念絕。卽是法縛。（大正本縛作傳。）卽名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

三二、發大誓願不退菩提須分付此法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原本代作伐。原本大正本吾作悟。）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原本大正本無於字。）發願受持。如事佛。（原本大正本事作是。）故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將從上已來默然而付於法。（原本大正本傳作縛。大正本將作時。）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卽須分付。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無益。若遇人不解。謗此法門。（大正本謗作謾。）百劫萬劫千生。斷佛種性。

三三、無相滅罪頌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說無相頌。（原本大正本吾作悟。頌作訟。）令汝迷者罪滅。（原本大正本迷作名。）亦名滅

罪頌。頌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而是道。（原本大正本無道字。）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大正本惡作業。原本大正本造作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元在。（大正本元作無。原本大正本在作造。）
若解向中除罪緣。（大正本中作心。）　各自性中眞懺悔。（原本大正本性作世。原本悔作海。）
若悟大乘眞懺悔。（原本大正本悔作海。）　除邪行正卽無罪。（大正本卽作造。）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卽與悟人同一類。（原本大正本類作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至心求。（原本大正本至作志。）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無盡。昔所未聞。

三四、修福與功德有別

使君禮拜。白言。（原本大正本白作自。）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今有少疑。（原本大正本今作當。）欲

問和尚。（大正本問作聞。）望意和尚大慈大悲。爲弟子說。大師言。有疑卽問。（原本大正本疑作議。大正本問作聞。）何須再三。使君問。（大正本問作聞。）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乎。（原本大正本重不字。無乎字。）大師言。是。使君問。（原本大正本無使君問三字。）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武帝。（原本化作伐。大正本作代。原本大正本帝作諦。）帝問達磨。（原本大正本無帝字。）朕一生已來。（原本大正本已作未。）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原本大正本重有字。）達磨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磨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言。實無功德。使君勿疑達磨大師言。（原本大正本君下有朕字。）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無功德。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爲功德。功德在法身。（原本大正本無功德二字。）非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內見佛性。（原本大正本無內見二字。）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原本大正本吾作悟。）卽自無功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念念德行。平等直心。（原本大正本直作真。）德卽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原本大正本修下有身字。）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

三五、西方剎那見

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俗。（原本大正本僧下有道字。）常念阿彌陀佛。（原本大正本陀作大。）願往生西方。願和尚說。（大正本願作請。）得生彼否。（原本大正本得作德。）望爲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與

說。世尊在舍衞國。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爲下根說遠。（原本大正本遠作近。）說近只緣上智。（原本大正本近作遠。）人有兩種。（原本大正本有作自。種作重。）法無不一。（原本大正本無一字。）迷悟有殊。見有遲疾。（原本大正本迷作名。）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大正本佛言作言佛。）使君東方人。（原本大正本無人字。）但淨心無罪。西方人心不淨有愆。迷人願生東方。兩者所在處。（原本大正本兩作西。）並皆一種。心但無不淨。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十惡卽行十萬。（原本大正本除下無十字。）無八邪卽過八千。但行直心。（原本大正本直作真。）到如彈指。（原本大正本彈作禪。）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遙。如何得達。六祖言。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刹那間。（原本大正本間作問。）目前便見。（原本大正本目作日。）使君願見否。使君禮拜。若此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爲現西方。大善。大師言。唐見西方無疑。卽散。大衆愕然。莫知何是。大師曰。大衆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卽是城門。外有五門。（原本大正本五作六。）內有意門。心卽是地。性卽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原本大正本無心字。）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原本大正本無外字。）自性迷佛卽衆生。自性悟衆生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爲釋迦。平直是彌勒。（原本大正本直作真。）人我是須彌。邪心是大

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塵勞是魚鱉。虛妄卽是神鬼。三毒卽是地獄。愚癡卽是畜生。十善是天堂。無人我須彌自倒。（原本大正本無人我作我賠人。）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智惠光明。（原本大正本放作施。）照曜六門。淸淨照破六欲諸天下。（原本大正本破作波。）自性內照。（原本大正本無自性內三字。）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聞說。（原本大正本聞作問。）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了然便見。（原本大正本了作人。）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

三六、在家修行無相頌

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淸淨。卽是西方。（原本大正本西作惡。）使君問。和尚。（原本大正本無尚字。）在家如何修。願爲指授。大師言。善知識。（原本大正本知作智。）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誦取。依此修行。（原本大正本依作衣。）常與惠能一處無別。（原本大正本能下有說字。）頌曰。

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大正本處作至。）惟傳頓教法。出世破邪宗。

敎卽無頓漸。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教法。愚人不可悉。(原本大正本悉作迷。)說即須萬般。
合離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煩惱。正來煩惱除。邪正悉不用。(原本大正本悉作疾。)
清淨至無餘。菩提本清淨。起心即是妄。
淨性在妄中。(原本大正本在作於。)但正除三障。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原本大正本見自作現在。)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大正本類作魏。)離道別覓道。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惱。(大正本惱作懊。)若欲見眞道。(原本大正本見眞作實覓。)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正心。暗行不見道。若眞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原本大正本過作愚。)若見世間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無罪。(原本大正本無作有。)我非自有罪。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碎。若欲化愚人。是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原本大正本彼有作破彼。)即是菩提現。(原本大正本現作見。)法元在世間。(大正本元作無。)
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邪見是世間。(原本大正本是作出。)正見出世間。邪正悉打却。

菩提性宛然。（原本大正本無此句。）此但是頓教。亦名爲大乘。
迷來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三七、大師歸漕溪山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此偈。依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此不修。對面千里。各各自修。法不相待。（原本大正本待作持。）衆人且散。（大正本且作旦。）惠能歸漕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彼山問。爲汝破疑。同見佛世。合座官寮道俗。（原本大正本寮作奢。）禮拜和尚。無不嗟嘆。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原本大正本聞作閒。）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智。一時盡散。

三八、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

大師住漕溪山。（原本住作佳。大正本住作往。）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盡。若論宗旨。（原本大正本旨作指。）傳授壇經。以此爲依約。（原本大正本依作衣。）若不得壇經。卽無稟受。須知去處年月日姓名。（原本大正本去作法。姓作性。）遞相付囑。（原本大正本遞作遞。）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原本弟作定。大正本住作往。）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原本大正本錚作修。）但得法者。只勸修行。諍是勝負之心。與道違背。

三九、南能北秀

世人盡言南能北秀。（原本大正本言作傳。南下有宗字。北作比。）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荆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持修行。（原本府作符。大正本且作旦，當作堂。原本大正本持作時。）惠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卽一宗。人有南北。（原本大正本北作比。）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卽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卽漸。見疾卽頓。法無漸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

四〇、志誠來參

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指路。（原本大正本指作旨。）秀師喚門人志誠曰。（原本大正本喚作换。大正本師下有遣字，人下有僧字。）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所聽得意旨。（原本得作徳。大正本無此字。）記取却來與吾說。看惠能見解與吾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大正本第作弟。）勿令吾恠。（原本恠作娃。大正本作怪。）志誠奉使歡喜。遂半月中間。卽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禮拜卽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原本大正本誠作城。）言下便悟。卽契本心。起立卽禮拜。自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秀師處。不得契悟。（原本大正本得作徳。）聞和尚說。便契本心。和尚慈悲。願當教示。（原本大正本教作救。）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原本大正本彼作被。）應是細作。（原本大正本細作紬。）志誠曰。未說時卽是。說了卽不是。（原本大正本說了卽不是作說乃了卽是。）六祖言。煩

惱卽是菩提。亦復如是。

四一、大師爲志誠說戒定慧

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師教人。（原本大正本汝作與。）唯傳戒定惠。汝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原本大正本汝作與。）當爲吾說。志誠曰。（原本大正本誠作城。）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莫作名爲戒。（大正本莫作不。）諸善奉行名爲惠。自淨其意名爲定。此卽名爲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原本大正本誠作城。）何以別。惠能答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原本大正本誠作城。）大師言。汝聽吾說。（原本大正本汝上有如字。吾作悟。）看吾所見處。（原本大正本吾作悟。）心地無非自性戒。（原本大正本無下有疑字。性作姓。）心地無亂自性定。（原本大正本亂下有是字。性作姓。）心地無癡自性惠。（原本大正本性惠作姓是。）惠能大師言。汝師戒定惠。（原本大正本無師字。）勸小根智人。（原本大正本智作諸。）吾戒定惠。勸上人。得悟自性。（原本大正本悟作吾。無性字。）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原本大正本誠作城。）請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性無非無亂無癡。（原本大正本性作姓。）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頓修。（原本大正本性作姓。）亦無漸契。所以不立。（原本大正本亦無漸契所以不立。作立有漸此契以不立。）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卽爲門人。不離大師左右。

四二、法達來參

又有一僧名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惠廣大。願爲決疑。(原本大正本決作時。)大師言。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疑。(大正疑作癡。)汝心自疑。(原本大正本無汝心自疑四字。)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卽是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吾聞卽知。(原本大正本聞作問。知作之。)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原本大正本聞作問。)卽識佛意。便與法達說法華經。(原本大正本與作汝。)六祖言。法達。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喩因緣。(原本大正本因作內。)如來廣說三乘。只爲世人根鈍。經文分明。(原本大正本文分作聞公。)無有餘乘。唯一佛乘。大師言。(原本大正本無言字。)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却汝性。(原本大正本性作聖。)經中何處是一佛乘。與汝說。(原本大正本與汝作汝與。)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原本大正本以作汝。)出現於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原本大正本字作家。)此法如何解。(原本大正本無此字。)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卽一大事因緣。(原本大正本事作是。)內外不迷。卽離兩邊。外迷著相。(原本大正本著作看。)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原本大正本內外不迷。作不空迷。)悟此法。(原本大正本悟作吾。)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佛猶如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

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從一處入。（原本大正本從作上。）卽覺知見。見自本性，卽得出世。大師言。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原本吾作語。大正本作悟。）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見。世人心邪。（原本大正本若邪字。）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知見。（原本大正本知作智。）莫開衆生知見。（原本大正本知作智。）開佛知見卽出世。（原本大正本知作智。）大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法。（原本大正本華作達。）向下分三。爲迷人故。（原本大正本達作名。）汝但依一佛乘。（原本大正本依作於。）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大正本邪作耶。）開佛知見轉法華。（原本大正本知作智。）開衆生知見被法華轉。（原本大正本知作智。）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卽是轉經。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原本大正本白作自。）和尚。實未曾轉法華。（原本大正本曾作僧。）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佛行。大師言。卽佛行是佛。其時聽人無不悟者。（大正本人作入。）

四三、智常來參

時有一僧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原本大正本問作聞。）智常問和尚曰。（原本大正本問作聞。）佛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爲教示。（原本大正本教作敎。）惠能大師曰。汝向自身見。（原本大正本向自身作自身心。）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不唯四等。（原本大正本唯作量。）法

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原本大正本無法字。）依法修行是大乘。（原本大正本依作衣。）萬法盡通。萬行俱備。（原本大正本行作幸。）一切無雜。（原本大正本雜作離。）且離法相。（原本大正本且作但。）作無所得。（原本大正本得作德。）是最上乘。最上乘是最上行義。（原本大正本乘上無最上二字。）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問吾也。（原本大正本吾作悟。）

四四、神會來參

又有一僧名神會。南陽人也。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坐禪（原本大正本坐作座。）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者。（原本大正本無者字。）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原本大正本不下無見字。）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會答曰。若不痛卽同無情木石。若痛卽同凡夫。（原本大正本無夫字。）卽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原本大正本無不痛二字。）汝自性且不見。（大正本且作旦。）敢來弄人。神會禮拜。（原本大正本神會作禮拜。）更不敢言。（原本大正本無敢字。）大師又言。（原本大正本無又字。）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心悟自見。（原本大正本汝作以。）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原本大正本迷作名。）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

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問吾見否。神會作禮。便爲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

四五、三科法門

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爲一方頭。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舉三科法門。（原本大正本無三字。）動用三十六對。（原本大正本無用字。）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原本大正本對法作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是五蔭。界是十八界。（原本大正本無是字。）入是十二入。（原本大正本是上無入字。）何名五蔭。色蔭受蔭想蔭行蔭識蔭是。（原本大正本想作相）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原本大正本味觸作未獨。）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萬法。名爲含藏識。思量卽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原本大正本無見字。）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原本大正本若作含。無正字。）起十八正。若惡用卽衆生。（原本大正本若作含。）善用卽佛。用由何等。（原本大正本由作油。）由

自性。（原本大正本由作油。）

四六、三十六對法

對外境無情對有五。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語言法相對有十二對。（原本大正本語下有與字。言下有對字。法下有與字。）有爲無爲。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原本大正本靜作淨。）淸與濁對。凡與聖對。（原本大正本聖作性。）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原本大正本重大字。重小字。）長與短對。高與下對。自性起用對有十九對。（原本大正本性下有居字。）邪與正對。癡與惠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原本大正本曲作典。）實與虛對。嶮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慈與害對。（原本大正本害作空。）喜與嗔對。（大正本嗔作順。）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體與用對。性與相對。（大正本無對字。）有情無親對。（原本情作清。）言語與法相有十二對。內外境有無五對。（恐當作外境無情有五對。）三身有三對。（恐當作自性起用有十九對。）都合成三十六對法也。此三十六對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卽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相離相。（原本大正本於下無相字。）入內於空離空。著空卽惟長無明。（原本大正本明作名。）著相卽惟長邪見。（原本大正本無卽長二字。）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語。

大正本人作大。言語卽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原本大正本明作名。暗不自暗。可疑。此句恐當作明不自明。以暗故明。以明變暗。原本大正本明作名。變恐當作顯。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此一段誤脫不少。難訂正。當從興聖寺本。

四七、不稟授壇經非吾宗旨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大正本遞作迎。原本壇作檀。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原本壇作檀。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大正本遞作迎。得遇壇經者。原本壇作檀。如見吾親授。拾僧得教授已。寫爲壇經。原本大正本壇作檀。遞代流行。大正本遞作迎。原本代作伐。得者必當見性。

四八、大師告別眞假動靜偈

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先天元年。原本大正本無先字。大正本元作無。於新州國恩寺造塔。原本大正本新作槇。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衆近前。吾至八月。原本大正本吾作五。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爲汝破疑。原本大正本汝作外。當令迷者盡。使汝安樂。原本大正本汝作與。吾若去後。無人教汝。原本人作入。原本大正本汝作與。法海等衆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

動。（原本大正本無不善二字。）餘者不得。（原本大正本餘作除。）數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卽不知吾去處。（原本大正本無去字。）若知去處。卽不悲泣。性本無生無滅。（原本大正本本作融。）無去無來。汝等盡坐。（原本大正本坐作座。）吾與汝一偈眞假動靜偈。（原本大正本汝作如。靜作淨。）汝等盡誦取。（原本大正本汝作與。）見此偈意。與吾意同。（原本大正本與作汝。吾下無意字。）依此修行。（原本大正本依作於。）不失宗旨。僧衆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原本持作特。）偈曰。

一切無有眞。　不以見於眞。　若見於眞者。（原本大正本於作衣。）

是見盡非眞。　若能自有眞。　離假卽心眞。

自心不離假。　無眞何處眞。　有情却解動。（原本大正本情作性。）

無情卽不動。（原本大正本情作性。）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見眞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原本大正本種作衆。）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眞如用。　報諸學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卽共論佛義。（原本大正本義作語。）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大正本歡作勸。原本大正本喜作善。）此教本無諍。無諍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四九、五祖師傳衣付法頌及大師頌

衆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時禮拜。即知大師不永住世。（原本大正本知作之。大正本永作來。）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撩亂。（原本大正本撩作遼。）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原本定作第。大正本作弟。）竪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汝不信吾與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原本代作伐。原本大正本頌作誦。）若據第一祖達磨頌意。即不合傳衣。聽吾與汝頌。（原本大正本吾作五。）頌曰。（原本大正本傳作轉。大正本磨作摩。）

第一祖達磨和尚頌曰。（大正本磨作摩。）

吾本來唐國。（原本大正本來作大。）傳教救迷情。（原本教作數。原本大正本迷情作名清。）
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從地種花生。

當本元無地。原本大正本元作願。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大正本璨作璨。

花種雖因地。　地上種花生。原本大正本花作化。

花種無生性。原本大正本生性作性生。　於地亦無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下種。　無情花卽生。

無情又無種。　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卽花生。

自悟花情種。原本大正本悟作吾。　菩提菓自成。

五〇、大師二頌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磨和尚頌意。大正本磨作摩。　汝迷人依此頌修行

。必當見性。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無明業。（原本大正本業作業。）　見被業風吹。（原本大正本業作業。）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原本大正本根作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卽知大師不久住世。

五一、歷代傳法祖師

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著位坐。（原本大正本著作善。坐作座。）吾今共汝等別。（原本大正本吾作五。汝作與。）法海問言。（原本大正本問作聞。）此頓教法傳受。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原本代作伐。）六祖言。初傳受七佛。釋迦牟尼佛第七。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第十。（原來末作未。）商那和修第十一。優婆掬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陁難提第十四。佛陁蜜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毗羅尊者第十九。（原本大正本尊作長。）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廿一。羅睺羅第廿二。僧迦那提第廿三。僧迦

耶舍第廿四。(原本大正本耶作邪。)鳩摩羅馱第廿五。闍耶多第廿六。婆須盤多第廿七。摩拏羅第廿八。鶴勒那第廿九。(大正本廿字皆作二十。)師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優婆堀第三十二。僧迦羅第三十三。須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國王子。(大正本竺作竹。)第三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唐國僧惠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大正本璨作璨。)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四十。(原本大正本四十作十四。)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授。(大正本遞作迎，授作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五二、見眞佛解脫頌

法海又白。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令後代人如何見佛。(原本大正本令作今。原本代作伐。)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原本代作伐。)但識衆生。卽能見佛。若不識衆生。覓佛萬劫不得見也。吾今教汝識衆生見佛。(原本大正本吾作五。)更留見眞佛解脫頌。迷卽不見佛。悟者卽見法。(大正本無法字。)法海願聞。代代流傳。(原本代作伐。)世世不絕。六祖言。汝聽。吾與汝說。(原本大正本與汝作汝與。)後代世人。(原本代作伐。)若欲覓佛。但識佛心衆生。卽能識佛。卽緣有衆生。(大正本緣作像。原本大正本無生字。)離衆生無佛心。

迷卽佛衆生。　悟卽衆生佛。

愚癡佛衆生。　智惠衆生佛。

心險佛衆生。（原本大正本險作劍。）　平等衆生佛。

一生心若險。（原本大正本險作劍。）　佛在衆生中。

一念吾若平。　卽衆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眞佛。

自若無佛心。　向何處求佛。

五三、自性眞佛解脫頌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眞佛解脫頌。後代迷人識此頌意。（原本代作伐。原本大正本人識作門。重意字。）卽見自心自性眞佛。與汝此頌。（大正本與作焉。）吾共汝別。頌曰。

眞如淨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眞魔。（原本大正本魔作摩。）

邪見之人魔在舍。（原本大正本魔作摩。）　正見知人佛則過。

性中邪見三毒生。（原本大正本中作衆。）　卽是魔王來住舍。（原本大正本魔作摩。）

正見忽除三毒心。（原本大正本除作則。心作生。）　魔變成佛眞無假。（原本大正本魔作摩。）

化身報身及法身。（原本大正本法作淨。）　三身元本是一身。（大正本元作無。）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卽是成佛菩提因。（原本大正本無成字。）
本從化身生淨性。（原本大正本化作花。）　淨性常在化身中。（原本大正本化作花。）
性使化身行正道。（原本大正本化作花。）　當來圓滿眞無窮。（大正本作當來員滿最真無。）
婬性本是淸淨因。（原本大正本是作身。）　除婬卽無淨性身。（原本大正本婬卽作卽婬。）
性中但自離五欲。（原本大正本五作吾。）　見性刹那卽是眞。
今生若悟頓教門。（原本大正本悟作吾。）　悟卽眼前見世尊。（原本大正本世作性。）
若欲修行云覓佛。　不知何處欲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大正本心作身。原本大正本見作有。）　有眞卽是成佛因。
自不求眞外覓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救度世人須自修。（原本大正本救作求。）
今報世間學道者。（原本大正本報作保。）　不於此見大悠悠。（原本大正本見作是。）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弔問錢帛。（大正本弔作予。原本大正本問作門。）著孝衣。卽非正法。（原本大正本正作聖。）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靜。（原本大正本靜作淨。）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原本大正本無無住二字。）坦然寂靜。（原本大正本坦作但。靜作淨。）卽是大道。吾去已後。但依修行。（原本大正

本依作衣。大正本衣下有法字。共吾在日一種。吾若在世。汝違教法。吾住無益。大師言此語已。原本言作云。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正本化作花。大師春秋七十有六。

五四、滅後奇瑞送葬立碑

大師滅度。諸日寺內異香氳氳，經數日不散。山崩地動。原本崩作朋。大正本作用。林木變白。日月無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二日始散。大正本二日作旨。韶州刺史韋璩立碑。大正本史作使原本大正本璩作處。至今供養。

五五、壇經傳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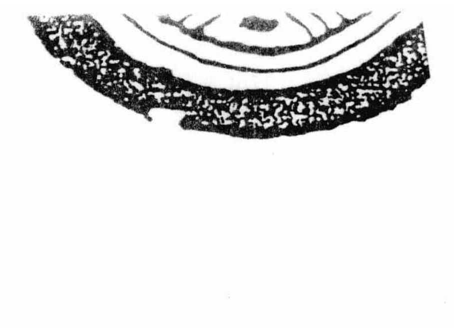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漈。道漈無常。付門人悟眞。悟眞在嶺南溪漕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

五六、如付此法須得上根知

如付此法。原本大正本此作山。須得上根知。原本大正本得作德。根作恨。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爲依承。原本大正本依作衣。於今不絕。

五七、流通品

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原本大正本縣作懸。）如來入涅槃。（原本大正本槃作盤。）法敎流東土，共傳無住。卽我心無住。此眞菩薩。說直示。（原本大正本直作眞。）行實喩。（喩字可疑。）唯敎大智人。是旨依。（原本大正本依作衣。）凡度誓。修修行行。遭難不退。（大正本修修行行作修行修行。）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須求此法。（原本大正本材作林。）達立不得者。（大正本達作違。原本大正本得作德。）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識蜜意。（原本大正本令識作今諸。）



三、興聖寺本





六祖壇経序

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述

原夫真如仏性本在人心心正則諸境難侵心邪則衆塵易染能止心念衆悪自亡衆悪既亡諸善皆備諸善要備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界一切無礙見性之人雖處人倫其心自在無所惑乱矣故我六祖大師廣為学徒直説見性法門総令自悟成仏目曰壇経流傳後学古本文繁披覧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歳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二巻凡十一門貴接後来同見仏性者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荊南於族叔公祖位見七世祖文元公所観写本六祖壇経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以至點句標題手澤具存公歴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職以太子少保致仕享年八十四道徳文章具載国史冠歳遇異人劉惟一訪以生死之道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形死性不死公始寤其説自是留心禅観老而愈篤公平生所学三教倶通文集外著昭徳編三巻法蔵碎金十巻道院集十五巻耄智餘書三巻皆明理性晩年尚看壇経孜孜如此子健来佐蘄春郡遇太守高公世叟篤信好仏一日語及先文元公所観壇経欣然曰乃六祖傳衣之地是経安可闕乎乃用其句読鏤版刊行以廣其傳壇経曰後人得遇壇経如親承吾教若看壇経必當見性咸願衆生同證此道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右奉議郎権通判蘄州軍州事晁子健謹記

六祖壇經卷上
一緣起說法門　二悟法傳衣門
三爲時衆說定慧門　四教授坐禪門
五說傳香懺悔發願門　六說一體三身佛相門
一緣起說法門
大師唐時初從南海上至曹溪韶州刺史韋璩等請於大
梵寺講堂中爲衆開緣授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大師是日說頓教法直了見性無礙普告僧俗令言下各
悟本心現成佛道座下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刺史官寮等
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同請大師說是法門刺史
遂令門人法海抄錄流行傳示後代若承此宗旨學道
者遞相教授有所依憑耳
二悟法傳衣門
尒時大師既升座已而示衆言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
若波羅蜜大師良久不語自淨其心忽然告言善知識菩
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
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
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
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官店客收去惠能
得錢却出門外見有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便開悟
遂問客言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
馮母山來其山是第五祖弘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
有餘我到彼山禮拜聽授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
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乃蒙一客取
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惠
能安置母畢便即辭親不經三二十日便至黃梅禮拜五
祖師問曰汝何方人來到此山禮拜今向吾邊欲求何物
惠能對云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唯求作佛不
求餘物五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惠能
言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
有何差別大師更欲共惠能久語且見徒衆總在身邊乃
令隨衆作務惠能啓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
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五祖言這獦獠根性大
利汝更勿言且去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箇
餘月五祖一日忽見惠能言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
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惠能言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
至堂前令人不覺五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
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
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後院自看智慧取自本
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
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
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衆得處分來至

後院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
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
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各自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
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
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
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
位無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
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
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
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
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頂禮
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
言訖夜至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燭於南廊中間壁上書
無相偈呈心所見神秀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染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神秀思惟五祖明日見偈
歡喜出見和尚即言秀作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
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五祖
即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喫粥了便即天明五祖方
便喚盧供奉來擬向南廊畫五代血脈供養五祖忽見其
偈報言供奉却不畫也輙奉十千勞供奉遠來金剛經云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誦依此偈修免
墮三惡道依此修行人有大利益五祖喚門人燒香偈前
令凡人見生敬重心汝等盡須誦此悟此偈者即得見性
依此修行必不墮落門人盡誦皆歎善哉五祖三更喚秀
入堂問是汝作此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悟法秀言罪過實
是秀作亦不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心中有少智慧
否五祖言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上未入門內凡愚
依此修行即不墮落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即不可得無
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
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之
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者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五祖
言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
門見自本性付汝衣法吾不惜法汝見自遲神秀作禮便
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
坐不樂復經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
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惠能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
子言誦者是何偈童子言尔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
死事大欲得傳付法衣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
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五祖令
門人盡誦此偈若得悟者即見自性成佛依此修行即不
墮落惠能言上人我在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

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亦是此生來生緣同生佛地上
子便引惠能到南廊禮拜偈頌為不識字請一上人為讀
若得聞之願生佛會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
讀惠能一聞即識大意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書于壁
上別駕言偈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啟別駕言若學
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
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張日用言汝但誦
偈吾為汝書于壁上六祖上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
偈云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說此偈已僧俗總驚山中徒衆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
不得以見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五祖見衆人盡
驚恐人損他向後無人傳法遂便混破向衆人言此偈亦
未見性云何讚歎衆便息心皆言未了各自歸房更不讚
歎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於堂內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
為惠能說金剛經恰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一
切萬法不離自性惠能啟言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
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
搖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乃報惠能言不識本心學法
無益若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
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

自護念廣度迷人衣為信稟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
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唯傳本體師師默付本心令汝自
見自悟五祖言自古傳法命似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
汝須速去惠能言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
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其時領得衣鉢三更便
發南歸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舟子五祖令惠
能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五
祖言只合是吾渡汝不可汝却度吾無有是處惠能言弟
子迷時和尚須度今吾悟矣過江搖艣合是弟子度之度
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又不正蒙師教旨付
法今已得悟即合自性自度五祖言如是如是但依此見
已後佛法大行矣汝去後一年吾即前逝五祖言汝今好
去努力向南五年勿說佛法難起已後行化善誘迷人若
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兩月中間至大庾
嶺不知逐後數百人來趁欲奪衣取法來至半路盡總却
迴唯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惡直至
大庾嶺頭趁及惠能便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欲求法不
要其衣惠能即於嶺頭便傳正法惠明聞法言下心開惠
能却令向北接人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
會縣避難經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每與獵人說法
至高宗朝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

吹旛動一僧云旛動一僧云風動慧能云非旛動風動人
心自動印宗聞之竦然慧能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
絲今日大衆同會得聞乃是過去千生曾供養諸佛方始
得聞無上自性頓教慧能與使君及官僚道俗有累劫之
因教是先代聖傳不是慧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
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善知識菩提般若之
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

六祖上　四

道見性善知識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
所以有愚有智　祖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

三為時衆說定慧門

師言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
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
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
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
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
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
法我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
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
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着
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
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

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
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
識又見有人教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
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若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善知識定
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不光燈是光之體
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
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
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
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
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
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
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
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
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
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
若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學道者思
之莫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
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
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
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

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
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
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
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
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
而眞性常自在外能分別諸色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善
知識此門坐禪元不着心亦不着淨亦不是不動若言着

罩　六祖上　五

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着也若言着淨人性本淨
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元無想性自清淨起心着淨却生
淨妄妄無處所着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
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
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
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
背也若着心着淨者却障道也

四教授坐禪門

師言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碍外於一切善惡
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
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着相內心即亂外
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即亂若
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
即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
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五傳香懺悔發願門

師言善知識一會在此皆共有緣今各胡跪傳自性五分
法身香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妬無貪嗔無劫
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
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
心不執着畏上愛下矜孤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
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碍名解脫香五解脫知
見香自心旣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
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
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於外覓今與善知識授無相
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淸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
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
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
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
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
念及後念念念不被疽妬染所有惡業疽妬等罪悉皆懺
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
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

邪

誑疽妬等罪悉皆盡懺願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
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疽妬等罪今已覺悟悉
皆永斷不復更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
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
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
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邪迷無邊誓願度
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
六祖上　六
佛道誓願成師言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
恁麼道是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
妄心不善心疽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
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
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
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
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
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
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
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
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師言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
善知識授無相三皈依戒善知識皈依覺二足尊皈依正
離欲尊皈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皈依邪
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皈依自性三寶

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皈依覺邪迷不生少
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皈依正念念無邪見以
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皈依
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
行是自皈依凡夫不會從日至日受三皈戒若言皈依佛
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皈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
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皈依佛不言皈依他佛自性
不皈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皈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
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

六說一體三身佛門

師言善知識各各至心惠能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善
知識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惠能道於自色身皈依
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皈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皈
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
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
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世佛善知識聽說令善知識於自
身中見自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
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
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
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
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

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淸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皈依自性是皈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皈依常須下心普行恭信即是見性

通達更無滯礙是自皈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廻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師又言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常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皈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皈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大意

六祖壇經卷上

六祖壇經卷下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門

師言善知識旣識三身佛了更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各各至心諦聽世人終日口念不識自性猶如誦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即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今聞惠能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落無記空終不成佛法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泉源溪澗一切樹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善

原闕

破五蘊煩惱塵勞若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
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
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
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
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
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不
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
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
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
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
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
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
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
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自
小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
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
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
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
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
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

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
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大小二
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
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因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
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
人智者與愚人說法令其悟解心開愚人忽悟解心開即
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
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

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
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
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
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
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
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
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示道方
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須要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
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
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
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
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求解脫若得解脫即是
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

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着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
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
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
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
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位地善知識後代
得吾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
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欲入
聖位然須傳受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
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
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
相頌若能誦取言下令汝迷罪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今於大梵寺中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於此言下
見性成佛師說法了韋使君與官員道俗一時作禮無不
悟者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八問荅功德及西方相狀門

尒時韋使君再肅容儀禮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欲問和尚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即問何須再三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武帝帳快不稱本情遂令達磨出境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達磨意旨如何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外行於禮是功內心謙下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也師曰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身是功自修性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陁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理即有十萬八千若說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常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善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陁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皆頂禮言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願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陁人我即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

除人我須彌倒無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
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
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散內外
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俱歎善哉
曰但是迷人了然見性悉皆禮拜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
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

六祖　十

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
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
不依此行雖在吾邊如隔千里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惟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偈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
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各各自修法不
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為衆破疑
各見本心時會僧俗豁然大悟咸讚善哉俱明佛性

九諸宗難問門

大師出世行化四十年諸宗難問僧俗約千餘人皆起惡
心難問師言一切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
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
說總皆頂禮請事為師願為弟子如此之徒說不可盡若
論宗旨傳授壇經者即有稟承所付須知去處年月時代
姓名遞相付囑若無壇經稟承者即非南宗弟子緣未得
所稟雖說頓法未契本心終不免諍但得法者只勸修行
諍是勝負之心與道相違矣

十南北二宗見性門

世人盡言南能北秀未知事由且秀大師在荊南當陽縣
玉泉寺住能大師在韶州城東四十五里曹溪山住法本
一宗人有南北何名頓漸法即一種見有遲疾法無頓漸

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秀聞能師說法徑疾直指見性遂命
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與吾到曹溪山禮拜但坐聽
法莫言吾使汝來汝若聽得盡心記取却來說吾看彼所
見誰遲誰疾必急早來勿令吾怪志誠禮拜便行經五十
餘日至曹溪山禮師坐聽不言來處志誠一聞言下便悟
即起禮拜自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秀和尚處學道九年
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忽然悟解便契本心和尚大慈
弟子生死事大又恐輪迴願當教示師曰汝從玉泉寺來
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
不是師曰煩惱菩提亦復如是師問志誠曰吾聞汝禪師
教示學人唯傳戒定慧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
吾說看志誠曰秀和尚說諸惡不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
慧自淨其意名爲定此是戒定慧彼說如此未審和尚所
見如何願爲解說師曰秀和尚所見實不可思議吾所見
戒定慧又別志誠啓和尚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
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
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
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
用是眞戒定慧等法常見自性自心即是自性等佛吾心
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汝師
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

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
萬法是眞見性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
解脫知見亦名十方國土亦名恒沙數亦名三千大千亦
名大小藏十二部經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
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
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之力此名見性志誠再啓和尚如
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
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
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佛言寂滅有何次第志誠
禮拜便住曹溪願爲門人不離左右復有一僧名曰法達
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悟正法來詣曹溪禮拜問曰和
尚弟子誦法華經心常有疑又不知正法之處和尚智慧
廣大願爲決疑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
汝心自疑汝心自邪則求正法吾心本正則是持經吾不
識文字汝取經來誦之一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便讀一
遍師知佛意乃與說經師言法達經無多語十卷盡是譬
喻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爲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
乘唯一佛乘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乘迷却汝性且經中何
處是一佛乘吾聞汝誦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正法有十九字）此法如何解如何修汝用心聽吾爲
汝說師言法達人心不思本來寂靜離却邪見即是大

事因緣内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着相内迷着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事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此名開示悟入從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現師言吾勸一切人於自心地常開佛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惡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讒佞侵害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常起智慧觀照自心止

六祖　十三

惡行善自開佛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師又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之義向下分之爲三乘者蓋爲迷人汝但依一佛乘修行師又言法達心行即是汝轉法華經不行即是被法華經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自心若不念念修行即常被經轉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大師言實未曾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自今方修佛行師言行佛行是佛時在會者各得見性復有僧名曰智常禮拜問四乘之義云啓和尚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爲教授師曰汝向自心見莫着外法相無四乘法人心自有四等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

自性自如是四乘義又入玉泉寺有一童子年十三歲當陽縣人名曰神會禮師三拜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却問吾打汝痛不痛對云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言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於恨師曰神會小兒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屬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悔謝更不敢言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禮百餘拜求謝愆過請事爲師不離左右

十一教示十僧傳法門　滅度年月附

尒特師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珎法如等言汝等十人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擧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内六門眼耳鼻

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
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
塵三六一十八由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
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
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
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
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
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
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
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
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
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
是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通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
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
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
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
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
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
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一不勸依法修

行但口聽說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
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
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
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
法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
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
明顯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師
教十僧於後傳法以壇經遞相教授即不失宗旨汝今已
得法了遞代流行後人得遇壇經如親承吾教若看壇經
必當見性大師以先天元年於新州國恩寺造塔至二年
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師言汝等近前吾至八月欲離世
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當令迷盡使汝安樂吾
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唯有神會不動亦神
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
者不得數年在山修行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
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
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
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等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
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
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眾僧聞知大師意更不敢諍各自攝心依法修行一時
禮拜即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問曰和尚去後衣法
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
法寶壇經記汝等守護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師
言法海向前吾滅度後二十年間邪法撩亂惑我正宗有
一人出來不惜身命定於佛法豎立宗旨即是吾法弘於
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衣不合傳汝多不信吾與汝說
先祖達磨大師傳衣偈頌據此偈頌之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東土　說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曰吾有一偈還用先聖大師偈意偈曰
心地含情性　法雨即花生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令門人且散眾相謂曰大師多應不久住世間
師至先天二年八月三日食後報言汝等各着位坐吾今共汝
相別時法海問言此法從上至今傳授幾代願和尚說師

曰初　六佛　釋迦第七　迦葉
阿難　末田地　商那和修　優波毱多
提多迦　佛陀難提　佛陀蜜多　脇比丘
富那奢　馬鳴大士　毗羅尊者　龍樹大士
迦那提多　羅睺羅多　僧伽那提　僧伽耶舍
鳩摩羅馱　闍夜多　婆修盤頭　摩拏羅
鶴勒那　師子比丘　婆舍斯多　優波掘多
婆須蜜多　僧迦羅叉　菩提達磨　北齊惠可
隋朝僧璨　唐朝道信　弘忍　惠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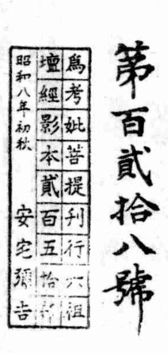
師曰眾人今當無法汝等於後遞相傳付須有依約
莫失宗旨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自
性師言汝等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見佛性若不識
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
吾與汝說後代之人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
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
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心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
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
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
切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
後代迷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性淨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眞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無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眞　今生若悟頓法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汝若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了報言今共汝別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
受人弔問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如吾在日一
時盡坐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
往無名無字恐汝心迷不會吾意吾今再囑汝令汝見性
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汝等違法縱吾在世終無
有益大師言訖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師春秋七十有六
師遷化日寺內異香氛氳經于七日感地動林變白日無
光風雲失色群鹿鳴叫至夜不絕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夜
三更時於新州國恩寺圓寂餘在功德塔記具述（及具王維碑銘）
至十一月韶廣二州門人迎師神座向曹溪山葬忽於龕
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供
養至元和十一年詔追諡曰大鑒禪師事具劉禹錫碑泊
平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
付悟眞悟眞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中現也

六祖壇經卷下

慶長四年五月上中旬初拜誦此經伺南宗奥義了次為新學加朱點了　了然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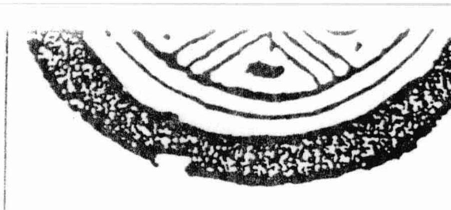
慶長八年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讀之次加和點了　記者同前



第百貳拾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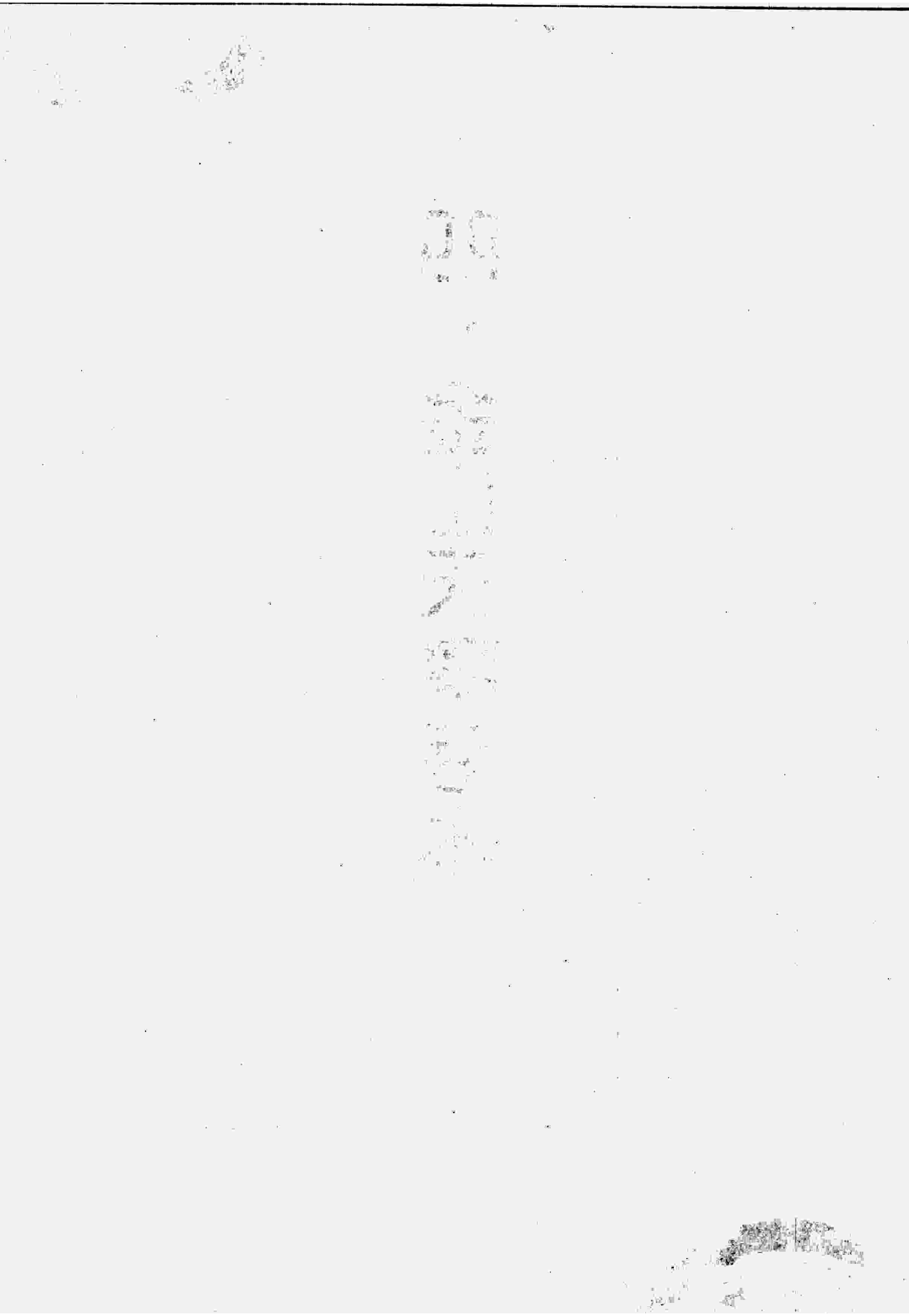
爲考妣菩提刋行六祖壇經影本貳百五拾部

昭和八年初秋　安宅彌吉



四、金山天寧寺本





延享四丁卯七月上澣再修表帙而濕々闕文蝕字　金山　天寧　常住
現住英憲玉記焉

此壇經全部二卷出于金山寶藏秘函之中矣今流布于世叢林壇經旧刊新刷不十或多或着分門字數皆失本經之正者間有之末流学者不能疑於其間也特秘賀北洞宗大乘禅寺写本壇經耳為正本傳受令以此二冊考合之不違一字只有闕紙数枚為恨焉章得賀北正本写書而書加而備足之永莫廢失至囑

金山 秘藏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 上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上

天寧 常住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序

性體虛空本無名相佛祖出興示以心法者良由衆生喪失其本也故初有六佛而釋迦紹出焉釋迦七十年道化後攜波五百衆關諦堅固遂以心法付迦葉受金襴信衣俾然明之種性不獨也衣衣相受法法相承列位西乾二十有八東土心法自達磨始與二祖出于北魏三四與于唐代曹溪六祖得衣法於黃梅五祖是時刺史韶牧等請六祖於大梵而壇受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法門人錄其語要命曰壇經夫吾祖傳衣三更受法命若懸絲而說是經則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本心現成佛道者何哉蓋此非五祖一時之直指實所以傳于後國諦之處也今則門風百種解會千般瞎眼檸頂尋言擧古奪情絕念自縛無繩識取明師紛紛有消豈知有壇經之可龜鑑者哉遂并刊傳庶幾學者悟其本焉

政和六年丙申元旦福唐將軍山隆慶庵比丘存中序并書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上

一韶州刺史韋璩等衆請說法

二大師自説悟法傳衣　三為時衆説定慧
四教授坐禪　五説傳香懺悔發願
六説一體三身佛相
一衆請説法
大師從南海上至曹溪韶州刺史韋璩等請
於大梵寺開法結縁受無相戒説摩訶般若
波羅蜜法大師是日於法座上説摩訶頓法
直下見性了達大悟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
本心現成佛道座下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刺
史宮僚儒宗學士六十餘人同請大師説是田
法門刺史韋璩令門人法海抄録流行傳示
後代若承此宗旨學道之者遞相傳受有
所依憑耳
二悟法傳衣
尒時大師既昇座已而示衆言善知識總淨心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不語自淨其心
忍然言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大師言善知識且聽某甲行由得法
意某甲嚴父本貫范陽左降嶺南新州百姓
此身不幸父少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
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便令送至官

七

便往黄梅礼拜某甲安置母訖即辭親不經三十
餘日便到黄梅礼拜五祖問曰汝何方人來此
山中礼拜今向吾邊欲求何物某甲對云弟子是
嶺南人新州百姓遠來礼師惟求作佛不求
餘物五祖責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
堪作佛某甲言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
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大師更欲
共某甲久語且見徒衆總在身邊乃令某甲隨
衆作務某甲啓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
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五祖言
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且去後院有一行者
差某甲破柴踏碓八箇餘月五祖一日忽見某甲
言吾思汝之明見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
之不某甲言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
店客收柴矣某甲得錢卻出門外見有一客
讀金剛經某甲一聞心便開悟遂問客言從何
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黄梅縣東馮墓
山礼拜五祖和尚見在彼山門人一千餘衆我到
彼山聽和尚説法常勸道俗但持金剛經即
得見性直了成佛某甲聞説宿昔有縁乃蒙
一客取銀十兩與某甲將充老母衣糧令某甲

衆人不覺。五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
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
離生死苦海。汝自性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
後院自看，有智惠者，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
一偈來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付汝衣法，
為第六代祖。火急便作，不得遲滯。思量即
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輪刀上陣一般。
衆得處分，來至後院，遞相謂言：我等衆人
不用呈心用意作偈。神秀上座見為教授師，
必是他得。我等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
各自息心，咸言：我等自可依止神秀，即得何
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意為我為教
授之師。我須作偈將呈，若不如和
尚將知我見解深淺？我將心偈呈師，即得求
佛覓祖，卻同凡夫奪其聖位無別。若不呈偈，
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三間步廊，
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變相，并五代血脈之圖，
流轉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
心中恍惚，遍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
三度，乃自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和尚見。
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自

我性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枉在山中受人
礼拜，何名修道？言訖，夜至三更，於南廊下中間
壁上秉燭書題所作之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染塵埃

秀書偈了，便歸房，一心思惟聖意難測。五祖
平明遣盧供奉畫，忽見其偈，便謂
供奉言：某甲不畫也。卻奉十千勞供奉遠來。
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但留此偈，
令迷人誦。依此修行，免墮三惡，有大利益。五祖
喚門人燒香偈前，令衆人見，生敬重心。汝等盡
須誦取，悟此偈者即得見性。依此修行，必不墮
落。門人盡誦，皆歎善哉。五祖夜至三更，喚秀入
堂，問：是汝作此偈不？若是汝作，應得吾法。秀言：
罪過，實是秀作，亦不敢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
弟子心有少智慧不？五祖言：汝作此偈，未見本
性，只到門外，未離凡愚。依此修行，即不墮落。如
此見解，覓無上菩提，即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
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
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是
真實，見自本性，若得如是見者，即是無上菩提。

自性與體相應乃能度人始得名師五祖言汝且
更去思惟作一偈來吾看若得入門見自本性
付汝衣法爲人天師吾不惜法汝見自遲神秀
作礼便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
不安猶如睡夢之中復兩日間有一童子於碓
坊過唱誦其偈某甲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
性某甲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
者是何偈童子曰尒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
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作偈來呈若悟
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
壁上書無相偈五祖令門人盡誦此偈若得悟
者即見自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某甲
言我在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
至偈前礼拜亦要誦取結來生緣同生佛地
童子便引某甲至偈前礼拜了自言某甲爲
不識字請一上人爲讀某甲得聞願生佛地
時有江州別駕張日用便高聲讀某甲一聞即
識大意啓曰某甲亦有一偈望別駕書安壁上
別駕言左右盡是公卿王侯名山導德尚不敢作
獦獠尒是何人而欲作偈甚爲希有某甲
言若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

人有上上智上上人元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
爲汝書汝若得法先度於吾勿忘此言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說此偈已僧俗總驚山中徒衆無不嗟訝各
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
肉身菩薩五祖見衆人盡怪恐人損他向後
無人傳法遂便謾滅向衆人言此偈亦未見性
云何讚歎衆便息心皆言未了各自散歸不
復稱讚五祖其夜三更喚某甲至堂內以袈裟
遮圍不令人見爲某甲說金剛經恰至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言下便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某甲啓言
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不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無動無搖能生
萬法五祖知悟本性乃報某甲言不識本心學法
無益若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
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及衣鉢
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迷人將衣爲
信稟代代相承法即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性
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令汝自見自悟
五祖言自古傳法命似懸絲若住此間有人

汝
自

宕與須速去某甲言某甲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送汝某甲領得衣鉢三更便發歸南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五祖令某甲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某甲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櫓五祖言只合吾度汝不可汝却度吾無有是處某甲言弟子迷時和尚須度今既已悟過江搖櫓合弟子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某甲生在邊方語又不正蒙師教旨付法今已得悟即合自悟自度五祖言如是如是但依此見已後佛法大行矣汝去後一年吾即前逝五祖言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中五年佛法難起他後行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逐後數十人來欲趁某甲奪衣取定法來至中路餘者却迴唯一僧姓陳名慧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惡直至大庾嶺頭趁及某甲便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欲求法不要其衣某甲即於嶺上便傳正法慧明聞說言下心開某甲却令向北接人某甲後至曹溪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逾五年常在獵中雖在獵中常與獵人說法某甲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大眾同會得聞此法乃是過去千生曾供養諸佛方始得聞無上自性頓教某甲與使君及官僚等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某甲自智願聞先聖教旨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大師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示導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也

三爲時眾說定惠

師言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爲本大眾勿迷言定惠別定惠一體不是二定是惠體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惠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即有二相口說善心中不善定惠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法我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常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無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是只已執迷著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此法若同無情

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心若住法
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
林中不合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見有人
教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
會便執成顛即有數百人如是相教故知大
錯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由如燈光有燈即
光無燈不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
有二體本同一此是定惠法亦復如是善知
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
漸勸悟者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
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
從上已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何名無相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
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
與親言語觸刺欺諍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
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
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
縛也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
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善
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常離
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

即無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
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經法所以立
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
不見本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
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
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
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
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
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
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
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
而真性常自在外能分別諸色相內於第一義
而不動善知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
亦不言不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
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
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看淨卻生
淨妄妄無處所看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
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
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
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

即是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
與道違背也若看心看淨者即障道也

四教授坐禪

師言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无障无礙
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坐內見本性
不亂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
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
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
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
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真定淨名經
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
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

五傳香懺悔發願

師言善知識具用一會在此皆共有緣今各胡
跪傳自性五分法身香一謂戒香即自心中无
非无惡无嫉妬无貪嗔无劫害名曰戒香二定
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即是也三慧香
者自心无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
雖修眾善心不執著畏上愛下矜孤恤貧
此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所攀緣不思善不
思惡自在无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者
自心既无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
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言滿天下无口過行
滿天下无怨惡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
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
內薰莫向外覓今與善知識无相懺悔滅除
心中河沙積劫罪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惡念一時除自性自除真
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誑妄染除
却從前憍慢心永斷名為自性懺悔前念後
念及今念念念不被嫉妬染除却從前嫉妬
心永斷名為自性懺悔已上三遍唱 師言今既懺悔已
一時遂具申道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
用心正聽自心眾生无邊誓願度自心煩惱
无邊誓願斷自性法門无盡誓願學无上自
性佛道誓願成已上三遍唱 師言善知識大家豈
不道眾生无邊誓願度恁麼道莫道是惠能
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
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心者盡是眾生各須
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
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

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
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
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
自性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邊誓願學
學須自見性常行其善法是名真學又佛
道無邊誓願成即當須下心行於真敬離
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
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師言善知
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戒
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
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莫歸依
餘邪迷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
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
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
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
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
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眾
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
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
憑何所歸言卻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
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

他佛自性不歸無所歸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
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六說一體三身佛相

師言善知識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
佛令善知識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吾
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
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
報身佛（已上三唱）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
歸向者三身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
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
三世佛善知識聽說令善知識於自身中見
自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
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
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
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
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
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
性常浮游如彼雲天亦復如是善知識智如
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
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開真
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

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
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
除却自性不善心嫉妬心憍誑心吾我心誑妄心
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
善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常須下心行於普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
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
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
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
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
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
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是自性
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
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常思於
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
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
此名圓滿報身佛師言自性起一念惡報
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報得河沙惡盡
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
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
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修自性功德是真自

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也但
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大意

六祖壇經卷上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下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八現西方相狀 武帝問功德

九諸宗難問

十南北二宗見性

十一教示十僧 示寂年月附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師言善知識既識三身佛了更為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各各志心諦聽世人終日口念本體不識自性由如說食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某甲與說ム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惠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說口念心不行如幻如電口念心行即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无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由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喻此大空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今聞某甲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淨坐即落無記空終不成佛法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泉源溪澗一切樹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師言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名為大萬法在自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淨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說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此是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真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漢

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
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
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
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
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
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
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
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
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
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將大
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若人修行定成佛
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
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
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悟此
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起誑
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
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須
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
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不能具說
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

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
於閻浮提漂流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
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
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
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
江海中將身攬覺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
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眾流却入大海合
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
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由如草木根性自小
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有
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
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
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
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
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聞其頓法不執外修
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
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
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
差別善知識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大小二乘
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
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因人

與僧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
愚為小故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為
愚人說法令其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即
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
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
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
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
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
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
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
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
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
知識示導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望
得解脫無有是處自心內知識自悟即是
自心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
有教授救不可得自心若正起般若觀照
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即至佛地善
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
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
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

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
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從六
門走出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
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
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
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
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
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
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
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
如事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
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
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
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
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汝等誦取言
下令汝迷罪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 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例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今於大梵寺中說此頓教普願法界
衆生於此言下見性成佛師說法了韋使
君與官僚道俗一時作禮無不悟者皆歎
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八示西旨相狀 武帝問功德附

爾時韋使君整肅容儀禮拜問曰弟子聞
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欲問和尚
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何須
再三使君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
旨師言是使君曰弟子聞說達磨初梁朝
武帝問朕一生已來造寺供僧布施設齋
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武帝惆悵不
遂遂令達磨出境弟子未達此理
願和尚為說達磨意言如何師言實無功
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
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
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曰見性是功平
直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
名為功德外行禮敬是功內心謙下是德
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
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
輕常行普敬也師曰常輕人吾我不斷即
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無功德
也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
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身是功自修
性是德德即不輕常行普敬韋使君默然
作禮師言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
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武帝不識理非我祖師人在過使君復禮
願為弟子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
經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不願為破
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
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
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

無為其下說〻近為其上智人〻有兩種法
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
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師言
東方人但淨心無罪西方人心不淨有愆東
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造愆
彼土念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西方
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
處常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
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
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
念〻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
能淨能寂即是釋迦心起慈悲即是觀音
常行喜捨名為勢至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
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
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欲往
路遙如何得達師言某甲與諸人移西方
如剎那間目前便見願不願使君頂禮言若
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
方普願得見師言使君用心一時得見西方
無疑即散師言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

是城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
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
性無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
迷即是眾生離迷即覺覺即是佛慈悲
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
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
波浪毒害是惡龍塵妄是鬼神塵勞是魚
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
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無邪心海
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鱉絕自心
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照
破六欲諸天內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散
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眾
聞說俱歎善哉但是迷人了然見性悉皆
禮拜唯言善哉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
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
由在寺在家能修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
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使君
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
大眾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
別若不依此修雖在吾邊如隔千里

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惟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這見性法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性在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不相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自不相妨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在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見
法元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一切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師言　善知識　總須誦取　依此偈修　言下見
性　雖去吾千里　如常在吾邊　於此言下不悟
即對面千里　各各自修　法不相待　眾人且
散　吾歸曹溪山　眾若有疑　却來相問　為
眾破疑　同見佛性　時在會道俗　豁然大悟
咸讚善哉　俱明佛性

九　諸宗難問

大師出世行化四十餘年　諸宗難問僧俗約
千餘人　皆起惡心　欲相難問　師言　一切盡除
無名可名　於自性無二之性　是名實性　於
實性上　建立一切教門　言下便須自見　諸
人聞說　總皆頂禮　請事為師　願為弟子
如此之徒　說不可盡　若論宗旨　傳受壇經者
即有稟承　所付須知去處　年月時代姓名
遞相付囑　若無壇經稟承者　即非南宗弟
子　緣未得所稟　雖說頓法　未契本心　終
不免諍　但得法者　只勸修行　諍是勝負
與道相違矣

十　南北二宗見性

世人盡言南能北秀　未知事由　且秀大師
在荊南府當陽縣玉泉寺住　能大師在韶
州城東四十五里曹溪山住　法本一宗　人有
南北　何名頓漸　法即一種　見有遲疾　法元
頓漸　人有利鈍　故名頓漸　秀聞能說法

疾直指見性。遂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
汝與吾到曹溪山禮拜，但坐聽法，莫言吾
使汝去。汝若聽得，盡心記取，却來與說，吾
看惠能所見誰遲誰疾。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怪。志
誠得諾，禮拜便行，經二十五日，至曹溪山禮拜，
坐聽，不言來處。志誠一聞，言下便悟，即起
禮拜，白言：和尚，弟子在玉泉秀和尚處
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忽然
悟解，便契本心。和尚大慈悲，弟子生死事大，
又恐輪迴，願當教示。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
細作。志誠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志誠曰：未
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煩惱菩提亦復如此。
師問志誠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唯傳戒
定惠。未審汝師說戒定惠行相如何？與吾
說看。志誠曰：秀和尚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
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是戒
定惠。彼說如此，未審和尚所見如何？願為解說。
師曰：秀和尚見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惠
又別。志誠啟曰：戒定惠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
曰：汝師說戒定惠接大乘人，吾戒定惠接最
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

彼說同不同。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
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
是真戒定惠等法。常見自性，自心即是自性
等佛。師曰：志誠聽吾說：心地無非自性戒，心
地無癡自性惠，心地無亂自性定。師言：汝師
戒定惠勸小根人，吾戒定惠勸大根智人。若
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
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是真見性。若解
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
見，亦名十方國土，亦名恒河沙數，亦名三十
大千，亦名三大小藏十二部經。見性之人，立
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
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
自在神通遊戲三昧之力，此名見性。志誠再
啟和尚：如何是立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
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
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
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佛言寂滅，有何漸
次？志誠禮拜，便住曹溪，願為門人，不離左右。
復有一僧名曰法達，常誦法華經，心常有
疑，又不知正法之處。和尚智惠廣大，願為

史疑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
无疑汝心自疑汝心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
持經吾不識文字汝取經來誦之一遍吾
即知法達取經便讀一遍師知佛意乃與
說經師言法達經无多語七卷盡是譬喻
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
明無有餘乘唯一佛乘汝聽一佛乘莫求
二乘迷却汝性且經中何處是一佛乘吾
聞汝誦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
出現於世（正法唯有一十六字）此法如何解如何修汝用心
心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努力
依法修行即是轉經自心若不念念修行即
常被經轉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泣自言師言
實未曾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念念願
修佛行師言行佛行是佛其在會者各得
見性復有一僧名曰智常禮拜和尚問四乘義
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為教授
師曰汝向自心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
自有四等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
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
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作元所得名最上乘乘

是行義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
中自性自知自悟自行是四乘義又玉泉寺
有一童子年十三歲南陽縣人名曰神會
聽吾為汝說師言法達心人不思本來寂靜
離却邪見即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
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
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
開何事開佛知見佛由覺也分為四門開覺
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此名開
示悟入從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
得出現師言吾勸一切人於自心地常開佛
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
妒諂佞侵害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常起
智慧觀照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
知見莫開眾生知見即見出世師言法達此
是法華經一乘義向下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
乘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
來至曹溪禮師三拜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
師以拄杖打三下却問吾打汝還痛不痛答
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
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常見自

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所以亦見亦不
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
木石若痛即同凡夫應生嗔恨師言神會
小兒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
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悔謝更
不敢言師曰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
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迷不見自心
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代汝迷不得
汝若自見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見問吾見不見
神會禮拜百拜求謝愆過請事為師不
離左右.

十.教示十僧傳法 滅度年月附

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
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報言吾滅度
後凡為人師改易者汝等十人向前汝
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
教汝諸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
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
離自性忽有人問出語盡雙皆取對法
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
者 陰界入 五陰者 色受想行識 十二入者 六外

塵內六門色聲香味觸法 六門者 眼耳鼻舌身意合有一識 十八界者
六門六塵六識為之十八 自性含萬法 名含藏識 若起思量即
是轉識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三六
十八由自性用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正起
十八正惡用即是衆生善用即是佛用由
何等由自性對解用即通一切法自身是
佛外境無情
五對天地對陰陽對日月對明暗對水火
對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為無為
對有色無色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
有相無相對凡聖對僧俗對動靜對清濁
對老少對大小對自性起用十九對長短對
邪正對亂定對戒非對曲直對癡慧對
愚智對慈毒對實虛對險平對煩惱
菩提對悲害對嗔喜對捨慳對進退對
生滅對常無常對法身色身對化身
報身對都三十六對 師言此是對法若
解用即通貫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
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
執全空惟長無明又却謗經言不用文字
師曰說法之人口云不用文字世人道者盡

不合言語言語之時即是文字文字上說空本
性不空即是文字無邪心即自大道不立文字
之道不立兩字即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
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
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著相於外而作
真求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
累劫不可見性不勸依法修行莫百物不
思於道自生質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
生邪念但能依法修行常行無相法
施師言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
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
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
問聖以凡對問一邊將一邊對二法相因
生中道義教汝一問餘問一依此依三十
六對法即不失理也吾今教汝一答人問何
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
即暗但以明顯暗以暗現明來去相
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師教十僧已後
言於後傳法遞相教授壇經即不失宗
旨汝今得了遞代流行後人得遇壇經
如親見吾教示十僧汝等抄取代代流行

若看壇經必當見性大師先天元年於新
州國恩寺造塔至二年七月八日喚門人
告別師言汝等近前吾至八月欲離世間
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當令迷盡
使汝安樂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
悉皆涕泣唯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
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善不善等毀譽不動
餘者不得數年在山修行何道汝今悲泣
為憂阿誰若憂不知去處吾自知去吾若
不知去處終不別汝等汝等悲泣為不知吾去處知
吾去處不合悲泣法性體無生滅去來汝等
盡坐吾與汝等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汝等
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眾僧作禮請師說偈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非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是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自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衆僧聞知大師意更不敢諍各自攝心
依法修行一時礼拜即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
上座問曰和尚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師言
吾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
法寶壇經汝等守護度諸群生但依此說
是真正法師言法海向前吾滅度後二十年
間邪法撩乱惑我正宗有一南陽縣人出來
不惜身命定於佛法堅立宗旨即是吾法
弘於河洛此教大行師曰汝今須知衣不合
傳汝若不信吾與汝說先聖達磨大師傳衣
偈據此偈意衣不合傳汝聽偈曰

吾本來東土　說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曰吾有一偈亦用先聖大師偈意

心地含種性　法雨即花生
頓悟花情意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令門人散衆相謂曰大師多不久
住世間師至先天二年八月三日食後報言
汝等各著位坐今共汝別時法海問曰此
法從上至今傳受幾代願和尚說師曰初

六佛　釋迦第七　迦葉　阿難
商那和脩　優波掬多　提多迦　佛陀難提
伏駄蜜多　脇尊者　富那夜奢　馬鳴
毗羅尊者　龍樹　迦那提多　羅睺羅多
僧伽那提　僧伽耶舍　鳩摩羅駄　奢耶多
婆修槃頭　摩拏羅　鶴勒那　師子比丘
舍那婆斯　優波掘多　婆須蜜多　僧迦羅叉
菩提達磨　北齊惠可　唐僧璨　唐道信
唐弘忍　吾今惠能

師曰吾今付法於汝汝等於後遞相傳授須
有稟承衣約莫失宗旨法海白言和尚留
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自性師言汝聽
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即見佛性若不識衆
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
見自心佛性汝志心聽吾與汝說後代之人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師曰只爲衆生迷佛

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
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直衆生是佛自性
邪險佛是衆生師言法海汝等心若險
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用心即是衆
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
佛吾今留一偈與汝可別名自性真佛偈
後代迷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

真如性淨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從本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性智便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無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頓法門　忽見自性現世尊
汝等修行覓作佛　自性自見心中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脩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了報言今共汝別吾滅度後莫作
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
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如吾在日一時盡
坐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
無非無住無往無名無字恐汝心迷不會
吾意吾今再囑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
脩行如吾在日汝等違法縱吾在世終無有
益大師言訖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師春秋
七十六大師遷化日寺內異香氛氳經于七
日感得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無光天地
失色群鹿鳴悲至夜不絕先天二年八月
三日夜三更時於新州國恩寺圓寂歸在
功德塔記具述至十一月韶廣二州門人迎
師神座向曹溪山葬忽於龕內白光出現
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奏聞奉勅立碑
供養　泊子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
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
圓會遞代相屬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見也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巻終

僧不達緣化施財與信契孝思與室中陳九娘

捨貳貫文朱宣禮朱琇李三娘各捨壹貫文

勤談萬宗陳從張六娘各捨壹貫文省

王勉等十人各捨伍佰文省結此勝因普而沾

善果

勸緣比丘住保壽庵最樂

都勸緣比丘住安元報恩禪院賜紫祖印

大師紹賓勸捨貫文省 將仕郎陳圻捨俸金貳阡

爲母親契竹六娘 願近景福 山路林師益

捨俸金貳仟省助代

壇經之費願一切含靈潟聞此經不滚二乘

慈證無上菩提

金山寶藏秘書於壇經正本 賀州大乘寺空中

有之分 技樂之餘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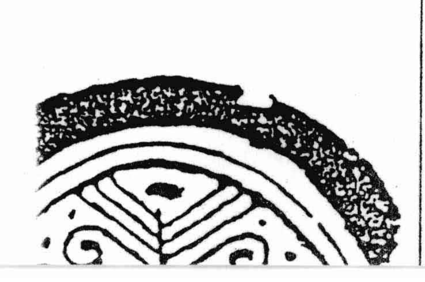
延享四丁卯七月再修表帙 備具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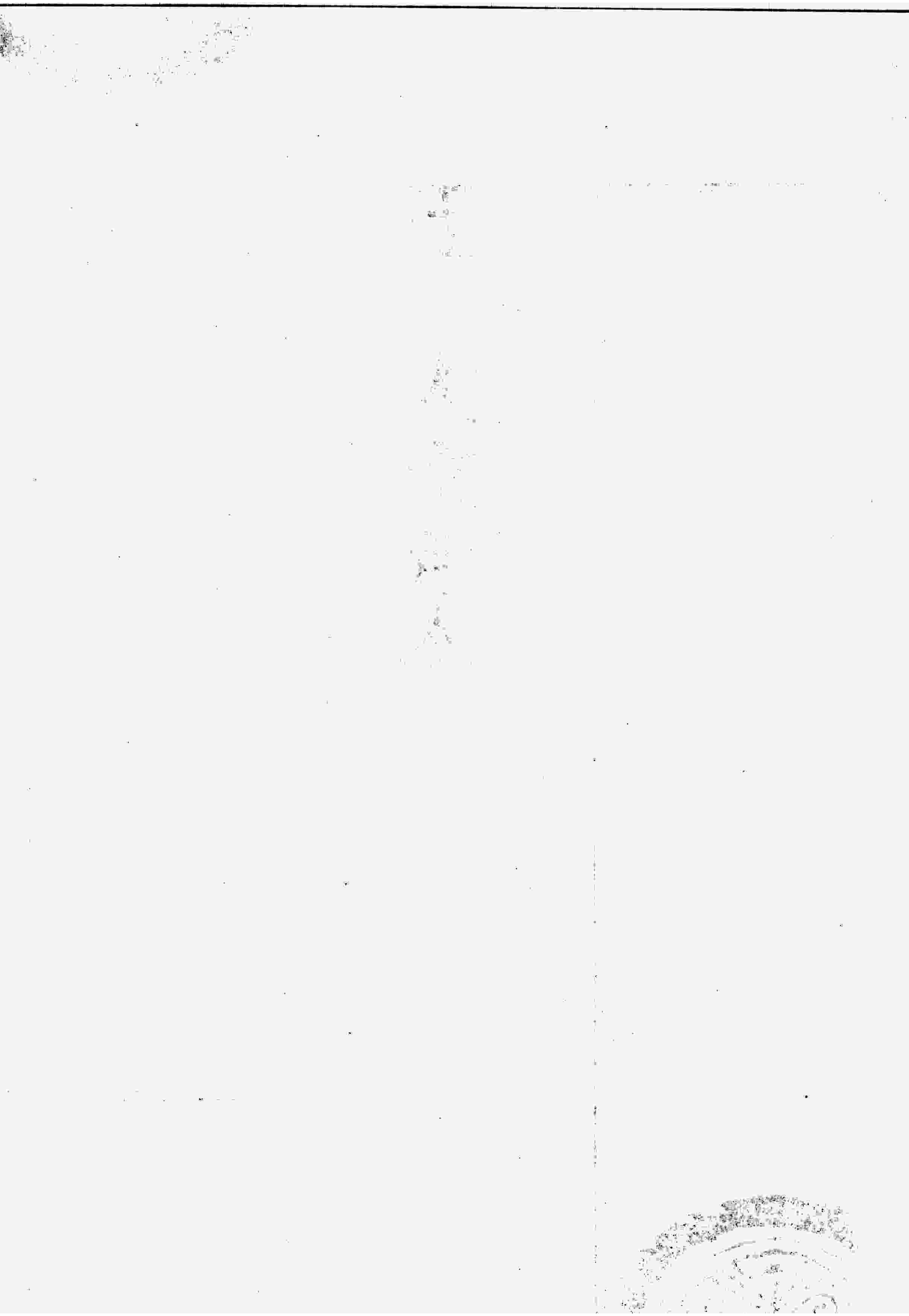
天寧現住 白英 記

小子 祖鏡 陪謁



五、大乘寺本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序

性體虛空本無名相佛祖出興示以正法者
良由衆生妄失其本也故初有六佛而釋迦
繼出焉釋迦七十年導化滅後五百歲鬪
諍堅固遂以正法付迦葉迦葉傳信衣俾沙
明之種性不滅也衣衣相受法法相承列位
西乾二十有八東土正法自達磨始興二祖
出于北齊三四興于唐代曹溪六祖得衣法
於黃梅五祖是時刺史韶牧等請六祖於大
梵戒壇受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法門人錄其語
要命曰壇經夫吾祖傳衣三更受法命若懸
絲而說是經則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本心
現成佛道者何耶蓋此非吾祖一時之且盾
實欲傳于後鬪諍之滅也今則門風百種雖
會千岐賢眼持肩等高峯古心情絕今有傳
無繼踵是明師綸笑弟肩並和有壇經之行
寂鑑者哉謹再刊傳庶幾學者悟其本去跋

政和六年丙申元旦福唐將軍山隆慶庵比丘
存中序并書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上

一、韶州刺史韋璩等衆請說法
二、大師自說悟法傳衣
三、為時衆說定慧
四、教授坐禪
五、說傳香懺悔發願
六、說一體三身佛相

二　衆請說法

大師從南海上至曹溪韶州刺史韋璩等請
於大梵寺開法結緣受無相戒說摩訶般若
波羅蜜法大師是日於法座上說摩訶般若法
直下見性了然大悟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
本心現成佛道座下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刺
史官僚儒宗學士六十餘人同請大師說是
法門刺史韋璩令門人法海抄錄流行傳示
後代若承此宗旨學道之者遞相傳受有所

依語耳

二悟法傳衣

尒時大師既昇座已而示衆言善知識總淨
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不語自淨
其心忽然告言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大師言善知識且聽某
甲行由得法事意某甲嚴父本貫范陽左降
嶺南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少早亡老母孤
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
買柴使令送至官店客收柴去某甲得錢却
出門外見有一客讀金剛經某甲一聞心便
開悟遂問客言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
從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和尚見
在彼山門人一千餘衆我到彼山聽和尚說
法 勸道俗但持金剛經即得見性直了成
佛某甲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
與某甲將充老母衣糧令某甲便往黃
梅禮拜某甲安置母訖便即辭親不經三
十餘日便到黃梅禮拜五祖問曰汝何方人
來此山中禮拜今向吾邊欲求何物某甲對
云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
作佛不求餘物五祖責曰汝是嶺南人又是
獦獠若為堪作佛某甲言人雖有南北佛性
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
別大師更欲共某甲久語且見徒衆總在身邊
乃令某甲隨衆作務某甲啓和尚言弟子
自心常生智惠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
和尚教作何務五祖言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
勿言且去後院有一行者差某甲破柴踏碓八
箇餘月五祖一日忽見某甲言吾思汝之明見
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不某甲言
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衆人
不覺五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
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

出離生死苦海汝自性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
後院自看有智惠者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
一偈來呈吾看汝等偈若悟大意付汝衣
法禀為弟六代祖火急速作不得遲滯思量
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輪刀上陣
一般衆得處分來至後院遞相謂言我等衆
人不用呈心用意作偈神秀上座見為教
授之師必是他得我等謾作偈頌枉用心力
諸人聞語各自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神秀
即得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
意者為我現作教授之師我須作偈將呈君
不如其和尚那知我見解深淺我將心偈呈
師即得求法覓祖即同凡心奪其聖位若
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
三間步廊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變相并五
代血脉之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
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體汗流擬呈不

得呈後經過一十三度乃自思惟不如向廊
下書著從他和尚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
秀作若道不堪自我性迷宿業障重不合得
法枉在山中受人禮拜何修道言訖夜至
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畫題所作之
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秀書偈了歸房臥並不思量聖意難測五
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忽見其偈便謂言供
奉言不畫也卻奉十千苦勞供奉遠來
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但留此偈
令迷人誦依此修行免墮三惡有大利益
五祖喚門人焚香偈前令凡人見生敬作心
汝等盡須誦取悟此偈者即得見性依此修
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歎善哉五祖夜至
三更喚秀入堂門是汝作此偈不若是汝作
應得吾法秀言罪過實是秀作不敢求祖

侯望和尚慈悲看弟子心有少智慧不五祖
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離凡愚
依此修行即不墮落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
即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
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
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即是真實
見自本性若得如是見者即是無上菩提自
性與體相應乃能度人汝得為師五祖言汝
且去思惟作一偈來與吾看若得入門見自
本性付汝衣法為人天師吾不惜法汝見自
遂神秀作禮便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
恍惚神思不安猶如睡夢之中後兩日間有
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某甲一聞便知
此偈未見本性某甲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
問童子曰誦者是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
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
作偈來呈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弟六祖神
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五祖令門人

盡誦此偈若得悟者即見自性依此修
行即不墮落某甲言我在踏碓八箇餘月未
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亦要誦取
結來生緣同生佛地童子便引某甲至偈前禮
拜了白言某甲為不識字請一上人為讀
某甲得聞願生佛地時有江州別駕張日用
便高聲讀某甲一聞即識大意啓曰某甲亦
有一偈望別駕書安壁上別駕言左右盡是
公卿王侯將山尊宿尚不敢作偈你是何
人而敢作偈甚為希有某甲言若學無上菩
提不得輕於初學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
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上上人有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
汝若得法先度於吾勿忘此言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書此偈已僧俗極驚山中徒衆無不嗟訝各相
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

身菩薩五祖見衆人盡怪恐人損他向後
無人傳法遂便混破向衆人言此偈亦未見
性云何讚歎衆便息心皆言未了各自散歸
不復稱讚五祖其夜三更喚某甲至堂內以
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某甲說金剛經恰至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一切萬法不離自
性某甲啓言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
自性本不生不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
自性無動無搖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乃
報某甲言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言下識
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
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心印頓法及衣鉢汝
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迷人將衣為信
稟代代相承法即心傳心當令自悟自解自
性佛佛唯傳本體師師默付本心令汝自見
自悟五祖言自古傳法命似懸絲若住此間有
人害汝汝須速去某甲言某甲是南中人

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
憂吾自送汝某甲領得衣鉢三更便發歸
南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五祖
令某甲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某甲言請和尚
坐弟子合搖櫓五祖言只合吾度汝不可汝却
度吾無有是處某甲言弟子迷時和尚須
度今既已悟過江搖櫓合弟子度度名雖
一用處不同某甲生在邊方語又不正蒙師
教旨付法今已得悟即合自性自度五祖言如
是如是但依此見已後佛法大行矣汝去後
一年吾即前逝五祖言汝今好去努力向南
五年佛法難起已後行化善誘迷人若得
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兩月中
間至大庾嶺不知逐後數百人來欲趁某甲
奪衣取法來至中路總皆卻迴唯一僧姓陳
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惡直至嶺
頭趁及某甲便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欲

求法不要其衣。某甲即於嶺上便傳正法。惠
明聞說，言下心開。某甲卻令向北接人。某甲
後至曹溪，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
五年常在獵中。雖在獵中，常與獵人說法。
某甲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大
眾同會，得聞如此，乃是過去千生曾供養諸
佛，方始得聞無上自性頓教。某甲與使君及
官僚等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某
甲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
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大師言：善知識，菩提
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
悟，須求善知識示導。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
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也。

吾為時眾說定惠

師言：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大眾勿迷
言定惠別。定惠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
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

善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之人莫言先
定發慧、先慧發定，定慧各別。作此見者，法有
二相。口說善，心中不善，定慧不等。心口俱善，
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
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法我，
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常行直心，但行直
心，於一切法無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
三昧，直言坐不動是，早已執迷。若除妄不起
心，即是一行三昧。此法若同無情，卻是障道
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
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合
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見人教坐，看心著
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
即有數百人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善知識，定
慧猶如何等？由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無光。
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
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

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勸悟者頓修
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
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先立無
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無相於相而
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
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
欺諍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
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
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為無相
能離於相法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
於諸境上心若能萬境常寂念上常離諸境
不於境上生心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即無
別處受生學道者莫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
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
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不見
本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

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
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
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
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
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
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
性起念六根雖見聞覺知不染萬境真性而
常自在外能分別諸色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
善知識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
不言不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
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
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看淨卻
生淨妄妄無處所看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
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
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
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

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
惡，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卻是障道也。

四 教授坐禪

師言：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
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
本性不亂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
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
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
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
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
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
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
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五 傳香懺悔發願

師言：善知識，某甲一會在此，皆共有緣。今各
胡跪，傳自性五分法身香。一戒香，即自心
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名戒
香。二定香，即睹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即是定
也。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
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
孤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
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
知見香，自心既無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
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言滿
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和光接物，無我
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
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善知
識無相懺悔，滅除心中河沙積劫眾罪。善知識，
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惡念
一時除，自性自除，真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誑妄染，除卻從前矯慢心，永斷，名
為自性懺。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妬
染，除卻從前疽妬心，永斷，名為自性懺。（已上三遍唱）
師言：今既懺悔已，已作逐某甲道與善知識發

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邪迷衆生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無上自性佛道誓願成已上三遍唱師言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莫道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心者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所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邊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無上又佛道無邊誓願成既常須下心行於善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師言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受無相三

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餘邪迷外道願自性三寶常自證明早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歸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内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六說一體三身佛相

師言善知識者各志心某甲與說一體三身
自性佛令善知識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
隨某甲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
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
滿報身佛已上三遍唱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
歸向者三身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
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世
佛善知識聽說令善知識於自身中見自性
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
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
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
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
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散雲
散盡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
彼雲天亦復如是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
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
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妄迷內外明
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
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
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不善心嫉
妒心憍誑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
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
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行
於普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
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
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
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
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
一念善智慧即生此是自性化身佛何名圓
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

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常思於後念念圓
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
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
師言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
一念善得河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
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
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
自修自性功德是真自皈依皮肉是色身色
身是舍宅不言皈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
性大意

陁主莊燕來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上

畢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下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八、現西方相狀 武帝問功德附
九、諸宗難問
十、南北二宗見性
十一、教示十僧 示寂年月附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師言善知識既識二身佛了更為善知識說
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善心諦聽世人從
自口念本體不識自性由如說食口但說空
萬劫不得見性具甲無說善知識摩訶般若
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
行不在口說口念心不行如幻如電口念心
行即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
摩訶摩訶是大心量由如虛空無有邊畔亦
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
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
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
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今
聞某甲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
淨坐即落無記空虛空不成佛善知識世界
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泉源溪
澗一切樹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
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
如是師言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名為大
萬法在自性中若見一切惡之與善盡皆不取
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善知識迷
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淨坐百無
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
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
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
自由心體無滯此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
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
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 下缺

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
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
是智惠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
智惠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
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
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
空般若無形相智惠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
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言到彼
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
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
彼岸故名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
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
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
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
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
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
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往來三世諸佛皆從

中出用大智惠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若人
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惠善知識我此
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惠何以故為世
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惠常在
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
去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惠觀照於一
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
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行持
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
經中分明讚歎不能具說此法門是最
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智人若
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
悉漂流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
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
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常觀照故不假
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
中將身提上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

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
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
之人聞此頓教由如草木根性自小若被大
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有般若
之智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
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
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
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
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聞其頓教不
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
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
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
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大小
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方能
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
法本因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
有愚有智愚爲小故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

人智者爲愚人說法令其悟解心開迷人若
悟心開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
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
心中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
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皆成佛道即
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
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
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
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直
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
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
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
悟須求善知識示導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
善知識望得解脫無有是處自心內知識自悟
即是自若心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
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自心若正起般若觀照
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

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
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
即名無念何者無念無念者見一切法心不染著
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
淨本心使六識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無染
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
在解脫名無念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
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
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
佛位地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常見吾法
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
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受持而不
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從上已來默傳分付
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
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
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
相頌各須誦取言下令汝迷罪消滅　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例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今於大梵寺中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
來於其言下見性成佛師說法了韋使君與
官僚道俗一時作禮無不悟者皆歎甚奇希
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八示西方相狀　武帝問功德附
爾時韋使君復再肅容儀禮拜問曰弟子聞和
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欲問和尚願

3卅

大慈〻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何須再三
使君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師
言是使君曰弟子聞說達磨初化梁武帝問
朕一生已來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
達磨言實無功德武帝惆悵不稱本情遂令
達磨出境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達磨
意旨如何師言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
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
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
在修福師言見性是功平直是德念念無滯
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外行禮敬是
功內心謙下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
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
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
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也師曰心常輕人
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
德無功德之人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

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身
是功自修性是德德即不輕常行普敬韋使
君默然作禮師言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
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武帝不識理非我祖師有過使君頂禮拜
為弟子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
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
使君善聽某甲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
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即
有十萬八千若說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
遠只為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
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
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師言東方人但淨心無罪西方人心不淨有
愆刺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
造罪彼土念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
西方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

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
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
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
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
彌陀。能淨能寂即是釋迦，心起慈悲即是觀
音，常行喜捨為勢至。使君但行十善，何須
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
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人念佛欣
往，路遙如何得達？師言：惠能與諸人移西方
如剎那間，目前便見，願不願？使君禮言：若
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使現西
方，普願得見。師言：使君用心，一時得見西方
無疑。即散。師言：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
是城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為地，性是王。
王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
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
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

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直即是彌
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
是惡龍，塵勞是魚鱉，虛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
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是天堂。
無人我須彌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
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
光明，外照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內照三毒
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
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眾聞說，俱歎善哉。
但是迷人了然見性，悉皆禮拜，唯言善哉。
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
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修，如東方
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
即是自性西方。使君又問：在家如何修行？
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眾作無相頌，但依此
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行，雖在吾邊
如隔千里。 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這見性法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性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不相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自不相妨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在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見
法元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一切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依此偈修言下見性雖
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
千里各各自修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
溪山衆若有疑却來相問為衆破疑同見
佛性時在會道俗豁然大悟咸讚善哉俱
明佛性

元諸宗難問

大師出世行化四十餘年諸宗難問僧俗約
千餘人皆起惡心欲擬難問師言一切盡除
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
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
聞說總皆頂禮請事為師願為弟子如此之
徒說不可盡若論宗旨傳授壇經者即有稟
承所付須知去處年月時代姓名遞相付屬
若無壇經稟承者即非南宗弟子未得稟
承者雖說頓法未知本心終不免諍但得法者
只勸修行諍是勝負與道相違矣

二十南北二宗見性

世人盡言南能北秀未知事由且秀大師在荊南府當陽縣玉泉寺住能大師上韶州城東四十五里曹溪山住法本一宗人有南北何以頓漸法即一種見有遲疾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秀聞能說法徑疾直指見性遂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與吾到曹溪山禮拜但坐聽法莫言吾使汝來汝若聽得盡心記取却來與說吾看彼所見誰遲誰疾火急早來勿令吾怪志誠喜諾禮辭便行經二十五日至曹溪山禮拜坐聽不言來處志誠一聞言下便悟即起禮拜白言和尚弟子在玉泉秀和尚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皋然悟解便契本心和尚大慈悲弟子生死事大又恐輪迴願當教示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志誠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志誠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煩惱菩提亦須如是師問志誠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唯傳戒定慧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志誠曰秀和尚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名為戒定慧彼說如此未審和尚見如何願為解說師曰秀和尚所見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啟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說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不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等法常見自性自心是名自性等佛師言志誠聽吾說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師言汝師戒定慧勸小根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是真

見性者解此義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亦名十方國土亦名恒河沙數亦名三千大千世界亦名大小藏十二部經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之力此名見性志誠再啓和尚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痴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佛言寂滅有何漸次志誠禮拜便住曹溪願為門人不離左右復有一僧名曰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年有疑又不知正法之處和尚智惠廣大願為決疑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疑汝心自疑汝心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吾不識文字汝取經來誦之一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便讀一遍師知佛意乃與說經

師言法達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乘唯一佛乘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乘迷却汝性且經中何處是一佛乘吾與汝說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正法一十六字唯有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用心聽吾為汝說師言法達人心不思本來寂靜離却邪見即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事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從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現師言吾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妬諂佞侵害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常起智慧觀照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

見所見者世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義
向下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師言法達心
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
華轉開佛知見法華轉努力依法修行即是
轉經自心若不念念修行即常被經轉法達
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大師言實未曾
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佛行大師言
即佛行是佛其在會者各得見性復有一
僧名曰智常來禮拜啓和尚曰佛說三乘法又言
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教授師曰汝向自心見
莫著外法相無四乘法人心自有四等見聞
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
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離諸
法相作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
諍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
自悟自行是[illegible]有一童子年
十三歲荊州潮陽人名曰神會來至曹溪禮師

三拜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大師以柱杖打
神會三下卻問吾打汝痛不痛答曰亦痛亦不
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
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患不見
他人是非好惡所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
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即同
凡夫應生瞋恨師言神會小兒向前見不見
是二邊痛不痛屬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
弄人神會禮拜悔謝更不敢言師曰汝心迷
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心悟即自見性依法
修行汝迷不見自心卻來問吾見與不見吾
見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不代吾迷何
不自知見問吾見不見神會禮拜百拜求謝
愆過請事為師不離左右

一十一 教示十僧傳法 滅度年月附

大師喚門人法海志道神會智常智
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illegible]

為人師改為着多汝等十人向前汝等不同
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説法
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
出沒即離兩邊説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
問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
盡除更無去處
○三科者陰界入○五陰者色受想行識○十二入者外六塵內六門
六門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六門者眼耳鼻舌身意盡各有一識○十八界
者六門六塵六識為十八自性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
轉識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三六十八由
自性用自性邪起十八邪合自性正起十八
正惡用即衆生善用即是佛用由何等由
自性對解用即通一切法自身是佛外境無
情無對天地對陰陽對日月對明暗對水火
對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為無為
對有色無色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有相
無相對凡聖對僧俗對動靜對清濁對老少

對大小對自性起用十九對長短對邪正對
亂定對戒非對曲直對癡慧對愚智對實虛
對嶮平對煩惱菩提對悲害對喜瞋
對捨慳對進退對生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
色身對化身報身對都三十六對師言此三
對法若解用即通貫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
空着空即惟長無明又卻謗經言不用文
字既云不用文字世人道着
盡不合言語之時即是文字文字上說空
本性不空即是文字無邪心即自大道不立
文字只道不立兩字即是文字見人所說便
即謗他言着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
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有着相於外求真
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
不可見性不動依法修行莫百物不思於道
自生質礙若聽說不修令人返生邪念但轉

依法修行常行無相法施師言汝等若悟
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
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
以聖對問聖以凡對問一道將一道對二法相
因生中道義教汝一問餘問一依此作三十
六對法即不失理也吾今教汝一答人問何名
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有明明沒即暗
但無明暗以明顯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成
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師教十僧已報言
於後傳法遞相教授壇經即不失宗旨汝
今得了遞代流行後人得遇壇經如親見吾
教示十僧汝等抄取代代流行若看壇經必
當見性大師先天元年於新州國恩寺造塔至
二年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師言汝等近前
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
汝破疑當令迷盡使汝安樂吾若去後無人
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唯有神會不動神

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卻善不善等毀
譽不動餘者不得數年在山修行何道汝今
悲泣為憂阿誰若憂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
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汝等悲泣為不知
吾去處若知吾去處不合悲泣法性體無生滅
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等說一偈名曰真假
動靜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
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說偈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非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自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當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衆僧聞知大師意更不敢諍若自修依
法修行一時禮拜即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
座問曰和尚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師言吾
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法寶
壇經汝等守護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真正
法師言法海向言吾滅度後二十年間邪法
撩亂惑我正宗有一南陽縣人出來不惜身
命定於佛法豎立宗旨即是吾法弘於河洛
此教大行師曰汝今須知衣不合傳汝若不
信吾與汝說先聖達磨大師傳衣偈據此偈
意衣不合傳汝聽偈曰　　吾本來東土
說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曰吾有一偈亦用先聖大師偈意
心地含種性　法雨即花生　頓悟花情意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令門人散衆相謂曰大師多不久
住世問師至先天二年八月三日食後報言
汝等各著位坐今共汝別時法海問曰此法從
上至今傳受幾代願和尚說師曰初
六佛　釋迦第七　迦葉
阿難　商那和修　優波掬多
提多迦　彌遮迦尊者　波須蜜多
佛陀難提　伏䭾蜜多　脇尊者
富那夜奢　馬鳴　迦毗羅尊者
龍樹　迦那提多　羅睺羅多
僧伽那提　僧迦耶舍　鳩摩羅䭾
奢耶多　婆修槃頭　摩拏羅
鶴勒那　師子比丘　婆舍斯多
不如蜜多　般若多羅　菩提達磨
北齊惠可　唐僧璨　唐道信
唐弘忍　吾今惠能
師曰吾今付法於汝汝等於後遞相傳授須

37冊

有稟承衣鉢莫失宗旨法海白言和尚留何
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自性師言汝聽後代
迷人若識衆生即見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
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
性汝盡心聽吾與汝說後代之人欲求見佛但
識衆生師曰只為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
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
自性平真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師
言法海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
平直即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若
無佛心何處求真佛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
若自性真佛偈後代迷人識此偈意自見本
心自成佛
若無常若汝此迷不會吾意吾今入滅汝等
見性無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汝等違
法縱吾在世終無有益大師言訖夜至三更
奄然遷化大師春秋七十有六師遷化日
寺內異香氛氳經于七日感得山崩地動林
木變白日月無光天地失色群鹿鳴悲至夜
不絶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夜三更時於新州
國恩寺圓寂餘在功德塔記其迹至十一月
韶廣二州門人迎師神座向曹溪山塟忽
於龕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
聞奉勅立碑供養泊于法海上座無常以
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
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中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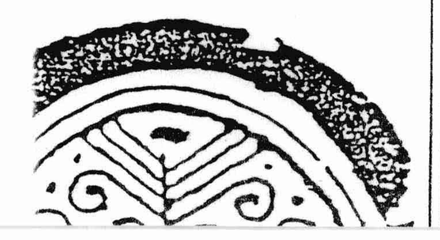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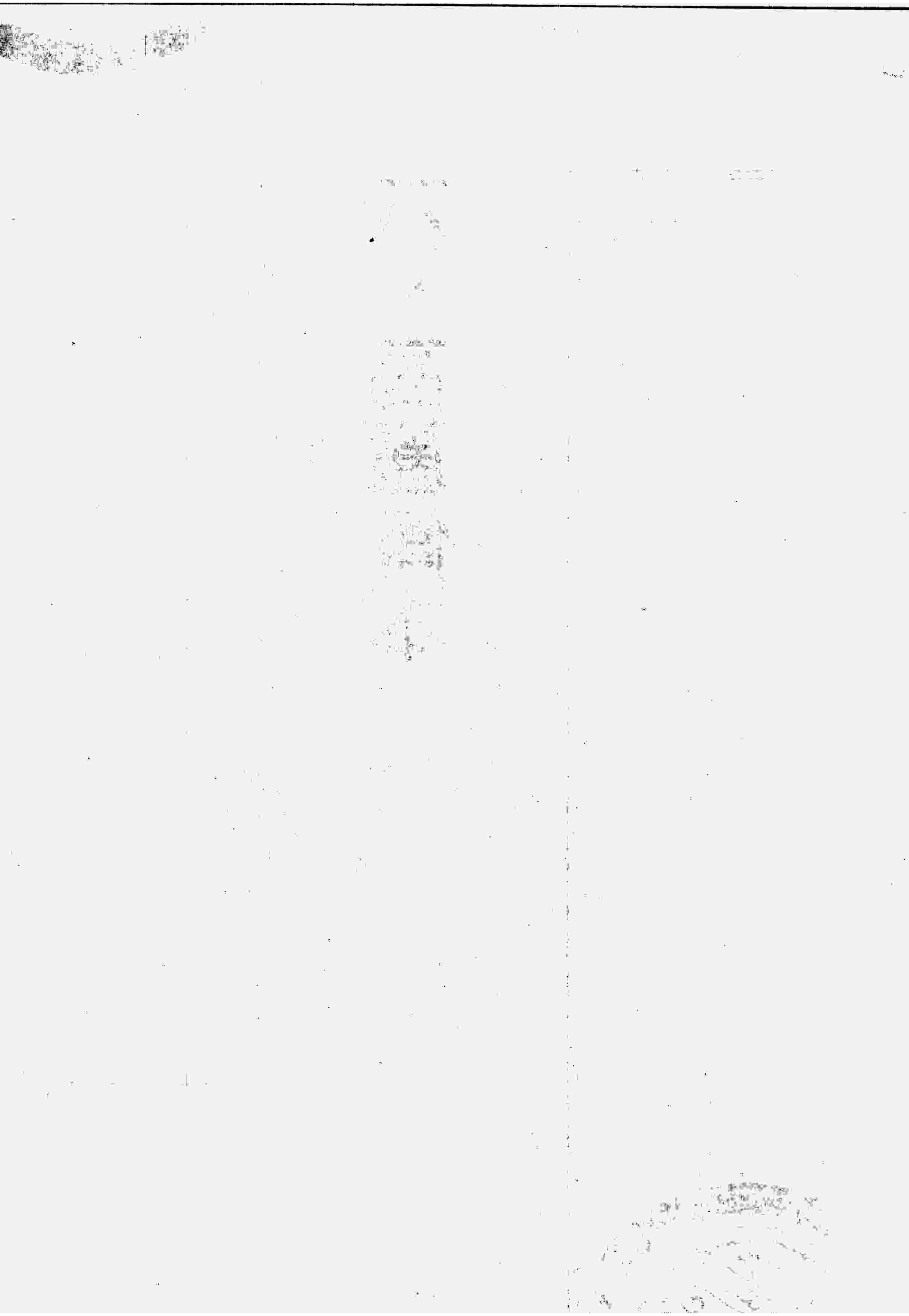
道元書

異本　八本折



六、高麗傳本





六祖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　德異　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花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闢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

僧七百惟負舂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南遯十餘年一旦以非風幡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史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年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

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振乃有臨濟溈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羣門庭險峻啓迪英靈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爐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卽彌勒樓閣中

卽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卽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仲春日敘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 法海 集

略序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時毫光騰空異香滿室黎明有二異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

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飮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旣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黃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一十六年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

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

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法旨一如昔讖（以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考至唐儀鳳元年丙子是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人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

祖出坐具示之亞仙惟然祖以坐具一展
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
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
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
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
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
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
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曰花果院隸

籍寺門茲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
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
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
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
水回環峯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
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
剎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
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

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為
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
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
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眾皆懼
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
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
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
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裡龍乃

遊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
上堂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
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
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龍骨至已卯寺罹兵火因失未知所之○
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
石今存黄梅東禪又唐王維右丞為神會
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
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
師諡号碑云師受信具遁隱南海上十六
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
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黄梅縣之

東禪院盖其使於將毋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人馮茂以山施師爲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者非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璩名與官僚八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

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淸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後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

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卽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

衣粮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卽便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問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

壇經 三

衆作務子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古德云譬如輪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此喻得底人見機而作不在言句也）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

壇經 四

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

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
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
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有緣若言
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
難測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

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
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
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尒遠來經云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
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
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門人誦
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
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

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不祖曰汝作
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
見解覔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
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
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
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眞實若如
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
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

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
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
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
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
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
童子言尒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
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
悟大意卽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

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
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
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
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
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
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
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
書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啓
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
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
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
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
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此依黃梅山祖偈正作惹字或作有非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
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
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
了偈云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
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
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
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
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
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
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
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
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
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
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
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

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旣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
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
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
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
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
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

壇經 九

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
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
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
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
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五祖云合是吾
渡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
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
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

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
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
難起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
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来欲
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
軍性行麤糙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於
能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
爭耶能隱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

壇經 十

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来不爲衣來能遂
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
法能云汝旣爲法而来可屛息諸緣勿生
一念吾爲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
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来密語密意外還
更有密意否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

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
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
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
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
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趂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趂衆咸以
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
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

壇經　十一

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
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
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
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
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
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
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

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
法南来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
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
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唯
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
解脫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
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
曰法師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

壇經　十二

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
四重禁依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
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
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
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
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
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
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

眞金於是爲能剃髮願事爲師能遂於善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衆曰善知

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

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靑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

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

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眞性自用一眞一

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

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密此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為彼岸故號波羅密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

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

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

壇經 十七

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

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

壇經 十八

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

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卽與
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
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
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
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
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
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
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

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
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
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
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
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
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
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
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

迷妄念顚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
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
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
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
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卽是無念
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
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
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

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
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卽是
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
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
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
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
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
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

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卧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為師說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觧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

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

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
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
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
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
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
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
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
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

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
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
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
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
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
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
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

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
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
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
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
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
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
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
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

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
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
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
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
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
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
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嗔是地獄愚癡是
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

須彌倒無邪心海水渴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絶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淸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淸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

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

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流通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

故知大錯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

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卽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

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
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絶卽死別
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
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
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
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
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
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

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
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
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卽
是念之體念卽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
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
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真
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
境而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
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
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
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
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
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

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
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淨名經云卽
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
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
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著
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
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
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

自淸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
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
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
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
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
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
違背若著心著淨却障道也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
法於是升座告衆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
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
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
得不假到此旣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
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
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卽
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無劫害

名戒香二定香卽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
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
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
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
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
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旣無所攀緣善
惡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
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

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
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
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淸淨善知識各隨
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
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
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
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
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

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
念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
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
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
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
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
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
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

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
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
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
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
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
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
無盡誓願學自性佛道無上誓願成善知
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麽道

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
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
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
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
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
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
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
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

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
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又無上
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眞正離迷
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卽見佛性卽言
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
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
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
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

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
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
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
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
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卽無人我貢高貪
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
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
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終日至夜受三

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
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
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
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旣自悟各須歸
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
依也善知識旣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
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
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

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
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
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
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
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
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
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
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

惡事卽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卽生善行
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
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
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
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
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
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
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

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
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
心嫉妬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
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
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
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卽是見性通達更
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
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

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
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
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
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
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
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
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
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

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
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
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
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
法身思量卽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卽
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歸依
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
悟自性三身卽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
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
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眞懺悔
忽悟大乘眞懺悔　除邪行正卽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卽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
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
悟卽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
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
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
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卽知
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
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
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
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
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
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
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
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
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
是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
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
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
卽心卽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卽心
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
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卽心名慧　卽佛乃定　定慧等等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卽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卽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麽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徧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卽高聲念經至譬喩品師曰止此經元來

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卽覺知見本來眞

性而得出現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
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
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
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
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
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
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
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

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
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
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
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
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
卽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卽是世間汝若但
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
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

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
己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
被經轉聽吾偈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卽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

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
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
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
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
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
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
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
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

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
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
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
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喩言詞是
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
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敎汝去假
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
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

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
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
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
玄旨亦不輟誦經
又僧智通壽州安豊人初看楞伽經約千
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
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
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
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
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旣會
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
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
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淸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敎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

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一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尙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

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

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廻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毁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眞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像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麽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師甚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

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岳大闡禪宗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玄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云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

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麽隍云

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
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
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
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
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
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
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
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

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
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
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
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
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
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
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
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

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
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麽人得師云會
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
佛法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
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欝茂瑞氣盤旋師
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膝
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

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
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
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
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
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
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
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
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

福田

有僧擧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麽長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卽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爲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卽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

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卽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爲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

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

壇經　六十一

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亂自性定
心地無癡自性慧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

壇經　六十二

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

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
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
志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
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
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
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
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

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
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
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
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
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禀旨宵
遁後投僧出家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
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

罪今雖出家若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
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
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卽佛性
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
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
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
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
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
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
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
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麽
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
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
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
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

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
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
倒故於涅槃了義敎中破彼偏見而顯說
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
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
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
悟乃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
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
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
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

次語以柱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尙坐禪
還見不見師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
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
何是亦見亦不見師言吾之所見常見自
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
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
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
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

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
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
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
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
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
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
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
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

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
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
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
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
記行于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
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
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
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
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
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
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
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
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

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
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
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
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
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
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
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
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
宮及京城道學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
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
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
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
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
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
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
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

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

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

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

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

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
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
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
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
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
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
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
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

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
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
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
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
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
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
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
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

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
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
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
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
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
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
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
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

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
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眞或廣
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
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
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
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
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
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

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卽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荅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卽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玄宗八月卽位方改先天元年次年遂改為開元先天卽無二年他本作先天二年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命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毁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盖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等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眞　不以見於眞
若見於眞者　是見盡非眞
若能自有眞　離假卽心眞
自心不離假　無眞何處眞
有情卽解動　無情卽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眞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卽是眞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卽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則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尙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玆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玆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淸

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
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
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
汝等速理舟檝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
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
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

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
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
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裡
須飡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
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
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
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
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

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
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
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釋
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毱多尊者第五提多迦　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密多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伏馱密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須般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　尊者
二十四師子　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此土是爲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
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
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
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
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
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
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
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
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
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

一念平眞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
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眞佛汝等
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
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
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
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卽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卽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眞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卽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卽是眞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卽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

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須先以

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鎭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

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六祖禪師法寶壇經 終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也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

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寃親平等况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曹溪令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偸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

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在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畢會宋太祖卽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謚大鑑眞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眞身及衣鉢入內供養加謚大鑑眞空普覺禪師宋神宗加謚大鑑眞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梵剎事蹟元

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六祖禪師自唐開元元年癸丑歲示寂至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已得五百七十八年矣

成化十五年己亥五月日白雲山屛風庵所開刊者而今大淸光緒九年癸未五月日伽耶山海印寺重修刊板其間年數凡三百七十三年矣至元庚寅至成化己亥凡爲幾年乎無文不可考矣自師滅度至于今日幾百年載而其蹟完存可知其剞劂之功至大矣夫

古者刊跋

壇經乃述六祖禪師本末與夫接門弟子問荅之語其辭直截豁露分明示人更無隱語達摩而下最為奇特可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捷徑但其間別有一句雖不出於文字語言之外却不在於文字語言之中試問諸人還讀得麽若讀得出立地化凡成聖其或未然且只循行數墨亦福不唐捐　秋谷長老捐財鋟梓流通撒向諸人面前直是老婆心切不知誰解體悉此意耶

壇經　八十五

昕南翁跋

法寶壇經乃是佛祖骨髓直截根源了無枝葉如日麗天靡所不照如水歸海同一醎味見者飲者莫不具足報　國秋谷老師刊板印施以廣其傳欲令學者若菩薩頓悟心宗令趣覺地雖然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若謂老盧末後句此卷向甚處得來　延祐丙辰三月日瑞光景瞻拜書

泰和七年十二月日社內道人湛默持一卷文到室中曰近得法寶記壇經將重刻之以廣其傳師其跋之予欣然對曰此予平生宗承修學之龜鑑也子其彫印流行以壽後世甚愜老僧意然此有一段疑焉南陽忠國師謂禪客曰我此間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又曰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把他壇經云是南方

壇經　八十六

宗旨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予今所得正是本文非其沾記可免國師所訶然細詳本文亦有身生滅心不生滅之義如云真如性自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等正是國師所訶之義修心者到此不無疑念如何消遣令其深信亦令聖教流通耶默曰然則會通之義可得聞乎予曰老僧曩者依此經心翫味忘斁故得祖師善權之意何者祖師為懷讓行思等密傳心印外為韋據等道俗

千餘人說無相心地戒故不可以一往談眞而遊俗又不可一往順俗而違眞故半隨他意半稱自證說眞如起念非眼耳能念等語要令道俗等先須返觀身中見聞之性了達眞如然後方見祖師身心一如之密意耳若無如是善權眞說身心一如則緣目覩身生滅故出家修道者尚生疑惑況千人俗士如何信受是乃祖師隨機誘引之說也忠國師訶破南方佛法之病可謂再整頹綱扶現聖意

堪報不報之恩我等雲孫旣未親承密傳當依如此顯傳門誠實之語返照自心本來是佛不落斷常可爲離過矣若觀心不生滅而見身有生滅則於法上以生二見非性相融會者也是知依此一卷靈文得意參詳則不歷僧祇速證菩提可不彫印流行作大利益耶默曰唯唯於是乎書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沙門 知訥跋

法寶記壇經是曹溪六祖說見性成佛決定無疑法依此經者佛在堂背此經者魔在舍魔佛之辨莫由此經矣其或目究耳聞而尚由魔路者吾末如之何也矣　普照祖翁依此經而自除眼眚與人刮膜亦由此經故此經之流播海東也異乎他書道人永淑得科正本摭緣鋟梓欲廣印施嘉其知寶在所與人共之故書而爲跋

柔兆執徐病月淸明一日晦堂安其書

天無先後道何南北遲速有異頓漸斯分利

鈍在人不關於法於此有上根大智一撥便轉先得其源窮之又究隨其言迹不生取捨之心會融宗旨歸就自心則已到佛祖之地不亦易乎古人之至理妙言雖載於龍宮滿藏若不刊施如何流布文字傳來我亦得見無住幸生千載之後暫嘗禪門之味非宿世之因緣豈今日之感遇我曹溪大士一生所至隨緣問答玄言妙句仍成一卷流于後世寶靈山微笑之旨自此盛與淸源南嶽後

裔繩繩直指人心成佛捷徑捐財入梓流通無窮此乃法海之功秋谷之德噫長老孥雲授唐本法寶壇經具跋文是我國曹溪牧牛子所述不勝慶忭而無住亦不揆蠡測而隨喜重彫印施若干所冀使後之學者心心相印燈燈相續與天地無盡也云

萬曆二年甲戌仲秋曹溪後學知幻堂無住子行思稽首謹跋

山之僧普淨梵行異常者也高超俗表白雲岩間天影臺上結庵居者十二年矣一日淨持一卷文而到室中曰近得法寶記壇經乃成化十五年此白雲山屛風庵開板也異乎多歷年紀而手接目觀實爲有緣將重鏤板以廣其傳師其跋之余曰諾若無古人之刊傳豈至于今日乎今若不傳後之者何可得見復不可見則見性成佛之法已矣余故隨喜而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八月日曹溪後學中華子太憲誌

刊行壇經後跋

光緒九年癸未之夏山之道人茵峰西公募其緣而重修刊板印施若干謂余其跋余欣然曰此文之高峻義趣之深遠昭在於古師之序跋不須煩重然祖云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敎縱吾在世亦無利益又云心之一法無頭尾無形相元無名字可立但以衆生自迷其性妄想執著種種分別故吾假設文字以度迷人是老婆心切

至矣盡矣然固非剖傳祖去後數百歲承其言赫赫若今日乎噫吾曹生乎千載之下雖未親承密傳如此目覩其文幸莫大矣若依此修行默得乎無名字之心則吾祖之苦口說眞不歸虛矣今日之捐財剖功亦不虛浪矣旣然如是則師與吾等先憂其文之不傳世而次憂其人之不依修行乎

信海門人龍濵沙彌鳳機稽首謹書

自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至延祐丙辰重刊至

泰和七年重刊至大明成化十五年己亥
重刊然而自至元庚寅至成化己亥於焉
過之至明之無紀年代中間年數不知幾何
矣自成化己亥過九十六年而至於萬歷
二年甲戌重刊自三年乙亥過一百二十
九年而至崇禎後大淸康熙四十二年癸未重
刊自三年甲申過一百八十一年而至光
緖九年癸未夏今此重刊嗚呼自成化己
亥至今年凡爲四百有六年而其文完存
又自師滅至成化己亥凡經幾百年代自
釋尊泚後至六祖入滅又經幾許百年始
知佛法亘古亘今盡未來際常住不滅也

壇經 九十一

伏願以此刊板印施功德奉爲
主上殿下聖壽萬歲 至道通明玉歷遐長
王妃殿下聖壽萬歲 坤儀永淑金枝益茂
世子邸下聖壽千秋 睿業淸輝鶴筭不老
先王先后悟無生 雨順風調民安樂
時和歲豊國泰平 佛日增輝法輪轉
抑願化士施主都監別座助緣良工見聞隨喜
受持讀誦者及與法界四生七趣三途八難四
恩三有一切有識含靈仗此勝緣同圓種智
俱成正覺摩訶般若波羅密

大施主
淸信女曺氏大悲華

緣化秩
證明比丘秋淡井幸　良工 徐鳳雲
書寫比丘龍溟鳳機　金東錫
持殿比丘靑蓮夏水　淨桶淡蒲 文注
都監比丘鏡庵仁性　供司比丘 玟琪
別座比丘 儆佺　化主比丘菌峰尚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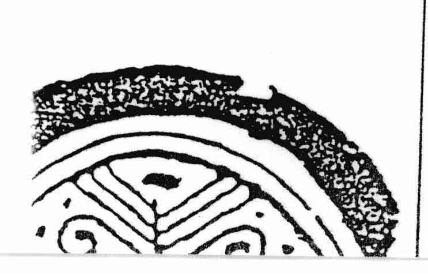
壇經 九十二

山中秩
靑蓮夏水　友松文主
鏡庵基周　品月本洋
淵緇思賢　性虛義濱　海鏡炫俊
信海瑞章　敬松尚軟　鏡潭映宣
鏡峰太睿　德峰尚眞　普蓮炫基
禮峰平信　錦雨性聰
德庵尚律　蒼波智秀　和尚國隱正守
秋淡井幸　又惺宥還　僧統鏡庵仁性
曇華普淨　普明奉念　維那靑蓮夏水
律庵輔印　水龍琪佺　書記太昊
應淡大炫　應月敬彥　三甫暢祐
海宜壯雄　蓮城道守　直使奉倏

冊主東溟



七、明版南藏本




皇圖永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宋明教大師　契嵩　述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諸脩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

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工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筳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眾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眾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

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輙謗毁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亾其心也傳乎聖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眞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謂辯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志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諍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眞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

卷一　　四

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藹如也至人頹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者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

衆相乘循諸讎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
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
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
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
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
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
平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
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
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
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
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
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
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
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
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
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
其心而天下方知卽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
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

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
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䟦
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
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
人者以法眞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
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
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
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卽是宣說大涅
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
卽四依也　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
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
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
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
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
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
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
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大也夫
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

成至也方一廓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
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
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
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
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
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
幸蚊蝱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
學者也

六祖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

唐憲宗皇帝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
宋太宗皇帝加謚真空塔曰太平興國
仁宗皇帝加普覺　神宗皇帝加圓明云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風旛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　宗寶　編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時祖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璩與官僚入山
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法
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
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
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
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
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
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
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
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
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
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
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
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
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
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
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
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欲往求
法念母無依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
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
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

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譬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汗流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神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

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
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
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
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
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
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
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
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
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
當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
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
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
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終不可得無上菩

八

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
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
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
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思惟更
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
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
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
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
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
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
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
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
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
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
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
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
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

九

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
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
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
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
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
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
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
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
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
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
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
三鼓入室祖遂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惠能言下大徹遂啓祖言一切萬法不離
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淸淨何期自性本不生
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能曰不
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
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衣
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
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旣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
傳此衣以爲信證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
皆令自悟自證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
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
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
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
云能本是嶺南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
江口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送至九江
驛邊祖令上船惠能隨卽把艣祖云合是吾
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
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
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

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
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
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祖
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
否曰病卽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受曰能
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
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麁
慥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趂及惠能惠能擲下
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惠能隱
草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
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
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旣爲法
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
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
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
來密語密意外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
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
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已面目今蒙指示如人

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惠能曰
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
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
蒙則居明禮辭回至嶺下謂趂衆曰向陟崔
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趂衆咸以爲然惠
明後改道明避吾上字惠能後至曹溪又被
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
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
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煑肉鍋
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
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師
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
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
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
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
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
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
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

日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惠能剃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善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着

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
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
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
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
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
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
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
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
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
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
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
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
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
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
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
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
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
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

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
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
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
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
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
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
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
口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行是名真
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
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
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
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
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
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
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
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
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
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

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嘆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

寶一　十四

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

寶一　十五

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

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
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
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
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
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
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
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
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
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
剎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卽至佛地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
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
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
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
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
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
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卽

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
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
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
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
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
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
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
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
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
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卽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卽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卽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與道卽相當

卌一　十六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眞道　行正卽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眞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卽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敎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祖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敎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次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祖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

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祖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祖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祖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帝心執著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祖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

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祖言使君善聽惠能為說釋迦世尊在王舍城說觀經有云阿彌陀佛去此不遠經文分明若論相說十萬億剎即人身中十惡等障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念佛求生西方且西方人念佛更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能除十惡等障乃過十萬億剎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

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諸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慾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慾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

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得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祖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但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能心常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

如何修行願爲敎授師言吾與大衆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時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卻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祖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本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慧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祖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

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祖示衆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祖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所以立頓漸之假名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相而離相無念者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卽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執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卽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悞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眞如

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卽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時祖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本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卽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

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

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以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

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ク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着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

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着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

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是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河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名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敬合掌志心求

祖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

不聞倍歡喜奉行

二千六表

東海佛弟子蔣顯捷捐刻壇
經頌古以續曹溪一派而
千佛慧命亦未出於斯也捷豈
不爲此中一皷耶謹跋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密一

八、明版正統本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　法海　集

略序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時毫光騰空、異香滿室、黎明有二異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黄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歳也、南歸隱遯、一十六年、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静律師為羯磨、荆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説戒、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刱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樂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来、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法旨、一如昔讖、(以梁天監元年壬午歳考至唐儀鳳元年丙子是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荆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

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曰花果院隸籍寺門茲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剎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龍骨至已卯寺罹兵火因失未知所之○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今存黃梅東禪又唐王維右丞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謚號碑云師受信具遁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

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
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人馮茂、
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
梅、傳授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
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
本或作師咸亨
中至黃梅者、非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
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
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
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
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
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
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
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
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
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

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
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
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
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
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
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
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
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
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
即便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
五祖、祖問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
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
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
獠、若為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
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

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総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予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総来、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滞。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古德云、譬如輪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此喻得底人、見機而作、不在言句也。

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珎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着、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

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脩何
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
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
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
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
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
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
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
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
偈脩、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
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
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

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
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
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
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
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
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
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
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
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
得門、付與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
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
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
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
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
童子言、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
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

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来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啓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来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来、無令斷絶。聽吾偈

曰、

有情来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争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而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来、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為衆人先、趂及於能、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隱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来、不為衣来、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能云、汝既為法而来、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个是明上坐。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来密語密意外、還

更有密意否。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言、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趂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趂衆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

掌、言某甲講經、猶如尾礫、仁者論議猶如真金、於是為能剃髮、願事為師、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道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弥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

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即〕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廣〕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脩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梵語、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脩般

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般若、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脩此行者、是般若行、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宷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脩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

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脩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

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脩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脩、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脩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脩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

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中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万法、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

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是固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

傳授從上以来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脩、若不自脩、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
邪来煩惱至。正来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脩道。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暗行不見道。
若真脩道人。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嘆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脩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

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弥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

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須弥、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

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弥倒。無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悪、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悪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来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

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
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
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
定慧即等、自悟脩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
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
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
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
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
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
有執着、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
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
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
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
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
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
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

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
大錯、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
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
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
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
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脩、自識本心、自見
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
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
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
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
間善惡好醜、乃至寃之與親、言語觸刺欺
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
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
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
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

37冊

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

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慧寶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淨名經云、即是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脩自行、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

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着淨、却障道也、

仲祥慧善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衆曰、善来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来、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無刼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憐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

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

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而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晴、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着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

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着、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

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

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脩、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脩福不脩道。　只言脩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脩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総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総須誦取、依此偈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古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因本無生。　雙脩正是、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脩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来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畧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来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来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着相、內迷着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

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既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愼勿錯解經義、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内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讐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

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又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

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脩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脩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脩、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一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着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

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轉廻、以常樂涅槃、飜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像。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吹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別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廻吉州青原、

山、弘法紹化、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脩證否、曰、脩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遇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云、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又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

隍云。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欝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

福田、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勿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禀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

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
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
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
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
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
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
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
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
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
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
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
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
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
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
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来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
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
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
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
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
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
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
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
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
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
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

無斷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
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
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
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
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
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
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
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
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
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
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
遁、後投僧出家、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
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
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
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
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
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
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
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
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
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
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
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
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
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
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
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
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
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

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偏、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以拄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言、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脩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于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道學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

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由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毘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志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

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

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着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着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着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丁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

義汝一問一答、余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縁、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余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欲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余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説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説偈、

偈曰、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無假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動、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不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

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檝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可回、師曰葉落歸根来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来取吾首聽善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来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波毱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密多尊者、第八佛䭾難提尊者、第九伏䭾密多尊者、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毘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迦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

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二十九
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
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
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
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
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
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
識衆生、即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
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為衆生迷佛、非是
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
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
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
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

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探真佛、汝等
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
皆自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
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
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着。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勑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羣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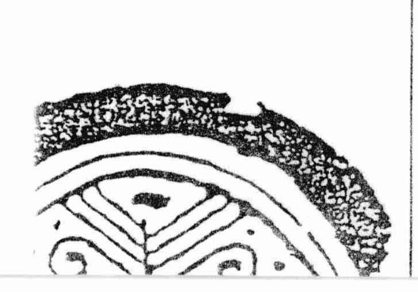
六祖禪師法寶壇經、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谿、今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眞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宋太宗卽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諡大鑑眞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眞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諡大鑑眞空普覺禪師、宋神宗加諡大鑑眞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六祖禪師、自唐開元元年癸丑歲示寂、至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已得五百七十八年矣、自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至大明正統四年、已得六百八十年矣、

旹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仲秋八月中元日

九、清代眞樸重梓本





御製六祖法寶壇經序

朕聞佛西方聖人也為善不倦博濟無窮又曰佛弼也其能弼世教而隆大行者也故周頌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是知佛為弼訓無餘蘊矣昔達磨遠歸東土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性天人一也文字為心之畫而性融焉有善有惡有邪有正得其正則性善而言順得其邪則性惡而言乖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又曰誠者天之道不誠無物苟能於性上究其

眞宗辨其善惡則聖賢地位何患乎不至耶故佛樂於為善心無邪見性體圓明虛靈澹泊於空而不著空於相而離諸相所以成佛果而弼隆朕治道也若謂崇供養而求福田利己朕所不取焉越之南

有禪和者盧慧能乃新州人也師於黃梅得衣鉢之傳究性宗之學隱於曹溪沒後其徒會其言傳為壇經法寶其言正其性善大槩欲人循諸善道離諸惡趣與吾儒窮理盡性自誠入聖之理而無殊矣

因萬幾之暇。製爲序。命廷臣趙玉芝。重加編錄。鋟梓以傳。爲見性入善之指南云。故敘。

六祖大師法寶記序

宋吏部侍郎郎簡述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達磨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

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淸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卽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趣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敎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聞善闕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重刻法寶壇經凡例

一法寶壇經之名乃大師自命之題非後人尊稱曰經也以大師將入滅時門人法海問曰和尚入滅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然大師得法弟子雖多此經因法海請問故編集之名唯海獨擅諸人無預故略等字

一翻經之法多用潤色語以西域語勢與此方相懸且又多倒故必潤色方合此方之機若壇經則編者不必潤文只是六祖本色語最妙今觀此經刻者甚夥於中多參已見而潤色之返失其真且若初品乃是大師最初出世對衆自序行脚始末來源每於自稱處必曰惠能蓋謙辭也後人不知去其惠字但言能曰如此則是作文者之稱全失其旨矣今從舊本改正

一此經元無品目乃集者以類相從分爲十品卽其所立名亦就經義舊本般若第二新刻沒在初品其新刻法門對示品第九乃從舊刻付囑品第十中開出及詳法門對示品中正是付囑之法使諸弟子依教奉行者不必離之故今從舊本

一得法弟子志誠志徹神會皆在付囑之列而前所編得法之人則以此三人揭於頓漸品中不預悟道機緣蓋誠因稟秀命竊法於曹溪徹因北宗門人使爲南來之刺

客此二人者因邪打正竟受大師之法化以此獨標其品一則以彰大師慈忍三昧之力二則以見法化機緣以顯正法之利有如此者亦僧史董狐之筆也至若神會禪師卽爲荷澤乃襄陽人童眞出家可謂正信自來參禮可謂正見及初見之頃大師卽問還將得本來否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生觀此語可謂上智利根夙具般

若緣者況生平未登北宗之門且傳末云
大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是乃
曹溪的骨子何得列於誠徹之後而墮闡
提之類哉是乃編者無謂而後人竟無察
識者今特改正提向機緣品中列於智隍
之後蓋曹溪之道由南嶽青原振其綱大
闡於荆楚而永嘉播於吳越智隍擅於河
北會乃重於京洛與秀並驅由此西來之
道大被寰中矣是三師者大有功於曹溪

故特表而出之

一經置十品非大師所設蓋結集者以類相
從其舊本立名頗符經旨但失於野于義
欠馴今依義命名次第沿緣貴在一貫故
略爲更訂增其品字如經之式猶爲鄭重
十品之目具列于左

夫大法將興必有由致如升堂得序入室可
臻故置序品第一既得其序必入其奧般若
玄旨道之奧歟故次之以般若般若性德本
具無虧但明昧分岐中道難致匪憑決擇誤
墮邪途故次之以決疑疑情既決自性圓明
靜亂齊平止觀雙運故次之以定慧定慧均
等理事圓融動靜不移方爲大定故次之以

妙行妙行內秘理障未除夙習現流事障難
遣二障現前果難克證故次之以懺悔因懺
入實達罪性空空性圓明當下解脫得解脫
者方名眞僧故次之以機緣機緣偶合全在
夙根根有利鈍故悟有易難故次之以頓漸
頓漸既分道修在已施功不易弘之在人上
賴王臣爲法外護故次之以護法護法得人
付授當器續燄傳燈流芳終古故以付囑終
焉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正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

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于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奥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爲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爲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爲說戒西國密多

三藏爲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

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濶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他日造墖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

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

可其請賜額寶林遂成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龍骨於至正巳卯寺罹兵火因失未知所之

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向存黃梅東禪明嘉靖間粵中宦者於彼請歸曹溪今尚存又唐王維右丞爲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爲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諡號碑云師受信具遯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

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民馮茂以山施師爲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梁天監元年壬午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應智藥三藏預誌云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賜紫當山主法第三十七世孫眞樸重梓

自序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

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此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叅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

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月餘日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

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
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
不得遲滯思量卽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
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喩利根者見機而作衆得
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
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敎授
師必至他得我輩謾作偈誦枉用心力諸人聞
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
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敎授

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
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卽善覓祖卽
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
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
盧珍畫楞伽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
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
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
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
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

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
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
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
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有緣若然不堪自是
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
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

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
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
經云凡有所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
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
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門人誦偈皆
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
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
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
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

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眞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敎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

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卽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别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

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

性衆以爲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

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
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
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
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知信故傳
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
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

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
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
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五祖送至九江
驛祖令上船惠能隨卽把艣祖云合是吾渡汝
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
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
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
汝大行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
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
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尙少病少惱否曰病卽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
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
參尋爲衆人先趂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隱草
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
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
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
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

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
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
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
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飮水冷暖自知今行
者卽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
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
能曰逢袁則止遇明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趂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趂衆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惠能後至
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

死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煑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

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

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金於是爲惠能剃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敎得法之因敎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

智願聞先聖敎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史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

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
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
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
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
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
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
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
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

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
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
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
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
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
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
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
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
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

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
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
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
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
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
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
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
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
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

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
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
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
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
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
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
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是於此岸離境無生
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
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

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
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
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
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
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
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
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
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
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

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
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
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
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
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
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
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
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
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

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
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
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
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
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
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
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
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
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

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
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
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
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
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
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
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
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
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

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説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説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

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

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

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説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卽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卽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卽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卽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眞道　行正卽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眞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卽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名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決疑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

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

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史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史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

西方人心不淨亦有罪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史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史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

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
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
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
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
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
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
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
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

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
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嗔是地獄愚癡
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
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
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
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
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
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
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

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
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
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
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
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
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
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
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

悟信受奉行

定慧品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

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師示衆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敎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顚如此者衆如是相敎故知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敎無有頓漸人性自

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

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絶即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

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妙行品第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

即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

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品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旣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

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卽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旣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

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罪不滅後過又生前罪旣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旣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

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旣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

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旣常能下心行於眞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

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卽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然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歸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無所依處今旣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

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旣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淸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

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卽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卽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

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見自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卽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

見卽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卽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眞懺悔
忽悟大乘眞懺悔　除邪行正卽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品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舊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日然師前自云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乃見求道之切豈可逗留故今依作回至）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

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

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卽生　忘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麽曰名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花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徧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卽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卽覺知見本來眞性而得出現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

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毁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

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卽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卽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讐家

無念念卽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

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

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淸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今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爲智也敎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忘染汚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

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擧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

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
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
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
子未解願爲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
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
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
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
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

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
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
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
衆生當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
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
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
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

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
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
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
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
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
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
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卽色身
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誰涅槃常樂
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

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廻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眞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像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

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師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治紹化諡號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

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敕謚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卽

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云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

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謚曰無相大師稱爲眞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

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師愍其遠

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叅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罪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待汝迷汝若自見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謂荷澤禪師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

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膝浣衣石上有蜀僧方辯謁師師曰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眞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善塑性不解佛性卽爲摩頂授記永與人天爲福田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

日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
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
高泉寺祈禱輒應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

卧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
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
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
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
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
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
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
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
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
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
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
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爲吾說志誠稟命至曹
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
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
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
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
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淨長坐不卧師
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

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元是臭骨頭　何爲立功過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
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
和尚大慈更爲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
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
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
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

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眞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廻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卽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横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

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一

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

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偏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云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爲師

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

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

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

其年九月三日有詔奬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幷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國恩寺焉

付囑品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

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三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卽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

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卽衆生用善用卽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淸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

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卽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卽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卽長邪見若全執空卽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

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卽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卽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眞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卽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

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卽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晦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敎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舊本作先天元年考唐書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卽位方改元先天）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敎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若吾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

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作偈偈曰

一切無有眞　不以見於眞
若見於眞者　是見盡非眞
若能自有眞　離假卽心眞
自心不離假　無眞何處眞
有情卽解動　無情卽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眞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卽是眞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卽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卽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皆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

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

毘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今賢劫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毱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爲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爲三十三祖
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又問此後無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欲取吾首聽吾讖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飡
遇滿之難　楊柳爲官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

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眞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卽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卽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眞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卽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卽是眞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遇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卽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

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幷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鎭寶林道塲流傳壇經以顯

宗旨興隆三寶利羣生者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紀
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
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
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
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
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
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
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
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

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
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
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
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
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
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
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
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
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偸竊皆不遠而
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
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
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
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
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
宋太宗卽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謚大
鑑眞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
宋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眞身及衣鉢入

大內供養加謚大鑑眞空普覺禪師
宋神宗加謚大鑑眞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
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以後
宋　宗加謚廣照　　肉身迨今猶存

重刻壇經書後

達磨初祖以此土羣習教乘悉被文字所障弗悟教外別傳之旨得得航海西來斬新建立曰不立日直指如大火聚如金剛王劍勿容湊泊唯大根大器乃能不顧危亡直下承當三拜得髓詎不偉哉迨我

六祖膺記多生不復以文句現身特示椎魯凡愚力建斯旨其隨機啓迪只就本地展演或時雨霑枯或迅雷震蟄雖亹亹萬餘言于其中間

覓一文字相了不可得蓋直示本有本具深切著明無世出世間智愚利鈍皆可易知易能雖天分不齊悟境非一究其指歸不失圓頓的旨噫五葉遞承信心銘而後大闡直指之宗此經眞無餘蘊厥後五宗旺化繼往開來光明碩大良有以夫樸濫竽四載因際時艱一籌莫展已將山志重修鋟梓復見茲板成于憨師之手歲久漫滅弗稱嚴重謹擇善手較定重刋廣惠來學務使誦者因莊起敬因敬生悟忽然直見本來方知與佛祖無二無別雖然文以載道道因文顯只如達禪師云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此中大有誵訛後學初機切須仔細

游兆執徐律中夾賓霞漳眞樸謹書

享保癸卯八年十月念八日谷地邑居住田宮氏梅隱居士法名物外施與云此本邑之僧法名道牧字大牛曾收櫃久矣居士看祖意語其故山野書以記焉

梅龍無明　敬書

歲次丙辰夏金臺弟子荊應元捐貲助刻板藏本山藏經閣永遠流通







十、曹溪原本





御製六祖法寶壇經叙

朕聞佛西方聖人也爲善不倦博濟無窮又曰佛覺也其能覺世敎而隆大行者也故周頌曰佛時仔肩爲我顯德行是知佛爲覺訓無餘蘊矣昔達磨遠歸東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性天人一

也文字惟心之畫而性則爲有善有惡有邪有正得其正則性善而言順得其邪則性惡而言乖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又曰誠者天之道不誠無物苟能於性上究其眞宗辯其善惡則聖賢地位何患乎不至耶故佛樂於爲善心無邪見

性體圓明虛靈湛泊於空而不著空於相而離諸相所以成佛果而覺隆朕治道也若謂崇供養而求福曰利己朕所不取焉越之南有禪和者盧慧能乃新州人也師於黃梅得衣鉢之傳究性宗之學隱於曹溪沒後其徒會其言傳爲壇經

法寶其言正其性善大槩欲人循諸善道離諸惡趣與吾儒窮理盡性自誠入聖之理而無殊矣因萬幾之暇製爲叙命廷臣趙玉芝重加編錄鋟梓以傳爲見性入善之指南云故叙

成化七年三月　日

刻法寶壇經序

嘗讀孔子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之所以爲道者乃在復其不死者乃不得生焉耳乎爾然此雖其至爲人於性命之際者未易以語也故子貢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爲歎學者漫漫因各言之所在即性與天道之所在也此其所以曠數千年而聖人之言存盡性之學卒以不明於世也釋氏之爲學誠與儒異矣然以生死爲學故指亡悔然甚少而宗傳固以不泯其流之異者亦有得理而止讀者

以紹明其如綫之緒如六祖者尤傑然者也其書之在利生說法冊嘗萬所修爲總之但從自性起見實止一言是謂非真不見於性而之際不可以斯與身得濟已而中國遠之二子修楞嚴推獻伐世之士人能服然於世並信然而特於性命以筆不時修道若有其人乎吾是以予之擇於其人同請生之請也界邑令王君某之雅刻而屬之序因書之歸者固有激云

大明萬曆改元歲在癸酉秋孟

上瀨見羅山人李材書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原目

西池居士王起隆對
輚轢道人嚴大參　訂
道一主人譚貞默

住當作往
忍刊本字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曹溪原本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慧能行由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

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黄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黄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黄梅禮拜五祖問能曰汝何

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能曰慧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

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

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
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
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
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
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
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
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
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
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
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

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
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
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
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
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
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
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

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
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
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
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
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
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
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
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
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

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
一童子於碓房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
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
童子言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
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
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
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
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
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
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

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
書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啓別駕言欲
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
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卽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
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
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
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

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
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
忘軀當如是乎卽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
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卽會祖意三鼓入
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
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
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
萬法祖知悟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
盡不知便傳頓敎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

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
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
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
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
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慧能三更領得
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
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

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慧能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慧能
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
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慧能生在
邊方語音不生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
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能辭
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
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卽無衣
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
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慧明先是四品

生當作正

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於能能擲
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於草莽
中慧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
爲衣來能遂出坐盤石上慧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
說法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
爲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
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
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能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
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慧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
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卽慧

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明又問慧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
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
跡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爲然（慧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能後至
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
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
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
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
至廣州法性寺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
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
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
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
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
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卽無唯論見性不論
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爲是二法不
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
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
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
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

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
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
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
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
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金於是爲能剃髮願事爲師
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得法辛苦
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
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
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敎得法之因敎是先聖所傳
不是慧能自智願聞先聖敎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

除疑如先世聖人無別師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般
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
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
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
羅密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
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
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
般若波羅密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
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
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

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
小亦非靑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
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
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
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
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
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
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有空中世人
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
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

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
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
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
大遍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
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
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
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
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
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
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

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
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
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
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密此西國語唐言到彼
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
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
密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
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行修此行者是般若法
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
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

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着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

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敎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

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聞悟頓敎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去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

聞 宗寶不作聞

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敎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

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顚倒外善知識雖有敎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内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着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

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絶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敎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

唯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虚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眞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眞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敎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説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説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説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説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説韋公曰和尚所説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説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

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説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慧能與説世尊在舍衛城中説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説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説遠説遠爲其下根説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慧能與諸人

唯言寶本作咀言

移西方於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
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
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
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
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
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
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
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
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
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無

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
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
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
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
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
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
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
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
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

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
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
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
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
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
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
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
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

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顚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寃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

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

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

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
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
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
為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
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
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
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
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
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
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

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
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
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
違背若著心著淨却障道也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
座告衆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
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
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
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

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
嫉妬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
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
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
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
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
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
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
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
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

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
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
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
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
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
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
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
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
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
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

自生恐
自性字

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
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
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
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
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
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
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
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
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
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

六祖法寶壇經　二十三

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
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
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
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
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又無
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眞正離迷離覺常
生般若除眞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
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
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
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

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
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
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
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
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
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
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
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
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
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

六祖法寶壇經　二十四

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
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
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
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
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
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
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
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
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
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

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淸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

見性通達更無滞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

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眞懺悔

忽悟大乘眞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一作等待）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

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徧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方便

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卽覺知見本來眞性而得出現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卽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卽是世見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

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讐家　無念念卽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誦經久不明一作誦久不明己）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者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三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喩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敎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

經者寶本作經云

上若三當作若二恐刻誤乎

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問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敎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

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艸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者（一云作）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眞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舍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　令汝舍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謚號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讓後得馬祖卒應西天之讖）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本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

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

本有宗本作未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云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艸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形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爲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眞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福田

有僧擧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卽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

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爲吾說志誠禀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

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爲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爲敎示師曰吾聞汝師敎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

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眞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

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師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

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以拄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

還見不見師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

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爲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内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

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喩智慧暗喩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

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奬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

拜寶本作弁字

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拜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

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

誦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
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
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
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
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眞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
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
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
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
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
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

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
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
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
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玄宗八月即位方改先天元年次年遂改爲開元先天即無二年他本作先天二年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命
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
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
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

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
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
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
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
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
來汝等盡坐吾與汝等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
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
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眞　不以見於眞
若見於眞者　是見盡非眞
若能自有眞　離假即心眞
自心不離假　無眞何處眞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眞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性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眞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

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
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
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
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
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
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
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
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
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
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
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
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
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
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
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
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
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
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
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
早晩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
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
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
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
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
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
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
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
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毱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第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爲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

代迷人若識衆生即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眞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眞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

重鋟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
余家藏有萬曆元年癸酉李見羅先生重刻曹溪
法寶壇經原本一帙先君士秀川公手澤存焉其
本之善段絡渾成理趣周匝視諸方刻本絕異童
習迄今珍逾拱璧今夏携過研山偕道一主人展
閱適有楞嚴經坊所刻方册壇經在案取一對之
則竄易顛倒增減刪改大背謬於原本未有如是
極者蓋至元辛卯元僧宗寶改本而徑山寂照菴
於萬曆己酉刊行者也夫佛門宗印一絲不得走
移祖師言句一字不容增減壇經開頓教門五宗
之所自出固佛祖心髓也可竄易乎可顛倒乎可
增減刪改乎自至元迄今三百餘年矣卽萬曆己
酉迄今亦四十四年矣東南所行壇經罕見曹溪
原本槩多宗寶方册方册改本之雲霧不除曹溪
原本之杲日青霄何從見仰洵可悲可痛必先商
流通原本方可徐議銷毀改本也道一主人護持
祖命念切救頭當以原本立付剞劂復屬余字櫛
句比詳明楷定以告諸方余非樂爲索瘢要惟千
秋法寶明晦攸關何敢安於聾聵竊謂宗寶之自
用自專大舛大錯當以佛法四謗定之佛祖建立

一切法後人增一字爲增益謗減一字爲減損謗
紊一字爲戲論謗背一字爲相違謗四謗不除卽
百非俱起退衆生心墮無間罪業不通懺悔矣宗
寶之於壇經按之四謗實無所不有數其大端更
竄標目割裂文義顛倒段絡刪改字句其膽甚狂
其目甚眯安得再遲鳴鼓之攻哉攷祖二十四傳
云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門人法海等
錄爲壇經然壇經付囑流通文中載祖將順世時
示門人法海等曰我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
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據此
則法寶壇經四字爲祖所自立抄錄雖屬門人全
文實祖自鑒定矣可一字更易耶大藏壇經不載
品目曹溪原本則分悟法傳衣第一釋功德淨土
第二定慧一體第三教授坐禪第四傳香懺悔第
五參請機緣第六南頓北漸第七唐朝徵詔第八
法門對示第九付囑流通第十此十目中目各四
字擬之全文字字具有原委著落卽非祖所自立
必當時得法弟子如行思懷讓親炙門人如法海
神會等之所製造非唐以後人臆置明矣可恣臆
割裂耶今宗寶之改本標目則盡改四字爲二字

行由第一般若第二疑問第三定慧第四坐禪第
五懺悔第六機緣第七頓漸第八宣詔第九付囑
第十按於全文便不賅不括而無原委不彰不明
而無著落如山無來脉水無來源一望而神氣索
然矣非減損謗與相違謗兼有之者耶此大頭顱
之冡舛謬也載將逐段血脉條分縷折之如悟法
傳衣第一大師一日所說也宗寶妄嫌繁長割截
上半行由得法事意爲行由第一於原文末增出
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十字以結之是無尾生
尾也割截下半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爲般若第

二於原文上增出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
衆曰十四字以始之是無頭安頭也夫一日所說
法可截爲兩日乎若以繁長佛七日演華嚴竟傳
大士一語講經竟繁乎不繁乎悟法傳衣悟何法
正悟摩訶般若波羅蜜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之法
也分一篇爲兩截則悟法何安頓乎前半但說行
由尚未說法何得遽著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之語乎此皆割裂不通背犯相違戲論兩大謗者
因一節差錯遂節節差錯矣下此移釋功德淨土
第二分作疑問第三也夫功德掃有爲功德顯自

性功德也淨土掃十萬八千西方顯自性西方也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的旨掃盡無餘單標疑問
二字瑣細可得諮諏何能賅此極大因緣此減損
謗也移定慧一體第三分作定慧第四也定慧一
體者指定慧與一行三昧與正教無有頓漸爲一
體也祖師文字正以錯綜愈妙定慧等學即是一
行三昧一行三昧即是本性頓教宗寶執泥定慧
二字遂將一分分爲三截移出一行三昧後善知
識定慧猶如何等至亦復如是十句四十六字作
定慧一截下一行三昧及正教無有頓漸各增師

示衆云四字共增八字分爲一截三截判然定慧
則定慧矣一體成何一體乎割剝聖文一篇貫串
鼎峙橫分使血脉隔別不通增益戲論相違謗三
備之矣移教授坐禪第四分作坐禪第五也文本
一篇截成兩段去此門坐禪上轉文一然字直云
此門坐禪元不著心至却障道也後一段移作前
一段而削去淨名經云三句計十二字師示衆云
善知識何名坐禪至自成佛道前一段移作後一
段既顚倒聖文矣淨名經與菩薩戒經二經文乃
教授坐禪公據承上貫下之文削淨名存菩薩戒

輪翼不能偏運豈非腰截經文耶減損戲論相違謗亦具足爲移傳香懺悔第五分作懺悔第六也此一大分五香門弘誓無相三歸依戒一體三身自性佛內有四大段絡合無相頌爲五得不分截幸矣但懺悔先之傳香正以傳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五分香故此懺悔足賅四弘誓等大法也單提懺悔二字入天小果何所不可名乎非灼然減損謗乎移叅請機緣第六分作機緣第七也其尤謬者宗寶自跋有云取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夫弟子請益機緣六祖被機點化說法利生之大如法達之於法華智通之於楞伽志道志徹尼無盡藏之於涅槃關如來大經旨趣之大者青原之不落階級南嶽之修證不無汙染不得永嘉之一宿覺關五宗要領參取無生編宗之大者當日壇經問答公案昭然宗寶猥云增入夫增入者本無而有本少而多之謂也宗寶不幾貧刼剽賊遽稱陶頓耶大妄語增益謗之謂何移南頓北漸第七分作頓漸第八也南北伊何南能北秀也南以本來無一物爲宗是名曰頓北以

時時勤拂拭爲宗是名曰漸北秀心服南能而北之學徒忌祖傳衣得法笑南不識一字秀因以獨得無師智曉之分中數條不離此指故曰南北頓漸今離南北而但曰頓漸不幾顧一指而失肩背與此大減損謗也移唐朝徵詔第八分作宣詔第九也夫徵者徵祖赴京供養請益也爰有內侍薛簡詔迎問答表奏祖語及祖上表辭疾詔從師便并奉磨衲袈裟勅韶州修飾寶林寺宇併賜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之事蓋其時則天登伽中宗癡暨宸極淫穢祖不肯同安秀二師輕出乃祖師自重出處但曰宣詔宣何詔乎不抹煞六祖之高絜乎是又減損謗之大者將法門對示第九付囑流通第十兩分拙作一分改爲付囑第十也義尤可駭夫法門對示以三科對示十八界以十八正祛十八邪可掩抹耶三十六對天然佛法可瞞盱儱侗耶自太極元年壬子七月以下思理櫬歸新州示寂後語方是付囑法門對示全屬說法不得混爲付囑也初截一分爲兩是斷鶴脛使短末紐兩分爲一是續鳧頸使長戲論之謗至於此極一賀原本罪過顯然此各段絡之大錯也又有關係血脉

天然呼吸照應妄行增減窒礙壅淤爲閑門見仙
大錯之昭彰者曹溪原本開章悟法傳衣第一文
中大師告曰下有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
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二十二字此二十二字
與後文我今爲說般若波羅蜜法汝等各得智慧
一段呼應極其喫緊今直云大師告衆曰善知識
菩提自性云云此上刪去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
羅蜜良久復告十八字能一聞經下上有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十字與後文祖以袈裟遮圍不令
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

下大悟一段呼應極其喫緊今刪去云字下十字
前段良久二字從上佛祖說法以楔出楔俱用此
二字爲鞭影與後文祖出坐盤石上爲慧明說法
明良久二字又一呼一應極其喫緊況後段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一句的係六祖悟由宗實不知何
見擅行刪去原文使後文之述盡失精彩如此慧
命攸關盡情抹殺豈非減所必不可減爲減損謗
之重大不通懺悔者與祖三鼓入室得法何期自
性十句下原本云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
佛只十三字此當下印許擊石閃電應弦倒之箭

鋒機也宗實又不知何見妄增謂慧能曰不識本
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二十字機語遲
滯箭鋒落之饒矣虛空打橛平地骨堆一線有差
白雲千里豈非增所必不可增爲增益謗之重大
不通懺悔者與他若原本有我亦要誦此結來生
緣同生佛地十三字改作細註去同生佛地四字
又原本有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至衆乃知焉四十
三字亦改作細註又原本有明回至嶺下至咸以
爲然二十八字亦改作細註咸以爲然下有慧明
後改道明避師上字十字原本特作細註又原本

中細註叓有四處其長短五段則知細註乃後人
增益不得以細註混失正文甚明也傳香懺悔第
五分中原本我有一無相偈若能誦持訛作師持
參請機緣第六分中原本法海參祖即心即佛偈
定慧等等訛作等持此亦減損相違謗也懷讓參
祖文原本有西天般若至不須速說二十七字今
添細註云一本無此二十七字夫馬駒踏殺天下
此西天般若多羅預讖佛祖觀未來際如觀掌中
菴摩羅果此而爲疑信有無語則供養十方羅漢
僧與逢懷止遇會藏之讖俱浪蕩語矣智隍參祖

文有汝但心如至無不定時也三十五字今細註
云一本無此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來遂垂開
決不知大法不可以輕心慢心求至人爲法忘軀
立雪斷臂腰石舂米即榜樣何有於路之遠來三
十六字開示大定寂明若無此則開示更屬何語
不亦滋千古不決之疑乎此等則增益戲論謗之
大者方辯參祖文原本至人天福田止今添入師
仍以衣酬之細字四行計六十九字夫方辯固以
香泥塗師肉身者瘞衣事屬不經原本所無何得
妄混付囑流通第十分末文達磨所傳信衣中宗

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幷道具等原本有
主塔侍者尸之六字尸主也此主塔侍者上足令
韜也令韜即對張淨滿處分事爲柳守嘉歎者宗
寶妄行削此一句於禪門築室獨居之賢湮沉本
末矣此盡四謗紛紜百非俱起之大錯也宗寶於
宗門向上佛祖慧命事全然望洋再讀其跋語有
曰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
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較讐訛者正之畧者詳
之云云夫壇經非文字乃祖意佛心曰初入道有
感於斯已爲悠悠浮泛大不中理之談矣訛者正

之是其減損略者詳之是其增益曰三本不同曰
其板漫滅是其明知信臆改竄相違戲論亦有不
安於心以數語爲遁逃重業之飾辭也又見陸五
臺先生有刻壇經一跋云壇經乃曹溪弟子法海
集元僧宗寶裒益成書微言具在惟科門對法辭
多不倫存之問知道者是五臺亦未得見曹溪原
本而曰裒益成書曰科門對法不倫曰存之問知
道固閱之不安於心危疑不定之微詞也或者曰
破句讀楞嚴不妨得悟近且有爲壇經節文者矣
何子斷斷不置如老吏勘獄之爲余應之曰悲乎

予之言祖庭艸滿佛日沉山宗燈熄燄于城正法
之士雖損頭目腦髓以爭烏能已也壇經五宗宗
印流出現量祖心如起世界之山河既定爲巨室
之梁柱已安宗寶之徒不知妄作乃以螢火上貌
太陽可任其存留作舞文法寶之倆開迷誤衆生
之罪耶古德錯下轉語罰作野狐昭明科分金剛
苦受地獄壇經宗趣無欠無餘有何有餘可節有
何不足可文此亦宗寶之盲盲相引者六祖常寂
光中其安之耶今與道一主人矢願梓傳其經坊
方册舊板願爲文明告六祖公請銷毀免留爲紫

朱苗秀之殃此六祖放大光明之日余得藉以慰
先居士夙心成之大時節因緣龍天實鑒之矣
玄默執徐且月既望秀水參學曹溪弟子西池王
起隆薫沐敬識

重訂曹溪法寶壇經原本跋

不慧弟子福徵黙自揣歷劫鈍根無能一超直入
自追隨曹溪憨祖於寂照宗鏡之間親炙寖深以
至覿面大善知識不知幾何人終未曉何者爲句
當公案上至曹溪盧祖壇經每一展誦但知欽其
寶全莫探其奧惟日從眼耳鼻舌語言文字中作

鬼窟活計耳此知語實語不誑語也既從南雍休
沐里居惟日與止菴遐道人轆轆參道人兩公伦
落艸盤桓事一日遐道人奉其先秀川公所藏法
寶壇經曹溪原本至研山敝廬中不慧相與讀之
見開口竪義第一句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
若波羅蜜大師良久乃復告衆云云一時梵語華
言以至威音王前這著子早已和盤托出回思疇
昔所習壇經絕無此段語句駭歎之際輙取徑山
化城所刻楞嚴經坊所行方册對閱之則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一句悟因亦行刪去止云一聞經語

竟不曉所聞云何僅述後文早失呼應如許擅筆
訛謬不堪屈指若夫更竄標題去四字作兩字則
失本來面目顚倒段絡或離一爲兩或合兩爲一
則斷次第血脈刪改字句或減有而無或增無而
有或更大書作細註或添細註混入大書則塗糊全
部精光幾於青蠅玷璧矣今藏本前擅題云風旛
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後跋略云
余初入道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
滅因取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
子請益機緣云云又題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

跋卽此數語自供顚倒壇經罪案已無遁形計自
唐代太極壬子迄元代至元辛卯已歷五百八十
四年宗寶不過住持光孝非嗣得法禪和何得妄
稱嗣祖只今曹溪法寶壇經原本完好現在明代
成化七年辛卯重刻於曹溪有御製序萬曆元年
癸酉李見羅先生載刻有序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本師憨祖從曹溪至匡廬復刻於法雲寺至今匡
山誦習悉遵曹溪原本不行宗寶改本何得妄稱
當時板已漫滅致煩訛略增詳且不稱校而稱編
妄肈意造抑何擅也無乃蔑視無上法寶僅作語

言文字觀乎佛祖慧命不離語言文字不即語言
文字必使一句一字無訛庶幾無字無句得證如
楞嚴一經破臂西來江心洗出惟字血淨盡無訛
故破句讀時可悟壇經爲曹溪法滴此方大宗自
非改本魔翳盡除安得原文祖日重朗止菴遐道
人相與研山休夏殫七日心力爲之字櫛句比憑
藉天台正諦討論曹溪嫡傳義例方成而轆轆參
道人適至以骨髓兒孫得見祖禰完璧正印不勝
欽喜讚歎遂與道一主人商略推敲竟席卒業隨
屬侍間學人莊臨之錄藁爰付剞劂圓就不朽勝

因的是一夕團圞話千秋莫大緣此順治壬辰六
月十二日事也因念禮記一經中中庸第三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大學即中庸下篇次序畫然現出
監板十三經取易攷據妄爲宋儒割裂顛倒致以
大學先中庸甚且先論語而文中章句各別紛紜
雜出自禮記監本鄭玄古本行世大學及朱熹今
本即程頤外本甚有程灝自定大學別本賈逵虞
松石經本即兩程已自角立諸家從何會通儒道
反始還原必遵開成鄭本已定入見聖編行世不
復更竄一句一字矣至如壇經諸本殽訛甚有節

文妄作而坊冊流通關係尤大反始還原必遵曹
溪原本始可息羣喙而斬葛藤道一居士志在會
通孔佛門庭歸併宗教脉絡即中庸直指大學次
疑先後較然其義並得本師憨祖啓發況今曹溪
肉身相對覿面親炙盧祖者而可不流傳其匡山
定本俾佛祖宗教梵語唐言統歸一貫予藉手年
譜疏竟重了大事因緣眼前隻字不移究竟言語
道斷無負發眞歸元虛空消隕之義云爾　曹溪
受法弟子福徵譚貞默槃談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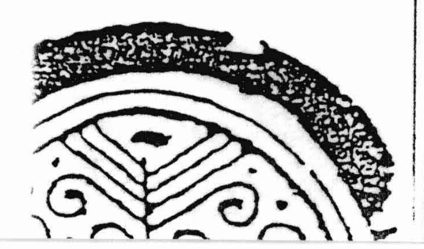
讀壇經原本頌

吾禾西池道人胸藏一酉教通三乘埽菴道人手
著萬牒旨歸道一不肖參苟無片楮腹無隻字埽
道人爲曹溪肉身憨祖法子參叅曹溪大鑒聞孫
乃憨祖年譜壇經原本俱從西池藏中傳布埽道
人手疏年譜訂正壇經悉付剞劂流通薄海內外
參惟得而誦讀之不能知兩道人與波作浪於曹
源活水中克家之謂何愧怍忻忭爰申讚頌云
西祖單傳意蹔在曹溪水浸殺天下人偷心誰不
死愧余六十三未解啓口齒偶過著作堂得遇西
池氏罪彼宗寶僧示我長白紙古本及時冊一一

都披覩朱紫久混淆與同難定止衆目相諦都十
手來共指千年陳葛藤今日重新起曹水與慈肉
肉身無彼此年譜與壇經面目恰相似譜喜手蹤
成經訛正當剖四詠顯其非增減奪一是黑豆未
生芽二者從何擬好個真消息古今無異旨直下
絶殺訛不須翹足歎翻怪老臊鬍無事中生事頭
正兼尾正僧史耀青史　順治壬辰季夏曹溪法
孫轆轤道人嚴大參合十題

寶永三丙戌年正月吉祥日
阿州　書林　中村忠兵衛

十一、流布本・(1)手抄本





六祖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德異　撰

妙道虚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華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黄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舂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南遯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使君命海禪者録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振乃有臨濟潙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門庭險峻啓迪英靈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歴徧爐鞴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呉中休休禪菴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巻擧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歳中春日敘

六祖大師縁起外紀

大師名慧能父盧氏諱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歳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可上慧下能也父曰何名慧能僧曰慧者以法慧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歳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黄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歳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奥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薙髪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静律師爲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爲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爲説戒西國蜜多三藏爲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髪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歳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

人陳亜僊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僊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亜僊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僊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内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曰花果院隷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説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龍骨於至正己卯寺罹兵火、因失、未知所之。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

字此石今存黄梅東禅又唐王維右丞為
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労侶積十六
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
作祖師諡號碑云師受信具遁隱南海上
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
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黄梅
縣之東禅院蓋其便於將母竜朔元年以
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菴有居人
馮茂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
至黄梅傳受五祖衣法實竜朔元年辛酉
歳至儀鳳丙子得一十六年師方至法性
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黄梅恐非

歴朝崇奉事蹟

唐憲宗皇帝諡大師曰大鑒禅師
宋太宗皇帝加諡大鑒真空禅師詔新師
塔曰太平興国之塔
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
入大内供養加諡大鑒真空普覺禅師
宋神宗皇帝加諡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禅
師具見晏元獻公碑記

六祖大師灋寶壇經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
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
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
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
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
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
識、且聽慧能行由得法事意、慧能嚴父、本
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
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
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
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
誦經、慧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
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
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
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
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
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
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与慧能、
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慧
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
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
何物、慧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
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
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慧能曰、人雖
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
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与語、且見徒
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慧能曰、啓和
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
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
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慧能退至後院

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慧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悪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説、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吾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遅滞。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喩利根者。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与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悪、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歩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脩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々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与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与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々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慧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慧能曰一本有我亦要誦此偈結來生緣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

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慧能曰慧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慧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怕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慧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慧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絶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

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々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慧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慧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祖云合是吾渡汝慧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慧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々々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慧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

月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慧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趂及慧能々々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慧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慧能遂出坐盤石上慧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慧能曰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慧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与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慧明雖在黄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師也慧能曰汝若如是

吾与汝同師黄梅自護持明又問慧明
今後向甚處去慧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
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趂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趂衆咸以為然慧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慧能後至曹溪又被惡
人尋遂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
十五載時与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
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煑
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

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
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
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慧能進
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
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慧能言簡
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
黄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
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

復問曰黄梅付囑如何指授慧能曰指授
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
論禪定解脫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
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
之法慧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
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
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
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

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
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
二蘊之与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
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
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
眞金於是為慧能剃髮願事為師慧能遂
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慧能於東山得
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与使君官

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慧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二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々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

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着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脩此行者是般若行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脩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

一切人惡之与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与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脩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絶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脩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

無念無憶無着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脩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讃嘆莫能具説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説為上根人説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増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説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

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増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縁邪見障重煩悩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悩塵労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内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与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説有縁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与愚人説法

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与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浄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浄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縁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脱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

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内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浄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絶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

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脩若不自脩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虚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遅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脩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与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舩
迷聞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説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与官僚道俗聞師所説、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説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説。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説。韋公曰、和尚所説、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説。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脩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々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内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脩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虚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々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脩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内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

阿弥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
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慧能与說世尊
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
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
十悪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
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
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
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

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
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
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
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
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
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
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悪即行十
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々見性常行平

直到如彈指便覩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
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悪之心何佛即來迎
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
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恵能与諸人移
西方於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
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
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
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内

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
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
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
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
須弥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悪
龍虚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嗔是地獄
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

除人我須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絶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内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脩如何到彼大衆聞説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脩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脩如西方人心悪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脩行願為教授師言吾与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脩常与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脩剃髪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脩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悪無喧
若能鑚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惠　護短心内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説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惠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惠別定惠一體不是二定是惠體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惠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各別作

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説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恵定恵不等若心口倶善内外一種定恵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断勝負却増我法不離四相

善知識定恵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恵法亦復如是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浄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浄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説直口説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着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縁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舎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観静不動不起従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来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従上以来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悪好醜乃至冤之与親言語觸剌欺争之時並将為空不思酬害念々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々相續不断名為繋縛於諸法上念々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浄此

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絶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坐禪第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与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碍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

為坐内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内不乱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離相心即不乱本性自浄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乱若見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内不乱即定外禪内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浄善知識於念々中自見本性清浄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外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性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々自浄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縁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悪無嫉妬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悪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碍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悪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無所攀縁不思善不思悪自在無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縁善悪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内薫莫向外覓今与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浄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々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悪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々不被憍誑

染從前所有悪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々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悪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悪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悪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与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悩無邊誓願断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悪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悩愚痴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悪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悩無邊誓願断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与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

正離欲尊歸依浄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寳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寳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浄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々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浄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寳内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寳竟各各志心語与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浄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舎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内性外覔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浄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浄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悪事即生悪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着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

妄内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浄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碍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廻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万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々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々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々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悪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縁　各自性中眞懺悔
忽悟大乘眞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与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体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々　後念忽絶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縁第七

師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他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師自言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黄梅此求道之切豈有逗留作去時者非是）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説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魏一作晋）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説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等一作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讃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歳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与吾諧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説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縁故　吾今為汝説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説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徧吾當為汝解説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喩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縁出世為宗縱説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縁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縁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

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内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々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与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悪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悪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々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々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与義作讐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倶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説三車羊鹿牛車与白牛之車如何區別

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
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
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
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
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
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
三乃至無數方便種々因緣譬喻言詞是
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
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
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
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
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
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
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
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
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
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
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
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
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
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

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体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碍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擧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何如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着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〻是行義不在口争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〻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〻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〻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

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説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着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虚假枉受輪廻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虚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二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説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

階級。師曰、汝曽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諡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一本無西天以下二十七字）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勅諡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温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与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与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体取無生、了無速乎。曰、体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

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諡曰無相大師、時稱為真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一本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

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及出示次問（一本無忽有以下七十六字止云有蜀僧方辯謁師々問云云）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眞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師乃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

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爲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爲教示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与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眞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荅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痴無乱念々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横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々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々來何晩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爲解説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悪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説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

敢遠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
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
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
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
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
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
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
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
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々皆有自性容
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
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
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
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
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
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
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
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与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々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
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
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
無住爲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弥爭合取
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
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
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
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
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

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与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与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 是為荷澤禪師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説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宣詔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毎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内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説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

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々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々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喩智慧暗喩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与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乱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々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明托疾毘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付囑第十

牢谷云此下七百七十九字是金天教人偽造邪言[illegible]板

增入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双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

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与地對日与月對明与暗對陰与陽對水与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与法對有与無對有色与無色對有相与無相對有漏与無漏對色与空對動与靜對清与濁對凡與聖對僧与俗對老与少對大与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与短對邪与正對痴与慧對愚与智對乱与定對慈与毒對戒与非對直与曲對實与虛對險与平對煩惱与菩提對常与無常對悲与害對喜与嗔對捨与慳對進与退對生与滅對法身与色身對化身与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

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變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与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

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直體師意、各各摂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録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々浄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

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毱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第九伏駄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舎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舎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

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即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為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々法生心滅種々法滅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痴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々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々不修善　騰々不造惡
寂々斷見聞　蕩々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永鎮寶林道場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

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
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
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
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
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
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
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
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

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
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
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
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
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
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
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
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

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
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
錫等碑守塔
沙門令韜錄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指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常讚云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顓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或曰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磨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唯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併書于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

六祖壇經記

壇經法寶言下見性善悪雙遣本來清浄悟入此門最上乗人寂土安邦總在自心九載秘旨三更頓傳是破暗燈是度海船重法印施如珠示與無價至寶勿棄衣裏

萬暦甲申秋八節日恒照齋書

十一、流布本・・(2)點校本



(曹溪本)「壇經」二字

(曹溪本)「自序品第一」「曹溪本」韶州韋刺史

(曹溪本)此身作「出身」移來南海作「住居南路」

(曹溪本)經云作「經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八字(曹溪本無)

(曹溪本)彼中作「此中」欲往求法念母無依八字(曹溪本無)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東土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說　門人法海錄」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刺史韋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超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淸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卽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欲往求法。念母無依。宿昔有

(曹溪本)福田何救作「福何可求」

譬如二字(曹溪本無)

緣。仍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卽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月餘日。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田何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卽不

（曹溪本）偈頌作「偈頁」餘人作「諸人」

（曹溪本）畫楞伽經變相作「畫棱伽變相」

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譬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卽善。覓祖卽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眞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

若輕人卽有無量無邊罪十字（曹溪本無）

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意。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卽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卽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頌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

爲法忘軀四字（曹溪本無）

無情既無種作「無情又無種」（曹溪本）

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爲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證。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

惠能二字（曹溪本無）

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此三十字（曹溪本無）

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祖令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此三十一字（曹溪本）作「祖惠上船惠能隨即把艣」

（曹溪本）傳法作「付法」

自悟作「自性自悟」「由女大行」作「由女大行矣」

（曹溪本無）「汝去三年吾方逝世」八字

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須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祖令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悟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詰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爲衆人先。兩月中間。至大庾嶺。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曰。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

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至衆乃知焉四十三字（曹溪本）「在至大庾嶺下作註解」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八字（曹溪本在）逐後數百人來之前

（曹溪本）能隱作「卽隱」

（曹溪本）遇蒙作「遇明」

明回至嶺下至避吾上字（曹溪本作小註）

惠能自黃梅得法起至遂行隱於二邑也一段計一百七十五字（曹溪本）作「惠能後至曹溪」六字其脫落一節在機緣品第七方見

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吾上字。惠能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惠能暫聽。卽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惠能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惠能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惠能居之。俄成寶坊。惠能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惠能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惠能隱身挨入

（曹溪本）時有二僧作「因二僧」

石中得免。石今有(惠能)趺坐郄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惠能)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

（曹溪本）剃髮作「薙髮」

（曹溪本）使君作「史君」

（曹溪本）般若第二作「般若品第二」

（曹溪本）韋使作「韋史」

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金。於是爲惠能剃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敎得法之因。敎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敎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

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

。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

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敎。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

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敎。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淸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敎法流行。令

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顚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常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

（曹溪本）定入作「欲入」

。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卽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卽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淸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卽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卽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眞道　行正卽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眞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曹溪本）邪見是世間作「邪見名無間」

（曹溪本）韋使作「韋史」

（曹溪本）疑問第三作「決疑品第三」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卽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

（曹溪本）世尊在舍衞城說觀經有阿彌陀佛作「世尊在舍衞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十萬億刹作「十萬八千」下註「十當云國土有十萬億六祖不深求教相故誤說」

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尙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衞城說觀經有阿彌陀佛。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億刹。卽身中十惡等障。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使君

十惡等障作「十惡八邪」「求生於彼」下注「此是華嚴教事能隱理門」

「悟人自淨其心」下注「此是華嚴教理能奪事門」

「卽佛土淨」下註「此是華嚴教理能成事門」

使君作「史君」「心不淨亦有僁」下註「未超上上皆名帶業稱性而談唯佛一人居淨土也」

「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下註「一往以理奪事正與以事顯理相反淨土人不造罪故棲神微妙入華嚴之玄圓超東土西方何肯造罪人能以念

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僁。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億刹。卽除十惡等障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

佛心入無生忍六祖雖狠決定罵不着」「不識身中淨土」下註「近代邪教用丹家稽粕作佛法會人人自以爲修身中淨土箇箇自以爲是六祖眞傳盡成地獄種也」卽行十萬億剎卽除十惡等障（曹溪本）作「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何須更願往生」（曹溪本）「下註」一往以理奪事故不說事能顯理門

。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淸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淸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第四

（曹溪本）定慧第四作定慧品「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

（曹溪本）卻是障道因緣下增「師示衆云」

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顚。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寃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卽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

。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卽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更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曹溪本）坐禪第五作「妙行品」第五

坐禪第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淸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

(曹溪本無)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此八字

(曹溪本)懺悔第六作懺悔品「第六」

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卽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

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卽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

（曹溪本）「前愆作前罪」

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

（曹溪本）若言作「若然」

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眞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卽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

（曹溪本）「圓滿報身佛」與「千百億化身佛」兩句顛倒

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卽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卽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

（曹溪本）「圓滿報身」與「千百億化身佛」二節顚倒

（曹溪本）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卽是化身佛一節作「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

。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卽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恆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卽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卽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曹溪本)機緣第七作機緣品第七(曹溪本在行由第一脫此一節在本品見)「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卽知妙義遂爲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眞懺悔　忽悟大乘眞懺悔
除邪行正卽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卽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卽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第七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卽心名慧　卽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贍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卽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卽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

（曹溪本）曰法達作「曰名法達」

（曹溪本）誦一偏作「誦之一徧」

（曹溪本）大事因緣作「大事因緣故」

文字。汝試取經誦一徧。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卽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卽覺知見。本來眞性。而得出現。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

（曹溪本）
「而白師曰」作
「而告師曰」

知見。開佛知見卽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卽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卽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白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等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

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蓋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曹溪本「楞伽作棱伽」）。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

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

（曹溪本）終亡作「終忘」

（曹溪本）慈悲指示作「指示」

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

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

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躭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眞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弘法紹化（曹溪本作「弘治紹化」）諡弘濟作「諡號弘濟」

只此（曹溪本作「卽此」）

「西方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一段（曹溪本無）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諡弘濟禪師。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方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勅諡大慧禪師。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

（曹溪本）曰願仁者作「云願仁者」

。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謚曰無相大師。時稱爲眞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麽。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

（曹溪本）汝但心如虛空等三十五字作「師愍其遠來遂垂開決」

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曹溪本此節在此）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待汝迷。汝若自見。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宏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謂荷澤禪師。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曹溪本）忽有一僧至攻何事業作「有蜀僧方辯謁師師曰上人攻何事業」

（曹溪本）汝只善塑性無「只」字師舒手摩方辯頂曰作卽爲摩頂授記師仍以衣授之無「師」字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郗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咋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眞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善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福田。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

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麽長

頓漸第八

（曹溪本）頓漸第八作「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卽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爲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卽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卽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爲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爲教示。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眞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礙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曹溪本）一具作「元是」功課作「功過」

（曹溪本）師云作「師曰」

（曹溪本）無礙作「無癡」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卽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礙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曹溪本)「亦名佛身」四字無

(曹溪本)無礙作「無癡」

(曹溪本)僧志徹作「一僧志徹」

（曹溪本）「具戒精進」四字無

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

。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

（曹溪本）此節在第七品中

。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待汝迷。汝若自見。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敎。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爲荷澤禪師。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敎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爲師。

宣詔第九

（曹溪本）宣詔第九作「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

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

（曹溪本）師說作「師曰」

（曹溪本）付囑第十作「付囑品第十」

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値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並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國恩寺焉。

付囑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

法（曹溪本）作「三法」

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淸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

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卽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卽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卽長邪見。若全執空。卽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卽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卽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眞。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卽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卽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卽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同意。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眞　不以見於眞　若見於眞者　是見盡非眞
若能自有眞　離假卽心眞　自心不離假　無眞何處眞
有情卽解動　無情卽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眞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卽是眞如用

（曹溪本）同意作「意同」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卽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卽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尙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純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

（曹溪本）「諸善知識」一一四字無一「各各淨心聽吾說法」一八字無

37
卌

（曹溪本）當然作「常然」

（曹溪本）「又問此後莫有難否至衆復作禮問」八十六字無

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玆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淸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當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此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讖曰。頭上養新。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衆復作禮問曰。未知從上佛祖

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

過去莊嚴劫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今賢劫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文佛

已上七佛今以釋迦文佛首傳

第壹摩訶迦葉尊者　第貳阿難尊者　第參商那和修尊者

第肆優波毱多尊者　第伍提多迦尊者　第陸彌遮迦尊者

第柒婆須蜜多尊者　第捌佛陀難提尊者　第玖伏馱蜜多尊者

第拾脅尊者　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馬鳴大士

第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第十四龍樹大士　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第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第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第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第二十闍耶多尊者　第廿一婆修盤頭尊者

第廿二摩拏羅尊者　第廿三鶴勒那尊者　第廿四師子尊者

第廿五婆舍斯多尊者　第廿六不如蜜多尊者　第廿七般若多羅尊者

(曹溪本)「今以」兩字無

(曹溪本)優波作「優婆」

(曹溪本)佛陀作「佛馱」

(曹溪本)衆聞信受作禮而退作「又問此後無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欲取吾首聽吾讖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初三日下多「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九字

第廿八菩提達磨尊者　此土是爲初祖　第廿九慧可大師
第三十僧璨大師　第卅一道信大師　第卅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衆聞信受。作禮而退。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眞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卽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卽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眞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卽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卽是眞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卽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

（曹溪本）滿室作「滿巖」 禽獸哀鳴下多「十一月」三字 僧俗作「緇白」

（曹溪本）仍以作「遂先以」

嗣法作「得旨嗣法者」

（曹溪本）「乃緝木棉華至碧絹爲裹」十五字無 並道具下多「等主塔侍者尸之」

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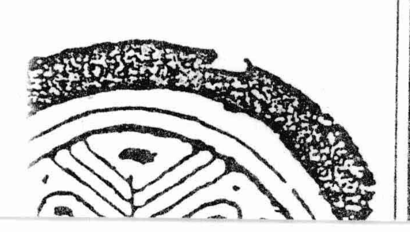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眴布也。乃緝木棉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裹）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並道具。永鎭寶林道場。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羣生者。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

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寃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瑊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終

十一、金陵刻經處本





壇經

東土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說　門人法海錄

自序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出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住居南路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此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

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月餘日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求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

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尙若不呈偈和尙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卽善覓祖卽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閒擬請共奉盧珍畫楞伽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

於南廊壁閒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閒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尙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眞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

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卽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

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爲然。次

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

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知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五祖送至九江驛。祖惠上船。惠能隨卽把艣。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

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卽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

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
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
與麽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
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
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
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飮水。冷暖自
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
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
曰。逢袁則止。遇明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

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
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
每至飯時。以菜寄煑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一日思惟。時當宏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
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
一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
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
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
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
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

指授。惠能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
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
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
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
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
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
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
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
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
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

金。於是爲惠能薙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
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
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
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
如上頓敎得法之因。敎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
願聞先聖敎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
人無別。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史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
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

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靑黃赤

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

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

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說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

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
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
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
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
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
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
卽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
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
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
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

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
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
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
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
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
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卻入大海合爲
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
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
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
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

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
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
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教
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
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
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
脩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
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
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
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

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
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
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
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
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
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
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
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
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
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

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

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卽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卽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淸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卽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卽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眞道　行正卽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眞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御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卽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名世間
邪正盡打御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決疑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尙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尙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尙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

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尙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衞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當云國土有十萬億六祖不深求教相故誤說)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此是華嚴教事能隱理門)悟人自淨其心。(此是華嚴教理能奪事門)所以佛

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此是華嚴教理能成事門）史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未超上上皆名帶業稱性而談唯佛一人居淨土也）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一往以理奪事正與以事顯理相反淨土人不造罪故棲神微妙入華嚴之玄圓超東土西方何肯造罪人能念佛心入無生忍六祖雖很決定罵不著）以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近代邪教用丹家體相作佛法會人人自以爲修身中淨土個個自以爲是六祖眞傳盡成地獄種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史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一往以理奪事故不說事能顯理門）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

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淸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淸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取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卻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品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

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

師示衆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顚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

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淸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卽死

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

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妙行品第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淸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卽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淸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淸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品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旣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卽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

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無所攀緣。不思
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
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
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
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
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淸
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
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
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
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

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
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
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
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
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
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
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
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
後過。以不悔故。前罪不滅。後過又生。前罪既不滅。後
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

四宏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
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
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
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
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
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
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
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
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
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

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
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眞正。離迷
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
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宏願了。更於善
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
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
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寳。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
依自性三寳。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
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
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卽無人我貢高貪

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然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卻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淸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

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淸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淸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卽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卽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淸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

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淸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見自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卽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

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恆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眞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

但悟自性三身。卽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眞懺悔
忽悟大乘眞懺悔　除邪行正卽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卽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卽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品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卽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卽心名慧　卽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淸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卽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

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卽生　忘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名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花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卽高聲念經。至譬喩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卽覺知見。本來眞性而得出現。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毁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

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卽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卽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卽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淸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今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忘染汚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

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尙。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尙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擧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敎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尙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

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當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

上乘法。據汝所說。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毁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眞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像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

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宏治紹化。謚號宏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師曰。卽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奥。後往南嶽。大闡禪宗。勅謚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云。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謚曰無相大師。稱爲眞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麽。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

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師愍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

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

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卻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待汝迷汝若自見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宏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謂荷澤禪師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有蜀僧方辯謁師師曰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善塑

性不解佛性即為摩頂授記永與人天為福田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鏡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鏡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卽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依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

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爲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卽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卽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淨。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元是臭骨頭　何爲立功過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尙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尙大慈。更爲敎示。師曰。吾聞汝師敎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尙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

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眞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

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卽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

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

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云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

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

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

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國恩寺焉

付囑品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擧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三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

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卽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卽衆生用善用卽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淸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卽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卽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卽長邪見若全執空卽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旣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卽此

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卽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眞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卽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卽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

暗以明顯晦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一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敎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毁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若吾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

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作偈偈曰

一切無有眞　不以見於眞
若見於眞者　是見盡非眞
若能自有眞　離假卽心眞
自心不離假　無眞何處眞
有情卽解動　無情卽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眞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卽是眞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卽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卽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尙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鈔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玆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玆霑洽悉皆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淸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婆毱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蜜多尊者第八佛馱難提尊者第九伏馱蜜多尊者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毗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伽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此土是爲初祖)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宏忍大師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又問此後無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欲取吾首聽吾讖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飡
遇滿之難　楊柳爲官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尙留何敎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敎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眞佛

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卽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卽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眞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卽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卽是眞
今生若遇頓敎門　忽遇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卽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巖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

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摩所傳信衣。係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并道具等。主塔

侍者尸之。永鎭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卻歸曹溪。今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偸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壇經一卷

六祖大師事略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正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飮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旣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

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爲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爲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爲說戒。西國蜜多三藏爲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

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尙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鎭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玆而名。仙曰。也知和尙法力廣大。但吾

高祖墳墓。竝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隷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飮。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剎。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

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額寶林遂成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鎭處是也（龍骨於至正已卯寺罹兵火因失未知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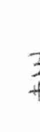
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向存黃梅東禪明嘉靖間粵中宦者於彼請歸曹溪今尚存又唐王維右丞爲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爲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諡號碑云師受信具遯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民馮茂以山施師爲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民國十八年十月經房出貲重刊金陵刻經處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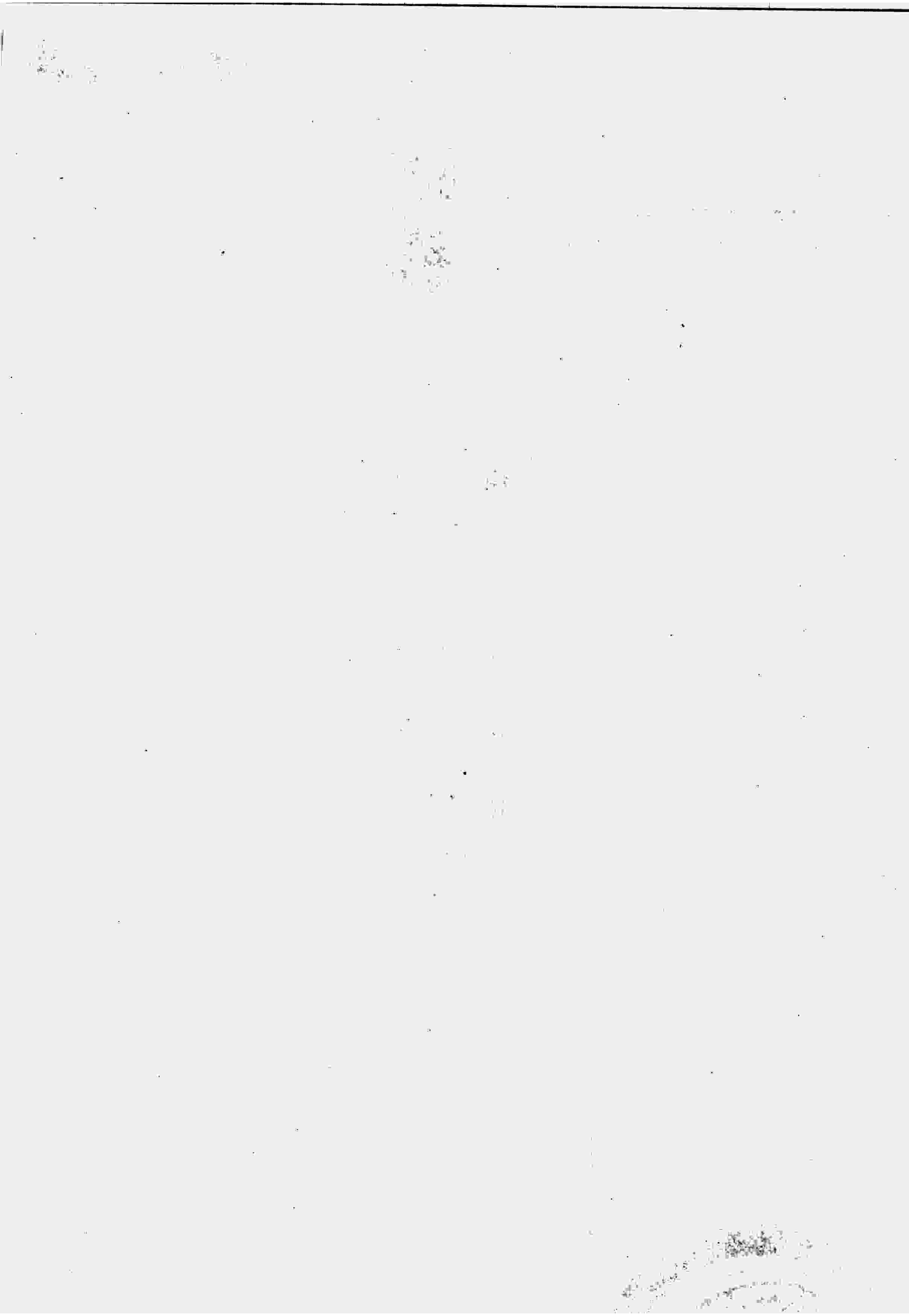


附錄：

1. 金澤文庫本（斷片）
2. 西夏文六祖壇經（斷片一）
3. 西夏文六祖壇經（斷片二）







(一)金澤文庫本（斷片）

原闕

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珎畫楞
伽経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
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
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
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
着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頂礼

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
人禮拜更修何道言訖夜至三更不使
人知自執燈燭於南廊中間壁上書無
相偈呈心所見神秀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神秀思
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出見和尚即言秀
作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
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
至五更五祖即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
性喫粥了便即天明五祖方便喚盧供奉
來擬向南廊畫五代血脈供養五祖忽見
[illegible]言供奉却不畫也輒奉十千勞
奉[illegible]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
如留此偈令迷人誦依此偈修免墮三惡
[illegible]修行大有利益五祖便門人燒
香[illegible]人見生敬重心汝等盡須誦
此[illegible]悟得見性依此修行必不墮落
門人盡誦皆歡喜五祖三更喚秀入堂門
是汝作此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悟法秀言罪
過實是秀作然不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
心中有少智慧否吾祖言汝作此偈未見本
性只到門前未入門內凡愚依此修行即不
墮落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即不可得無上

菩提自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
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
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
見者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五祖言汝且
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
若入得門見自本性付汝衣法吾不惜法

汝見自廷神秀作禮便出又經數日作偈
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
不樂復經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邊唱誦
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惠能
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言誦者是
何偈童子言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

生死事大欲得傳付法衣令門人作偈來看
者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
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五祖令門人盡
誦此偈若得悟者即見自 成佛依此修
行即不墮落惠能言上人我在此踏碓八
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

原闕

性行麁惡直至大庾嶺頭趂及惠能便
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故求法不要其
衣惠能於嶺頭便傳正法惠明聞法
言下心開惠能却令向北接人惠能後至
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
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每與獵人說

法至高宗朝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
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
動惠能云非幡動風動人心自動印宗
聞之竦然惠能東山得法事若受黃命
似懸絲今日大衆同會得聞乃是過去千
生曾供養諸佛方始得聞無上自性頓教

惠能與使君及官僚道俗有累劫之因
教是先代聖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
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
代聖人無別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
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
大善知識示導見性善知識愚人智人

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
有智（與謂明日不思善不思惡正當与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 明大悟）
三為時衆說定惠門
師言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大衆
勿迷言定惠別定惠一體不是二定是惠
體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

原闕

自性佛答善知識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
總隨惠能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
歸依圓滿報身佛（已上三唱）善知識色身是舍
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
總有[illegible]自性外覓三身如來

[illegible]三世佛善知識聽說令善
知識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世佛此三身
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
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
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
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
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
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
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惠如月智惠常明於
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
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
[illegible]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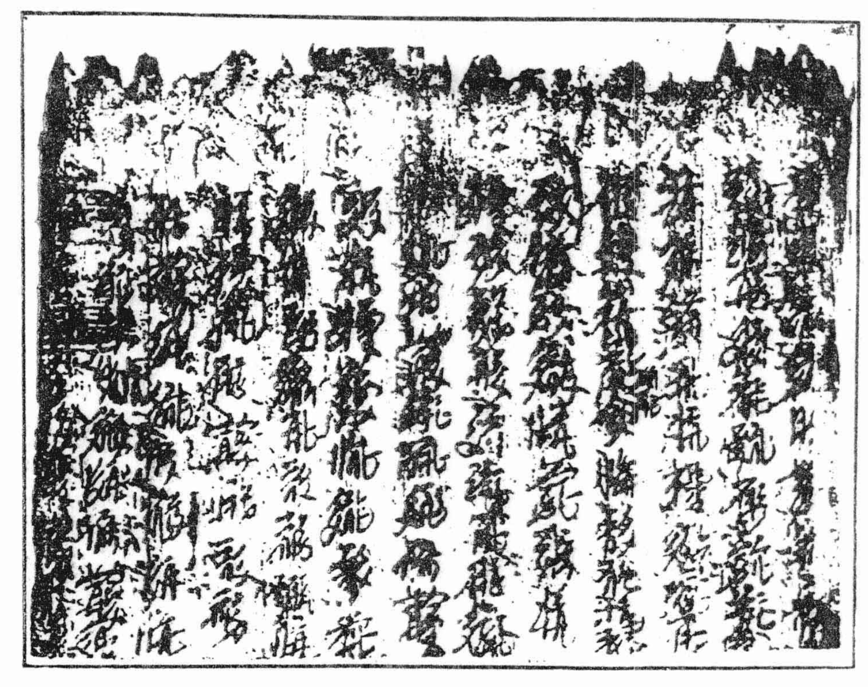
原闕

[illegible]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
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
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
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
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
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

(二)西夏文六祖壇經（斷片一）



西夏譯六祖壇經殘葉之一



西夏譯六祖壇經殘葉之一



西夏譯六祖壇經殘葉之三:判案花押

(上虞羅氏藏)

參看王靜如氏引論及羅福成氏釋文

(三)西夏文六祖壇經(斷片二)